目　录

读鲁迅先生"论神话"的一封信 …… (1)
中国古代图腾研究 …… (3)
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 …… (127)
中国的第一位战神——蚩尤 …… (140)
蚩尤、应龙考辨
——中国原始社会蛇、泥鳅氏族之研究 …… (160)
蚩尤考
——中国古代蛇氏族之研究·夏史新探 …… (174)
后羿传说丛考
——夏初蛇、鸟、猪、鳖四部族之斗争 …… (241)
饕餮考
——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 …… (299)
说饕餮
——旧作《饕餮考》的总结及补遗 …… (343)
饕餮形象与饕餮传说的综合研究 …… (349)
盘瓠考
——中国古代狗氏族之研究 …… (421)

读鲁迅先生“论神话”的一封信

本年(整理者按:指1977年)6月10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港刊的一篇文章,内附鲁迅先生1924年3月15日给他的学生梁容若的一封信,读罢很受感动。

在这封信里,鲁迅先生具体地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神话的一些看法,并指出了如何进行研究的一些问题。像许多伟大的学者一样,他把他的注意力很早便倾注到神话传说的领域内,想在这一领域内,研究中国的文化。这方面无疑是正确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参考。这封信在鲁迅先生的所有书信里,无疑是重要的一封信。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童年时代便注意于神话传说。他曾经积攒了零用钱,买了一部《山海经》,其中有图,大概是毕沅的《山海经校正》。他对于书中的图,一一加以临摹。这种兴趣和注意力在他一直未中断。在大学讲《汉文学史》及《中国小说史》时,他都一再地提到神话的重要性。到老年,他以其极为精炼之笔,写《故事新编》,如《不周山》、《治水》、《奔月》等文,都贯注了他对神话的深湛研究,古为今用,对于当时的社会加以鞭挞。这些小说,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大放异彩。这样的小说,只有鲁迅先生能写出,别人谁也无法执笔。可以说,神话传说之学,是鲁迅先生学术研究与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话,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而加以解释;是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图腾信仰及人物故事的一些遗

留。由于社会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人对无阶级社会的氏族组织、图腾信仰、人物故事等等不理解，便把它们视为神话。“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①恩格斯虽然说的是宗教，但完全可以用来说明神话的形成及其发展。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指示，我们研究神话传说，必须牢牢记住。我们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关于从氏族到国家的这一段历史的论述，使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神话的大海中，不致迷失方向。不用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面《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解决了人类起源的根本问题，使那些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完全消失。

鲁迅先生在那么早的年代，便提出了这个课题，但由于时代所限，未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便溘然长逝，这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

鲁迅先生说：“关于中国神话，现在诚不可无一本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国虽然有一两本神话研究的书，但距离科学的研究尚远，这是勿庸讳言的。我们应该完成鲁迅先生的遗志，在这方面作出可喜的成就。

（此文未发表，写于 1977 年）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5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中国古代图腾研究

一 提 要

本篇是我作图腾主义(Totemism)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40年春,我和杨莲生(联陞)、姚茫子(鉴)、李光璧诸兄有一个读书会,这篇论文的初稿,就是那时候在读书会上的报告。是年冬天,我曾经把它打字油印,分赠诸位好友求教。1941年的春天,又把它刊登在《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四、五两期上。从那年秋天起,一直到1945年的秋天,我曾在大学里把它当做《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讲义,为诸同学举例说明。在这七八年间,我为口腹之累奔走各处,但每有余暇,便对这些问题作断续的研究。计前后撰《黄帝即尧辨》,《说玄武——中国古代龟氏族研究》,《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之图腾遗痕的研究》,《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大傩考——从纪功跳舞到打鬼游戏·旧腊至元宵间古礼俗钩沉》,《日本追傩之二三考察》,等等。字数约在五十万字以上,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整个系统的考察;换言之,即是关于古代中国蛇种族(tribe)的图腾信仰与制度的研究。我举出这许多论文,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本篇论文只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环,而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现在时逾七八载,旧游星散,新知寥落,在意见上也没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我把它重新改写一遍,以求教于国人之前。

我现在先把我的结论作一个鸟瞰式的叙述:

在中国古代曾经广泛地实行过图腾制度，这时间若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相当于“三代”以前，约去今五千年左右。古人解说古史，多从三代讲起，若用我们研究图腾的眼光来看，这种分期法是对的，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划分，而实在是一个社会的与文化的划分。换言之，在三代以前——就等于《史记·五帝本纪》上所说的“五”帝时代——就是图腾社会；不过这个图腾社会，已属于晚期的图腾社会，代之而起的便是奴隶社会的文明社会了。在这时代，保存在历史记载上的有三件最惹人注目的大事：第一件就是黄帝把蚩尤杀死了。从种种方面看，蚩尤这部落在文化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已经脱离了图腾社会，即摩尔根所谓半开化社会；而进入奴隶社会，即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亦即摩尔根所谓文明社会。其详情留待下文申述。第二是灭了蚩尤的黄帝（尧），经过选举的民主的手续，把王位传给他的女婿舜而不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这表示在这部落之中，文化低落，父系制度还未正式建立，财产与王位的继承尚保存母系社会的过渡形态。第三件事，便是蚩尤的孙子禹复国中兴以后，不把王位传给据说是帮助他“烈山泽”的伯益，而径传给他的儿子启。这表明父子相传之事已成定局，即父系制度完全建立。所以，这三件大事，在中国上古史，特别是神话传说时代的历史，构成了三个最重要的课题，是一切神话传说的中心。我们把这几件事，看做是中国史前上的一个枢轴，即从图腾社会走向宗法社会，从半开化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三个具体事实的表现。我们不妨说，在夏禹以前，是中国史前时代，从夏禹时代起便进入了历史时期。

我们先把史前期的中国图腾社会作一鸟瞰式的考察。至少在中国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有许多以鸟、兽、虫、鱼等动物为图腾的社会。首先惹起我们注意的是活动在黄河中游而且似乎又是从南方迁徙而来的，以两栖动物及水中动物为图腾的诸种族：在这些种族之中，据现在所可确知者有蛇（龙）、龟（鳖）、鳅等氏族。在历史上，首先表现的即是本文所处置的蚩尤种族，他是蛇社团的大酋长，更及两栖动物诸社团的联盟首长，他的地位相当于后代的王。这一种族在

当时文化最高，是中国文化的开启者。在沿海区域，即自辽东半岛经山东半岛南又过淮水流域，有似乎是从东北方面来的以诸鸟、日、月等自然现象为图腾的诸种族。在历史上所说的舜（孔雀）、瞽叟（鸲鹆）、丹朱（鹤）、皋陶（鸠）、伯益（燕）、后羿（乌）等等，皆是这一系统的社团酋长。在西北高原地带，有以野兽为图腾的诸种族，如和蚩尤作战的黄帝，便是以熊为图腾。他伐蚩尤之时所带领的几个近亲社团，如黑、貔、貅、貙、虎，皆以此等野兽为图腾者。又在西北诸"狗国"之中，有用狗的皮毛来区分的诸"狗族"，如以花狗为图腾的"槃瓠族"，以红毛狗为图腾的"赤狄"以白毛狗为图腾的"白狄"皆是。还有以虎为图腾的西王母，与以羊为图腾的周先妣姜嫄之族皆是。在这些光怪陆离的诸种族之中，若求他们的确实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活动的，但是大致的方向却是可以推得的。中原多以两栖类动物为图腾，西方多以野兽为图腾，东方多以鸟类与自然现象为图腾，并且因为战争与寻食的关系，这中、东、西诸种族在后来，即图腾社会的中晚期，有一个大混合：东方的会跑到西方去，如秦赵之先祖便是；北方的会跑到南方来，如西北狗国的槃瓠族跑到南方成了湖南的武陵蛮，以至今日两广黔滇的瑶人便是。这图腾社会的三大支系，在后代，便成了三代的祖先。换言之，夏是中原蛇氏族之后，即蚩尤之后人，商是东方鸟氏族之后，周是西北熊氏族之后；所谓三代又不单是一个朝代的划分，而是一个民族系统的划分。总之，在纪元前三千年左右，中国本部盛行着图腾制度，这大致是无可疑问的。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旨在说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是古代图腾部落的战争。蚩尤以蛇为图腾，其近亲氏族为泥鳅，在神话上的名字叫做"应龙"。在这次战争中，它本来属于两栖类动物图腾社团，它本来应该帮助蚩尤，但因为蚩尤的贪得无厌，促使了内部自己的分裂，所以它作了黄帝的内应，所以在神话上的名字又叫做"贰负之臣"。和蚩尤（蛇社团）通婚的氏族为鳖，即换句话说蚩尤的太太就是鳖女，他们的儿子承继了他的太太方面的图腾，所以就是鳖男，这人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鲧。鲧就是蚩尤的儿子，或是儿子一辈的男子。鲧再娶蛇

女，是即修己，修己即长蛇，所生的儿子应与修己同一图腾，此人即是禹，所以禹又名句龙；句龙即蛇龙、虬龙，亦即蛇。禹娶涂山氏女曰女娲，一名闵妃，也是鳖女，而人于父系氏族。所以禹不能像尧那样把王位传给鸟族的益，而一定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启。这不是他自己好恶的问题，也不是启的肖不肖的问题，而是父系制度不得不尔的承继法。启名为夔，而夔亦即夏，所以夏直以图腾（夔龙＝句龙＝蛇）之号为国号。更随着男系家族的成立所以他们也只能以男系图腾的夏（夔＝龙）为国号，而不能以女系图腾的鳖为国号。我们从这里不特知道了蚩尤的近亲氏族为鳖、为应龙（泥鳅），而且知道蚩尤的后裔即夏，夏人即蚩尤之后。

和蚩尤作战的黄帝，以熊为图腾；他的近亲氏族有罴、貔、貅、貙、虎。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黄帝屡战屡不胜，于是乎联合他的近亲氏族，又联合东方的鸟氏族大酋长舜（风后力牧），日氏族女酋长女魃（魃），又得着蚩尤的近亲氏族应龙为内应，好容易才把蚩尤战败，并且杀死了蚩尤。黄帝（尧）在战胜了蚩尤以后，一时做了当时各部落联盟的军事酋长，即各氏族联盟的大酋长，不久便把王位用选贤的方式——实在也是部分根据了母系氏族继承法的旧规，把王位传给他的女婿舜（颛顼，帝喾），舜于是乎继承了王位。在未让位给舜以前，他对于这些亡国的奴隶怎样处置呢？他觉得叫他们治水，是这些居住在常闹水灾的黄河中流人的最适当的工作。所以他就吩咐这些亡国奴隶们去给他治水，在这治水神话的背后竟隐藏着这样一幕亡国悲剧。鲧（共工氏）治水九载无功，又想和舜（颛顼）争夺王位，所以舜便以治水无功之名诛鲧。鲧的儿子禹这时候也随着他们的族人共同治水，尝到了亡国的滋味，后来禹便能联合他们的族人一同起来把舜赶走，自己就了王位。同时更因为他在当初被罚治水的时候，他和太太生离死别，所以他也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舜，使舜的二妃不得从舜于苍梧之野。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全体性上来看，鲧禹治水是两柄动物图腾社团败亡以后被罚的苦役。

从图腾主义的观点来看，黄帝的胜利与蚩尤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因为蚩尤部落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私有财产制度已经正式的确立，铜制兵器已经广泛的应用，母系社会已经蜕变为父系社会。由于财产的集中，政权的集中，作为普遍民主主义色彩的图腾主义，在当时已不足以维系诸氏族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氏族联合，共同复仇在当时已非约束群众的铁的纪律，所以应龙不但不同御外侮，且甘为敌应。而因为财物及土地的掠夺，更激起了四周尚迷恋于图腾主义的诸氏族间的联合。所以在内外夹攻之下，他失败了。反之，在黄帝方面，图腾主义的韧带还相当的坚强，所以他能在累败之余，起近亲各族之兵，共同来打蚩尤。又因为在生活上还过着游牧式的生活，黄帝族行动飘忽无定，适宜于攻击定居的民族，所以他才战胜了蚩尤。然而毕竟蚩尤之族是有高度文化的，所以这族人能在亡国十七八年之后，而急骤地复国中兴，这便是夏的建国。文化高的民族虽一时屈服于文化低的民族，但终究文化高的民族要战胜文化低的民族。

在这里要附带说明的，就是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新造作一种极其野蛮的纪功跳舞，这种跳舞就是在战胜纪念日（相当于现在的腊月），俗谓之“蜡毬”，毬即代表蚩尤之头。因为这游戏发源于战斗，所以在后代就变成军戏，是一种锻炼体格和比较技艺的游戏。又古时候有跳舞必有音乐，和这种音乐相配合的有“桴鼓之乐”，名“咸池之乐”。“咸池”，就是“砍蛇”，“桴鼓”就是“鼓吹”，一名“凯歌”。“桴鼓之乐”十曲，就是表演当日伐蚩尤以及战胜蚩尤的经过。无论“蹴鞠”之戏和“桴鼓”之乐，其内容皆是打蚩尤的。殆至蚩尤被认为是恶人的代表，是鬼怪中的大鬼，是让人贫困兴疾病的主使者。所以这种原始的纪功跳舞又一变而为打鬼逐疾的傩戏，就是古代黄帝战胜蚩尤的纪念。现在年节中的种种仪式，特别在其原始意义上，如腊八粥、秧歌、爆竹、钟馗、门神、桃符、灯火之类无一不与打蚩尤有关。其中如秧歌、爆竹，可以说直接源于黄帝打蚩尤的故事。

至于蛇氏族在这一方面又如何呢？他们在夏代建国以后，有他们自己的纪功跳舞，这种跳舞就是古书所说的“大夏之乐”。“大夏

之乐"就是表演鲧禹治水成功的乐舞，这种跳舞在后代所遗留的形式，就是一直到现在还保存于民间的祈雨时之舞草龙。又原始的蛇氏族对于蛇图腾的崇拜，其典仪虽不可尽知，但我想现在的二月二"龙抬头"节，也许就是蛇氏族祭祀其神蛇（龙）的大节。在二月二用土（灰）做龙及其它形式，又无一不附会于龙。我想这土龙，大概也像澳洲中部土人 waramunga 的人"福龙魁"节一样，用土做龙而向之舞蹈。

又图腾的实物为蛇，但神物为"龙"，龙即是图腾化的蛇。今日在意识中所残留的一切均与龙有关的迷信、习惯、传说等等，及在艺术中的龙，无一不起源于图腾。中国古代所称之四灵中的"龙"，其涵义即是蛇图腾崇拜的固化。

我们根据以上所论，不特知道中国古代经过一个氏族社会的阶段，有图腾信仰，而且知道这种信仰这种制度还部分地或改头换面地存在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今日研究它，除明其真相之外，还应该把这些残存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图腾主义遗泽，加以整理而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以作成我民族所特有的兼容并包的悠久的美善的文化，才无负于我们祖先所给我们保留的文化遗产。

二　洗刷的与未洗刷的历史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所载的关于黄帝与蚩尤战争的记载是司马迁及司马迁以前之人已经洗刷过的史料。其文如下：

>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

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但《山海经》关于这事的记载就不同了。《大荒北经》说：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妭）〔郭璞注：音如旱妭之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又《大荒东经》曰：

>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这可以说是未十分洗刷的史料。此外还有许多，均详后。

《史记》这段文章表面上虽然文从字顺，一气贯注，但仔细一推敲，则大有问题。首先黄帝出世的时候，在神农氏统治中国的时代，神农氏是什么人呢？说着神农氏而平空又出来一个炎帝，炎帝又是谁呢？并且照这段文章所说的炎帝的情形，其地位又决不下于神农氏，则炎帝这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并且在神农氏之世，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为暴"，说完了蚩尤最为暴之后，紧接着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照这上下文的口气和事情发生的顺序来看，似乎炎帝就是蚩尤。说炎帝即蚩尤，除本段所论及下文所列材料在在皆足以证明之外，清朝的梁玉绳已先我而发：

> 考《逸周书·尝麦解》：赤帝命蚩尤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攻逐帝于涿鹿，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左传僖二十五年："黄帝伐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则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史记解》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确证。……盖纪中两炎帝字，俱蚩尤之误。

炎帝既为蚩尤，可见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就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在黄帝一生，也可以说在蚩尤一生，其最大的一件事，也就是使后人绝对不能忘也不应该忘的一件事，就是两个人也可以说两

个部落，曾经战争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在事实上，在记载上，实在是名符其实的中华开国的第一次战争。

我们对于这一次战争，应该把正史和野史，也就是洗刷过的史料与未曾洗刷过的史料合并来看。在《山海经》里也就是在尚未过分剔刷的史料之中，保存这次战争的真正史实不少。据《山海经》所言，我们可以知道有和黄帝站在一条战线的应龙、女魃；有和蚩尤站在一条战线的风伯、雨师。但风伯、雨师，据种种方面考察在这里只表示风雨一事，并没有真人帮助他的。这是一个字眼儿，是未十分洗刷的材料之中已经洗刷的分子。但不管怎样，结果都是一回事，就是蚩尤被杀，黄帝胜利。但在这里我们有疑问的是在这次战争之中，参加战斗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些怪名字呢？应龙、女魃，这是人的名字么？还有《史记》上所说的黄帝伐炎帝之时所教的熊、罴、貔、貅、貙、虎，究竟是人呢？抑是物呢？若为人，则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怪名字？若为物，则岂有人能令物以与人战者乎？这种野兽不但见子正史，亦且见于巫书。西汉初年易家焦赣《易林》曰：

> 白龙、赤虎，战斗俱怒。蚩尤败走，死于鱼口。（《坤之临》）
>
> 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蚩尤败走，死于鲁首。（《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

前言“战于阪兆”，而后言“蚩尤败走”，是显然以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的，因面炎帝亦即蚩尤。《宋书·符瑞志》也说：

> 动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

亦以虎豹熊罴之事，并属之蚩尤。可见炎帝即蚩尤是绝无问题的。有问题的还是为什么黄帝能教这些猛兽以战呢？关子这一点，前人也觉得有问题，于是弥缝为之说曰：

> 黄帝于是乃抚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太平御览》七十七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
> 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司马贞《史记索隐》）

此一说也。这一说是以六兽为实在的六兽，犹如田单攻燕的火牛阵一样。在古时候是不是有这许多驯兽专家，并且这些兽是不是可以驯，都大成问题的。中国人的驯牛以为人用，据说是始于殷王子亥。在这以前，居然能驯这些猛兽，是大可怀疑的。在这实物说明外，又有一说：

> 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张守节《史记正义》）

以猛兽之名为军队之名，似乎也是后人的想像。所以，我对于以上两说全不相信。

我以为在这次蚩黄二帝的战争中，所有这些参加战斗的角色，也如这次战役的主角一样，皆图腾氏族人民以及图腾氏族的大酋长。黄帝有熊氏，以熊为图腾；蚩尤以蛇为图腾；在黄帝方面的熊、罴（熊的一种）、貔（白狐或曰豹属）、貅（貔的一种）、貙（似虎）、虎，就是以熊为图腾的熊氏族，以罴为图腾的罴氏族，以貔为图腾的貔氏族，以貅为图腾的貅氏族，以貙为图腾的貙氏族，以虎为图腾的虎氏族。黄帝有熊氏和这些以野兽为图腾的氏族为近亲氏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必十分密切，当时或为一个联盟，而黄帝为这些氏族联盟的大酋长也说不定。并且，同在这联盟之中，一如文字表面上所表示者，熊罴为一胞族，或即一 phratry；貔貅为一宗，貙虎为一宗，这种区别真是有条不紊，而且非常适合的。在图腾社会，凡属同一图腾的人，彼此之间谊若手足，有共同抵御外侮的义务，由氏族而分裂的宗（phratry）当亦然。所以在黄帝和蚩尤作战失利的时候，他们都能一致奋起，共御强敌。可见在当时图腾社会所加于各分子之间的系带，即规则，在他们犹必须遵守。可见他们所处的社会犹去真正的图腾社会不远。反之，在蛇氏族的大酋长蚩尤一方面，其近亲氏族有应龙，应龙即以泥鳅为图腾者；有鲧，即以鳖或龟为图腾者。这些氏族皆以两栖动物为图腾，在他们当初也应该有一个联合，他们受到西北猛兽氏族的侵袭时，理应共同起来，一德一心，抵御外侮。不过，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已入于农业社会和祖先崇拜，图腾主义所加于他们的约束已经无法

维系，所以他们一遇着强敌压境，立呈分崩之象。应龙首先在这次战役中做了“汉奸”，它不但不去帮助蚩尤共御黄帝，反而帮着黄帝打蚩尤，所以他在后来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贰负之臣”。贰负也就是后世史书上所谓二臣传中一类人物。至于问题中的女魃，我想即东方民族以鸟与日为图腾的女系大酋长。中国古代沿海系的各种族——往北至少可以数到辽东半岛，往东为朝鲜半岛，西为山东半岛，以及沿海至于长江下游的各种族——多以鸟为图腾，又以自然现象，如日、月、风、雨等为副图腾（subtotem）或“联合图腾”（associated totems），一如澳洲 Queensland 等地土人之所为者。女魃能止雨，又“所居不雨”，看情形大概她以鸟与日为图腾的，因为日头出来，风雨当然也就可以停止了。后人不知道这日头是她的图腾，并非她本人有止雨使旱的能力，便一口咬定说她是旱神，能止雨。又因为她在当时曾经帮助过黄帝杀蚩尤，又因为蚩尤的图腾为蛇，为水虫，后人附会说能兴云雨，所以一块说：在黄帝和蚩尤作战的时候，蚩尤纵大风雨，女魃出来了，把蚩尤所作的风雨止住了，黄帝才能杀了蚩尤。这都是时移世转，图腾社会和图腾信仰已经不复存在，把真事变成了假事，把人话说成了神话以后所作的把戏。

在这里，我们还得把女魃的部落再略为考释，因为这不但是因为她曾经参加过这次战役，而主要是因为从她这里可以考见当时民族的移动、各民族相互的关系，以及从这以后事实的推演。女魃的魃字，《说文》云：“旱鬼也。”《诗经·大雅·云汉》云：“旱魃为虐。”《毛传》说：“旱神也。”《神异经》云：

> 南方有魃，长二三尺，裸身，目在顶上，行走如风，见则大旱，一名旱母。

字一作“妭”，《文字指归》云：

> 女拔，秃无发，所居处，天不雨。

按魃、妭即“拔”字，谓拔除草木，赤地千里也。因其为鬼，故从鬼；因其为女，故从女。这都是不重要的问题。问题是她以日为副图腾，为日氏族的女酋长，大概也像日母羲和、月女常羲一样，说不定她也就

是日母羲和，至少是同类的同族的女酋长。羲和之名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

> 东南海之外，甘〔丹〕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丹〕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郭璞注曰：

> 羲和〔者〕，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云案即指日），出于旸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其后世遂为此国，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也；所谓世不失职耳。

又《大荒西经》曰：

>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云按此生十日之羲和，即十日氏族之共同的先妣，换句话说，此十日即十个以日为图腾的氏族，并非人真能生出十个太阳。我在《说羽人》里说，这十个以日为图腾的氏族，其主图腾为鸟，其副图腾为日。帝俊即帝舜，帝舜为东方以鸟为图腾的种族的最早的见于载记的大酋长，到后来变成东方各种族共有的天帝。羲和常羲既为帝俊之妻，则羲和常羲实亦即舜的太公尧的女儿娥皇女英。但按照图腾社会无私名之例，则羲和常羲、娥皇女英，甚至于舜的女儿宵明烛光，这些名字羲（曦）、皇、英、明、光，皆有光明的意义，实亦即皆为日氏族的女子。女魃能止雨，能为旱，则其人当亦属这一系列的人物，也就是也像她们一样，以日为图腾，所以在后代才有止雨为旱的传说。

女娲（女发）在《山海经》上，又形误而为女丑，此女丑传说殆即女发传说之一面，至少也是同系列的传说，今征引于下。《海外西经》曰：

>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郭注：蔽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大荒西经》云：

> 有人衣青〔衣〕，以袂〔郭注：袂，袖。〕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此女丑之尸虽不知其来历，但经言衣青衣，与《大荒北经》所说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的形状完全相合。此其一。女丑之尸（或人）为十日所杀，十日如前所述为十个以日为图腾的氏族，则此女丑之尸当亦为其同类。又据经言“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是十日与女丑的地望定不过遥，可见她们同属东方以鸟与日为图腾的氏族。此其二。我们根据女丑的传说与十日的关连，再根据女丑的传说又颇似女魃，便可以间接地推断女魃在上古民族中的系属，也就可以推断她在黄帝与蚩尤战争之中所处的地位。至于说女丑为十日所杀，则不啻为女魃传说补一下文。女魃在后代为什么变成肆虐为旱的旱魃呢？大概与她的不得善终有关，这一点与蚩尤被杀，死后变为大厉完全相合。

后代纬书上又说黄帝屡战蚩尤不胜，天乃遣玄女授黄帝以兵法，然后才战胜蚩尤。《龙鱼河图》云：

>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张守节《史记正义》引）

这位为后世谶纬家所依托的“玄女”，其实只不过是《山海经》的女魃而已。女魃帮助过黄帝杀蚩尤，这位玄女也帮助过黄帝杀蚩尤，可见玄女亦即女魃。这传说在后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可知女魃这人在古代也如黄帝一样，当为实有。

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战胜了蚩尤以后，

> 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我在《飞廉考》里说“风后力牧”即“风力牧”，亦即“飞廉”二字拼音之另外一种写法。“风”字古读若“飞廉”，而“廉”字为覃部字，收“m”音，故在古书上又写作“风后力牧”。风后力牧亦犹风神飞廉也，这种不同的写法皆由风字古音之现象所致。风后力牧实亦即舜，黄

帝即尧，故尧举舜就等于黄帝举风后力牧。恰巧皇甫谧《帝王世纪》又说：

> 黄帝又征师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

可见黄帝伐蚩尤氏，东方的鸟氏族大酋长舜也有份儿。无怪乎黄帝（尧）死了以后，他便能从二女之手取得天下。这其间的关系，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一方面根据女魃帮助过黄帝杀蚩尤，更可以相信舜在这次战役之中有其功绩；一方面再根据舜曾经帮助过黄帝（尧）打蚩尤，更可以证明女魃这人一定是东方日氏族的女酋长。

我们统观以上所论，知道在中国开国之初有过一番天翻地覆的大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牵动了当时全天下的各部落。西北地区以猛兽为图腾的各种族，当时以熊氏族的黄帝为首长，向中原进兵，攻打以两栖动物为图腾的蛇氏族大酋长蚩尤。当时的战争其初于黄帝极不利，黄帝乃联合东方以鸟与日为图腾的女酋长女魃，男酋长舜，东西夹击，又得蛇氏族的近亲氏族应龙为内应，这样好不容易才把蚩尤杀死了，才把中原的两栖动物种族灭亡了。这就是当时战争的真像。无论是已经洗刷过的史料和未经洗刷的史料，它们所表现的事实，所传递给后人的知识，不过如此而已。

三　论蚩尤以蛇为图腾

蚩尤以蛇为图腾，可以从以下各点窥其消息。

（一）从文字学上证明蚩尤以蛇为图腾

文字语言方面的证据，是推测古史的一个最起码的根据。蚩尤的蚩字，《说文·虫部》说：

> 蚩，蟲也。从虫之声。

是以蟲释蚩，蟲者何？即俗语所谓长虫。同书曰：

> 蟲，有足谓之蟲，从三虫，凡蟲之属皆从蟲。

虫实是一虫的繁体。同书曰：

虫，一名蝮〔蛇〕，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

虫字篆体作，实即它字，所以《说文》说：

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

按它即今蛇字。它字虫字本像蛇形，为原始象形字，后来才变成从虫它声的形声字，蛇；及从虫之声的形声字，蛩。而古音舌上与舌尖同音（蛩字从出得声，之在端纽，它在透纽），所以蛩也就是蛇。一方面，《说文》以蠭训蛩，以虫训蠭，以虫训它，可知它、虫（蠭）、蛩（蠭）三字为一，皆蛇也。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成此说者，就是甲骨文的它字作，其繁体作之形，前者像蛇之尖头曲尾，维纱维肖，后者则从它从止，隶定之作蛩，即蛩字，可知蛩即它（蛇）字。又在词例之中，"佳它"亦作"佳虫"，"亡虫"亦作"亡蛩"，可见它、虫、蛩三字在卜辞中为一字。蛩既为它（蛇）字，则我们说蛩尤以蛇为图腾的话，在文字学形音义三方面皆可以通的。

在这里，我们还有一点题外——也许是题内——的话，不能不提出来补充，就是殷人为什么把不祥的事情，叫做"佳它"呢？是不是像《说文》所说的那样"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或者像蛩字的字形所显示的那样，用脚踹了长虫（此例可谓声中有义），叫蛇咬了，所以主凶，如今俗语所谓"一旦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以为这都不大对的。这个名词最初的涵义，最初的构成，也应该在巫术迷信之中求之，也就是在图腾信仰之中求之，不可以常理论；因为它的本身本来就是一种迷信。我在八年前研究本问题，出版本文第一次打字稿本时，就说到夏人是蛩尤的后人，夏人也像蛩尤一样，以蛇为图腾的。它后来虽然已经进入农业社会，奉信祖先崇拜，但仍认为蛇是不可侵犯的神物，这思想一直传衍到我们现在。殷人本属东北沿海一带以鸟与日为图腾的民族，虽然它在后代也已扬弃了图腾信仰，但鸟（如燕子）仍然对这民族是一种有神灵的动物，这思想也一直传衍到我们

现在。所以从图腾学的见地来看，商灭了夏，就无异是说鸟吃了蛇。同时按照图腾社会的习惯，图腾与人的关系是互惠的（mutual benifit），或者是互保的（mutual protect）。人保护图腾，图腾保护人；同时正因为图腾保护人，所以人也保护图腾。而最早的应该是图腾的力量压倒了人的力量，就是图腾保护人。反之，敌人的图腾则绝不保护我们，我们也无义务去保护敌人的图腾。岂特不保护而已哉，照理说还要打的，打敌人的图腾正如打敌人一样，也许比打敌人更为有力和有效。夏是殷人的敌人，所以凡有益有利于夏者，皆有损有害于殷；因而夏人的神物、恩物——蛇，当然对殷人是最不祥之物，是一切的灾害与过尤的象征（但又用饕餮御凶，可见商代各族文化已融合）。换句话说，在殷人的眼里，一切的灾害直等于蛇（它），蛇便成了一切不祥之物的总代名词。到后来，信仰结晶化，名词简单化，便把这不祥之物的总代表铸成或缩成“佳它”一词，无害无灾的事作成“亡它”一词。“佳它”和“亡它”二词是以这种机缘之下作成的。

同时，我们又知道在图腾社会里，氏族大酋长的名字就是图腾的名字。蛇（蛩）既是蛇氏族的图腾，实在又是蛇氏族的族名及蛇氏族大酋长的私名。所以蚩尤之名不但是蚩尤之族的公名，蚩尤之族的图腾名，也实在如后世书簿所记载的那样，为蚩尤个人的私名。我们又知道卜辞中亡它（蛇）之词皆作亡蚩（蛩），这“亡蚩”二字实在说不但指“无蛇”而言，也就是指“无蚩尤”而言，所以在卜辞中和“亡蚩”恰好成为陪衬的又有“亡尤”一词。“亡蚩”既是“无蚩尤”，“亡尤”更是无蚩尤了。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卜辞中会有这种思想呢？这理由非常简单，就是正像蛇是夏民族的图腾一样，蚩尤是夏民族的首见于记载的老祖宗，他是鲧的爸爸，禹的爷爷。蚩尤虽然死了，但他对于他的子孙夏人是要保护的；反之，他对夏人既然要保护，对于殷人就不能不是一种威胁。殷人也就不能不承认他是有害的：是人间最残暴的恶君，最贪婪的小人和最凶恶的大鬼。他既然在殷人的眼里成为最凶恶的大鬼，当然也就是一切不祥和罪恶过尤的总代表者了。所以卜辞中“亡蚩”、“隹蚩”的话不特指亡蛇、隹蛇而言，

实在也即指“无蚩尤”、“隹(有)蚩尤”而言,则“亡尤”之词,当然指“无蚩尤”无疑。

在这里有一条材料可以助成我们的附会,就是《山海经》所说的夏耕之尸的故事。《大荒西经》说:

> 有人无首(刑天),操戈盾立,名曰夏耕(刑)之尸〔郭注:亦形(刑)天尸之类〕。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首)〔郭注:头亦在前者〕。耕(刑)既立,无首,走厥咎〔郭注:逃避罪也〕,乃降于巫山〔郭注:自窜于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县〕。(藏经本校改今本作“耕既立无首”。)

这夏耕之尸,据郭璞所说:“亦刑天尸之类”,在我看来,实在不仅是刑天尸之类,其实就是刑天。刑天二字的字义为无首,刑天的传说也是无首,则此无首之人当然就是刑天。此其一。刑天为帝所刑之后,虽死不服,操干戈而舞,此无首之人亦操干戈而立,二点又非常相似,然则此人即刑天。此其二。刑天的得名是“纪实的”,用口语来说,就是没有脑袋的人,此没有脑袋的夏耕之尸又如何得称为夏耕呢?我以为此耕字即刑字之形误,夏耕之尸者,即夏刑之尸也。但为什么称为夏刑呢?我以为这夏刑二字,也如殷遗殷顽之类,言被刑之夏人也,其详论见后。我们因为说到耕字立时想到《山海经》和《东都赋》上的“耕父”。《中山经》云:

> 丰山〔郝懿行《笺疏》云:山在今河南南阳府东北〕……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出入有光(按一般神来时皆如此,所谓“神光”)〔郭注:清冷水在西鄂县山上,神来时,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见则其国为败。

此耕父我以为即刑父,刑父者言被刑之人,其意与刑天同。因为他是被杀的人,冤魂不散,所以他一出现,则此国必为败。犹之乎《山海经·南山经》上说叫做鶡的鸟,“见则其县多放士。”我在《说丹朱》里说此鶡鸟即丹朱,因为丹朱被放,所以叫做鶡的鸟一出现,这地方就有被放之士。至于《中山经》为什么又说耕父能常游清冷之渊,出入有光呢?我以为这耕父或刑父的前身乃以水虫为图腾,水虫游于水,

以这种水虫为图腾的人，相信生时出于水国，死后亦复归于水，这是图腾社会的人的最主要的思想之一。耕父之出入清冷之渊，犹鲧（三足鳖）死后入于羽渊同。总之，我们知道耕父的神话就是夏耕之尸的神话的讹传，而夏耕之尸亦即刑天之尸。此其三。刑天的神话，据我的考证，即蚩尤传说之一面，刑天即蚩尤，此夏耕之尸既为刑天，则此夏耕之尸亦即蚩尤之尸。此其四。我说蚩尤是夏人的祖先，实即夏人，则蚩尤之尸也可以说是夏人之尸，这样就作成了夏刑之尸的一个怪名词了。把被杀的蚩尤叫做夏刑之尸，可以确凿地证明夏是蚩尤的后裔，蚩尤是夏人的祖先。此其五。我们把这一切盘根错节都解决了，然后再看看《大荒西经》的本文。《大荒西经》上说，成汤伐桀时，“于章山克之”，此章山虽不知其地望，然而就“克之”二字，知道成汤曾经把蚩尤的鬼魂（夏刑之尸）杀过一次，“刑（耕）既无首，立走厥咎，乃降于巫山”，似乎是说因为商汤的一克（杀、打），所以蚩尤的鬼魂才到了四川的巫山，而后世巫山巫峡一带也真的有蚩尤的神话。我们从这里不但知道蚩尤之鬼为什么到了巫山蜀境，而且知道伟大的圣人商汤在灭夏之时，连夏人的祖先蚩尤也打了一次。这不是因为蚩尤是夏人的祖先，祸夏即所以祸商（殷），夏人的祖先，不是殷人的魔鬼是什么？然则在卜辞之中把不祥的事叫做蚩尤，或者是比做蚩尤，正是当然而又应该的事。此其六。我们再就这神话在后代所演述的故事，及在后代所沿袭的风俗中也可以推知其中的消息。我在《大傩考》里说古人的大傩（打鬼）最初是源于打蚩尤之戏，而古代的大傩仪式中正有打本文所说的耕父的一节目。张平子（衡）《东京赋》记东汉时大傩，说：

> 囚耕（刑）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

正有耕父的位置。在后代打鬼时都要打他，把他当做不祥之物，则无怪乎殷人的先公先王和殷人的子孙仍都要把不祥之事归咎于蚩尤，甚至于把蚩尤当做不祥的代名词了。

卜辞中的尤字，字形作“”，从又从一，其义不甚可晓，但为尤字之用则绝无问题的。又堪注意者是“亡尤”一作“亡又”，见于王襄

《簠室殷契征文》帝系第八十一版。可见卜辞上的用法颇和后世的假借字一样，只取其声音，而不取其字义。按照古书上说，亡尤又多作"无邮"。《国语·晋语》说："言无邮"。《吕氏春秋·乐成》篇说：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蜚谣之曰："……舞而雍裘，投之无邮。"

这"无邮"二字即"无尤"。无尤二字既可作"又"作"邮"，是在这种表示吉祥的意味下，字本无定，仅取其音。换言之只取蚩尤的尤字字音就够了。如此说来，卜辞中的"无尤"，其初义即为"无蚩尤"，到后来古事失传，古谊湮没，随着蚩尤变成"下下愚人"（见《汉书·古今人物表》），变成人间最坏的魔鬼，它也跟着变成虚无缥渺的不祥之事的总代表。这故事的根源既不为人所知，人们也就习于见闻地把一切不祥过尤的事统统叫做"尤"，这便是尤字在后世竹帛上的用法。善夫，丁山先生之言曰：

无尤者，乃殷周以来之成语。

对极了，不过假若要把这字眼的起源上推到夏人的身上，上推到夏人的祖先蚩尤身上，那就更对了。

卜辞中除去亡蚩、亡尤以外，又有一词曰"不隹蠱"，见于刘鹗《铁云藏龟》及罗振玉先生《殷虚书契前编》卷六，四十二页。商承祚先生《殷虚书契文字类编》曰：

《说文解字》：蠱，腹中蟲也，从蟲从皿。此省从二虫，文曰："贞不隹蠱"，其亦不它之意欤？

按商先生以"不蠱"与"亡它"同类，最具卓识。但不蠱为什么就是无它呢？商先生没有说。我以为这个名词的造成当也与亡它、亡尤一样，也应该从蚩尤被杀这一事求解释的。促使我作这种思考者是因为古代打鬼之戏——即大傩里，有被十二神兽之最后二兽——穷奇、腾根所共吃的蟲。这蟲是与其他凶恶：殆、虎〔虚→魖〕、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巨（巨君）等并列的，它也是诸凶恶之一。我在《大傩考——从图腾跳舞到打鬼游戏》里说：

《说文》说："蟲，腹中蟲也。"春秋传曰："皿蟲为蟲，晦淫之所生也。枭磔死之鬼亦为蟲。"段氏注曰："枭，当作梟，断首倒

悬；磔，辜也，杀人而申张之也。强死之鬼，其魂魄能冯（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可见蠭是强死之人，即败战民族被杀的大酋长，与蚩尤之被杀，亦复类似。又就《山海经》所载为穷奇所食之人曰“被发”，《海内北经》曰：“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在蜪犬北，一曰从足。”按此“被发”当系一种败亡的蓄发民族，其民族虽不可知，但据《海内北经》：“据比〔郭注：一云掾北〕之尸，其为人折颈被发，无一手。”则为穷奇所食之“被发”，当即“据比”之尸，实亦即为大傩时十二神兽之穷奇所食之蠭。可见蠭是被杀的亡国大酋长的化身。又据此“被发”之尸，折颈无一手（首？），颇与《海外西经》上的刑天传说相似。刑天即无首，此“被发”之尸亦无首；刑天无一手，此“被发”亦无一手，可见“被发”之尸即刑天之尸。而我从各方面证明刑天的神话即蚩尤故事之讹传，刑天即蚩尤，则此“被发”当然就是蚩尤。况此“被发”之尸，其特点在被发，而古代的大厉鬼是被发的。《左传·成公十年》曰：“晉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而厉鬼一名“魅”，即蚩尤死后所化之鬼，则此“被发”之尸或“据比”之尸，非蚩尤之尸莫属。我们在古铜器中所见的蚩尤像，如“蚩尤大刀”上所见者，其人皆被发，与传说上的“被发”完全相合。为穷奇所食之蠭既为被发，而被发又为刑天，刑天又为蚩尤，被发亦为蚩尤，则不能不说蠭也就是蚩尤。蚩尤与刑天虽死不服，故在战胜者一方面必须把这些鬼物打跑，这样就变成打鬼游戏了。大傩中十二神兽的穷奇、腾根共食蠭，不特是以这种意义而登场，并且由于食蠭之为食蚩尤一端，更可以窥知大傩即打蚩尤之戏。

蠭既是蚩尤的化身，那么“不隹蠭”当然亦与“不隹蚩”一样，就是看不见蚩尤，遇不着蚩尤，当然就是大吉大利了。同时，我们从蠭字从虫从皿，更可以推断蚩尤以蛇为图腾；其所变化之物为虫，当然他本人也含有虫的性质，即以长虫（蛇）为图腾。一方面蠭字从虫，与蚩尤之字从虫又完全相合。

在古书上这种名词简化为咎、无咎。《说文》："咎，灾也。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其表示无灾之词曰"无咎"，《易经·乾卦》：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又《师》之九二：

无咎，王三锡命。

又《否》之九四：

有命，无咎。

其在《诗经》上最显明的例子，莫过于《卫风·氓》：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这无咎，就等于无尤，就是没有错儿，没有坏处。可是为什么把无尤又说成无咎呢？我以为这"咎"字就是蚩尤二字的合音，犹毬为毛丸而其名曰毬者，就是因为毬的造作本来起源于以毬为蚩尤之头，踢毬就是踢蚩尤之头，所以名毬曰"求"，求就是蚩尤二字之合音。又我说现在腊八吃粥，正名应该叫做"雠粥"，古人把粥当做蚩尤的代替物，吃粥就是吃蚩尤，也就是吃鬼吃邪。粥为什么叫做粥，也因为粥就是蚩尤二字的合音。我想古人为什么把一切不祥的事统统用这个声音来表示呢？就是因为蚩尤被杀以后，人们相信其冤魂不散，出来到人间为非作歹，也就是作鬼为祟，所以人们把这些万恶统统归到蚩尤身上，故而把蚩尤当做万恶的渊薮，当做万恶的象征或代表，所以把这些邪事、恶事、坏事、倒楣的事、弄错的事、为非作歹的事一齐都安插在蚩尤身上，一齐用蚩尤二字之音读来表示，这就是尤、咎等字义与字音的来源。我们根据这种训诂法，再看《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

就等于说：郑伯效法蚩尤，其结果将要落到像蚩尤一样的命运。上言尤，而下言咎，不特在意义上相沟通，其声音亦互为表里（叠韵）也。

假设读者允许我大胆放言的话，我将说在中国语言文字中表示错的、不好的意义的诸字如"仇"（《集韵》或作"讎"），《说文》云："雠也。从言雔声。"仇字的字音与字义也是蚩尤二字的合音，因为有一条直接的证据，蚩尤的后人在春秋时有仇由（叁犹、仇犹、夙繇、酋

犹），这仇由二字正是蚩尤的同音字。从九得声的字“宄”，《说文》云：“奸也。从宀九声。”古文作“忎、𡧓、𡨴”，其最后二字直接是蚩尤二字的标音（尤一作又）。《周礼·秋官·司刑》郑注：“由内为奸，起外为宄。”总之宄是奸恶之义，我以为这宄字的字音与字义也是起于“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二句并《史记·五帝本纪》中语）。可见仇、宄二字其义其音皆同出于蚩尤。如醜，《说文》云：“可恶也，从鬼酉声。”但“醜”字在武梁祠画像上，作“无盐媿女”，其字不从酉而读醜，知道醜即是鬼，鬼即是醜，醜是恶人恶鬼的总代名词，与我所说蚩尤被杀以后，人们相信他为非作歹，所以在后代有打鬼之戏（傩礼与傩戏）完全相合。如“訧”，一看就知道是尤字的孳乳字。《说文》云：“辠（罪）也，从言尤声。”《诗经·绿衣》“我思古人，俾无訧兮”。《释文》：“訧，本或作尤。”如囚，《说文》：“系也，从人在口中。”人在口中它的发音为什么必用“囚”字字音来表示呢？我以为这大概因为谁要是被人囚起来，谁就等于蚩尤一样。蚩尤是被人囚起来的，所以凡表示被囚的人皆用这蚩尤二字之合音来表示就够了。其他例证，想来当不止此。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一个名词，甚至于一个字的造成，往往有令人不堪想像的根源，我们不能单靠字音字形来作考证，我们得根据历史、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来互相推引，也许会找出它的溯义来。我们这种训诂学可以叫做历史的或民俗学的训诂法。

总括以上所论，无论从蚩尤二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或这个名词的声音、意义（本义或引申之义）及同类语的声音、意义、形体（字形）及其联带的故事与传说，迷信与风俗，在在足以证明蚩尤以蛇为名，即以蛇为图腾。

（二）论窫窳为蚩尤，而窫窳为蛇（附论贰负即应龙，应龙即泥鳅）

蚩尤在《山海经》上音变而为窫窳，《海内西经》曰：

> 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文选》刘逵注《吴都赋》引此经作“猰貐”。李善注张协《七命》又作“猰貙”）；〔黄〕帝

（李善注张协《七命》引此经作“黄帝”，据补）乃梏之疏属之山（今陕西北部绥德）；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又曰：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注：皆神医也〕，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注：为距却死气，求更生〕。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同《海内南经》曰：

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郭注：“窫窳，本蛇身人面，为贰负臣所杀，复化而成此物也。”）

同《海内经》曰：

有木青叶、紫茎、玄叶、黄实，名曰建木。……黄帝所为〔梏〕（疑此下脱一梏字）。有窫窳龙首是食人。〔郭注：在弱水中。〕

同《北山经》曰：

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鸟〕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按以上各条所言窫窳，除最后一条外，皆言窫窳蛇身人面，或龙首，居水中；是此物的本身为水虫甚明，且为龙蛇一类物甚明。蚩尤以蛇为图腾，窫窳似蛇，是窫窳即蚩尤，此其一。窫窳为黄帝所伐，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其两手与发；而蚩尤亦为黄帝所伐，且亦为黄帝所梏。《大荒南经》云：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郭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是谓枫木〔郭曰：即今枫香树〕。

桎梏化为枫木的传说，当系别有根据，其原因固不甚明了，然而说蚩尤被梏，则与窫窳被梏，而且被黄帝所梏，似乎是接近了一层关系。并且在史书上只说黄帝与蚩尤打了一仗，从未闻黄帝和窫窳打仗之事。假定这窫窳为实有，则此和黄帝作战之窫窳必为蚩尤。此其二。窫窳被梏之地在疏属之山，疏属之山据后代注家的考订，说在陕西西

安府绥德县，而蚩尤似亦被逐于西北地区，后世小说书如《拾遗记》诸书亦言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恶者于有北之乡，是二者被放之地又同，此其三。杀窫窳的人，据《山海经》上说是"贰负"及"贰负之臣"，古今人注《山海经》者，从无一人注贰负为何如人者，我以为贰负即杀蚩尤的应龙。应龙是什么东西呢？《山海经》各注家亦无说。我以为应龙即泥鳅。应龙之"应"有小的意思，《尔雅·释乐》说："大鼓谓之鼖，小者谓之应，"郭注："诗曰：应鼗县鼓，在大鼓侧。"《毛传》："应，小鞞也。"然则应龙就是小龙，亦即小蛇。泥鳅这种东西虽属鱼类，但其"形"与"性"颇与蛇相似：

> 锐头无鳞，身青黄色，以涎自润，滑不可握。出水能鸣，性至难死，大者能攻堤岸。

我们就种种方面说，泥鳅像蛇的成分，多于像鱼的成分，而其最大的特点能在泥里活着，颇似两栖动物。并且班固《答宾戏》里说：

> 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

泥蟠就是泥鳅，而班固说它是应龙，可见应龙就是泥鳅。

我们说到这里，已经勿需乎再为赘词说泥鳅在这文献里的用处，就是指以泥鳅为图腾的氏族。我们知道中原民族多以两栖动物为图腾，如蚩尤的图腾为蛇，蛇为两栖动物；蚩尤的儿子鲧，以鳖为图腾，而鳖也是两栖动物；则此处的泥鳅正好也是两栖动物，正好他们这一伙儿为同类，可见他们彼此之间都是近亲氏族。它在这一次战役中，理应帮助蚩尤打黄帝（熊氏族），但他结果竟做了内奸，所以《山海经》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贰负"（traitor），贰负亦即三心二意的意思，亦即后代史书上"二臣传"中的人物，窫窳既为贰负所杀，而贰负即应龙，恰巧，蚩尤正为应龙所杀，则窫窳非蚩尤莫属。此其四。

在这里，我们尚有一点补充意见，不得不趁早提出来说明。就是我在《大傩考》里说古代大傩最初是出于打蚩尤之戏，而大傩特所舞的十二神兽（用人乔扮），其中就有泥鳅的角色，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泥鳅，也不叫应龙，而叫做委随。我们知道古书上"委随""委蛇"二词可互换，委随既为委蛇，而委蛇正是泥鳅。《庄子·达生》篇云：

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释文》引司马彪云："委蛇，泥鳅。"按委蛇之神还见于同篇之文：

皇子曰："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闻〕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在上古榛莽未辟的时代，在大泽乡之中可能有这样大的泥鳅。像这样大的泥鳅能惹起初民的畏惧，能把它当做自己的图腾，正是毫不足怪的事。在这里有一个小笑话，我不能不提出来说一说，就是这位泥鳅神为什么恶闻雷车之音呢？为什么一闻雷车之音便要捧其首而立呢？我以为这大概因为怕毂轮压破了它的头，辗断了它的身。我们生在水乡的人，深知车行泥泞之中时常发现有被车轮辗断的泥鳅，其血殷红，其肉白。所谓一物降一物，已经成了神的这位"委蛇"公，到底还怕车毂轮儿。至于说"见之者殆乎霸"，大概是因为应龙助黄帝成"帝"业，因为它有这一功，所以在后代便附会说它出现了，见它的人或当时执政的人，就能成霸业。

又按委蛇一作"延维"，《山海经·海内经》曰：

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想不到吃泥鳅的，竟有这样大的好处。

我们因为在下文中不时要用得着应龙，所以先在这里作一考证，以为依据之资。

我在《大傩考》里的主要意思是说古代打鬼的典礼或风俗最早是起于黄帝打蚩尤之戏，它本来是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所作的纪功跳舞，到后来才变成打鬼游戏。而《海内西经》里说：开明东有六位神医——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

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郭注：

为距却死气，求更生。

看来这六位神医，也就是六位大萨满（shamans），皆用种种药物来打

窫窳的，这与打鬼时的方相氏（打鬼的军官）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持戈扬盾来打疫鬼，是一模一样的；我以为这疫鬼的前身就是蚩尤。蚩尤被后人视为疫鬼而挨打，与窫窳被后人视为“死气”而被拒，其事完全一样，可见窫窳就是蚩尤。此其五。

又在古书上有“封豕长蛇”之喻，见《左传》定公四年、《后汉书·张纲传》、《说文》“封”字下，一方面又作“封豕窫窳”，见《汉书·扬雄传》：“秦窫窳其士，封豕其民”，以窫窳与封豕对言，可见窫窳即长蛇，与蚩尤之以蛇为图腾者正合。此其六。又蚩尤之名可单称曰“蚩”（如卜辞之亡蚩、隹蚩），而窫窳亦可简称曰“豕”，见《山海经·大荒西经》，可见窫窳即蚩尤。此其七。蚩尤在后代变成战神，嗜杀，在铜器图像上为饕餮，其性贪，亦食人。传世铜器如“饕餮食人卣”，作饕餮口食人头之像，其人头的眉目，正是我们黄色人种（mongoloid tribe）的样子，可见蚩尤在后世不特有吃人的传说，而且有吃人的造像。恰巧，《山海经·海内经》和《北山经》都说窫窳吃人，《海内经》并且说“窫窳龙首是食人”，简直和“饕餮食人卣”的形状完全相合。然则，窫窳必为蚩尤。此其八。我们根据以上所论，知道窫窳即蚩尤；一方面我们再根据窫窳的形状，龙首蛇身，窫窳的居处在水中，窫窳的名词意义为长蛇，更可以推断蚩尤必以蛇为图腾者。

（三）旬始为蚩尤，旬始亦为蛇

天文星象为人间现象的反映，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用天文星象上的故事来补充人间历史的残缺。这原则也可以应用到蚩尤身上。

蚩尤是亡国的大酋长，在胜利者的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同时，在他死了以后，他便变成无恶不作的厉鬼。假若把他的故事附会在天文现象上，他便变成了最坏的星象。

天上最坏的星象是荧惑星，荧惑星据《史记·天官书》上说：

> 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

司马贞《索隐》引《春秋纬·文耀钩》云：

赤帝熛怒之神，为荧惑焉，位在南方。

赤帝即炎帝，这是五行思想发达后所造出的名字。蚩尤本为南方民族，他死了以后，他的传说在南方也特盛。五行家因为有点历史的或传说的根据，便把蚩尤派作南方的炎帝。我们根据本文第二章所论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一事之讹传，则可以确信炎帝赤帝即蚩尤。并且我们知道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作的战胜纪功跳舞，在后世就是年终打鬼的大傩之戏，而张平子衡《东京赋》说东汉当时打鬼的情形曰：

燀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

这赤疫，根据我的考证，也就是蚩尤。因为薛综注说：

赤疫，疫鬼恶者也。四裔，谓四海也。

赤疫既是鬼中之最凶恶者，当然就是打鬼之戏中被打之鬼中的主要角色蚩尤了。并且就"四裔"二字也可以推知此被打之赤疫必为蚩尤，因为这典故是取自《左传》文公十八年太史克之言。总之，我们知道这赤帝熛怒之神决为蚩尤之神无疑。熛怒者正是所以形容其残暴，与蚩尤的性质亦合。赤帝既是蚩尤，而荧惑之星又是赤帝，则自然的结论，自不能不说荧惑就是蚩尤。荧惑星之精叫做蚩尤之旗，《史记·天官书》曰：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裴骃《集解》引孟康曰：

荧惑之精也。

荧惑之精既是蚩尤之旗，则荧惑星实亦即蚩尤。《天官书》在这以后紧接着说：

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象伏鳖。

《集解》引徐广曰：

蚩尤也。

可见旬始就是蚩尤。旬始像伏鳖，可见它不是伏鳖，而是另外一种伏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长虫。

我们说到这里，不能不对这旬始二字，首先作一种文字学的考察。“旬”字多见于卜辞，作：

我们一看这形状，就知道这字的本义为龙蛇。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字研究》里说：旬即“螾”的假借字，螾即《吕氏春秋·应同》篇“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之螾。而旬字又音变而为“云”，即“雲”之本字也，古今以此能兴云，则旬当是龙类。

旬既是龙类，而旬始之星像伏鳖，当然是取象于蛇体缭绕盘据的样子，故旬始亦即旬，即龙。一方面，前人说旬始为蚩尤；他方面说旬始为龙，则其自然的结论，则不能不说蚩尤亦为龙蛇之类。

又旬即“云”字，古人以为云之兴为龙所致，《易经》所谓云从龙，俗语所谓龙取水，可见龙与水有不可分的关系。恰巧蚩尤亦有能作云雾的传说。《山海经》说蚩尤与黄帝大战时，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其实在这里风雨不是风伯雨师所纵的，就是蚩尤自己所纵的。后人因为看见风雨两个字，就联类地想到风伯雨师，所以经上才有那记载。至于蚩尤是否真能作风雨，那当然无需乎说，人类在那时候绝不会造风雨的。说他能造风雨，就因为他的图腾是龙蛇，而龙蛇为水物，与水雨有不可分解的关系。后人不知道真相，便因缘附会说他能纵风雨。蚩尤在后代有能纵大风雨的传说，在蚩尤在星象上为旬始，而旬即“云”字，云起雨降，看来旬始亦有能致云雨的传说。二者皆与云雨有关，可见前人说旬始为蚩尤是必有根据的。旬的字形确像龙蛇，其字义引申而为云雨，旬始为蚩尤，而蚩尤以龙蛇为图腾，蚩尤有纵风雨的传说，是不特知旬始必为蚩尤，而且可以知道蚩尤必以蛇为图腾。

（四）黄帝号缙云氏，缙云即戴蛇

旬既为云，而旬始又为蚩尤，是蚩尤即旬，亦即云。蚩尤既得称为云，或蚩尤既有能致云雨的传说，则黄帝之号缙云氏，其故可知矣。《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注曰：

《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

有熊之得称，乃因黄帝之族以熊为图腾，而缙云氏之得号，又从哪里来的呢？按缙云氏之名，初见《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对昭子之言：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杜预注曰：

黄帝轩辕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

黄帝受命有云瑞，故号曰缙云氏，是缙云氏即黄帝之别号，犹黄帝以熊为图腾，故号曰有熊氏同。是缙云氏即黄帝本人，并非黄帝的官名。所以《左传》文公十八年又说：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杜注亦以缙云氏为黄帝时官名。按饕餮即蚩尤，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即缙云氏之乱臣贼子蚩尤。这不才子三字纯粹是后人的随意命词，既无父子的名份在内，实在也没有君臣的关系。不过后代把黄帝尊为当时统一天下的共主，所以凡是那时候和他战争过的人，皆谓之不才子。蚩尤和黄帝作战，饕餮既为蚩尤，则缙云氏自不得不为黄帝。所以缙云氏这一个名词，无论怎样说，一定是指黄帝而言。

然则黄帝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雅号呢？按照字面上来推敲，《说文》说："缙，帛赤色也；"《广雅》，"缙，赤缯也"。"云"字，《说文》说："山川气也。从雨云，象云回转形。"说缙云就是红色的山川气，则无论怎样崇信《说文》的人也不会这样笨伯。所以我们在这地方，不能不用假借字来解释，否则我们就解释不通。《说文》戈部：

戩，灭也。《诗·閟宫》曰：实始戩商。

今本毛《诗》，戩作"翦"，毛《传》曰："剪，齐也。"郑《笺》："断也。"我想缙云氏之缙，其本字当为戩字，意为斩，砍。云之本字为云，即㠯（旬），像龙蛇，是缙云氏即戩蛇氏，戩龙氏。

这种名称的来源，又可以于黄帝之乐名“咸池”这一词的由来得到旁证。我们将在下文中证黄帝之乐名“咸池”，咸字亦为动词，即戡、戟、砍诸字之本字，池即蛇字，咸池即“砍蛇”。这种音乐本是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作的纪功跳舞，因为音乐和跳舞中所表现的主要的故事，就是表演如何杀死蛇氏族大酋长蚩尤，所以这种音乐叫做咸池。这与黄帝战胜蚩尤，得号曰戡云（砍蛇），意思完全是一贯的；事例完全是一致的。黄帝之别号既曰砍蛇氏，而黄帝一生之中主要就是杀了蚩尤，则此被砍之蛇，非蚩尤莫属。一方面，我们从这里知道古人又名蛇为云，云之本意为蛇；他方面，我们又可以推知旬始必为蛇，亦即必为蚩尤。

（五）“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现”

中国古代的祥瑞思想即是图腾信仰的翻版，所谓祥瑞——瑞兽瑞禽（sacred animals）、瑞草（sacred plants），其前身其实就是图腾。不过在这里新添了一些后代的解说或枝叶，那就是说某某人御世，教化大行，因而德及鸟兽草木，于是这些鸟兽草木也就应运而生，及时而来，天子点头，群臣赞叹，这就是所谓祥瑞，而这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平盛世了。其实在这些粉饰的愚蠢的虚说的背后，几乎全是相杀相砍的事实。这些鸟兽草木在我们看来，并非真的鸟兽草木，是以鸟兽草木为图腾的诸氏族，它们的来临，并非慕化或向善，而实是被迫和不得已。等到图腾社会消灭了，这种原始的制度和信仰，已经不复再为人所知了——但在人们记忆里，在人们的传闻里还残留着一点点影子，说某某圣王御世，某某动物或瑞草出现了，这样就成了广泛流行后世的祥瑞传说或思想的公式。今以此原则，来衡量黄帝御世的例子。《史记·封禅书》上说：

> 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现。

按此事出自《吕氏春秋·应同》篇：

>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天必先见(现)祥乎下民",就是说在黄帝御世以前,天必先出示以某种先兆,以为黄帝统一天下的预告。按天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的,惟有人才有这么大的本领。此黄帝之时所出现的黄龙地螾,我想也当与黄帝本人本族之为有熊同,皆图腾也。《史记·封禅书》上说"黄龙地螾见",《吕氏春秋》说出现之祥为大螾大蝼。我想,这种不同的名词实在是指的同一件东西,那就是"蛇"或"龙"。按地螾之螾亦作"蚓",即类似蚯蚓一类的大虫;"大蝼"之蝼,据《说文》即"螭"。《说文》曰:"螭,若龙无角而黄,北方谓之土蝼。"我颇疑心蝼字原是螭字的形误。若蝼为螭,则据《说文》所说的即《史记·封禅书》上所说的黄龙。然则在黄帝御世之初,天所现的神物只有黄龙,并无他类。我们知道黄帝一生只有一件最了不得的大事,那就是打败了蚩尤,杀了蚩尤,使蚩尤之族做了他的顺民,当了自己的亡国奴。假若在黄帝之世有什么祥瑞,我想再没有比这事更为祥瑞的了。我们又知道蚩尤之族以蛇为图腾的,龙亦即蛇,所以说黄帝御世,黄龙见,这"黄龙见"三字促使他成了当时天下的共主。这不啻说,蚩尤见(降服),蚩尤见,天下始归轩辕,"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语)。所以在黄帝御世之初,天所出示的黄龙,——在这种神秘的思想后面,其实就是指的蚩尤之族败亡一事。亡国的奴隶止有三条路:一是抵抗,二是远飏,三是投降。现在是如此,在古代也是如此。在当时蚩黄大战之时,蛇氏族当然有一部分投降有熊氏族的,这在战胜者黄帝的眼里,是天下之祥瑞,殆无有逾于此者也。这就给后代专门说祥瑞的儒生们留下一个吃饭的碗子,也给后代的学者们留下一个舞文弄墨玩花样的资料,这就是《史记》和《吕览》的记载。

又前言黄帝别号曰"缙云氏",而云为旬、为龙、为蛇,故缙云氏实即戴蛇氏。昔人不知亦以云为祥瑞,不知此云的祥瑞,与此黄龙的祥瑞,本为一事。我们在这里不但知道云瑞与龙瑞为一事,而且可以确定地知道云瑞之事亦由于战胜蚩尤一事而来。

一个神话在后代的传述,往往是多方面的,它往往异其面目而同其根本。黄帝御事有龙瑞这一事,在后代方士神仙家口里又变成黄

帝死了以后，乘龙登天。《史记·封禅书》上记公孙卿对汉武帝之言曰：

>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书·郊祀志》同）。

《论衡·龙虚》篇：

> 世称黄帝骑龙升天，此言盖虚。

后世小说书如《拾遗记》也说：

> 黄帝厌世昆台之上，乘云龙而游于殊乡绝域。

求之于考古学上的实物，如今日尚存留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古坟之中的“四神冢”，其玄室东北部三角形持送侧面壁画上即画有戴冕着玄衣的王者乘龙蹈云气而上天，我以为这王者就是黄帝，其从者数人亦乘龙，当即随黄帝升天的群臣（黄帝乘龙升仙图与《拾遗记》同时）。

我们说到这里，不禁连带地想起屈原所看见的楚国先王庙里的壁画。在这壁画里也有这个“母题”（motif）。《天问》上说：

> 焉有龙虬，负熊以游。

王逸注曰：“有角曰龙，无角曰虬。言宁有无角之龙负熊兽以游戏乎？”按柳子厚《天对》是模仿《天问》的，关于这一条也说：

> 有虬蝾蛇，不角不鳞；蟠大玄熊，相待以神。

按《说文》、《广雅》等书，皆说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天问》上的“龙虬”，当然是为押韵的关系，才不说虬龙，而说龙虬。龙虬就是虬龙，就是有角的龙，与高句丽古坟中壁画上所画的龙，特画其角，鬅鬙特出，完全相合。所以我们看起来，王逸的注子是有可商之处的。我们说到这里，可以说把龙的问题解决了，然而问题的下一橛——“负熊以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黄帝就是有熊氏，熊就是黄帝，负熊以游，就是负黄帝以游，这与高句丽古坟的壁画，

《史记·封禅书》的传说，完全属于一个系统的。同时，又是黄帝之时，有黄龙之瑞，及黄帝之时有云瑞，故以云纪官等传说的间接的表现。我们特别依赖《天问》的记载，就是我们根据它，不但可以知道黄帝即有熊，即以熊为图腾者，同时又可以知道他所乘的龙，就是蚩尤之族的图腾。我们根据以上诸传说，黄龙现，乘龙登天，更可以确证蚩尤之族以蛇为图腾。

（六）感龙生子的传说

图腾主义的发生，说者固人各一词，但我相信傅瑞则的"怀孕说"（conceptional theory），因为它和中国的图腾信仰和神话传说完全相合。傅氏在其初以为图腾制度是起于初民为促进其食物蕃殖而发生的巫术行为，后来因为读了 Spencer and Gillen 关于澳洲中部的调查报告，及 Rivers 关于 Melanesia 的调查，遂改换其意见，以为图腾主义的发生，是出自原始人对于怀孕的不了解。他们以为女人的怀孕是由于一种神圣动物（spirit animal）及神果（spirit fruit）潜入了女人的子宫内才产生了子女。因为人们的出生是以这种关系而发生的，所以人便分得了神物及神果的特性而不许吃它们。到后来，这种信仰变成世袭的，所以便造成了这种神物或神果生了他们的祖先，而他们的祖先又生了他们。这种怀孕说用在中国的例证里，非常相合。如殷民族的先妣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子，殷人即以玄鸟（燕）为图腾。周民族的先妣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弃，大人之迹即熊迹，周民族乃以熊为图腾者。西北的犬戎之族，因其先妣与犬交所以才留下了他们这些后人，所以他们以狗为图腾。而同以鸟为图腾的种族，有种种的鸟，即有种种的鸟氏族；同以熊为图腾的，也有种种的熊；同以狗为图腾的，也有种种的狗；这大概皆以动物的种类和羽及它的颜色来分别。除中国内地几个大族以外，其四裔民族，亦莫不然。我们稍一留意以上所举的例子，马上就可以觉出，为什么不举夏人的例子呢？夏人以什么为图腾呢？我将在本文的下篇说明夏民族即蚩尤之后，也以蛇为图腾的。蚩尤之族以蛇为图腾，在其初我想也当如殷民族的

简狄、周民族的姜嫄一样，有一个龙生子的传说。这故事的间架应该是这样，就是某时候某地方有一女子，到河里洗澡，或到河里去汲水，受了大蛇的戏弄，或者叫蛇看了一眼，或者叫蛇喷了一口气，或者叫蛇缠了一下，这样回家之后，便有孕了。这样就生出了这民族有记载的第一位男子，就是该民族的先祖。这种感龙生子的说法，我们可以举汉时西南夷哀牢夷的传说作旁证。《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列传》曰：

>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壹，《华阳国志》作壶，《水经注》作台）。居于牢山，常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惠栋曰：背一作陪），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又见《水经注》卷三十七《淹水注》、《文献通考》卷三二九。）

这种感龙生子的传说，无疑是以龙为图腾的信仰的一种演义。在哀牢夷里，龙是他们的图腾，沙壹是他们的先妣。沙壹因在水中捕鱼而触及了龙（沉木在这传说中只是一个花样儿。或因避龙之讳，不敢称龙，而曰沉木。犹之乎殷人不敢说"燕"，而曰"玄鸟"，周人不敢说"熊"，而曰"大人"一样），犹之乎简狄与姊妹洗澡（祓禊）而吞了鸟卵一样。至于产子十人，与邻女十人结婚，尤其是与古代的群婚制度相合。至于她的儿子名九隆，则直为句龙或虬龙之另一译音，更是耐人寻味了。广义的蛇种族，其开国传说亦当如此。

我们在上文中知道炎帝即蚩尤，又说蚩尤的部落已人于农业社会，其在社会的发展阶段来说，较来侵的黄帝为高，所以蚩尤亦即神农氏。这几个错乱的称呼，其先只是指一个人而言。假若蚩尤为炎

帝，那么炎帝的诞生神话就不啻是蚩尤的诞生神话。《春秋元命苞》曰：

>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是谓神农。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

> 有娇（娲）氏女登，为少典妃，遊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按烈山氏），人身牛首（按，鬈鬈角）。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曰：

>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女登的名字不可解，然而有娲氏却可解，有娲氏即女娲氏，想系龟氏族的女子。少典不可解，姜姓亦不可信，然而说炎帝之母感神龙而生子，或许是在这许多荒诞无稽的传说中保存了一点点真实的史料。这种感龙生子的传说，其详细的情形虽不可知，但我们可以坚信：它一定与哀牢夷感龙生子的传说差不多，与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弃诸传说是同意义的。并且惟有补人这个传说，给夏民族的来源也找到一些荒唐的根据，才能与殷、周二代的开国传说成为鼎足而三之势。

这种感龙生子的传说，在后代人文大启的时候，也留有一些遗痕。《史记·高祖本纪》上说，刘邦的母亲刘媪，

> 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在汉高祖也许造这传说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用它来号召群众，一如陈胜之篝火夜鸣，然而从这里却可以证明在那时是有这思想的。这种思想的来源，不用说就是来自古代以蛇为图腾的种族的关于开国造人的迷信。蚩尤之族的开国造人的传说，当即如此。总之，假定炎帝是蚩尤，而炎帝生于龙，则无异是说蚩尤生于龙，即以龙蛇为图腾。

（七）铜器铭文中的蚩尤，亦为水虫

古史的研究，不但取材于书本，而且要取材于古物，所谓两层证明法实在是治史的不二法门。我的意思，应该在古物之外，再加一个古俗，用古代的风俗来帮助文献和考古之不足；这个方法可以叫做三层证明法。现在姑以古物为例，来证明蚩尤即使在古器物铭之中，也还是水虫一类的东西，就是它的得名也还是取名于龙蛇。

在民国初年，在河南出土一匜，为北京古董商人黄浚所得，其后归于上虞罗振玉先生。罗振玉先生著录于《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一，铭曰：

> 曰佔有虫匜，述（于释：循也）王鱼鼒（鼎）。曰钦哉！出游水虫，下民无知，参蠢蚩命。帛（伯）命入赦（庚通冀，《尔雅·释草》："蕨盗庚，释文庚本又作冀同"），蔣入蔣出，（蔣当读滑，同扫。小尔雅：滑，乱也），毋处其所。（释文及注据于氏《双剑誃吉金文选）上、三）

这匜为鱼匜，专为从鼎里舀鱼冀用的，我们读它的铭文："伯命人冀，蔣入蔣出，毋处其所"，意思是希望这匜永远能有鱼冀可舀，而"蔣人蔣出，毋处其所"两句，更足以充分地表明了造器者质朴而迫切的心愿。这种质朴而又生动的表现，才是古人文章的好处。乡先辈于省吾先生把它选在《吉金文选》里，实在是有道理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这蚩尤二字在这铭文里所处的地位，和它的写法。蠢字从寺从蚰，即蚩字，不用说寺、屮同音，虫、蚰不二。蚘字则是道地的蚩尤的尤字。《周礼·春官·肆师》郑注蚩尤之尤正作"蚘"。丁度《集韵》十八尤亦作"蚘"，曰："蚘，蚩蚘，古诸侯号，通作尤。"可知蚘字是蚩尤的尤字的本字。在这鱼匜的铭文里，蚩尤二字的字形皆从虫，这表示蚩尤以虫为名，即以虫为图腾。此其一。这鱼匜是专为舀鱼冀的，这鼎是专为盛鱼的，所以这匜和鼎皆与鱼有关，而鱼一称水虫，《尚书·洪范·五行传》曰："时则有鱼孽"，注："鱼，虫之生于水而游于水者也。"《说文》亦云："鱼，水虫也，象形"，《玉篇》同。可见

铭文中的出游水虫，就是指鱼而言。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出来了，说完了“水虫”，为什么紧接着就说：“下民无知，参蠢蚩命”呢？我以为蚩尤的字形从虫，在古代一定有说他是水虫的传说，所以说完了水虫，就说蚩尤。我们知道蚩尤以蛇为图腾的，在铸鱼匕的时代——春秋战国之间，也许讹传说蚩尤是蛇托生的，或蚩尤即大蛇的化身，所以写他的名字从虫，画他的图像像蛇。而蛇亦为虫，俗名曰长虫，同时蛇亦得称为鱼。《山海经·海外南经》：

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

郭注曰：“以虫为蛇，以蛇为鱼。”鼎为鱼鼎，故铭文中有“水虫”，有“蚩尤”，可见是连类而及的文章，可见蚩尤为水虫，为鱼一类的动物，否则，在铭文中不会这样说的。善夫，于先生之言曰：

鱼，虫之生于水而游于水者也（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卷上之三）。

蚩尤以虫为名，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蚩尤以虫（长虫）为图腾，他本人的名字就是部落的名字，也就是图腾的名字。譬如我们到了外国，中国人是我们的名字，同时又是中国人全体的名字。在图腾社会里，图腾的名字（物名）就是这一族的名字（族名），不但是这氏族各分子的共名，而且也是大酋长个人的私名，这与蚩尤之得名完全相合的。此其二。蚩尤之名在这铭文中既与水虫一词连类而出，那么铭文中“下民无知参蠢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此下民当指当时一般的人民而言，也许指当时还存在的夏人而言。闻一多先生说：夏的意思就是“下”，商的意思就是“上”。若依我的说法，则商之名为上，因为他们的图腾是天上的鸟和日，所以叫做“上”；夏民族的图腾为蛇，蛇为水虫，所以叫做“下”。但我们不这样说，在这里下与夏也没有关系的。总之，在铸器的当时，——春秋战国之交，还有许多无知识的人，是崇拜蚩尤的信徒，“参蚩尤命”者，即是“敬奉蚩尤之令”，以蚩尤为他们秘密结社或民间信仰的中心。这思想，这迷信，我们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在那时候是有的，因为从蚩尤被杀以后起一直到宋时，在民间，在宫廷还盛行的。简单点说，就是历代的皇帝都以蚩尤为战

神，祭祀他向他求福；在民间都以他为复仇的凶神，祭祀他，为了杀死敌人而甘心。关于朝廷中以蚩尤为战神，我将在下文中叙及，关于后代民间祭祀蚩尤，崇拜蚩尤，把蚩尤当做复仇的神，我们可以拿汉高祖在丰沛造反时，在沛庭中祭蚩尤一事来做例子。这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

> 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

集解引应劭曰：

> 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这是民间造反时祀蚩尤的例子。这在当时一定是民间通有的迷信，所以刘邦在初造反时来这一着儿。在后代在民间这种祭祀叫做"起禓"，按《说文》：

> 禓，道上祭（一曰道神）。

但《韵会》引小徐本《说文》则作"禓，强鬼也。"我在《大傩考》里说："禓"字就是伤字，凡人不得善终者皆谓之伤，或作殤。《楚辞·九歌》的《国殇》篇是；因为伤、殤是不得好死的人，所以古代打鬼的祭祀——大傩，一名为"禓"。《论语·乡党》篇："乡人傩"，《礼记·郊特牲》作"乡人禓"，郑玄注曰：

> 禓，强鬼也，谓时傩索宅，驱役逐强鬼也。

我在《大傩考》里的大义就是说古人打鬼就是打蚩尤，因而这禓、这强鬼（即不得好死的鬼）也是指蚩尤而言。恰巧，后代民间拜野鬼求福助以图杀人者谓之"起伤"，桂馥《说文义证》曰：

> 钱塘卢君文弨曰：宋赵彦肃行状云：秀州推官，狱多重囚。廉问其故，盖俗多淫祀，凶人欲甘心于仇怨，则挟酒食祭拜乞助，谓之起伤。今此风不知尚有否，而其名犹传于人间。每见强梁肆暴者，辄目之曰起伤。又优人演"目连变"，必先携鸡酒至丛冢间，杀鸡沥血而饮之，借鬼神附其身以为助，亦名曰起伤，演毕仍向元来处解之。按《礼记·郊特牲》："乡人禓"，郑注："禓，强鬼。"又《周礼·春官·司巫》下禓，禓与禓，释文皆音伤，则起伤

当从示为正。

在我们看起来，不特“起伤”的“伤”字当从示为正，而且“起㯳”就是“起蚩尤”，求蚩尤起来帮助他杀死敌人。在宋朝这些无知的下民，就等于在春秋战国时代“下民无知，参蚩尤命”。伟大的蚩尤哟，你虽然死，虽然被杀，虽然一群磕头虫的历史家站在胜利者的立场，向你口诛，向你笔伐，然而您是四五千年来被压迫阶级的尊神，他们有了您的默佑才能完成旋转乾坤的任务，不用说，刘邦就是头一个成功的。你真是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尊神，你在中华民族人心的构成上，其功不在黄帝下！

我们总结以上所论，知道铜器铭文中的“蠢蚘”，即蚩尤，字从虫，用同虫，十足地证明蚩尤以蛇为图腾。

（八）蚩尾为龙尾，而蚩尾之制源于蚩尤

图腾主义在文明社会中的遗留是多方面的，它如阳光普照一样，无往而不在。以蛇为图腾的民族，他们的图腾崇拜的象征，在后代又遗存在建筑装饰方面。这种建筑装饰就是古式建筑中的“蚩尾”。

从全体样式中看来，蚩尾的形状分头尾两部分，头作龙头形，颇与铜器上的饕餮纹（正面）或虺龙纹（侧而）相像，张巨吻，露齿、怒目、奋爪、鬐角、腾尾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在现在华北系统的蚩尾中，其尾部作鱼尾形，上翘；在东北系统的蚩尾中，只简简单单的作一个龙尾的样子而已。因为它的特征在头与尾，所以有的时候叫做“蚩（鸱）吻”，有的时候叫做“蚩尾”。

这种蚩尾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其最初见于记载的，则在汉武帝太初二年，不用说在这之前是早已经有了的。在这一年，长安的宫殿柏梁台起了火，有一位越人术士名叫勇之的人告诉汉武帝说：“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意思就是说：火神烧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再建一座更大的房子来压过它，看它再烧不再烧。这本是一种厌胜（charm）的巫术。于是乎武帝便修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从这一事起，后来讲蚩尾缘起的人，便

说当时曾用蚩尾。唐苏鹗《演义》云：

> 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宫殿。今世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鸮，遂呼之如"鸱吻"。颜之推亦作此鸱，刘孝孙《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兽，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牛耳，兽之形也；作鸱鸮字，即少意义。

他不但指明了蚩是海兽，是水之精，能辟火灾，而且说：

> 蚩尾既是水兽，作蚩尤字是也。

很明显地说明蚩尾就是蚩尤之尾。从他以后说蚩尾的人，虽然有人含混其词，不敢确定，但大致皆以蚩尾为"鸱鱼尾"，为"鱼虬"，为"鱼尾星"，为"螭吻"（吻），可见它最初的取义决为水虫的象征无疑。其字作"鸱尾"者，或其物作鸟羽上翘者，皆唐以后因蚩字字音同"鸱"而发生的误会，皆不足训。这理由是因为在屋脊上作蚩尾之形者，是因为取蚩为水虫之意，取水火厌胜的意思，以免将来这房子发生火灾，所以这蚩尾的蚩字一定是蚩，而决不能作鸱。因为鸱是猫头鹰，古今中外皆以为恶鸟（evil bird），不但不能把它放在放脊上，而且它也绝无水火相胜之意，其为后人的误会是不待说明的。

在这里，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建筑装饰的传说是出于越人勇之之口。也许从他以后，把这种风俗才传到北方来。可见这种风俗似乎是越地特有的风俗，果然我们在后代赵晔所作的《吴越春秋》里找到了证据。《吴越春秋》二《阖闾内传》曰：

> 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雨鲵鳍，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可见在当时城门上有二龙角，颇与我们蚩尾相似。我们从许多方面证明吴越的民族有以龙蛇为图腾者，其在建筑上有这种装饰，盖非偶然。可不可能这种在屋顶上的装饰，其先殆如北美洲印地安人门前的图腾柱一样，有标识而带崇敬的意味在内乎？我们把这种建筑装饰，拿来和铜器花纹上的饕餮纹相比，则我们的推想极有可能。当

然，这只不过是追溯它的原始意义，而不能用它说明后代的意义。越地的蚩尾和汉代建章宫上的蚩尾，当然专为以水虫压火灾之用，犹如商代铜器花纹中的饕餮早已失掉它的原始的图腾意义，而专为美术花纹之用一样。

总之，蚩尾之为物象龙蛇之尾，而其名曰蚩尾，恰巧有人说："蚩尾既是水兽，作蚩尤字是也"，可知蚩尤之蚩字即龙蛇一类的东西，其民族即以龙蛇为图腾者。

（九）饕餮为蛇纹而饕餮即蚩尤

蚩尤不但在古文字中是蛇，在神话传说中是蛇，在天文星象中是蛇，在建筑装饰中是蛇，在古器物花纹中也是蛇。我在《饕餮考》里说古书上所谓"饕餮"即蚩尤：第一，饕餮之字义为贪，而蚩尤有性贪的传说，不但蚩尤性贪，即在美术花纹中的饕餮，与在神话中的饕餮，也有性贪的传说。蚩尤饕餮俱性贪，故饕餮即蚩尤。第二，蚩尤有造五兵的传说，在后代蚩尤又变为战神，是蚩尤在后代传说中处处与刀兵战争有关，而饕餮花纹中亦时有刀兵的附饰，而其数目又恰巧为五，看起来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第三，蚩尤在后代有为畏图的传说——即蚩尤死了以后，有人画蚩尤之像以畏天下，而饕餮亦为畏图，《左传》宣公三年曰：

>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神物，totem），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民人看明白了这种铸在鼎上的"物"，认识了这种"物"的面目，便知道如何躲避它，特别到了深山大泽，鬼物出人之地，更知道躲避它，不能碰上它。这种"物"，据我的考证就是饕餮。因为传世鼎彝的最初的花纹就是饕餮纹，而《左传》这一段文章无论从实物的图腾上说或夏的传说上说，无一不指饕餮而言；可知饕餮确有为畏图的作用。并且饕餮在《山海经》中作"狍鸮"，亦在《畏兽图》中，其有畏图的作用，更无疑问。饕餮为畏图，蚩尤在后代亦有为畏图的传说，可见饕餮即

蚩尤。第四，宋以来的学者，多谓铜器上“兽形附以肉翅”的花纹即蚩尤，所谓“肉翅”，我以为即饕餮之角或由目构成之身。这种“兽形附以肉翅”的花纹，在稍后的金石学家又叫做饕餮纹。一方面把这种花纹叫着蚩尤像，一方面又把这种花纹叫做饕餮纹，可见蚩尤即饕餮。

饕餮为蚩尤，而饕餮花纹在有些器形上，——即绰有余地的器物上，不但铸有饕餮的头，而且还铸着它的身体。它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蜿蜒拘挛的一条蛇。

这种具有蛇身的饕餮纹，见于以下各器：（一）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图录》卷下“商勾兵”四；（二）黄浚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下“饕餮文铜柄玉矛”；（三）同上“舟盘”，“饕餮文”；（四）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第三十七“嵌石虺龙文铜柄玉矛”、图版第四十五“嵌石饕餮虺龙文铜钺”；（五）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图版第八十三“饕餮虺龙文雕骨器片”、图版九十七“虺龙饕餮文骨制器破片”；（六）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下册二十页图版二十“子妥鼎”，等等。以上诸器皆为饕餮其头，而蛇其身，可见饕餮文的全体形象即为有大头（角）的蛇。在铜器花纹上往往把正面的蛇头叫做饕餮文；又因为铸的走样（发展），越铸越像兽头的样子，所以又叫做“兽头纹”；把那昂首侧身的蛇形纹，叫做“夔纹”，或“虺龙文”，其实皆是蛇。饕餮为蛇，而饕餮为蚩尤，故蚩尤也必是蛇，即以蛇为图腾的大酋长。

（十）“刑天舞干戚”

古器物上不但有蚩尤的变形——饕餮纹，一种带兽头有蛇身的怪物，而且还有蚩尤的真像，即真正为人的肖像。我在拙著《饕餮考》中据拙见所及者举出七八个之多，恕不在此胪列。我们现在所关心的，而且也正是希望的，就是能不能在这许多图像之中，找出蚩尤半人半蛇的形象呢？假若在古器物图像之中，能找出这样的东西，那么对于我们证明蚩尤以蛇为图腾这一点，将更为有力。恰巧，在殷墟出土的白色陶器满足了我们这个要求，而且很完整地满足了这个要求

啊！

在殷墟出土白陶中有一种常见的花纹，这种花纹通常作一个人身有手而一足（尾）之形。这种花纹的变化通常在头的方面，就是有时候有首，有时候无首。若有首，则其首作饕餮头形（亦得称为夔首形）；若无首则在首的部位上填以虺龙纹。这个图像的最大特点就是这个人虽有手（甚明显而逼真）而无足，其足部则代以尾形，不过这尾形作成几何形的花纹而已。这个怪人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并世诸贤，皆不了解，所以有的人叫它做“怪兽纹”，如梅原末治博士即是，有的人就干脆不注意。原田淑人博士对这个问题曾经揣测了一下，说这是夔纹，因为《说文》上说夔一足，所以断定它是夔。但夔是什么东西呢？他没有说明。我以为这怪人就是蚩尤，蚩尤在器物图像上即饕餮，所以它用饕餮的头当头。蚩尤的头被黄帝割了，所以这图像有时候有头，有时候无头；蚩尤本为活跳跳的真正的一个人，所以它有手，不过因为他是被缴械的氏族酋长，所以画他的手两臂高举，空无所有。若为兽，岂有兽身而人手者乎？但蚩尤一方面是人，一方面又是以蛇的图腾的，换句话说他一半又是蛇，但这蛇不是真蛇，而是作为图腾的蛇。因为蚩尤以蛇为图腾，在后代传闻失实，语意暧昧的时候，便说蚩尤有蛇身，作陶器的先生们秉承先代在神话上艺术上的传统，便在这人身之下附以蛇尾；否则，岂有人身而蛇尾者乎？那勾勾的一个曲线，绝不是陶人们随意作出的东西，更不是他们想像的产品，那勾勾的一条曲线是他们有所师承而来的东西。这种形像表现最清楚的见于白陶而不见于青铜，则可见陶工们在艺术上的传承较之铜器更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从这勾勾的一条曲线更可以证明此图像必为蚩尤，而蚩尤必以蛇为图腾。

可是这种无头的人身蛇尾的花纹究竟在美术上抑或在神话上正名定义地叫做什么花纹呢？我以为这种花纹应该叫做“刑天纹”，这位怪人应该叫做刑天；刑天者即被砍头的人，亦即蚩尤。

《山海经·海外西经》云：

> 形〔刑〕天与帝至此争神〔位〕，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

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郭璞《山海经图赞》曰：

争神〔位〕不胜，为帝所戮；遂厥形天（刑天），脐口乳目，仍操干戚，虽化（死）不服。

这刑天在《淮南子·坠形》篇上叫着"形残之尸"，高诱注曰：

一说曰形残之尸，于是以两乳为目，腹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断其手，后〔复〕天神断其首也。

刑天在《淮南子》中又称"无头鬼"，《览冥》篇曰：

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

高诱注曰：

神物，即神化之物，谓玄鹤之属来至，无头鬼类操戈舞也。

按《说文》："天，颠也。"在古文字学上，天字即像人特大其首，俗说所谓天灵盖者即是。刑为动词，作砍字解释，如缯（戮）云（蛇）咸（戚、残）池（蛇）例同。则刑天者即杀头也，刑天的整个传说即蚩尤传说之别构，此其一。刑天与帝争位，为帝所杀；蚩尤与黄帝争位，为帝所杀。二者被杀的原因全同，说不定杀刑天的帝，就是黄帝。否则二者不会这样雷同的，此其二。蚩尤被杀以后，仍为凶恶（见《龙鱼河图》等书），与刑天被刑以后，虽死不服，仍操干戚而舞，完全一样的。又刑天所操的武器有干戈，而蚩尤又有造五兵的传说。不特此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集》引《山海经》云：

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

是宋本《山海经》作"口中好衔干戚而舞。"刑天之持干戚若为口衔，则与汉朝蚩尤形带钩口衔刀兵，手持干，足操斧之形完全相合。同样的图像又见于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中的大傩图。刑天口衔干戚，蚩尤亦口衔刀兵，二者如此相同，可知刑天即蚩尤。此其三。刑天的头被砍掉以后，他的尸身会变的，"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关于操干戚以舞这一点已经说过，那么"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怎样解释呢？它的形象是不是也可以见之于古器物之中呢？我以为这意思就是说他的头虽然掉了，他还要反抗，用乳作目，用脐作口。而这种

怪像又见于饕餮传说与饕餮花纹之另外一种表现上。《左传》文公十八年《正义》引《神异经》曰：

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在器物花纹上，安阳出土的大理石鼎，两目特大（无明显之头形），而口确在乳下，与此刑天之形颇似。饕餮为蚩尤，此像又与饕餮纹相似，则此刑天必为蚩尤。此其四。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从文字学中证明蚩尤以蛇为图腾，说《大荒西经》上的夏耕（刑）之尸，《中山经》上的常游清冷之渊的丰山之神耕父，皆指蚩尤，而夏耕（刑）之尸，据说是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

郭注说"亦刑天尸之类"。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其间的关系不是"之类"二字所能道尽的，而必须说就是刑天之尸才觉得痛快。夏刑之尸即蚩尤，而夏刑之尸又为刑天，是刑天即蚩尤。此其五。

我们根据以上所论，大致上可以承认刑天即蚩尤了。在殷墟出土的白陶上的那些无头、举手、人身、蛇尾的图像，就是刑天的图像，也就是蚩尤的图像。此图像无人足而有蛇尾，充分地表示蚩尤以蛇为图腾者。

四　说龙蛇为神物之思想出于图腾崇拜（说龙）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落来推测蚩尤必以蛇为图腾，那就是他的图腾蛇本身的问题。假若我们有法子证明蛇在后代的中国人迷信心理之中之所以有那样深入而且崇高的地位者，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原先是某一氏族的图腾，所以在后代它始终脱离不掉它的图腾的性格，那就无异是说蚩尤是可能以蛇为图腾的，因为蚩尤之族在中国古代图腾社会之中势力最强，地位最高。它可能有一个像蛇那样的图腾，有那样一个深入而久远的影响，以与其部落的势力相应。我们从以下各点，可以证明我们的想法并未大错；并且也惟有在这种整体的观点之下，才可以弄清楚龙蛇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

本来蛇的崇拜是全世界全人类通有的一种习惯。这种崇拜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物中。在法国多尔涅省莱塞济附近所发掘的十万年以前的克罗马格侬(Cro-magnon)人的遗迹之中,已经有用蛇作为符咒用的遗物存在;可见这种思想是如何的悠久。其后在古代埃及,这种思想尤其显著。埃及的旧石器时代据学者们的推定,至晚在一万年以前,中经新石器时代,以至有史时期,顶晚也在西历纪元前三千年左右。在这各时代的遗物中,皆有以蛇为神物的思想存在。在有史以前的埃及,分为南北二部,北埃及以尼罗河三角洲一带为中心,此北埃及并且以蛇为国号,称为"蛇之国"。在我们研究图腾的眼光看来,此北埃及当即以蛇为图腾。后来这"蛇之国"并曾一度统一全埃及。这种思想不但见于古代的埃及,又见于克里特(Crete)、希腊(Greece)、巴比伦(Babylonia)、希伯来(Hebrew)、印度(India)、南洋、美洲诸古代国家或民族之中。我们抛开这些例子不说,单就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现象,试作一番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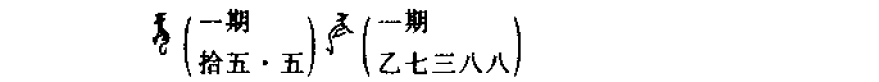
说到蛇,就不能不先说龙。在中国古代一直到现代龙是中国人心理中的最神秘而且最伟大的动物。假若我们先把龙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啻等于解决了蛇的问题;假若真能把龙蛇崇拜的思想弄清楚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了解了一大半中国宗教史。

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古今中外谈龙者何止千百,但没有一个人道破了这问题的中心。我们因为研究图腾主义的关系,由图腾主义来看龙,来研究龙,倒不失为一个有力而且有效的线索。我们相信惟有从图腾主义的灵光中才能把龙的真象显现出来。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说龙就是蛇的图腾化,龙就是蛇。蛇本来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动物,自从被人们错认为祖宗之后,它的尊严性就一再增加,因而它的形态也就跟着一再变化。崇拜蛇的人为增强它的神秘性、恐怖性、以至于美术性,才造成了那样一个千奇百怪、瞪目翘舌,想吃人又想抓人的那副怪样子。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它的尊严、神秘、可怖与伟大。

现在略事分析如下:

（一）从文字学上证明龙即是蛇

龙的特点是蛇的成分多，而其他动物的成分少。这一点却是大可玩味的。龙的身体，无论从古文字学上、古艺术上、古文献上以及遗留在现代人的心理上，皆是蛇身蛇尾，外加蛇口与蛇目。古文字学上的龙，就今日所可见者，当然以殷墟甲骨文为最早，但这早是指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并非指文字本身而言。甲骨文的龙作



无论其形体有繁简的不同，然而其为像蛇身蜷曲之形则无疑问。其头上之"𠂇"，即后代龙字字头之"立"（未简化的龙字为龍），"丶"为文字装饰，"Ⅱ"，盖像肉冠形，或者古代有一种有冠的蛇也未可知。即使不然，或者是后人们——就是那些自认为蛇的子孙们——故意给造出来的东西，也说不定。有的冠形，又因缘附会变成角形，使我们马上联想到后代人所造的龙的形态，其角鬅鬙。其次，我们再看它的口，它的口的特点是出人意表的大，其上下唇翘起，作写实状，使我们又联想到古艺术上（如铜器花纹）的龙。其次，再看龙身，曲折腾翘，很可以使人想像蛇在草上飞行的样子。至于蛇下之足，虽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我想这足本非蛇所固有，也是蛇的子孙们故意给造作出来的东西，以表示他们的"祖宗"的万能。并且在这些文字之中，姑以孙海波先生的《甲骨文编》所载者为例，在全体四十一字之中，有足者亦仅此二字，可见有足者是例外，无足者为本形。龙若无足，不是蛇是什么呢？章鸿钊先生的《龙解》说：

> 世之写龙者，必以状一物之形为不足，乃始尽举昔之所谓龙者，凡飞走潜跃之伦，莫不取其一端合而写之，以成全体。于是三停九似之说遂以兴焉。然其所渊源，必久且远，不然，则其神化不可端倪也，不至是。

这着眼点是对的。我以为谁把凡飞走潜跃之伦，各取其一端，合而成之，以后成为既像蛇又像兽，既像陆上动物，又像天空飞鸟呢？我想

那就是蛇的子孙们，即以蛇为图腾的古人们。

其次再说到声与义。

龙为什么读“Long”呢？《说文》所说的“童省声”之说，当然不对。那么，它的得名究竟是由何而来呢？我以为龙字古为复辅音，其本音当为t-l-，不过在中国话的复辅音的现象中，t-l-与k-l-可以互换，所以这个字的发音也可作k-l-。在中国语言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凡表示一种东西是圆形而且有滚动的动作者，往往用舌边音的l来表示，而复辅音的t-l、k-l、p-l表示这种现象尤为明切。即以龙字而论，蛇虽然是“长虫”，但因为它的身体浑圆，行动拘挛，因为它的体形与动作是这样，所以便用t-l-复辅音来表示。这样便造成了“蛇龙”一个名词。蓦地看来以为这一个名词，是指的蛇是蛇，龙是龙，但不知道它最初是指一件东西的，这东西就是长虫。蛇为什么叫做“蛇龙”呢？就是因为它走起来的时候，突罗突罗的。所以蛇与龙二字古来只是一词，不能分开的，其关系如“凤鸾”一样，到后来才说公的叫凤，母的叫鸾。作为这一现象的具体的证明者，莫过于由二龙造成的“龖”字与由三龙造成的“龘”字。《说文》说：“龖，龙飞也，从二龙，读若沓（徒合切）。”《玉篇·广韵》则说龖为龙飞之貌。《说文》又说：“龘，龙行也。”《玉篇》：“龘，龙行龖龘也”，亦音沓，达合切。今不论其为龙飞抑为龙行；亦不论其为二龙或三龙，既从龙取义取声而读沓音，此可以证明“龍”字一半音读可能读沓。在我们看来，这一半音读，就是“蛇龙”一词的上一半的“蛇”字的音。龙既读徒合切，即它，可知在音韵学上说：龙即蛇。这不但在发音现象上是如此，求之古书的成语上亦可通。《孟子·滕文公》篇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又曰：“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论衡·吉验》篇说：“尧传禹治水，驱蛇龙；水治东流，蛇龙潜处。”“蛇龙”并言，似二字本为一物之复音。“蛇龙”一作“鮀龙”，《广雅·释鱼》说：

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虯龙（虯龙），无角曰鮀龙。

王念孙《广雅·疏证》云：

《说文》:"虯,龙子有角者";"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螻;或曰无角曰螭。"虯与虯同,螭与虺同。《汉书·司马相如传》:"蛟龙赤螭",文颖注云:"龙子为螭。"张注云:"赤螭,雌龙也。"又"六玉虯",张注云:"龙子有角曰虯";然则,有角者雄,无角者雌也。

我们现在姑且不管是否雄龙有角,雌龙无角,——因为我们相信蛇是不会有角的——但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这许多名词的不同,只不过是t-l-与k-l-的变换而已。蛟龙、虯龙、虯龙,还有禹的名字句龙,只是k-l-的复辅音;虯龙、螭龙、蛇龙,只是t-l-的复辅音而已。如前所述,k-l-复辅音可以与t-l-复辅音互换,则蛟龙、虯龙、句龙亦即虺龙与蛇龙,其所以在这里略有区别者,只不过是用k-l-所以状蛇之滚动,用t-l-所以写蛇之爬行而已。

我们结合以上所述,可知从文字学形音义三方面观察,龙就是蛇。

(二)龙与蛇二者之不可分性

除去文字学的证明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诸方面推测龙与蛇二者的密切关系,即龙与蛇原为一物。本来,龙是一种人们想像的虚构的东西,本不可以形迹寻之;然而,我们即使从这些想像的成分之中,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第一,蛇为两栖动物,龙也是两栖动物。《周易·乾卦》九二云:

> 见龙在田。

《坤卦》上六云:

>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可见龙本为两栖动物。《淮南子·泰族训》上也说:

> 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剖于陵。

高诱注云:

> 蛟龙乳于陵而伏于渊,其卵自孚。

我们由此不但可知龙为两栖动物,而且更可以知道龙也像蛇一样是

卵生的。第二，龙蛇在中国古书上及俗语上往往并用，也可以知道二者是一非二。《山海经·西山经》云：

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

而《海外北经》则云：

钟山之神，……人面蛇身。

《淮南子·地形》篇引此作"人面龙身"，《文选·思玄赋》注引此又作"人首蛇身。"又《海外北经》云：

北方禺彊，人面鸟（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

郭璞注云："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两龙。"又《本草纲目》称蛇蜕曰"龙子衣"，俗称十二生肖中之蛇为小龙，皆可见龙蛇本为一物，所以可以联类并言。第三，龙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蛇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蛇为人们崇拜的动物，这风俗是全世界的，几乎是全人类的，我们不烦一一举例。我们单就中国方面而言，这风俗可以说南至海南岛，北至黑龙江的漠河。而东北地方因受东北土著人满洲萨满教（Shamanison）的关系，而特别兴盛，所谓"长仙"者是也。我们可以说这种拜蛇的风俗，即古代拜龙的风俗的遗留；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拜蛇的风俗与拜龙的风俗为同类。假若我们要查看古代拜龙的真相，我们一看现在人的拜蛇，就可以仿佛于万一了。第四，从外国的龙推测，也可以知道龙蛇为一物。英文 Dragon（语出自希腊文），其义为"大蛇"。古代埃及神话传说之中，说太阳神 Ra 与龙战争的龙也是大蛇。在巴比伦，浑沌的龙是蛇。在印度的龙，名"那伽"，亦为大蛇。所以郎开思特在其著书《想像的及实在的龙》上说：龙是人们基于栖息在热带印度及非洲的大蛇而造作出来的东西，这种大蛇其长往往达 25 英尺。这种大蛇由于它的危险性及可怖的外观及行动，对于原始人类给与一种很深刻的印象，因之造成了神话传说，随民族之迁徙，面向西方传播。所以在埃及、希腊皆有神话的龙存在。龙在中国与日本皆有一种蛇形的身体与尾巴，然而不论它在东洋，抑在西洋，人们为使它成为更可怕的东西和为了表示它的更凄惨的性质，所以逐渐在它的身上添加了脚和翼。我想郎开思特的说法是对的，特

别说龙的有翼与脚是人们故意造作出来的东西，与我的说法更为相合。不过我以为造作这种脚与翼、角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子孙而已。换句话说，蛇氏族人为了使他们的图腾不同于一般的蛇，——是万能的、神秘的、孔武有力的、可怕的蛇，所以才造成了那个模样。

以下略就龙的属性阐述其图腾的性格：

（三）说龙为神物之思想出于图腾崇拜

在中国古代（甚至于近代）的神物中，最大的神物莫过于龙。神物虽然有多端，然而就其伟大性来说，究竟以龙为第一，虽"凤"亦不足与之抗衡。我们知道凤是中国古代东方鸟夷之中的一大图腾，那么与凤匹敌甚至于在凤之上的龙当然也是图腾。

《礼记·礼运》篇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所谓"灵"，我以为就是民俗学上所说的 spiritual animal（灵兽）或 sacred animal（神兽）。关于这些灵物或神物，我以为其初皆本于图腾崇拜；换句话说，所谓灵兽，其先就是以兽为图腾；所谓神鸟，其先就是以鸟为图腾；所谓神虫，其先就是以虫为图腾；所谓神木神草（瑞草），其先就是以木与草为图腾；所谓神石或其他自然现象，就是以石与其他自然现象为图腾。这其中并无什么奥妙可言，只不过是这些平庸的俚俗的鄙陋的愚昧的原始崇拜的翻版而已。我在《飞廉考》里说，古人以凤为神鸟的思想出于图腾崇拜，又在《说丹朱》里说，古人以鹤为神鸟的思想也出于图腾崇拜，又在《说玄武》里说，古人以鱼为神虫的思想也出于图腾崇拜。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本问题上，就是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为什么有那样一种潜伏的力量，其先也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氏族的图腾，就是蛇氏族的图腾。

我们从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出这以下许多例子，在在足以说明龙为神物之思想，在中国如何的普遍，它贯穿了时间性与空间性，一直遗传到二十世纪的各地区各阶层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我们先看《说文》：

>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潜渊。……

其次是《广雅·释鱼》：

……龙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渊深是藏，敷和其光。

这是文字学书上所见到的龙。

《管子·水地》篇曰：

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函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

贾谊《新书·容经》篇曰：

龙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惟兹能乎？能与细细，能与巨巨，能与高高，能与下下。吾故曰：龙变无常，能幽能章。

刘向《说苑·辨物》篇曰：

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无则精以和，动作则灵以化。于戏，允哉！君子辟神也。观彼威仪，游燕幽间，有似凤也。

皆说龙的性质为变化莫测；愈变化莫测，愈显示其为神。到后来阴阳五行说昌盛的时候，又以为这种变化莫测的性质，特指诸龙中最伟大的黄龙而言。梁孙柔之《瑞应图记》云：

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能巨细，能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渔，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

我们在这里要问龙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秘性呢？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呢？按道理说，龙是不该有这样神性的，人为万物之灵，连人都没有这样大的神性，为什么偏偏龙就会有呢？王充《论衡·龙虚》篇对这问题就有这意思，他说：

且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则龙贱矣；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如龙之性有神与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龟蛇亦有神与不神，神龟神蛇，复升天乎？且龙禀何气而独神，天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虎鸟与龟不神，龙何故独神也。人为保虫之长，龙为鳞虫之长，俱为物长，谓龙升天，人复升天乎？

王仲任的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以为这种思想就是起源于图腾信仰的。因为龙是蛇氏族的图腾，族人们对于他们的图腾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又视为神秘不可端倪，所以才造出或想像出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东西，龙才有这样变化莫测的性质。所以单就龙性这一点来说，已足以察知它的图腾的根源。

（四）说“河图洛书”

我们单就上一节的论述，已经足以知道祥瑞是怎样一种东西或一件事情。现在再重新阐述如下。

所谓祥瑞，其说话的主要形式，大致不外说某某圣君御世之时，德及万物，因而也感动了万物，所以某某动物来归或某某植物出现。后来，人们把这种传闻当做真的事实看待，便以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出现，以为治世圣王的象征或代表。但我们一考察这种思想的底蕴，马上就呈露出它的破漏来。我以为这种思想或传说不外是在图腾社会时代，某一部落剪灭其他一部落，此被剪灭的部落，因为他们以某种动植物作图腾，就无异等于说这种动植物为战胜者所攫有，所独占。也等于说，某一种动植物在某一大君御世之时恰巧呈露。这种动植物本来都是氏族的徽号，他们本来都是人，而不是动植物，不过等图腾制度消灭了，后人对于这些太古的事实都有些茫然，然而在口碑传说之中，尚保留若干影响，于是乎就将错就错地或不求甚解地，把这些太古的事实，造成一种不合理的迷信。传说一定型，故事一改变，就以讹传讹地传下来了，这就是后代所说的祥瑞。

龙既为神物，而且为极大的神物，当然在这些祥瑞之中成为极大的祥瑞。这极大的祥瑞，就是古代盛传的“河图洛书”的故事。孔子在倦游之后，叹息他自己命运的不济时，说：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篇）

《史记·孔子世家》把这件事情的时间说在鲁哀公十四年春，即公元前481年，《史记·孔子世家》说：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

此“河不出图”，即本文所说的河图洛书的上一截。《论衡·指瑞》篇说河图是祥瑞之中最大的祥瑞。它说：

瑞有大小，各以所见，定德薄厚。若夫白鱼赤乌，小安之兆也；凤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不见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时矣！

至于河图洛书怎样出法呢？据前汉末年纬书《尚书·中候握河纪》：

尧率群臣，东沉璧于洛，退候至于稷，赤光起，玄龟负书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坛。修坛河洛，……龙马衔甲，赤文绿地，临坛止霁，吐甲图而带足。甲似龟，背广袤九尺，图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帝乃写其文，藏之东序。

《春秋纬说题辞》曰：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王者沉礼焉，故图有九篇，书有六篇。

大意是说尧至于洛水之上，有玄龟负一书出；至河，有龙负一图出。这龙又有人说是龙马的，大概因为汉朝时候的龙像马，所以又叫做“龙马”。《论衡·龙虚》篇曰：

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此言之，马蛇之类也。

可见其所以称“龙马”之故。我们在这里所要急于说明的，是那时候，不会有书册的，所谓河龙献图，洛龟献书是绝对不会有的事。然而为

什么会有这传说呢？我想这图书所指等以后细说。

我们在这里要问这图书的呈献在什么时代呢？《尚书·中候握河纪》说是尧之世，《论衡·宣汉》篇也说是尧之世：

> 彼（云按指儒者而言）闻尧舜之时，凤皇、景星皆见，河图、洛书皆出，以为后王治天下，当复若等之物，乃为太平。

但《易经系辞传》则说：

>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则不言在何世。《易纬乾凿度》说：

> 帝王始兴，将起河洛，龙见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人正。

《孝经》左契云：

> 天子孝，天龙负图，地龟出书。

亦不言在何世。《淮南子·俶真》篇说：

> 至德之世，……凤凰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

是以河图洛书的出现为一般至德之世的必然现象。说它是一般的治世的象征是可以的，因为这不害其为出于某一特定之世之物，因为由某一特定之世的"特祥"，降而为一般治世的普通祥瑞，这在祥瑞本身的发展上说来是不矛盾的。但我们所追问的就是这最初的特祥，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像《尚书·中候握河纪》所说的那样在尧之世呢？我以为《尚书·中候握河纪》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孔子所理想的治世是尧之世，所以他所叹息不置的最大祥瑞，当然也必在尧之世。如汉代方士神仙家所说的：

>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这龙也是指龙瑞而言，亦即指蚩尤被杀与蛇族之亡国而言。如此说来，黄帝之世，有这许多龙瑞，则本章所说的龙瑞河龙献图当然也必指蚩尤之被杀，与蛇族之亡国而言。换言之，这河龙献绿图只不过是黄帝诸龙瑞之中的一环，或其花样翻新而已。我在《黄帝即尧辨》中

说，儒家所说的“尧”就是百家所说的黄帝。然则《尚书·中候握河纪》所说的尧之世河出图洛出书，当然也就是黄帝之世的龙瑞了。我们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尧必即黄帝。并且今本《竹书纪年》上说：

黄帝轩辕氏，龙图出河。

想来也必有根据的。

我们综合以上所引材料可以作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就是在这河图洛书传说的背后，隐藏着一幕历史上的兴亡故事，这故事就是黄帝灭蚩尤之一事。所谓黄帝，即熊氏族的大酋长，当时率领着他的近亲部落羆、貔、貅、貙、虎，从西北高原，游牧到现在河南省的北部，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地域。他用武力杀了蛇氏族的大酋长蚩尤，并囚禁了蚩尤的儿子鳖氏族的大酋长鲧，就这样统一了当时的天下。蛇氏族和鳖氏族的亡国群众，除了一部分抵抗，一部分逃亡外，大部分是一时的投降。他们成了亡国奴隶，而熊氏族的大酋长也一时坐稳了他的宝座。因为亡国的奴隶们以龙（蛇）与龟为图腾，人的投降就无异子图腾的投降，并且人的名字就是物的名字，这事情在当时是举世闻名的大事，人们都牢牢实实地记在心上。不过等到图腾制度消灭了，人以图腾为名的制度已经不为人所晓得了，但记忆上的影子还是很清楚地保留着，人们就不求甚解地或将错就错地说在黄帝（尧）之世，有神龙玄龟衔曳而出，以为这龙与龟是实实在在的动物。可是动物是冥顽不灵的，为什么又说它是灵呢？便强不知以为知地说：“这是黄帝的德行所致啊！”其实天地间哪里会有这么一回事。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端决定这传说的真实性，即有事实做根据，而非信口开河，无的放矢。第一，他们把龙（蛇）与龟并言，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原地区以两栖类动物为图腾者，蛇与龟是一对近亲氏族，而且是通婚的一对近亲氏族。它们不说猪负图，而说龙负图，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神话传说并非虚构。第二，黄帝既是尧，则蚩尤与鲧的时代亦相承属，我们在下文中证明鲧是蚩尤的儿子，他的氏族以龟为图腾，则在黄帝（尧）之世有蛇（龙）龟之献瑞，正表示这两个酋长同被人所诛灭。第三，我们在下一章中说蚩尤的故

地在现在河南省鲁阳县的滍水一带，至少这滍水流域曾经一时为蛇氏族所占据，可见蛇氏族的活动地域，在今河南省中、北部，这与神话上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的河洛地区完全相合。我们从这里更可以知道龟氏族的根据地在洛水流域。这三点意见皆可以帮助我们品味这神话背后的真实性。

其次，我们再就图与书这一方面略作一番推测。那时候的图书当然不是竹简木版的图书，也不会是甲骨上所刻的图书（如殷墟甲骨之所见者），并且在那时候也决不会有字的。但我想这图是可能有的，这图就是研究图腾艺术史的人所说的"图腾图画"。画图的东西可能是石版，或木片。澳洲阿龙泰（Alunta）人有用木片或磨石制成卵形或椭圆形物，小者长约一英尺，大者五六尺不等，其上概作动物及代表其神话传说的纹样。这种神物叫做 Churinga 或 Tiurunga。阿龙泰人相信此物是他们图腾祖先的寄托之所，故常将其放置秘密的地方，除长老外，部族成员绝对不知其所在。妇女及未入社的青年，也不许接触。埋藏这种东西的地方，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地，称之为 Ertnatulunga。我想原始的河图洛书一定是这一类有关于图腾信仰的神秘的玩艺儿。我又想原始的"河图"，既是蛇社团的图，亦即蛇社团的图腾。而蛇社团的图或蛇社团的图腾，在后代图相上的遗留既是饕餮纹〔龙头纹或龙纹〕，则最原始的饕餮纹就是最原始的河图；换句话说，在黄帝时候所出现的河图就是最早的饕餮纹。这样不特可以证明河图之为实有，而且可以给饕餮纹找到老根。又据奥维布瑞（Avebury）说，美洲印地安人所造户籍表，都绘图腾的图象以为代表，有鳐鱼、海豹、太阳、鹰、蛇、野牛、斧等形，每一图腾记号之下，复加线条若干，表示图腾部族所有或员的数目。也许黄帝在诛灭蛇龟两氏族大酋长之后，吩咐这两族人向他呈献其图腾户籍图表，以便统治与流放。后人在记忆中仿佛还记得这点事情的影像，遂编造半真半假的河龙献图，洛龟呈书的故事欤？总之，在这问题之中，龙与龟是一回事，图与书又是一回事；龙与龟既为图腾社会的图腾，则图与书亦必为图腾社会的图画。

所以我们从河图洛书中的龙，不但知道龙是蛇氏族的图腾，而且知道这一祥瑞就是指黄帝战胜蚩尤一事而言。

（五）再论感龙生子

图腾之被人信仰是因为人们相信图腾是他们的物祖，图腾感应了他们的始妣，使他们的始妣怀了孕才生下他们，这样才造成了图腾信仰。所以我们要判断龙是否有图腾的性格，就是龙在其初是否是图腾，单看它和古代的先妣们是否有性的关系，就可以决定。假若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或后代的民间信仰中，能发现这种痕迹——就是说它与女人有交媾的关系，那么就不啻等于说它最早是某一种族的图腾。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证明蚩尤以蛇为图腾，龙即蛇，那么龙当然是蚩尤的图腾。换句话说，龙之所以为龙——即它成为图腾化的蛇，而非实物的蛇者，就是因为它是蚩尤之族的图腾，为蚩尤之族所供奉的缘故。蚩尤之族既以蛇（龙）为图腾，那么按照图腾与先妣的关系来说一定有感龙生子的神话才对。恰巧，在中国古书上说炎帝之母感龙而生炎帝，而炎帝为蚩尤；这就等于说蚩尤之母感龙而生蚩尤。可见龙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感生的传说，这感生的传说，正是基于图腾的信仰，亦即基于蚩尤之族的图腾信仰。

我们在以上反复申述蛇氏族的先妣感龙而生蛇氏族的第一位男祖（蚩尤），我们一再说“感龙”二字，那么，感龙的感法是怎样感的呢？就是在图腾信仰上，抑或是神话传说上，龙拿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来感（交媾）人间的女子呢？在这里有两个推测，可以说一个是褒姒型的，一个是汉高祖型的。褒姒型的，是说龙用吐沫来使女人生子，《史记·周本纪》上说：

> 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云按此二君即二图腾，图腾动物可以变人，而龙在后代有为人君代表的思想，其详见下节。）。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沫（吐沫。《尔雅》李巡注）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

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黿以入王后宫（云按此为玄武思想，其根本亦出于图腾崇拜，详见《说玄武》），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是为褒姒。

关于这段神话，我还有解释，详见篇下《夏氏族出于蚩尤考》。我们在这里所应注意者，就是这感龙生子的神话，是说感龙之漦，即触蛇唾沫而生子。此是第一种感法。

第二种刘邦型的，是“见蛟龙于其上，……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见蛟龙于其上”，则龙之与刘媪交，大似人之性交。在这两种感龙法中，我以为第一型是可靠的，即说蛇氏族的女子触蛇漦而生子，犹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子，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一样。这龙漦犹如燕卵与熊（大人）迹，皆被原始人们误认为致孕的媒介。至于第二型说龙之伏女人身如男子性交，这纯粹是有心作怪，故弄玄虚的一种说法，其术盖如陈胜之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一样，即就故事的构成上说，已显然是晚出的了。

龙能感人生子，是龙可能为人之图腾，而最早被感者又是炎帝（蚩尤）之母，可见这神话正是蚩尤的图腾神话。

（六）说龙为看物之思想出于图腾崇拜

以上所论皆就龙之为“物”的一方面而言。其次，我再就龙之为人的一方面而加以检讨。我们知道作为某一民族的崇拜物的图腾，其存在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物的本身的方面，这是实质的图腾，如马牛羊鸡犬豕等是；一是物有人的性质，即被人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它不简单地是一个物，而是一个人，这是抽象的图腾，如崇拜犬者认为他的祖先于普通的犬以外，尚有一个有人格的犬，即拟人的犬。这不同的两方面，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看法，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是生物学的看法，一种是神话学的看法，而在其初，这两者是不可能分离的。

龙在崇拜龙(蛇)图腾的人的眼睛里,它一方面是物,一方面又是人;到最后,即到图腾社会终了的时代,这以龙为人的思想,便凝聚而为龙为人君的代表的思想。

以龙为人君的代表,据今所见之材料而言,莫详于《易经》的《乾卦》,其词曰:

> 乾,元亨(大享之祭)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亡)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全体,以龙为喻,并且以龙为大人君子在位者的象征。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龙一出现,就是大人的出现,所以人们见了它,就不啻看见了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飞龙已由潜藏进而腾跃,由腾跃而高飞,等于天子登大宝。人们看见它,就等于看见天子的龙颜,所以占得此爻的人,利于见天子。凡此君以龙为天子的代表。所以贾谊《新书·容经》篇云:

> 龙也者,人主之譬也。

《玉篇》:

> 龙,君也。

《广雅·释诂》同。罗愿《尔雅翼》释龙曰:

> 龙以变化无方,物不能制,故在人比君。

伪《连山易》亦曰:

> 君物,龙。龙善变化,能致云雨,为君物也。

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人为什么把一个不伦不类的既像爬虫的鳄鱼,又像牛头的龙,比做人君的象征呢?动物之类,盖亦多矣。其大者如象,如长颈鹿;其猛者如虎、如豹、如熊、如狮;其飞翔而肉食者如鹭;其海处而胎生者如鲸鱼,皆腾跃奋击,不可一世,皇帝为什么不自比为象为长颈鹿为虎为熊为鹭为鲸乎?为什么偏偏自比于凉血动物,既丑恶又狠毒的长虫呢?这种自比法,真可谓之自趋下贱。然而他为什么这样自比呢?并且后代的中国人又一直以龙为

天子，所谓“真龙天子”；在文人笔下，反复变化，无一不以龙喻君，如龙种、龙德、龙颜、龙驾、龙兴，龙潜等词，屡见而不一见，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以为龙之所以为人君的代表，就是因为龙为某一氏族（即蛇氏族）的图腾，这图腾在实物上讲起来是蛇，但在抽象的意义上讲起来是“人”，因为它是蛇氏族人的祖宗。因为龙本来有人的成分，所以它有为人代表者的资格。此其一。其次，在古代图腾社会之中，蛇氏族的势力最大，地盘最广，其酋长亦最雄谋有大略，是即蚩尤，其死后且变为中国之战神。图腾社会的某一部落的势力大，就不啻等于说某一图腾的势力大，他们是以蛇为图腾的，所以蛇在当时人们的信仰中和后代的传说中，势力最深，灵验最宏。后人们更进一步便把这种极致的实物当做极致的人（即人君）的代表。此其二。蛇氏族原有圣君蚩尤以外，在被熊氏族剪灭以后，亡国不到二十年之后，便用群众暴动的手段，取得政权，重新开国，光复旧物，这便是夏。夏人虽然早已脱离了图腾社会，进入宗法社会，然而在宗教祭祀方面，仍不能忘情于旧时代的图腾信仰。在他们四百余年的统治中，他们的图腾，经过这样长期间地发扬光大，举凡一切人们所可能的想像皆聚积在这上面，举凡一切怪诞不经的传说皆附丽在这上面，充其极便成了在思想上那样的变化莫测，在艺术上那样怪异多端的龙。这龙在后代成为人君的代表，若推厥原始，不能不说始于夏人的迷信。换句话说，以龙为人君的代表，这种思想是夏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来源，最初也是渊源于图腾崇拜。

（七）说龙姓之由来出于蛇社团

图腾社会的人以图腾之名“自呼”，亦以图腾之名“被呼”。这情形很有点像我们现代中国人走到伦敦、巴黎或纽约的街上，西人看见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也以中国人叫我们，而不复区别我们是张王李赵。这种以图腾为族名又为人名的习惯，是平等的，而无分酋长与成员，凡崇拜此一图腾的人，人人皆有此权利。这种图腾的族名或

人名，到后代即凝固而为姓，姓就是中国人的图腾。

以中国人的姓为中国人的图腾，其说最先倡于荷兰人J. J. M. de Groot。他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在莱顿（Leyden）出版了一本《中国的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想从中国人的得姓方面，如熊、龙、马、牛、乌、燕等等，推测图腾主义的存在与否。他虽然未得着如期的结论，但他的着眼点，是极其卓越的。后来傅瑞则根据一位在云南国境线上思茅县海关上任职的A. Henry关于云南境内彝族人的著作，说彝族人的姓多取自动物或植物，并且他们禁止吃或触犯他们用为姓的动物或植物，傅瑞则便运用他的睿智的脑子，说："从这里可以得到图腾主义的有力的暗示。"

我们稍一查看中国的古书，便可以知道这种想法并没有错误。《说文·女部》：

> 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

姓字从"女"从"生"，就是以女为姓，以生为姓。从女为姓者表示人们的得姓得始于母系社会；从生为姓者，表示女子因何而生，就因何而姓。下面紧接说，古之神圣母感天面生子。这感"天"而生子，就是说受了什么外物的感应而生子，这"天"只不过是许多"外物"的一个总代表。这一解释是汉人所说的许多古帝王的感生说的总归纳，所以总括说起来叫做感天而生子。古之神圣母在我们的眼里看来，就是各个民族的先妣，她们感天而生了，就是相信她们受了某一图腾物的感应而怀了孕，这和傅瑞则的关于图腾起源的怀孕说（conceptional theory）完全相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姓是古代各部落的图腾。

并且姓字最初只作"生"字，表示某一种出生于什么东西，他们就跟着姓（生）什么东西。所以《白虎通·姓名》篇又说：

> 姓者，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也说：

>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

可见人出生于什么东西，就姓什么东西。人若出生于狗就姓狗，人若

出生于鸟就姓鸟。同时，氏族社会的人，有这样一个迷信，就是他们是什么东西的子孙，他们因为要像他们的祖宗才对，所以就分得他们的物的祖宗的性，此即"性"字的字义的由来。更进一步，他们认为什么东西是生他们的东西，他们就叫那个东西的名字，此即姓，用旗帜表示出来的，此即旌。所以生、性、姓、旌四者实同条而共贯。

做为这一原则的具体的说明者，莫过于三代的得姓的传说。郑樵《通志·氏族略》说：商人为什么姓"子"，就是因为他们的始妣简狄吞玄鸟（燕）之卵而生契，卵即子，所以姓子。我以为此子字非子孙之子，而系甲骨文地支之子，此子作㠯形，即燕，可见商人即姓燕。他们姓燕，当然他们也分得燕子的性，并且以燕子为标帜（旌）。周人姓姬，是因为他们的始妣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弃。这大人之迹，据我考证即熊迹，所以周人姓熊，或姓熊迹。

龙蛇既为古代的图腾，则崇拜龙蛇的人当然以龙蛇为姓。我们知道夏人是蚩尤之后，以蛇为图腾，则在中国历史上首先以龙蛇为姓者当为夏。我在《謷謷考》附录三里说，夏字本即"夔"字，夔即夔龙，亦即句龙。句龙亦即虯龙，竜龙、蛟龙。夔龙、句龙、虯龙，蛟龙乃用-k-l-复辅音来表示的蛇的行动，而得名的名称，所以可以说夏是夏人之姓，亦夏人之国名。其在后代人们姓字上的表现，如宋有句龙如渊。郑樵《通志·氏族略》卷二十八"古人名"下曰：

> 句龙氏，共工氏之后，句龙为土正，今社神也。绍兴御史中丞句龙如渊。

又后代有"龙"姓，《广韵》、《姓苑》和《元和姓纂》都说是舜臣纳言龙之后，《姓源》说是出于龙伯之后，我们不必这样指实，我们可以说龙姓就是龙图腾之后。又《华阳国志》牂牁郡大姓有龙氏，《太平寰宇记》武昌郡六姓中有龙姓，这些都是蛮姓，似乎可以给我们对于龙氏族的分布地域或起源一个有趣的线索。

龙姓本为蛇姓，所以在后代也有姓蛇的，《姓氏寻源》说：

> 蛇姓见《姓苑》，颜师古音移，后人多读"余"。蛇丘本以地为氏，宜如字读。

但后边又有蛇丘氏，可见蛇并非蛇丘，蛇只是姓，姓蛇，只是古代蛇氏族的后裔而已。同时更可以知道，“佘”姓自然是蛇的改易罢了。羌族也有以蛇为姓的，如姚苌后蛇氏，其非出于蛇丘甚明。《通志·氏族略》又载有建武将军蛇元，望出雁门。

我们在前文中又说蚩尤的蚩字，即蛇字。他本以蛇为图腾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蚩尤，也可以说他的姓姓蚩（蛇）。果然在后代也有姓蚩的人，《通志·氏族略》：

> 蚩氏，蚩尤之后也。

蚩、蛇、龙既可为姓，而姓又出于图腾，则蚩蛇龙三字当初当然皆为图腾。蚩即蚩尤之蚩，而蚩尤正以蛇为图腾，则龙蛇之有图腾的性格，正因为蚩尤之族之尊崇图腾的关系。我们从这里不特知道龙蛇之有图腾的意味，而且可以知道这种图腾意义的来源出于蚩尤。

（八）说豢龙氏之官出于图腾物饲养者的巫士

凡是崇拜图腾的氏族，对于他们的图腾物都要特别饲养。这种饲养图腾物的人，在当时大概都是部落之中的政治首长，亦即巫士。这种巫士大概专管政治和宗教一方面的事。等到图腾社会变成宗法社会时，这种饲养图腾物的巫士变成了豢养某一种动物的专家，而一部分图腾物也变成了家畜。傅瑞则说：

> 图腾动物有的时候被人饲养或厩禁起来养着。以鳗鱼为图腾的 Samoa 氏族，常拿 Taro 植物的第一个果子来喂鳗鱼。其他 Samoa 氏族有饲养小龙虾（Crayfish）者，因为它是他们的图腾。Delavares 人给野兔上供（供牲），用熊肉献敬玉蜀黍，但又拿玉蜀黍供养鹿与熊。他们又做成鱼形的面包片来喂鱼。在澳洲南部的 Nerinyeri 人中的蛇氏族，有的时候捕蛇，摘去它们的牙，缝上它的嘴，把它们养为玩物。在 Samoa 的鸽子氏族则小心地饲养一只鸽子。在爪哇地方以红毛狗（Red dog）为图腾的 Kalang 族，每家照例养活着一只红毛狗。这只红毛狗绝对不许任何人殴打或虐待。北美洲 Arigona 人的 Moqui 族，他们的图腾物是

鹰，鹰于是乎被饲养在鸟笼里。日本北海道的虾夷（Ainu）族在笼子里养鹰、乌鸦、鸮鸟及熊，并对这些动物表示迷信的崇敬；小熊仔且被女人们哺乳。

这些简单的例子，在在都足以表示饲养图腾物这习惯在图腾社会里如何重要。

我国古代蛇氏族的例子如何呢？古书上当然不会有记载的，因为中国的古书大部分完成于春秋战国，时已经进入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社会，去古代的图腾社会至少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了，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晚出的材料直接取证。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后代饲养某一种特殊动物的专家，可能是从图腾社会饲养图腾物的巫士演变下来的；假若这样，则我们可以说我国后代的"豢龙氏"，其先就是古代蛇氏族饲养蛇的巫士。《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

秋，龙见（现）于绛（杜注：晋国都）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杜注：晋太史）曰："吾闻之，虫莫知（智）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智），信乎？"对曰："人实不知（智），非龙实知（智）。古书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杜注：豢、御养也）"。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杜注：飂，古国也；叔安，其君名；飂，力谬反），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杜注：扰，顺也）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杜注：鬷，水上夷，皆董姓。鬷，子工切〕，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云按：此帝指天帝而言）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杜注：合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杜注：陶唐，尧所治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杜注：更，代也）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杜注：求致龙也），惧而迁于鲁县，范氏（杜注：晋范氏也）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杜注：方，法术），朝夕思之，一

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杜注：安也）其业，其物乃至（杜注：设水官修，则龙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杜注：泯，灭也；坻，止也），郁湮不育（杜注：郁，滞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杜注：正，官长也）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废也）矣，故龙不生得"。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史记·夏本纪》及《封禅书》，其实际的图像，又见于汉代明器瓦灶的花纹之中，世传古物之中曾经有一瓦灶，四面作四神像，其有龙的一面，作一人手执一物饲龙之形，考古家以此即豢龙氏之图像。

我们在这里要问：为什么在后代会有这种豢龙的图像与记载呢？帝舜时代的豢龙氏董父，"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这种豢龙法是不是像傅瑞则所说的图腾社会豢养图腾物那样呢？而且我们知道帝舜之世，是图腾社会的晚期，在舜时有这样的专家，于理并非不可能。其次，在夏代的帝王孔甲之世，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孔甲赐氏曰御龙氏，御龙氏亦即豢龙氏。他因为死了一只龙，并且把这龙做成肉酱，类似广东人的吃蛇，孔甲真把它吃了，但又使他再找，他因为找不着，抑或有旁的原因，总之是逃走了。我们知道夏是蚩尤之后，夏人以蛇为图腾（但这时已不是图腾社会，仅在宗教上有其遗痕），则他们找能豢养龙的人，正是当然而又必然。至于说孔甲吃了龙（蛇）而使刘累再去找，这表示孔甲是犯了图腾社会的大忌，这大忌就是崇拜某一图腾的人，除去图腾节日得食其图腾，以分得其"圣性"以外，通常是禁止杀食的。但孔甲破了这个戒律，所以不但刘累要吓跑了，并且夏王朝也因此衰微。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但知道夏人以龙蛇为图腾，而且知道这种豢龙氏之官实在是出于原始图腾社会饲养图腾物的巫士，并且这豢龙氏之官最早就是中国蛇氏族特有的官职。

自从渔猎牧畜社会转变到农业社会，自从图腾崇拜为祖先崇拜

所代替，这些原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一落千丈，成为人们豢养的家畜或玩物，而那些至高无上的豢养图腾的术士，便也由统治者沦落为街头的卖艺人。我们现在不妨说，现在街头耍长虫的那些人，其先就是古代饲养图腾物的巫士。在职业上这种不绝如缕的遗留，很像它（龙蛇）在艺术上及神话上的遗留一样。

（九）说艺术上之龙出于图腾之龙

以上所论，无论其为神话的，抑或是民俗的，大部分资料皆依据文献上的资料而言。现在再从龙在艺术上的表现，一探其图腾主义的根源。

龙在艺术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多甚至于不可胜计。这种表现到战国时代已经如此。刘向《新序》讲着一桩有趣的故事，它说：

>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致子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远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可见龙在战国时代已经有许多方面的艺术上的表现，我们现在一一缕述，既非本篇所能包容，亦非本文所必需者。例如在雕刻上，绘画上，建筑上，服饰上的龙，一直到现在还维系着这种传统。而且这种表现，在世界艺术上，作为东方艺术所特具的风格之一而表现着。我们除非不研究艺术，或不留心艺术，倘若稍一注意，就可以发现它的特有的广泛与活跃。

龙在艺术上的表现，据现在所能考见者，以殷周时代的青铜器为最早而且最多。虽然在殷墟所发现的石器与骨器之中，也有这种花纹的另外一种表现（饕餮纹），但那时代也与殷墟铜器相同。在这些龙的花纹之中，其表现方式是多方面的，所以旧日的金石学家也漫无标准地给它起了许多不同的名字，如“夔龙”、“蟠虺”、“蟠夔”、“蟠螭”、“夔纹”、“云龙”、“虬纹”、“蟠龙”、“云蟠”等等（并见《西清古鉴》）。容庚先生根据许多材料，给这一类花纹重新做过一番排列，他首先举出：

(1)夔纹。其状(一)张口,一角一足,尾上卷如钩,填以雷纹。(二)上下唇如钩相向。(三)上唇上卷。(四)独角,口向下。(五)两唇相合。(六)身作两歧。(七)身折而下绕。(八)其身甚短。(九)身短而填以雷纹。以上两者皆间以圆满纹。(十)鼻向下卷起若象纹。(十一)首大身短,足在首下。(十二)回首向后,首有长冠垂于前。(十三)足形变易如刀。(十四)尾向下卷,无复足形。一至十一通行于商及周初,十二至十四通行于西周。

(2)两头夔纹。其状(一)两头一上一下,身为对角线。(二)一头有角,一头大腮,两身相连。通行于商代。

(3)三角夔纹。其状作三角形,中两夔相对,填以雷纹。

(4)仰叶夔纹。其状为仰叶形,中作夔纹二相对。通行于西周前期。

(5)蟠夔纹。其状(一)夔形蟠曲,张口高冠,尾如王字。(二)冠不与首相连,足不与腹相连,蟠曲椭圆。通行于西周前期。

(6)虺纹。其状(一)角作伞形,鼻作三叉,一足向后。(二)角作戟形,鼻曲向上,一足向前。通行于商代。

(7)蟠龙纹。其状(一)龙巨首,有两角,身蟠曲如球形。(二)首向上,蟠龙之内,填以三夔纹,两耳旁,有二足。通行于商代(云霖此即有身鳞鳞纹)。

(8)兽面蟠螭纹。其状兽面之上,有两螭相背,两旁则螭身蟠屈。通行于战国(云霖此为鳞鳞纹,加上夔纹)。

(9)龙纹。鸮尊之两翼每饰以龙纹,下绕至尾。通行于商或周初。

(10)两尾龙纹。其状(一)一首居中,两尾分列左右,有四足,上下填以雷纹。(二)无足,上下填以六点圆纹及雷纹。通行于商代及周初。

(11)蛟龙纹。其状蛇龙蟠绕。通行于西周后期。

(12)蟠蛇纹。其状(一)数蛇屈曲蟠绕。(二)蛇张口有齿。通行于春秋战国。

(13)蟠虺纹(按虺,小蛇也)。其状(一)若虺之蟠绕。(二)若干虺形相连接。(三)虺形相蟠绕,不见其首尾。(四)虺纹之外,间以重环、三角等纹。(五)虺形蟠曲如圆球。(六)虺形首尾向上卷。通行于春秋战国(云按:此为极度的图案化的小蛇纹)。

(14)蛇兽纹。其状二立兽回顾,中作二蛇绕之,填以三角纹及小点。通行于战国。

容先生在他的《商周彝器通考》之中,所举的龙蛇花纹只此而已。这分类因为材料的驳杂当然不免有重复之处,并且还有遗漏的地方,今略为补苴如下:

我在《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里说,饕餮纹也是一种龙蛇花纹。不过因为限于器物部位的关系,有的时候只表现一个头——那头就是龙头,龙头的正面形。许多人莫名其妙便以为是"兽头",所以又叫做"兽头纹",——但在部位宽绰的地方,便附连蛇身,就是又象是"兽头"的头和一个蛇的身体,这不是一条蛇是什么呢?我在本文第三章第九节"饕餮为蛇纹,而饕餮即蚩尤"中,已经详细地举出这种饕餮其头而蛇身的图像,兹姑从略。我们简单地说来,饕餮纹就是龙纹,可以说是龙纹的正面形;而夔纹也是龙纹,不过是龙纹的侧面形而已。后代的龙纹,因限于龙身蜷曲甚长不便于作正面的表现,所以多作侧面表现法,亦即近于夔纹的表现法,所以可以说后代的龙纹与夔纹相近,而与饕餮纹较远,所以人们不容易发现它的底蕴,它的真相。但若把它的全体形象仔细一推敲,则可知拙说饕餮纹即龙纹不是没有道理的。并且我们知道龙是蛇的极度图腾化,愈使其不像蛇,愈使其成为四不像,才能愈像蛇——这蛇氏族人所崇拜的想像的万能的至高无上的蛇。所以被人误会为兽头的饕餮的怪样子:巨目,侈吻、鬱角、奋爪(但要注意它有蛇身),才正合乎图腾的蛇,而非实际的蛇。

在艺术上，饕餮纹是铜器花纹中最早的花纹，正因为它是最早的花纹，所以它还保存这最早的传统，——图腾的蛇纹而非一般的实物的蛇纹。这种图腾的蛇纹从夔纹以下就开始演变，这趋向就是逐渐地把图腾的蛇纹丢掉，把实际的蛇纹加浓，以上所列举的几种花纹在在皆可以作例证。我们可以归纳地说起，夔纹与两头夔纹、三角夔纹、仰叶夔纹、蟠夔纹、兽面蟠螭纹、虺纹为一系统，而蟠龙纹（即有蛇身之饕餮纹）与两尾龙纹、龙纹、蛟龙纹为一系统，此系统的特点是像龙的成分多像饕餮的成分少，其时代又同在商及周初。蟠蛇纹、蟠虺纹、蛇兽纹为一系统，此系统的特点就是像蛇的成分多，像龙的成分少，其时代又同在春秋战国。这充分地表现，这种图腾的蛇纹（饕餮、夔、龙、）逐渐为实质的蛇纹（蟠蛇、蟠虺、蛇纹）所代替。这表示在艺术的图案花纹上，到了春秋战国才完全摆脱了图腾艺术的味道。

在这以外，还有许多花纹取象乎龙蛇的，即以容氏的《商周彝器通考》来说，也还有许多失考之处。我在《饕餮考》里说：

> 他若《商周彝器通考》中所载之"目雷文"，乃有首无身之夔文，其图或两身共一夔首；或上下二夔身，中共一目。其两身中共一目者，亦见于殷墟出土之白陶，载在《鄴中片羽》第三集下卷二十六页。"窃曲纹"中多"两头蛇纹"与"目雷纹"。"两头兽文"即"两头蛇文"，亦是蛇而非兽，其一首侧视如夔，其一首正视如"饕餮"，亦有作两蛇钩连，为一种图案文者。"兽带文"亦是蛇而非兽。"象目纹"、"象鼻纹"，与"兽带纹"同一作风，皆为群蛇钩连之状。"垂叶兽纹"与"垂叶象鼻纹"与"三角夔纹"、"仰叶夔纹"无殊，亦是蛇非象。……

在《商周彝器通考》第六章花纹中共收七十七种花纹图样，想不到竟能有二十六种是龙蛇花纹，可见这种花纹在古代青铜器艺术之中占如何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龙蛇花纹在铜器之中有这许多表现呢？在审美的观念下，蛇绝非美善之物，照一般的道理上讲，在"吉金"之中不应该采用取这类凶恶的东西做花纹。然而它究竟为什么

会有这许多表现呢？我想这除非拿图腾主义来解释，是无法说明的。我在《饕餮考》里说饕餮传说即蚩尤之故事；饕餮花纹即蚩尤的图像，其初原是夏人崇拜他们的祖先蚩尤而作的，因为蚩尤是以蛇为图腾的，所以饕餮纹具有蛇身。夏人在器物上作饕餮纹，也就是作他们的图腾纹。饕餮花纹是这一切蛇纹中的根本，是这一切花纹的母题，则蛇纹的根本意义与作用就是图腾。可是商周铜器之中为什么会有这种图案花纹呢？我想，这大概因为夏亡国之后，作铜器的匠人奉事新朝，他们便把他们的历代相传的艺术花纹依样画葫芦地作成了商代的铜器花纹。商亡国以后，商代的匠人也以同样的态度来效劳周人，所以商周彝器之中都有这种美术花纹。这种美术花纹绝非起于艺术上的爱好，而完全起源于史前时代的图腾文化。它是花纹之中最老的花纹，犹如它在传说上是最老的最有势力的传说一样。艺术花纹和神话传说在这里采取了一致的步骤，这一致的步骤很清楚地不但说明了它们有同一的根源，即图腾根源，并且说明了它们皆出生或集中于一个史实，即蚩尤的故事。

我们在上文之中已经说过龙有祥瑞的思想，这祥瑞的思想不管它是“黄帝得土德，黄龙现”，抑或是“河图洛书”、“黄帝乘龙登天”，其最早的根源皆植基于黄帝灭蚩尤之一事。恰巧在汉代的石刻上也有这类画像。这些画像石之中以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画像石为代表。该祠建造于东汉末年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三月，其前石室的第二石，后石室的第一、三、四、五数石，皆画有龙像，或有翼，或无翼，极生动变化之能事。又石室有神瑞图，有麒麟、白虎、赤熊、泽马、比翼鸟、比目鱼、比肩兽，以及蓂荚、木连理等。其中有“黄龙”榜题曰：

不漉池如（而）渔，则黄龙游于池。

又甘肃成县黾池的五瑞图石刻亦有此黄龙。刻石建造于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 171 年），此黄龙（上左）与白鹿（上右）、嘉禾（下中）、木连理（下左）、承露人（下右）共五，称五瑞。这黄龙不禁使我们想起《吕氏春秋·应同》篇及《史记·五帝本纪》上所说的黄帝得土德，黄龙

现的事来，这图像尤与沈约《宋书·符瑞志》所说的：

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

相同。同样的说法又见于孙柔之《瑞应图记》，知道书本上的记载和这些图像是指着一回事情的，而这一事最初又源于黄帝杀蚩尤之事，此呈样的龙即蚩尤。我们从这里又可以看出龙之所以有图腾的意味。即因其本为图腾；而且就因为它是蚩尤的图腾。

除去铜器石刻以外，龙在艺术上的表现，其最显著而且有最悠久的历史者，莫过于建筑上屋顶装饰上的蚩尾。此蚩尾的头作龙头形，尤与饕餮（正面形）夔纹（侧视形）之形相似。在东北系的鸱尾上，完全做一个卷尾奋首的龙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蚩尾即蚩尤之尾，其初原为图腾标帜，其后变为辟火的压胜物。今知蚩尾即龙尾，亦即蚩尤之尾，则可知龙其初即为蚩尤的图腾。

（十）说龙节——说二月二本为蛇社团的蛇节

除文献上及考古学上的龙有其图腾的意义，并起源于蚩尤的信仰以外，现在再看看风俗上的龙是否也有同样的意义与作用。

在风俗上，龙一直到现在还发生作用的是岁时节令中的二月二，以及求雨时候为感应雨所用的草龙。

二月二这节是古代的社日，《礼记·月令》说：

中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

可见二月二这节就是古代的社日。社日是祭祀社神的，而社神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

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

《礼记·祭法》也说：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汉书·郊祀志》同。）

共工是谁呢？据我的考证，共工即鲧。共工若是鲧，则共工氏的儿子当然是禹了。社神是共工氏的儿子，当然就是鲧的儿子禹了。所以

《淮南子·氾论》篇说：

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

《汉书·郊祀志》也说：

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定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在我们看来，以禹为社神绝对不是从汉朝开始的，它一定从很早很早的时期就有了。若问这很早的时期能早到什么时候，我想它可能是与蛇氏族开始以图腾为韧带团聚的同时。换句话说，社（指这以句龙为社神的社，在道理上古人所崇拜的图腾很多，可能而且应该各有各的社，各有各的图腾社神，即图腾神物）就是蛇种族的图腾圣地，就是祭祀图腾的地方；社神就是蛇种族的图腾蛇。惟一的而且最主要的证据，就是社神曰句龙，而句龙即虬龙、蛟龙，亦即蛇。在原则上，并且在事实上应该说社神就是蛇的。不过到了农业社会，人们奉行祖先崇拜而扬弃了图腾崇拜，才以蛇种族有名的大君来当社神，恰巧禹又是蛇氏族光复中兴以后第一位大君，所以就把它当做社神，这样就造成了共工氏之子能平治九土，即能平治洪水，使民能安居乐业，故后人们祀以为社；或者说"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在我们的眼里看来，社和社神正是图腾信仰与祖先崇拜的过渡的桥梁；因为它所供奉的神，一半是物神（句龙＝蛇），一半又是人神（共工氏之子句龙＝禹）。所以禹之被人——不管是他自己的后人，或是广义的后代人——祀为社神，正表示他是半物祖（图腾）半人祖（祖先）的存在，因而在他的时代（夏初），正是从图腾社会过渡到宗法社会的一个桥梁。他在祭祀上所处的地位，正像他在王位继承方面所处的地位，不传益而传启，都表示图腾社会的完结，宗法社会的建立。

但是从宗教史上说，蛇神之为句龙（蛇）当先于社神之为句龙禹，因为我已经说过，社神就是社团的图腾，而社即是崇拜图腾的人们的组织（Clan）。

我们在这里可以澳洲中部土人华拉孟加人（Waramunga）的蛇节"卧龙魁"（Wollunqua）来想像我们中国的蛇社团人对于蛇的崇拜的

情形，及对于蛇致祭的节日。

华拉孟加人以大蛇卧龙魁为图腾，他们相信这大蛇至大无边，变化莫测。这蛇据说潜居于马起孙山脉（Marchison）一带的水洞中。蛇身居住在洞里，但蛇头却可以延及到150英里之外。其身体竖立时，其头可以没人云际。

华拉孟加人在举行蛇祭这一天，部落成员先集合于会场，在这会场当中用沙土做成土岗（龙）一条，以象征蛇的存在。据斯本塞和基伦所记载说，这土龙的建造须耗费一天的时间，先在地上掘开一条长约15英尺，宽约2英尺的泥濠，合水与泥填实之，再堆成高约两尺之小岗，表面磨扫极为平滑，成半圆状。在这土岗的两侧各绘一宽约4英寸的波状线条，二线互相交合于小岗的每端。北端代表蛇头，南端代表蛇尾，其余各部分概作红白二色的斑点，以象征蛇斑。代表蛇身的波状线条，则全敷红色。

在举行典礼的时候，成人们排列成行，跪于蛇形的小岗之前，复起立环绕，稍稍前进，再返跪地下。各人双手常置腿上，身体左右摇晃，口中喊出 yrrsh、yrrsh，yrrsh 的声音，这时乐人在旁奏乐。最后用武器将小岗击毁。

我以为我国古代的蛇社团殆亦如此。他们在一年之中，挑选"惊蛰"的时候来祭祀他们的图腾，蛇。在这时候，我想我们的老祖宗用着一种焦急惶恐的心情，瞪亮了他们原始人的闪烁的眼睛，在水泽，在山坳各处寻找，寻找他们的灵活的有意志与感情的万能的祖宗——蛇。倘若他们一下子找到了，他们的内心是如何地燃烧着希望与感谢的火焰哟！他们找到了蛇，就是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祖宗，他们的保护者，他们在这一年里将永保康乐，幸福无边。

在这节日，他们要祭祀他们的祖宗，除了巫师所豢养的真蛇受他们的祭祀以外，他们还要做一条最合乎他们心理，最能表示它的伟大性与神秘性的土蛇，即土龙。他们便动手用土做成他们图腾的蛇，其长可以延及于无限，单看他们的能力能否办到。也许因为他们的蛇较一般实物的蛇更为伟大与神圣，所以给它长角，给它生足，也许给

它附翼，如我们在复古的保守的商代铜器所见的饕餮纹与夔纹那样，也说不定。然后再集合族人向之致敬，或唱歌以讴蛇，或舞踊以拟蛇，或文身以像蛇，总之用种种方法来赞美蛇、媚蛇或像蛇，这样就成了我们今日二月二这节日的仪式了。我们可以说二月二这节日，就是古代蛇氏族祭祀他的图腾的节日，而二月二正是惊蛰以后不久。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二月二即古代之社日，而社神曰句龙，最初的社神就是蛇社团的图腾，蛇。可见二月二这节确为蛇社团祭祀其图腾的节日。二月二，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蛇节"或"龙节"。

我们可以从后代的二月二的行事，推测古代二月二蛇节的种种仪式。现在的二月二，一切行事皆附会于龙，而其中的最主要的行事是引龙回，即在地上用土或灰做的龙形。今略引各地志书所载风俗，以见一斑。

清代让廉《京都风俗志》：

> 二月二，俗谓此日为"龙抬头"。此日饭食皆以龙名，如饼谓之龙鳞，饭谓之龙子，条面为龙须，扁食为龙牙之类。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曰：

>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观以上两条可以看出二月二的一切行事皆本于龙。至于引龙回云者，就是农民在这一天早晨用灰或糠，间也有用土做成一条蜿蜒的或盘曲的长蛇形状物。此风俗为二月二的主要风俗，凡有汉人足迹之处几无不有之。兹举例一二。

（1）北平例。明沈榜《宛署杂记》：

> 都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

（2）热河例。近人沈鸣诗修《朝阳县志》卷二十五《风土志》：

> 二月二日黎明，谓是日为"龙抬头"，故皆以柴灰作线，自水

缸下引至井台，复以谷糠作线，自井台引之水缸下，并曰："青龙去，黄龙来！"云云，谓之引龙。

(3)辽宁例。近人王绍武修《台安县志》卷三《人事志》：

二月初二日为龙抬头日，时当惊蛰前后，为龙蛇始振之期，各家庭中散灰至井沿，谓之领龙道。

(4)吉林例。近人朱衣点编《宾县县志》卷三《风俗略》：

二月二，俗以此日为龙抬头，家食猪头，妇女忌缝纫。二区居民有以谷糠引线龙至家者。

这种在惊蛰前后用灰或糠土做龙的风俗，一定与原始的龙的信仰有关，不然我们为什么在这节日之中做灰龙呢？中华岁时节令的造作皆是有原因的，它绝不会无的放矢地凭空地出来这样一个节。我们若把它说成与社神句龙有关，此灰龙或系当日社神之真相，更进一步地说它出于蛇氏族的图腾崇拜，此灰龙亦即蛇图腾，则二月二为古代蛇氏族的蛇节，一如华拉孟加人的"卧龙魁"，正是一点也不牵强的事。

所以我们从二月二这节日之行事中，也可以判断龙为图腾，并且为蛇氏族之图腾，即蚩尤与禹等之图腾。

这种本来当做蛇氏族的图腾而被人崇拜着的土龙，到后来因为龙是水物，和水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土龙乃一变它的图腾的性质，而为求雨时候感应的巫术的法具。在农业社会中，雨对于人类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种巫术的法具土龙，一直顺延到现在而没有消灭。不过现在所用的求雨的龙是草龙，与土龙有别而已。但在古代求雨时候完全用土龙来感应雨。

用土龙致雨，见于《淮南子·说山》篇及《坠形》篇，而最详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篇：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云按：不伐木即封禅之封，盖古人以草木为自然之毛发，不采伐即所以神之，且冀神之见怜，悯其毛发之焦枯，必降甘露焉），暴巫聚蛇（云按巫不能致雨，故暴之；蛇，水物，聚蛇即

所以聚水也），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云按即鲧。鲧，鼍也，玄鱼也，祭之亦所以感应求雨），祭之以生鱼八。……雨幸大澍，即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云按汉人五行思想以东方为震，为苍龙，亦即四神像之苍龙）。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云按：青，东方色）；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若夏日求雨，则祀蚩尤，为大赤龙一，小龙六；季夏为大黄龙一，小龙四；秋为大白龙一，小龙八；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为大黑龙一，小龙五。“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此法在两汉时代甚普遍，故桓谭《新论》有“刘歆致雨具，作土龙”之记载，而王充《论衡·乱龙》篇对此事记载尤详。我想为什么求雨必得用龙呢？这当然由于龙蛇为水物的关系，以此水物引彼水物，这种感应思想最常见的。但是他为什么乞雨必得祀共工与蚩尤呢？据后代说共工为水官，雨水是他所管的事，故祀之。但是为什么祭祀蚩尤呢？并且以蚩尤当赤龙呢？我想这或许因为汉人熟知《山海经》的故事，知道蚩尤有呼风唤雨的传说，所以祭祀他。但《山海经·大荒东经》言土龙之缘起曰：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郭注：上无复作雨者故也）。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注：今之土龙本此）。

说后世求雨的土龙是因为杀蚩尤的应龙，应龙为泥鳅，也是水中动物。在战国时代，即《山海经》的成书时代，也许应龙变成敷翼的飞龙，它当然也能致雨的；不过我们在这里更为关心的是《山海经》的作者和《山海经》的注者，都把土龙致雨这一事说成与蚩尤有关，这不但显示蚩尤是以龙蛇为图腾，土龙的制造者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关，并且又可以知道这土龙也像二月二的土龙最早皆植基于蚩尤之族的图腾信仰这一事。

今综合以上所论龙之图腾性格及与蚩尤之间关系，作表于下：

人(社团)	物(图腾)	特征	表现
蚩　尤	蛇　龙	变化莫测	灵物(四灵之一)
蚩　尤 (与　鲧)	蛇(与龟)	呈祥献瑞	龙瑞及河图
蚩　尤 (炎　帝)	蛇　龙	感龙生子	龙种与龙子
蚩　尤	龙	大人代表	真龙天子
蚩　尤	龙　蛇蚩	人姓	人姓
蚩　尤	龙(蛇)	饲　龙	豢龙氏御龙氏
蚩　尤	龙　蛇	饕餮夔龙	龙的铜器花纹
蚩　尤	龙	黄龙飞龙	龙的石刻画像
蚩　尤	龙	蚩尾	龙的建筑装饰
蚩　尤	龙	灰龙	龙的节日
蚩　尤	龙	土龙(草龙)	龙的巫术

五　论蚩尤之故墟

我们根据以上所论，知道蚩尤以蛇为图腾，即以龙为图腾。我们在这里要讨论蚩尤的活动地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民族在中国上古的诸民族之中，究竟属于哪一系列呢？我们知道三代之族，各有不同的起源：殷民族起于东方，周民族兴于西北。蚩尤，据我们的考证是三代首代的夏民族的祖先，则在民族系统上讲，它当然应与夏民族为一系列；夏民族的活动地区，从历史记载上看起来，大概在黄河流域的中区，即今豫西晋东一带，则蚩尤的最初居地，当亦不出这一带地方。在蚩尤以前的这一种族的先住地区，或在今长江下游，也许更在以南。不过到蚩尤的时候，这族人早已确实移居于河南罢了。今分别证明如下：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黄帝与蚩尤大战时，令应龙攻之于冀州之野。《逸周书·尝麦解》也说：

>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天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始为〕鸟帅，以正五帝〔常〕之官，故名旧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这段文章虽然不十分明白，但说蚩尤被杀于中冀，则毫无疑问的。中冀者何？即冀中也。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这冀中，不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冀中，而是指古冀中，即今河南一带。第一，郭璞《山海经·大荒北经》注云：

> 冀中，中土也。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亦云：

> 古以冀州为中州之通名，故郭云：冀州，中土也。

第二，从这冀中二字，因而不禁使我们想起《楚辞·九歌》的冀州来。《九歌·云中君》曰：

> 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此言云神居高临下，览中国而有余，越四海而无穷。王逸《楚辞章句》用《吕氏春秋·有始览》之言，说"两河之间，旧冀州"，误。洪兴祖《楚辞补注》曰：

> 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旧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杀黑龙以济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

可见冀州即中州，中州者何？即今之河南也。

第三，近人马培棠《冀州考原》根据《墨子·兼爱》中之言曰：

>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渭〕窦〔渎〕，以泄渠孙皇〔蒲弦泽〕（按在今陕西陇州西四十里）之水。北为防原泒（按《说文》泒水起雁门葭人戍夫山，东北入海，即嘑沱之原），注后之邸〔昭

余祁〕(按今山西祁县东七里),嘑池〔摩沱〕之窦〔渎〕(滹沱河出今山西繁峙县),洒(洒,汎也)为底柱(砥柱山,在今平陆县东五十里三门山东),凿为龙门(按在今山西之河津、陕西之韩城二县界),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为〕漏之〔大〕陆,防孟诸之泽(按在今河南虞城、商丘间),洒(酾,分也)为九浍(按即九河),以楗(限也)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注之〕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云此冀州非《禹贡》九州之冀州,他说:

> 虽《兼爱》亦未明言其境界,但仍有可以推知者:北区之极南,曰龙门,曰底柱、是大河以北不与焉。南区之极北,曰淮水,曰汝河,是大江之滨不及焉。其间有孟诸,有九浍,有之〔大〕陆。孟诸即孟猪,在《禹贡》豫州;九浍即九河,在《禹贡》兖州;之陆即大陆,在《禹贡》冀兖之交。若夫东土,其指则泛。《吕氏春秋·爱类》曰:"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兼爱》之东土,当然必除去北方之大河以北,南方之淮汝以南,是《禹贡》豫、青、兖、徐皆得为《兼爱》冀州之地。

按《禹贡》之豫、兖、青、徐当现在之河南、山东及安徽、江苏之北部,凡此地区皆可谓之冀州。按以冀州为天下之中州,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兼爱》中第十五已言之,其言曰:

> 案古通以中土为冀州。《谷梁》桓五年《传》云:"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杨士勋《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书·尝麦》篇云:在大国有殷是戚厥邑,无类于冀州。《晏子春秋·问上》云:桓公抚存冀州。《淮南子·坠形训》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主,故曰中土。又《览冥训》注:"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山海经·大荒北经》郭注云:冀州,中土也。

可见孙仲容亦以为冀州非《禹贡》之冀州。我们再看《谷梁》桓五年《传》说郑国在乎冀州,春秋时候的郑国在今河南新郑县,自今开封以

西至成皋附近皆其故地，是狭义的冀州，只指河南。古所谓冀州为中州，为中土，即今之河南也。根据以上所说，知道蚩尤被杀之地在河南。

其次，我们从另外的一个地名，也可以判断蚩尤之故地及其被杀之地在今河南，特别是河南西部。

我们知道地名是由于居住这地方的人得称的，有人居住，所以才有这地名。假若没有人居住，或竟不为人所知，是不会有地名的。这个浅近的道理，古人时常弄错，甚至于倒因为果地说，某某人之得姓，是因为他居住于某某地方，这无疑是错误的。我们又知道原始的人名或族名是以图腾之名为名的；则至少古代有一部分地名是原始的图腾名。并且原始的图腾社团，从渔猎生活进入农业生活以后，个个的社团变成地域的社团 Local Clan，这些地方的社团更以其图腾之名自呼或被呼。譬如非洲 Bechuanas 的图腾社团定居于自己的一定的区域之内，便进为地方社团或地方群 Local Group。他们的住处有的地方叫做"羚羊人们住处"（The dwelling of the men of the chamois），便是羚羊社团所居之地；有的地方叫做"猴子人们的住处"（the abode of the men of the monkey），便是猴子社团的住处。又如古代埃及狼社团所居的地方叫做"狼村"（wolf town）。同样的例证还不知有多少。中国古代的地名，有许多是以这样的因由变成的。假若这一公例可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河南鲁山县的滍水（古称泜水，今称沙河），便是蚩尤之族栖止的故地；至少可以说是蚩尤之族（蛇社团）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才有这样的地名遗留着。

《汉书·地理志》云：

> 南阳郡鲁阳。注有鲁〔尧〕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鲁〔尧〕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按今舞阳县）入汝。

刘钧仁先生《中国地名大辞典》云：

> 滍水，今名沙河，源出河南鲁山县西伏牛山北，东流经宝丰、叶县，又东经舞阳县北，至襄城县入于汝水。后汉《光武纪》：光武击王寻、王邑，从昆阳城西水上冲其中坚。会大风雨，下如注，

溠水盛溢，寻、邑大败。《新志》：有小溠河在南召县东北，自神林川流入溠水。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楚救蔡，与晋师夹泜而军。注：泜水出鲁阳县，东经襄陵、定陵入汝，与溠源流符合，是泜水即溠水也。

我们在这里要问：溠水为什么叫做溠水呢？此溠字从蚩从水，蚩即蚩尤之蚩，泜即蚩字之音假。我想其所以叫做溠水者，大概是因为蚩尤之族从前住过，即因蚩尤之族而得名，所以叫做蚩水。照这样说来，溠水即蚩尤之水，也可以叫做蚩尤川。恰巧古书上有叫做蚩尤川的。题梁任昉《述异记》：

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

我们从这里可以确信溠水之得名大概也如蚩尤川一样，皆因为蚩尤所居之地而得名，否则不会无缘叫做蚩尤川的。并且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山海经》说黄帝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与《史记》所说黄帝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即此溠水之上。又《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曰：

蚩尤出洋水，登九泽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此洋水疑亦为溠水之误。因为古书上说黄帝姓姬，出于姬水，神农姜姓，出于姜水，这解释虽然不对，但可以此处之误证彼处之误。

说溠水为蚩尤之族所居之水，又可于以下三事得到旁证。第一即溠水所从出之鲁县，为御龙氏所迁，而御龙氏的起源，我们在上文中已经阐明了，就是起于蛇社团对于图腾蛇的饲养，其先为巫长，其后为职官。换言之，御龙氏就是蛇社团的后裔；而他的居地叫鲁县，水名溠水，一方面表示这地名是因为蛇社团居住之故而得名，一方面表示这社团是蚩尤之后，这地名也因蚩尤而得名。

第二，溠水之旁有鱼山，《左传》襄公十八年曰：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子庚门于纯门，信〔按，信，再宿也〕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鱼陵，杜预注云："鱼齿山也。"鱼齿之下，注云："鱼齿山之下有溠水，故言涉。"按溠水旁之鱼陵或鱼齿山，或即蚩尤被杀之地之鱼口。《易

林》说黄帝蚩尤之战曰：

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蚩尤败走，死于鲁首。（《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

又《坤之临》作：

蚩尤败走，死于鱼口。

鱼首或即今鲁县之名之所昉，若言鱼口，当即濊水所从出之鱼陵或鱼齿山。《易林》上所说的"白龙黑虎"，即蚩尤之族的龙社团和黄帝所率领的伐蚩尤的六兽种族的虎社团。这事情既然指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则在这里所说的蚩尤的被杀之地的鲁首或鱼口，一定指濊水所发源的鲁县和鱼陵。我又疑心为御龙氏所居的鲁县，其得名盖亦与龙有关。鲁龙一声之转；即《史记》所说的涿鹿之野，这涿鹿也当为蛇一龙（t-l-）的音变。濊即蚩，蚩即蛇，古称"蛇龙"（t-l-），这些不同的名字只不过是音韵上的微别而已。换言之，即复辅音的单写（鲁、濊）与全写（涿鹿、蛇龙）而已。

我们在这里还应顺便一提者，就是《山海经》说黄帝与蚩尤大战时，

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看情形，应龙蓄水是一回事，蚩尤纵大风雨又是一回事。应龙蓄水，可能是泥鳅社团用掘坝的方法用水来淹蚩尤；蚩尤纵大风雨，大概也象楚师伐郑一样，"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又好像汉光武和王寻、王邑打仗时，"会大风雨，下如注，濊水盛溢，寻、邑大败。"大概黄帝和蚩尤大战时，会大风雨，濊水泛滥，蚩尤大败而被杀。后人不知道这事情的真相，又深知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天辟地以后第一次可以记忆的大战，遂配合许多由误解而枉妄解说的神话（如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遂杀蚩尤云云），便造成那样离奇不经的传说。

第三，蚩尤的后裔，即夏，而夏的居地在今河南西部。这地点与蚩尤所居的冀州及濊水完全相合。鲧居有崇，禹居阳城，有崇、阳城即今之嵩山，其地去濊水不远。启居阳翟，即今河南禹县；又自太康

以后，一直到桀时，历代夏王皆居斟寻，斟寻在今巩县。要之，其定都皆不出河南，可见河南本是夏民族的故居，实亦即蛇社团的故居；夏为蚩尤之后，而蚩尤亦居于此，正是当然。

总之，我们知道中国图腾社会中的蛇社团，其活动地区在今河南。蚩尤之族居潍水，由潍水得名更可以判断蚩尤以蛇为图腾。

六　说傩戏的演变源流

（一）从图腾跳舞到纪功跳舞

在图腾社会里，各社团皆有自己的独特的跳舞。这种跳舞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样式，一种是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单独模仿图腾物的形态、动作、声音；一种是大多数人一致的跳动，类似后代的体操。这两种跳舞其用意皆是摹仿图腾物的动态，或表演有关图腾物的神话传说，处处皆与图腾信仰有关，所以学者们名之为“图腾跳舞”（Totem dance）。

为什么他们做出这种图腾跳舞呢？探其原因不外以下数端。第一，他们是图腾物的子孙，他们为与其图腾物同一化，他们就不得不学习他们祖先的姿态动作；一方面为求图腾物的承认及保护，更藉此与图腾的神力相交通。第二他们这样跳下去有标帜的作用，跳舞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有姿式的言语（gesture language），他们藉此来表示他们是谁，并由此来测知对方是谁。非洲 Bechuanas 人皆有自己的特别跳舞，他们若想知道对方的客人是谁，便问：“你跳什么舞？”第三这种跳舞有促进图腾物的繁殖作用（The multiplication of totem animal and totem plants），这种促进繁殖有两种用意，一种是图腾物的繁殖就是他们自己的繁殖，这是一种巫术；一种是想藉此增加图腾物的生产，以与对方相交换，这有经济的作用。第四有练习的意味，摹仿图腾动物的动作，以便在打猎时，习知动物的性格，发生实际的效用。这第四种原因我想是诸原因之中最后最晚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古代有没有这种图腾跳舞呢？我找出关于鸟种族的两个

例子，这例子一个就是广泛地摹仿鸟飞翔的秋千舞，一个是摹仿鹤的跳舞的高跷舞。这两个例子皆是有原始的例子，换句话说，它完全是摹仿图腾物的动作的例子。这表示据有这种跳舞的东方鸟夷，其社会的发展仍逗留在图腾社会阶段之中。

但中原的先进的社团蛇社团与龟社团又如何呢？我们除去在上文中推测在蛇社团的蛇节二月二，对于土龙或灰龙所作的图腾跳舞外，又说后代乞雨时候的舞草龙也是原始的蛇社团的蛇舞的遗留，我又说后代书物上所说的"禹跳"，即九招舞，九招即禹跳，所以这禹跳也算蛇社团的图腾跳舞。但是我们根据《汉书》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说这禹跳是在大禹治水时"误跳中鼓"，把这事情比附在大禹治水上面，这表示它已经不是纯然的图腾跳舞，而多少带有表演酋长个人英雄事迹的意味，它已经脱离图腾跳舞，而进入于纪功跳舞了。

蛇社团是有图腾跳舞的，那么与蛇为对，并且灭了蛇社团的熊氏社团又如何呢？举一反三，它一定也有这类跳舞的。但这样的跳舞在记载上在风俗上差不多已经到了快消灭的程度。我们非用大力，明大瞻眼，不足以找出这种根源。然而它必竟是有的。

我在撰《大傩考——从纪功跳舞到打鬼游戏》时，我已经说过后代的打鬼就是古代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做的打蚩尤的游戏，打鬼最先就是打蚩尤。但在通乎古今的打鬼的仪式之中有一个主要的仪式，就是打鬼的人（以军官饰之）皆蒙熊皮，装做熊的样子，然后去打鬼。这装熊这一点是这跳舞之中最重要而且最根本最不变化的基本的一点。我想这一点就是原始的熊舞的惟一的遗留。《周礼·夏官·方相氏》曰：

>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傩），以索宅驱疫。

方相氏就是打鬼的大军官，打鬼而需要军官是因为这种游戏本来就是一种军戏。这种打鬼的军官在打鬼时，要蒙熊皮，戴上"黄金四目"的假面具，拿着武器来沿户打鬼。我们要问为什么他必得蒙熊皮呢？狗皮驴皮不更比熊皮为方便么？这就是因为打鬼的方相氏，在其初

是代表黄帝，鬼就是蚩尤，因为黄帝是以熊为图腾的，所以在做图腾跳舞之时，要蒙他的图腾的皮，以表示他的社团是熊。所以这蒙熊皮而跳舞就是最原始的熊社团摹仿熊的跳舞的遗留。

然而到黄帝（尧）的时候，熊社团已经快摆脱图腾社会的阶段，而进入宗法社会了，观于他的不传子而传婿（舜），虽保存母系社会之一片影，然而这种族从黄帝（尧）以后就瓦解，代之而起的是蛇种族的后人禹和启，黄帝以后的事迹就湮没无闻了。一直到周氏族复兴时，这民族才重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且从跳舞方面也可以窥知一点消息，就是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做的打蚩尤的跳舞。毕竟是表演他个人的事迹，而不是表演图腾（熊）的事迹。换句话说，他的跳舞也像禹启一样，已经从图腾跳舞到纪功跳舞了。

由图腾跳舞到纪功跳舞，这表示不只是跳舞的进化，而是社会的进化。换句话说图腾社会将近末期，宗法社会正在萌芽。

（二）战胜者对于战败者图腾的虐待

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的虐待，从神话学上看起来是当然的。这样虐待可以说无所而不用其极，并且这种虐待是多方面的。

作为维系原始人社会关系与人心道德的总枢纽图腾，在战胜者看起来是无上的仇敌。战胜者之虐待战败者的图腾，比虐待其人民更为重要且有意义。他们虐待图腾的方法，当然是杀之食之辱之，甚至于隔绝天光以使其不受阳光与星月的照耀。我看后代人对于亡国之社，造小屋以覆之，以使其隔绝天日，许是原先对付亡国图腾的方法。因为我们在大前提上知道：社的崇拜是从图腾崇拜演化出来的。

中原的蛇社团图腾被西北部落的熊社团剪灭以后，他们的图腾，“蛇”，真是遭尽了迫害，备尝亡国的滋味。《山海经》常说某某地方有鸟珥蛇践蛇，我想这种践蛇法就是对于图腾的蛇的一种虐待。《海外西经》：

>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郭注：采药往来〕

此巫咸国当为群巫所居之地。巫咸国人为什么“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呢？就是因为蛇是蛇社团的图腾。蛇社团亡国之后，其图腾也跟着亡国，在战胜者的眼里，这些亡国图腾其可恶与亡国的酋长同，甚至殆尤过之。所以为避免它的作怪为祟，让人生病，所以令群巫以手操持之，即所以禁止其活动，制其生命也。《海外北经》曰：

博（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犬首），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

《海外东经》：

雨师妾（郭注：雨师谓屏翳也）在其北（按在汤谷与扶桑之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

《海内西经》：

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注：为距却死气求更生）。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按《海内西经》两条文字已足以完全证明我的假设。特别是后一条说开明东的神巫皆夹窫窳之尸，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距之即拒之，打之。拒谁呢？打谁呢？就是拒窫窳之尸，打窫窳之尸。窫窳，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就是蚩尤，而蚩尤以蛇为图腾，然则窫窳之尸实即蛇，所以经文中马上跟着说：“窫窳者蛇身人面”。窫窳之尸既为蛇尸，则夹窫窳之尸实即夹蛇。而夹蛇的人是神巫，即上文巫咸国之人，则知凡为巫所操持夹践的蛇皆是对于蛇的一种压迫。古时候巫医并言，巫能治病即萨满（Shaman），而蛇被认为是致疫之物，故巫必须压服之。所以凡《山海经》一切践蛇、操蛇的记载皆贯通着这一意义。窫窳为蛇，而窫窳为蚩尤，而蚩尤以蛇为图腾，因知这种对于蛇的虐待法是起于蚩尤的被杀，亦即因蛇为亡国图腾也。

《大荒东经》：

东（西）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虎）身，珥两黄蛇〔郭注：以

蛇贯耳〕，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

《大荒南经》：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郭注：神名耳）。

《大荒西经》：

西海陼（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大荒北经》：

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又有神衔蛇操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列子·汤问》说愚公事云：操蛇之神闻之，告知子帝。操蛇之神当即此〕，其状虎首人身，四踦长肘，名曰彊良〔郭注：亦在畏兽画中〕。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郭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郭注：言龙水物，以类相感故也〕。

由以上所引材料可知在"大荒"的东、西、南、北四经中，皆有虐待蛇，甚至于吃蛇的神人，可见蛇这种东西是如何的可怕与厉害；打蛇或虐待蛇这事是如何的重要而有意义。我们从《海内西经》所说的神巫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说这种虐待蛇的动机是因为蛇是蚩尤的图腾。蚩尤被杀，社团消灭，所以它的图腾被人认为是"妖物"，是致病之根，所以才去打它。恰巧《大荒北经》所说的衔蛇操蛇之神又有彊良，伟大的郝懿行便说这彊良就是古人季冬大傩（打鬼）时打鬼的十二神兽之一的强梁。他说：

《后汉书·礼仪志》说十二神云："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疑强梁即彊良，古字通也。

其实这事是无需乎疑的，强梁就是彊良。我在《大傩考》里说打鬼时，方相氏（打鬼的大头目）所率领的十二神兽，有许多是黄帝伐蚩尤时

所率领的诸兽部落。所以十二神兽的原始就是黄帝伐蚩尤时所率领的"六兽"之师，即熊、罴、貔、貅、貙、虎和中途投降黄帝的应龙（即泥鳅，亦即大傩时十二神兽中的"委蛇"）。我又说，大傩时打鬼或吃鬼的彊良，据《山海经》说其状为"虎首人身，四蹄长肘"，究其实就是黄帝所率领的六兽中的"虎"，亦即后代四神之中的"白虎"。昔时旧历过年时门上所画的"虎"和"白泽"；"白泽"即白虎。此彊良既为彼强梁，此白虎既为彼虎，则不特大傩仪式必与黄帝打蚩尤的仪式同，而且可以证明此处为彊良所衔所操之蛇，必为蚩尤之代表，亦即蚩尤之图腾。

又《大荒东经》所载东海中的神人，人面鸟身，名曰禺貜，珥两黄蛇，践两黄蛇。我以为这"禺貜"就是黄帝伐蚩尤时所率领的"六兽"之师中的貜（音蹶）虎。"貙"字不见于字书，即虎字，禺即貙，《尔雅·释兽》："貙獌似貍"，注："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字林》、《集韵》以及《汉书》苏林注并云貙，虎属；或曰虎之大者。禺貜既为貜虎，为黄帝伐蚩尤所率领的部落，亦为大傩中之神兽（吃鬼逐鬼的兽），则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大傩为黄帝打蚩尤之戏。为貙虎（禺貜）所践踏所夹持之蛇必为蚩尤之代表，亦即蚩尤之图腾。至于《山海经》把它放在《大荒东经》上，大概因为《山海经》的编者深知打蛇为古代最重要之仪式，所以把它分配于四经之内；又因为东海为鸟夷所居之地，其神（即其图腾）多为鸟身，所以才把它说成"人面鸟身"。我们不要因为经文上说人首鸟身，就不敢说它是虎，并且我们从经文中说"黄帝生禺貜（貙虎）"，更可以推知它是黄帝的近亲部落，所以他能和黄帝并力去打蚩尤。

至于《大荒北经》说夸父珥两黄蛇，把两黄蛇，此"珥"（如耳珰之饰耳）和"把"当亦为虐待之意。并且下文又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其详细的事情虽不甚确知，但可以决信无疑者，就是把虐蛇之事说成与应龙有关，而应龙显然在蚩黄战役之中为一决定胜负的角色，因不知此种虐待蛇的习惯，又必与蚩尤及蚩尤与黄帝战争之事有关也。

夸父，据我的考证为狗图腾的社团酋长，其人当即槃瓠。而槃瓠的传说推源在高辛帝之世，高辛即大商，我以为当指舜。据高辛为舜，夸父为槃瓠，而夸父为应龙所杀，应龙为蚩黄时人，夸父与舜亦为蚩黄时人，皆各社团的酋长与首领。在时代上说，在人物的关系上说，只见其吻合，不见其矛盾，则《山海经》以上所载之践蛇衔蛇，实即践蚩尤之图腾，衔蚩尤之图腾，可以无疑问了。

又《山海经》的最后一经《海内经》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

> 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

两手持蛇方啖之，其虐待蛇之状毕露。可怜的蛇，可憎的蛇，在未亡国之时它是龙，几曾见人间虐龙者乎？迨其亡国之后它是蛇，人人得而践之、操之、吃之。同是一个蛇，人们对之前恭而后倨，何也，胜败之势异也。

除去书本上所记载的虐待蛇以外，在古物上也有这种虐待蛇的图像。1931 年的夏天，日本人因修旅顺大连间北路火车道的关系，在营城子村沙岗屯附近发现带有壁画的汉墓，在第二号墓的主室南外壁壁画上有一门，其右侧画一人立形之虎，张巨口，作吃人或吃鬼的样子，奋鬣，扬尾，以其前两足持槊戟。在门的上面有一个似人的怪兽，浓眉、环眼（眼白处有朱点，明其为红眼，非人眼），奋髯，扬须，露臂与上半体，臂与体皆有毛，间或施以朱点，头戴有三峰似山字，旁有二角之冠，其右手持旌旗，左手操一长蛇。此蛇有斑纹，有鳍形物，口吐舌。而最主要的是此蛇亦为人立之形，与虎隔门相对，成对称形。我以为此虎即大傩时吃鬼的强梁（虎），其张口奋须之形，正表示要吃鬼的样子。并且汉代大傩之后，画虎于门栏，见王充《论衡·谢短》篇：

> 岁终逐疫，何驱？使立桃（梗）象人于门户，何旨？挂芦索于户上，画虎于门栏，何放（仿）？

又《乱龙》篇云：

> 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

以卢(芦)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栏。夫桃人非荼与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按此二语不可解,桃人即荼垒,画虎即为的食鬼),刻画效象,冀以御凶。

应劭《风俗通义》卷八云:

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吃食鬼魅。今人卒(猝)得恶遇,烧〔悟〕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

而这传说的最早的记载是出于古本《山海经》,刘昭《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本《山海经》曰:

于是黄帝法而象之,驱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郁垒持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

可见门神是大傩之后所立的,门神是大傩仪式中之一枝节。我说大傩是黄帝打蚩尤的仪式的演化,而大傩中的打鬼或吃鬼的十二神兽本源于黄帝伐蚩尤时所率领的六兽之师,这十二神兽中的强梁就是六兽中的貙虎或虎。因知门上所画的虎就是十二神兽的强梁,亦即六兽之师之虎。营城子汉墓壁画中的人立形之虎,即门神之虎,亦即十二神兽中的"强梁",六兽之师之中的"虎"。

然则在营城子汉墓壁画中门顶上作保卫门的样子的"似人的怪兽"又是什么东西呢?我想它一定是兽而不是人,这兽就是站立在门右的立虎的另一现身。但为什么那里画虎,此处又画"似人的虎"呢?因为在门右所画的虎是真虎——至少在汉人心目中以为是真虎,而在门上所画的虎是虎神,即《山海经·大荒北经》虎首人身、四蹄长肘的彊良。在门顶上画虎神和在门旁画立虎,这关系正如营城子第二号汉墓主室南内壁壁画,门顶上画蒙熊皮戴假面具的方相氏,门两旁画汉人自己的门丞户尉,以当神荼郁垒;而方相氏与神荼郁垒正也是一而非二。并且这怪兽遍体长毛,与主室南内壁门顶上的方相氏(熊社团的大酋长黄帝)身上所长的毛一样,皆表示它是神,是人装的兽神。一方为熊(方相氏),一方为虎(彊良),所以它们既像兽而又像人;所以《山海经》说彊良虎首而人身,而营城子的壁画正画着人的胸脯,有圆圆的两个乳。

营城子汉墓中这副壁画既画的是《山海经》中的强梁，那么，这为怪兽所持的蛇，就是《山海经》上所说的为强梁操持的蛇了。这强梁既为大傩中十二神兽的强梁，亦即黄帝所率领的六兽之中的虎，那么为这强梁所操持的蛇，必即蚩尤或蚩尤之图腾。从这蛇为虎所操持这一点，更可以证明蚩尤必为蛇社团，蛇必为蚩尤之图腾。《山海经》这一段记载不啻为营城子壁画这一画面做一注脚。我们从这画面上可以具体地看出古人对于蛇的虐待，即战胜部落对于战败部落的图腾的虐待。

（三）战胜者对于战败者酋长的虐待

和虐待战败者的图腾相并而行的有对于战败者酋长的个人的虐待。这虐待可以分为两方面：即身体的和灵魂的；而身体的又特别集中对于战败酋长的头颅的虐待。这对于头的虐待，不只是说杀头而已，实际上是较杀头更其残暴与侮辱。

我们先举几个后代的例子。我们自古及今不否认的大圣人周武王，在师次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兵至殷宫的时候，殷纣王自己跳在火坑里自杀了。《史记》卷四《周本纪》说：

> 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上吊〕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

看他这样一再地射三发，以黄钺斩纣头悬之大白之旗，以玄钺斩二女头悬之小白之旗，怕不是普通杀头所可以解释，我想大概这里存在着一种巫术。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曰：

>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曰：

元帝……遣车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此皆以敌人之头为饮器，想必是基于对敌人首级的一种虐待的迷信。史称赵襄子灭智伯，以智伯之头为饮器，可见在中国文化大启之世犹有这野蛮的风俗。至于现在的野蛮民族尚有馘首民族，专以猎取敌人的首级为荣，更是大家周知的事了。

黄帝战胜蚩尤之后，对于蚩尤个人所加的惩罚如何呢？如前所述的刑天传说是最好的一例。刑天即杀头，而刑天即蚩尤，可是蚩尤死后是被黄帝割下首级来的。我在第三章第十节"刑天舞干戚"里又说安阳出土的白陶有"有身举手无首"的画像，我说这无首的画像，就是刑天，也就是蚩尤，因为蚩尤的头被人割去了。我在第三章第九节"饕餮为蛇纹，而饕餮为蚩尤"里说，饕餮即蚩尤，而铜器上大多数的饕餮花纹与古书上有关于饕餮的传说，皆说饕餮有首无身，如《吕氏春秋·先识》篇：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饕餮花纹与传说之仅保留头的部分，而不言其身者，盖亦以其身为人所裁，其首为人所割，故特言其首也。蚩尤的首级被人割掉以后再怎样呢？就是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杀了蚩尤的头以后再用怎样的方法去虐待呢？我以为黄帝此时即以足踢蚩尤之头，即每年在战胜纪念日中，特别要举行踢蚩尤的头的仪式，这个仪式在后代的发展，就是变成了踢球之戏。说详下。

以上所说的仅限于对于战败者的酋长的肉体，特别是头的虐待，以下再说说对于战败者酋长灵魂的虐待。

虐待战败酋长灵魂之事，其意义较虐待其肉体尤为重要。因为肉体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其肉体本身有溃烂之一日，所以不需过分地用心；但在灵魂却不然了。它是看不见的，它是无休止的，它之为害于人群较其肉体尤为可怕，一切不幸和灾难的事统统可以算在它的账上，戴在它的头上。这在战胜者是一个相当严重而必须办理的问题。他们对这问题怎样办理与应付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以其

治生人之道，移之治死人之魂，其法就是一打了事。换言之非赶尽杀绝不足以维持他们（战胜者）天下的，这就是后代打鬼之事之所昉。自从黄帝在中国变成最大的好人，蚩尤在中国变成最大的魔鬼，中国人便把黄帝当初打蚩尤的仪式当做一般的打鬼仪式。这就是中国古代打鬼的大仪的起源。换言之，大傩的打鬼，就是对于战败酋长蚩尤的鬼魂的虐待。详见《大傩考》。

（四）简述大傩之戏，黄帝的纪功跳舞

大傩之戏是图腾跳舞与纪功跳舞的中间的桥梁。它一半是图腾跳舞，即图腾动物的跳舞；一半是表演酋长个人事迹的跳舞，即纪功跳舞。不过从全体上看起来，它的纪功的成份多于图腾的成份，这表示表演这个仪式的熊社团大酋长黄帝在这时候已经属于图腾社会的末期，酋长个人的成份在社团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全体已经快走到宗法社会的途径了。

大傩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夏官》"方相氏"条：

>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匶（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

这里说方相氏是打鬼的大头目，他蒙着熊皮，做成熊的打扮，然后拿着武器挨门逐户地领着人打鬼。有丧事时再用他到坟圹里去打吃死人脑子的方良。

《周礼》的记载虽然简单，但颇扼要，要知道详细，当以《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傩仪为最备。志曰：

> 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云按：先腊一日者即腊月七日夜也，谓之逐疫，即大傩在汉时又名逐疫）。其仪：选中黄门（按即宦官）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按侲子即打鬼时为方相氏所率领的小孩），皆赤帻皂制（按即赤头巾、黑衣），执大鼗（按鼗如今之货郎儿鼓，执其柄摇之，两耳自击）。方相氏黄金四目，蒙

熊皮，玄衣朱掌，执戈扬盾。十二兽（按即以上吃鬼之十二神兽）有衣毛角（按即依其兽而为装饰）。中黄门行之（按言宦官引路也），冗从仆射（按掌皇宫禁卫的军官）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按漏上水约在子时），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按言文武两班官吏皆在殿前依次排列），〔天子〕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即宦官长）奏曰："傩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唱，傩子和曰："甲作食凶，胇（狒）胃食虚（今作虎，云改），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猰=貊）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即十二神兽也）追恶凶！赫女（汝）躯，拉（摧折也）女（汝）干（言躯干与骨节也），节解女（汝）肉，抽女（汝）肺肠！女（汝）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俱，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殿之正门）；门外驺骑（即骑兵）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炬〕，弃雒（洛）水中（按以上所言为宫廷大傩）。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即桃木雕刻之门神偶像）、苇茭（索）（按即苇绳，用以缚鬼者），毕（按言傩事已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按此处不应出戟字，当为茭字之误）、桃杖（梗）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在这仪式中当然掺杂了不少后代的成分，如打鬼之时必须用纠纠武夫，而今令阉寺充乎其间，实在是为了引路的方便与戒备临时发生意外。并且这仪式是中国社会自进入文明之域以后所固定的样式，它较原始的打鬼仪式已经不知道简化了有多少。但至少从春秋战国以后，宫廷大傩的仪式大概已经固定在这个样子了。并且这个样子，以《续汉书·礼仪志》所载为范本，一直下延到唐宋。不过唐宋的宫廷大傩更加上民间的大傩，即市民的大傩的样式，花样更较翻新罢了。但我们不能不感谢司马彪，是他把这自古相传的礼单编入他的礼仪志中，使我们得以略窥大傩仪式的基本意义。

所谓大傩仪式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原先是黄帝打蚩尤

的游戏，打鬼者为黄帝，被打之鬼为蚩尤。它本来是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所作的一年一度的战胜纪念日中的纪功跳舞，到后来，经过黄帝的后人周人之手，传递给后代，成为泛然的一般的打鬼游戏。

我为什么说大傩之仪是传自周人呢？因为周民族是黄帝的后人，若把黄帝的成功纪念仪式传给后代，即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年年表演，岁岁奉行的仪式，当然惟有黄帝的子孙周人才能这样做。东夷的殷人，其信仰系统属于另一区域，绝不会这样做的。周民族统制中国在三代之中最为久，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民族皆在这时期融合团聚，所以周民族自己的纪功仪式与战胜纪念日，在后代变成了三千年以来中国人共有的战胜纪念日或国庆日，这就是中国旧历年之所由起。换言之，中国的旧历年即古代的大傩，亦即黄帝战胜蚩尤的纪念日。

我们抛开零碎的问题不谈，现在专究为什么说大傩的仪式是黄帝打蚩尤的仪式呢？

因为第一，打鬼的方相氏蒙熊皮，作熊的装扮，这行为颇像图腾社会的人凡崇拜某一图腾者，其服饰必取肖于该图腾。这种图腾装饰也像图腾跳舞一样，有与图腾的神力相沟通以及标帜自己之意。黄帝以熊为图腾，他和他的族人必蒙熊皮以为图腾服饰，所以蒙熊皮的方相氏，必定是黄帝的代表。第二，凡有关于造作傩仪的旧说，一口同音地皆说傩仪是黄帝所造作，傩仪即为黄帝所造作，而黄帝一生之中最大的事迹就是和蚩尤打了一仗，则这仪式可能而且必然地与打蚩尤之事有关。第三，打鬼的方相氏即是黄帝，则被打之鬼自然是蚩尤。张衡《东京赋》说打鬼的主要目的是"逐赤疫于四裔"，而赤疫据拙见当即蚩尤，亦即炎帝。又同是张衡所做的《西京赋》说西汉时大傩：

> 于是蚩尤秉钺，奋鬒被般，禁御不若（善），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之焉）。

把打鬼的人说成蚩尤，不知这是否因为汉人把蚩尤当做战神的缘故。蚩尤为战神，而打鬼需战士，所以被打的人一变而为打人的人了。第四，大傩是为了"驱除群厉"的，而古之"厉"字应作"厲"即螭蛇，说见

上。古之厉神名“魅”，即魑魅魍魉之魉。一作魊，《山海经·西山经》云：

刚山是多神魊。

郭注云：“魑魅之类也”。《说文·厶部》云

禹，山神兽也。

不知禹即蛩，蟨即禹，即蛇，从鬼旁之魑即蟨亦即魊、厉（厉）。说厉、蟨、禹、蛇，在打鬼时必须打之者，抛开文字学的解释外，从人类学、民俗学的眼光来看，就是因为蛇是蛇社团亡国的图腾物；在战胜者的熊社团人的眼睛里，它必须挨打；说魑、魊为蛇神而必须打之者就是因为它是亡国的图腾“神”。可见打鬼就是打蚩尤，亦即打蛇。第五，大傩是为了逐疫鬼的，所以汉时大傩又名“逐疫”，而蚩尤死后有为疫鬼的传说，《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谓开明东有神医巫彭巫阳等，

夫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郭注云：

为距却死气，求更生。

窫窳即蚩尤，可见蚩尤有主疫的传说。又《述异记》亦云：“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首蛇足，主疫。”可见大傩时打蚩尤正是应该的。第六，大傩亦称禓（音伤）祭，《论语》：

乡人傩，子朝服而立于阼阶。（《礼记·郊特牲》作“乡人禓”。）

郑玄注云：

禓，强鬼也，谓时傩索室，驱疫逐强鬼也。

强鬼就是不得善终的鬼，可见大傩打鬼就是打不得好死的鬼。此禓字即殇字，谓无主之鬼也。蚩尤正是不得好死的鬼，而且也是无主的鬼，即亡国之后无人祭祀的鬼，所以大傩又叫做禓（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傩打鬼即打蚩尤。第七，厉（厉）神为蚩尤，为古人所驱殴，但又为古人所媚祭。《礼记·祭法》：

王为群姓，立七祀，……曰泰厉；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公厉；大夫立三祀，曰族厉。

义后代民间有起褐之仪，即报仇的人欲甘心于仇怨，辄挟酒食至从冢间祭拜乞助，谓之起褐（殇），我以为这是因为蚩尤在后代又被人祀为战神之故。因为人民相信他孔武有力，所以祭祀他求他保佑以得战功。大傩之褐即有此引申之义，此引申之义亦起于蚩尤。第八，大傩十二神兽所吃之诸凶恶有：殆、虚（魖，今误为虎）、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夔）、巨（魆，小儿鬼）、蛊。固然皆为抽象的恶名词，意其先皆为具体的实在人物。此具体的实在人物，我们固然不能单凭文字本身上去推敲，——因为这文字是后人的文字，这记载是文化大启时代的记载，这许多抽象名词的排列，是汉人（或稍前的人）有意无意地分类与安排。但是十二神兽既为实在的动物，这被吃的十一凶恶必为具体的人物。这出吃者与被吃者排演的大戏，它的本身或前身一定有具体的事实。打鬼者既为黄帝，这鬼或与鬼有关的诸凶恶，一定是蚩尤或蚩尤的部属。恰巧，我们看这被吃的诸凶之中有"咎"，咎字如我在第三章第一节所述为蚩尤二字之合音，是吃咎亦即吃蚩尤。又为委随神所吃的观，我以为即夔字形误与音误。观为观看之意，与凶恶不相涉，诸神兽何必吃之。我想这观即《东京赋》所说东汉大傩时所打的诸凶恶：

> 残夔魖与罔象。

《汉书·扬雄传·甘泉赋》曰：

> 捎（杀也）夔魖而扶獝狂。

此夔愚以为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说的黄帝得夔皮以为鼓的夔（引文见下），亦即古书上所说的乐正夔。我在《夔鼎考》的附录二说夔即夏禹的儿子启，他也是一个社团的名字，也是一个酋长的人名。夔（启）即夔龙，即蛇，亦即句龙，是大傩十二神兽所吃的凶恶之一。又为腾简所吃之"不祥"，意即罔象或罔两（魖魉），旧书上说为"水怪"，我以为也是蛇。最后为穷奇、腾根所吃之"蛊"，《说文》云：

> 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晋侯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磔死亡之鬼以为蛊。

段氏注云：

枭，当作梟，断首倒县；磔，辜也；杀人而申张之也。强死之鬼，其魂魄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

几不啻为蚩尤被杀之事做一注脚。十二神兽所吃的鬼有不得好死的鬼，而蚩尤是不得好死的，可见被吃之鬼之即蚩尤。又从段注中知道为强梁（虎）所吃的磔死，即裂尸弃市的人，也是不得好死的人，也可能指蚩尤，或其得名由于蚩尤的被杀。如此说来，为十二神兽所吃的诸凶恶，除梦、不明涵义的寄生、为小儿鬼的巨（魅）外，其余殆、虚（穷乏也）、魅（魑，魑也）、不祥（罔象，水怪）、咎（蚩尤二字之合音）、磔死、盅（强死）以及同为蚩尤近亲社团之观（夔），或为蚩尤之物，即蛇；或为蚩尤之人即蚩尤本人。可见大傩所打的鬼，与十二神兽所吃的鬼，皆指蚩尤；因而大傩为打蚩尤之戏是绝无疑问的。

第九，被吃之鬼既为蚩尤或蚩尤之近亲社团，则此吃鬼之十二神兽一定是打蚩尤的六兽之师。在这打鬼的阵容中，有主要打鬼的人，即方相氏，代表黄帝；有被打的主要大鬼，即蚩尤，已如上述。和这配合的自然有帮助方相氏打鬼或吃鬼的十二神兽，必相当于帮助黄帝打蚩尤的六兽之师及应龙，也必有被打的蚩尤及其部属（如夔龙）。这是自然的配合不是作者深文周纳，而是人情与事理所必然的。果然，我们在这十二神兽之中认清了几个。第一，食磔死的强梁即六兽社团之虎，说已见上，兹不赘。第二，食观（夔）的委随，即委蛇，即泥鳅，我以为即帮助黄帝杀蚩尤的应龙。古书上委随与委蛇二词可互换，委蛇者何，似蛇而非蛇，泥鳅也。《庄子·达生》篇云：

养鸟者，宜树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释文》引司马彪注云："委蛇，泥鳅。"委蛇又为神名，同书云：

皇子曰："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如何？"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见）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山海经·海内经》作"延维"，曰：

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饮食之，伯天下。

无异延维就是维蛇。我们知道这泥鳅是中国最早的汉奸，是他帮助了黄帝杀蚩尤，是他奉依新朝，贪得富贵。所以在后代的"祥瑞型"思想中，说见之者殆乎霸。当然没有他，蚩尤是不至于挨黄帝的一刀的，所以他一出现，人主就霸。可见他在蚩黄战役中是决定胜负的脚色，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神话传说中（如《山海经》之所载者），在后代迷信中（如《山海经》所云见之者，伯天下），在后代风俗中（如在大傩仪式中），在古代美术中（如武梁祠石画像画应龙及应龙杀蚩尤的故事），在文人的寓言中（如庄子）皆有他的表现。十二神兽既有帮助黄帝杀蚩尤的应龙在内，可见大傩之戏必为黄帝杀蚩尤之戏，其初必为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做的纪功跳舞。

第十，大傩的附带仪式有爆竹，爆竹即所以吓鬼之物。而爆竹的最初形状，是一个竹竿，上缚以毬，以代表蚩尤的头。放爆仗即烧蚩尤的头，更取其声以恐鬼，故此杖又名曰"毬杖"、"散鬼杖"。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

> "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气也。山臊犯人则病，畏爆竹声。

但日本的爆竹则犹保存中国较早的形态与传说。日本兼好法师《徒然草》下卷云：

> 三毬杖者，持正月所打之毬仗，由真言院而到神泉苑以烧毁之者也。

《民间故事》引《袖中抄》云：

> 毬杖本于打毬尤头之义，其说不确。愚按毬音求，毛毬也；鞠之类也；蹴鞠又曰戏毬。刘向《别录》云：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因是以毬仗为蚩尤头也；亦是愚人打仗之祝事也。

村濑栉亭《艺苑日涉》卷六"正月十五"条云：

> 是日取门松及司命柴积庭中，竖竹于其四旁燎之；谓之散鬼杖，（原注：杖，读如光。盖爆杖之遗。）

爆竹用于元日以惊鬼，而爆竹亦称"毬杖"或"三毬仗"，日本书又说是因为其上系球，象球尤头之意。毬仗或爆杖就是打毬（蚩）尤头，可

见爆杖的制作，也是由于对于亡国酋长蚩尤本人的虐待而来的，与大傩为打蚩尤之戏，其事为一，故在后代傩仪有其存在，自属当然。爆杖为大傩，而爆杖出于蚩尤，可见大傩其初为黄帝打蚩尤之戏。

（五）贯串故事中心的汉武梁祠画像石

这种大傩之戏除去书本上的记载和现在尚沿行的风俗——旧历的年节及元宵节——可以相互印证之外，又见于汉代的画像石。我们拿汉代画像石中所刻画的大傩图不但可以与书本上的记载完全印证；而且可以帮助我证成被打之鬼为蚩尤，大傩当初为黄帝打蚩尤的纪功跳舞。

山东嘉祥县东汉时代武梁祠的刻石，其后石室的第三石第二层共分三段刻画黄帝伐蚩尤故事：黄帝驾云，乘三龙〔按此即黄帝乘龙故事之又一表现〕，前有四人骑龙前导。其前二人与后二人之间，有一人立之，龙扬前足如人腕，张巨口而一角，状颇矫健灵活。在前行二人之前之左上角有一云龙昂首来迎，一似归顺之状。其下方即有二人伏地跪拜，一巨人折腰拱揖，似作归顺投降的样子。想其人（共三人）当即应龙或蚩尤。

第二段右方为吹角之人，愚考其人当即为黄帝作乐之岐伯。中为云车，前后建鼓，中一人执锤击之，睹其面目与上右方坐云中之人衣冠、面目、地位极相似，愚考其人即黄帝。此一半画面为黄帝作鼓吹图（鼓吹之说详下）。

云车前有六人分二列（每列三人）挽之，再前为二女人立云中，前一人扬面，散发，手执罐；后一女人一手持瓶，一手扬袂作投掷状。

再前即为一有两首曲身向下如辕之龙，我以为此即上文所说的委蛇或延维，亦即泥鳅或应龙。《山海经·海内经》说延维之状：

> 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首。

此石画像确实长如辕，左右首。我以为此即帮助黄帝杀蚩尤的应龙之神（图腾）。此应龙本为泥鳅，面名之曰"龙者"，因为中国语言中凡要表示浑圆滚动之物，皆可以用来纽（L）字音，所以把泥鳅也叫着

"龙"；并且在《山海经》上泥鳅之族的大酋长曰相柳氏，相柳亦泥鳅。但泥鳅的形状在这里为什么画成那样的双首可怖呢？我以为这是基于图腾信仰，即图腾社团的人不能把他们的图腾老老实实地如真地画出来，而必须故意把它弄神秘了，弄迂怪了，然后才能显得它神圣。这道理犹如蚩尤崇拜蛇图腾的人，而他们的蛇图腾不是平常的简单的一条蛇，而是那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蛇——龙。

这双头如门的龙既为应龙，那么在这"门"下持凿及锤作击人状的人必为应龙。其被击之人必即蚩尤。因为《山海经》上明说杀蚩尤是应龙，而不是黄帝本人。

至于在应龙（泥鳅神）身上俯着的人，其人作女子冠，一手执鞭，一手执罐，作倒注形，我想这个女子当即帮助黄帝杀蚩尤的女魃。《山海经·大荒北经》上说：

>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古今中外用鞭止雨的方法是世界人类共有的迷信。我以为这执鞭的女子，在全图中的地位揆以整个的传说，她非女魃莫属。

再向左端，在女魃之后，有一人执锤，想系剑子手，与女魃前一人遥遥相对。在此人之下尚有二人披发，举手，想系第一段之极左方之叩头二人，皆蚩尤之族的投降，故在此段图像之中，亦跪立作俟诛之状。

第三段的图画，我在《饕餮考》中已经指明系汉代的大傩图。自左方起，当中的戴假面具的人为方相氏，此人遍体有毛（余皆无），即《周礼》所说的蒙熊皮。此人为方相氏，本代表黄帝的，但到后来因为蚩尤主兵，为战神的关系，又因缘误会以蚩尤为方相氏。《西京赋》所谓"蚩尤秉钺，奇冀被般"就是这个图像。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此人为蚩尤的，就是此怪人顶戴弓，手执刀、戟，足执矛、盾，共为五兵，与蚩尤造五兵的传说若合符节；并且汉代带钩之中也有这种同类的东西，说详后。我们就其执五兵方面观之，知此人必为蚩尤。但就其在全

图的地位与遍体有毛这一点观之，他仍然是方相氏，是熊。

在方相氏之前，有一人戴具，张口吃一小人，愚以为此人亦为方相氏，因《周礼》上说方相氏四人，可见打鬼的主要角色不限定一人。此人以手持一小人，以口啖之，此小人即鬼，此为方相氏吃鬼的最具体的表现。

在方相氏之后，亦有一方相氏戴面具，持刀与盾。

在此之后，有三人。一人一手持瓢，一手执瓶。次一人一手执桃茢，即打鬼的桃木棒，一手亦执瓢。后一人一手执桃茢，一手执碗。在后二人之中画跃动的两个泥鳅。此泥鳅我以为即应龙的真相，因为应龙本为泥鳅，在古代传说中，在汉代的迷信中，确实有它的存在。并且大傩十二神兽中确实有吃观的委随，即委蛇，即泥鳅，所以汉人在这大傩图中又附带地画出两个泥鳅来。

在这三人之后，又画了三个主兽，皆作举首回顾，扬手捕捉，张口呼唤的样子，这三个兽和前面的一个兽，我想即大傩时为方相氏所率领的十二神兽。这十二神皆是人装扮的，所以似兽而实人，可以和打鬼的人在一块儿打鬼。最后三人，二人持刀，一人手持罐，一手作抛掷形。这种持罐和全体所有的瓶、罐、瓢等物皆属同一意义，即打鬼时用五谷杂粮，特别用豆来打鬼，而又特别来打鬼的眼睛。图中的瓶、罐、瓢就是装这种东西的盛具。

我们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三段石刻上下连属在一起。这表示这三段画像的内容有因果的关系，其密切如血与肉不能分离。我们惟在这全体之中才可以看出它的大意，并且惟有在整个的光辉下才能显示出它的个别的意义。我们总括前论，第一段为黄帝伐蚩尤图，第二段为蚩尤被应龙所杀，黄帝作鼓吹以志盛胜利图，第三段为蚩尤死了以后变成恶鬼，大傩打鬼即打蚩尤图。这三者是一贯的，是一串历史事实的描写与扮演。而它的根本意义是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作的纪功跳舞，到后来演成打鬼的巫术游戏。

（六）漫谈后代的纪功乐舞

在后代每一朝代或每一民族战胜另外一个民族或朝代的时候，每每作特制的音乐与跳舞以资庆祝。这事情本来是人情之常，是通乎古今中外常有的一个现象。

夏代的例子我们留待下文再说，商代的例子以文献不足征之故也暂时不说，我们且看周人的例子。据说周武王灭殷之后，要纪念他的成功，作“大武舞”。《周礼·春官·大司乐》：

> 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郑玄注曰：

> 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左传》宣公十二年曰：

> 武王克商作《武》。

又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至周观乐，

>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庄子·天下》篇曰：

> 武王周公作“武”。

《吕氏春秋·古乐》篇曰：

>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薄侍，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而其详细的内容，则见于《礼记·乐记》：

>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复缀返位）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驰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按此为公孙尼子乐记之语，载《礼记·乐记》及《史记·乐书》内。）

此六成为表演伐殷之事，故首句言“夫乐者象成”，即象成功而为乐也。而其最后一成，“夹振之而驰伐”，一击一刺为一伐，驰伐伐四方，

盖有示威兼庆胜之用意。乐书所载者为舞，其歌词则见于《诗经》的《周颂》。王国维先生在《周大武乐章考》里说《周颂》中的《昊天有成命》，相当于大武舞一成之北出，《周颂》中之"武"，相当于再成灭商；《周颂》中之"酌"，相当于三成而南，"桓"相当于四成之"南国是疆"；"赉"相当于五成之分陕（郏），周公左，召公右；"般"相当于六成之复缀以崇。可见周武王胜殷之后所作的"大武舞"与"大武乐章"，就是表演周武王伐纣的故事。

周武王在灭殷之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他把天下托付给他的四弟姬旦，而管叔蔡叔之辈流言说周公要篡位，于是乎和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谋反。周公这时候一身系天下的重责，乃兴师东征，诛管叔，放蔡叔，杀武庚禄父，周室复振。周公为纪念他的胜利，所以才作"象乐"。《吕氏春秋·古乐》篇曰：

>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高诱注曰："《三象》，周公所作乐名。"按《汉书·司马相如传》载《上林赋》曰："韶、濩、武、象之乐"。张揖曰：

> 《象》，周公乐也。南人服象为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海南，乃为三象乐也。

《文选·上林赋》注同。此南人当为商人之误，因为古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象所宜有，而且河南称豫，即象邑，亦为象社团所居之故地，所以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传说是可信的。宋翔凤轻信张揖注的话，以为商人当作南人，实误。总之，在周公平定东国之后，他作象乐以旌示他的成功。换句话说，象乐就是他的纪功乐舞，这事实是断乎不容否认的。

（七）黄帝所作的咸池乐即咸蛇乐，桐鼓舞曲即凯旋曲

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有没有这种纪功舞曲呢？照理说是有的。我以为黄帝所作的"咸池乐"即"砍蛇乐"，砍蛇乐即桐鼓曲，又名鼓吹曲，亦即凯旋曲，亦得简称曰"凯"（岂），这些东西皆是黄帝战胜蚩尤

以后所作的纪功音乐。但是它的内容有图腾动物的跳舞，所以它一方面又是图腾音乐；不过摹仿图腾的动作的成分少些，表现酋长的事迹多些，所以叫它为纪功乐舞，而非图腾乐舞。

黄帝作咸池乐，见于以下各记载：《庄子·天运》篇曰：

>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又《天下》篇曰：

> 黄帝有《咸池》。

《吕氏春秋·古乐》篇曰：

> 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文选》张衡《东京赋》：

> “《咸池》不齐度于鼛咬”。李《注》引《乐律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

《白虎通·礼乐》篇：

> 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

《礼记·乐记》：

> “《咸池》备矣。”郑注：“《咸池》，黄帝所作乐名也。咸，皆也；池之为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

其字一作“纤施”，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 用锡舞，舞溢员……用纤施舞，舞溢方。

又作“咸䲹”。《广韵》五《友》“䲹”字注：

> 咸䲹，黄帝乐名。

可见咸池二字，字本不拘，总以读咸（kam）读池（te）为是。可是黄帝的音乐为什么必得叫咸池呢？是否真如班固在《白虎通义》上所说“言大施天下之道，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呢？我以为决不是的。用文字上，声音上通假的关系来求一个名词的解释，这是后代学者们惯用的技法，在太古之世，在野蛮社会的酋长们的脑袋里不会

有这种文字上的把戏的。

考甲骨文无"也"字，也字即它字。《说文》无"也"字，凡从也之字皆从它，如"他"字古作佗，"池"字古作沱，秦兰池宫瓦当字作"兰沱宫瓦"，《周礼·夏官·职方氏》："并州，其川虖池"，《战国策》作呼沱，秦《诅楚文》刻石作恶駝。可见"咸池"之池字古本作沱。池字古作沱，沱字从水它声，意其先只作咸它，它为蛇，则咸它即咸蛇也。《咸蛇》之义从何而来呢？我以为即因黄帝砍杀蚩尤而来。因为黄帝砍杀了蚩尤，又更为他因为砍杀了蚩尤而作此音乐，所以把这个音乐叫做咸池乐。《咸池》乐即砍蛇乐，即砍蚩（＝它＝蛇）尤之音乐也。

咸池的池字既为它字蛇字蚩字，则咸池之咸字必为动词即砍字。《说文·口部》：

"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

训咸为皆为悉，意皆为佥字之借意。王引之《经义述闻》谓咸字从戌，《说文》训灭，故悉也当为灭也之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咸字为"鍼"字之古文，本意训为"锄也"，着想诚是，亦未达一间。我以为咸字象斧钺之形，本为名词，甲骨文作  、，金文作  （咸□鼎）作  咸，其为刀兵之形益明。刀兵本为砍伐之武器，故由此孳乳表示动作之意义，即砍伐之本字。《尚书·君奭篇》："咸刘厥敌"；《周书·世俘解》："咸刘商王纣"；《汉书·律历志》："咸刘皆灭"，其义皆为杀戮，即砍之本字。"咸刘"亦作"虔刘"，《左传》成公十三年："虔刘我边陲。"杜注："虔、刘皆杀也"。《方言》云："虔、杀也"。《诗经·鲁颂·閟宫》："克咸厥功"，克咸亦杀意。

咸字后与佥同音，乃训为皆，遂成《说文》咸字之说解，这本来是假借的意思，与咸字之本义了不相涉。其后借义成本义，遂成喧宾夺主之势，于是古人乃别造形声字之"戕"、"戡"、"戡"等字，以济其穷。《书·西伯戡黎》伪《孔传》曰："戡，亦胜也。"《说文·戈部》引书作"戕黎"，《解》云："杀也"。《尔雅·释诂》云："戡，克也。"《说文》："戡，刺也。"《诗·鲁颂·閟宫》："实始翦商"。《毛传》："翦，齐也。"《郑笺》："翦，断也。"《说文·戈部》引作"实始戬商"，训为"灭也"。

戕、翦、戬皆咸字之形声字，齐、克又咸字之音转，至今口语中引刀切物亦曰"齐物"，击人犹曰"克人"，是其证。咸字在后代虽失其本义，然从咸得声之减字，犹有"少"义，少即砍杀之结果也。《左传》文公十七年"克灭侯宣多"，即灭绝侯宣多。《汉书·昭帝纪》："户口咸半"，即户口减半也。以上所引材料皆我《蚩尤考》的旧稿，今读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卷二解释《易经》咸卦之"咸"字，亦持同样的见解。高先生说：

> 《说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余谓咸：初义当训斩也，从戌，戌戊古本一字（罗振玉说，见《殷墟文字类编》），大斧也，口象物形，以戊斩物之状也。……本卦咸字皆斩伤之义。

按《咸卦》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辅颊，舌〔吉〕"。诸咸字皆为砍伤之义，更足为愚多一力证。

又从音韵学上讲，咸字古音在《覃部》，高本汉（B. Karlgren）《国文解析字典》假定音值为"Kam"，戕、戬、砍、亦皆见《覃部·见组》字，皆读 Kam，则其本出一源，绝无问题。

咸既训砍，则池字不得不为蛇字，因蛇可砍而池不可砍也。咸池既为咸蛇，则《周礼·大司乐》之教国子以乐舞，"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大咸、咸池，尧乐也。"我们知道尧即黄帝，则为尧乐之《大咸》，必为黄帝之乐《咸池》。此大咸即大砍也。而大卷又大咸之音转，云门之云为龙蛇，黄帝之号缙云氏，我以为即戬云（蛇）氏，与为黄帝之乐之咸池，其得名与涵义皆指同一事实，即黄帝杀蚩尤的事实。我们再揆以中国古书上与壁画上（旅顺营城子汉墓壁画）有践蛇、操蛇、啖蛇之事实，中国古书上、风俗上与石画像上有打蚩尤的游戏，与此砍蛇的音乐，打蚩尤的音乐，真是若合符节，其起源出于一因，其事实同指一事，因之其本身亦一而二，二而一也。

《咸池》之音乐既为砍蛇之音乐，其内容为表演砍伐蚩尤的故事，

此仅从字面上推敲，与同类事物之比较，究竟咸池之乐是否真的表演此类事迹乎？我以为咸池之乐即古书上所说的黄帝所造的桴鼓之曲，一名鼓吹曲，一名凯歌曲。

《初学记》卷九引《归藏》曰：

>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作桴鼓之曲十章。

此十章之名，《初学记》虽未引之，但见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七"乐考"二十，"鼓吹"条下引陈旸《乐书》曰：

> 隋大驾鼓吹有桴鼓，长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苣（苴）文。大业中炀帝宴燕（卷一三六作享）用之。唐《开元礼仪图》曰：桴鼓，小鼓也；按图，鼓上有盖，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犹雅乐之奏，与金钲相应，皆有曲焉。《律书乐图》云：桴鼓一面（卷一三六作曲）十操（作璈）：一曰惊雷震，二曰猛虎啸，三曰鹫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七曰壮士奋怒，八曰熊罴哮吼，九曰石坠崖，十曰波荡壑；并各有辞，其辞无传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钲鼓，有灵夔、孔雀、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得用之矣……（《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同，乃自陈书引。）

《律书乐图》所云之桴鼓十曲，即《归藏》上所说的桴鼓十曲，所以冯惟讷《古诗纪》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之《归藏》，径以《律书乐图》十曲之名列于《归藏》"桴鼓之曲十章"之下。

我们在这里要问：黄帝伐蚩尤有功所作的桴鼓之曲十章为什么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曲名呢？在这纪功的音乐中为什么有"猛虎骇"、"鹫鸟击"、"龙媒蹀"、"灵夔吼"、"雕鹗争"、"熊罴哮吼"等曲名呢？我们只要一反省黄帝战胜蚩尤所作的傩戏中那十二神兽之名，马上就可以得到解答了。在那里我说十二神兽之名就是黄帝伐蚩尤时所率领的六兽之师的化身，而六兽之师即是黄帝伐蚩尤时所率领的六个近亲社团。换句话说，六兽就是六个兽图腾，那么我们再翻转来看桴鼓十曲之中的这几个节目：

“猛虎骇”即六兽之师中之虎。亦即大傩时十二神兽之彊良（虎）；其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营城子汉墓壁画中虎面神人，即门旁之立虎。虎面神人操蛇，即对于蛇的虐待；大傩十二神兽中之彊良食磔死，亦即食蚩尤。桴鼓之曲中之“猛虎骇”，盖因蚩尤之善战而惊骇，其表现在音乐中之用意，亦为打蚩尤。可知此猛虎即以上之诸猛虎，其用意与大傩及壁画同，而其根源则基于虎图腾、虎社团。

“鸧鸟击”我以为即黄帝伐蚩尤时所联络的东方鸟社团，亦即舜之部落（凤皇）或女魃之部落（鹤？），亦即大傩十二神兽之“雄伯食魅”之雄伯，雄伯即鸧鸟之伯也。又武梁祠画像石中在方相氏巨人之下有一鸟，整个的图画既与打鬼之事有关，则此鸟亦必与打鬼有关，否则不会无端刻画一鸟。此鸟即大傩中之雄伯，桴鼓十曲之鸧鸟击，皆为鸟图腾，鸟社团。

“龙媒蹀”之龙，我深信其必为应龙，因为应龙在蚩黄的战役中占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决定胜负的因素，所以在表演蚩尤战争的桴鼓十曲之中必然要有他的位置。况且名之曰“龙媒”，媒者，“谋也，谋合二姓以成昏媾也〔说文〕”。而我说应龙在《山海经》上一名曰贰负之臣，贰负之臣即二臣，亦即两头勾结，朝秦暮楚，深合于媒字之义。至于蹀字即蹀躞之蹀，小行也。《楚辞·九章·哀郢》：“众踥蹀而日进兮”，即形容小人之曲意奉承，至今我乡犹有此语。今桴鼓之曲曰“龙媒蹀”，充分地形容出应龙的左右勾结，两下作好人的汉奸的样子。此龙媒（应龙）又见于大傩十二神兽中的委随（泥鳅＝应龙），他在打鬼时吃了夔（今误作魂），夔即夔龙亦蛇种族之一种。

“灵夔吼”，盖因应龙欲击之，故不得不吼也。泥鳅（应龙）在武梁祠画像石大傩图中之表现，为一写实的泥鳅，还跃动着呢！正是形容他蹀躞的样子。此为两栖物图腾与两栖物社团。

“雕鹗争”也是在这次战役中参加战斗的角色，二者与前后诸鸟兽相连，自不得不为鸟图腾与鸟社团。

“熊罴哮吼”在全曲之中为第八曲，其第九曲为“石坠崖”，其第十曲为“波荡壑”，盖形容蚩黄战争时蚩尤纵大风雨，应龙蓄水，用水

攻蚩尤的样子。这是中国洪水之所由起，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尧（黄帝）舜之际的洪水传说全由此种人类的战争所引起，此为人祸非天灾，在表演黄帝伐蚩尤的音乐（柄鼓之曲）之中当然有其表现。此"熊罴哮吼"在此表演大风雨之曲之直前，在诸鸟兽舞蹈之后，可知此一曲为表演熊罴之族之胜利的一曲，即全舞曲之中的顶点（climax）。此熊罴不待言就是黄帝伐蚩尤时所率领的六兽之师之首二师：熊与罴，亦即大傩时打鬼的主要角色蒙熊皮的方相氏。不特此也，武梁祠大傩图在方相氏后面跟着的跻跻苍苍的那些人立的熊，当也是这一曲的具体的表现。我想表演这一曲时，人们除了蒙熊皮之外，还要学熊罴的叫吼，——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听过熊罴的叫声，但想像它的叫声一定动人心魄，所以《庄子·天运》篇形容《咸池》的音乐时也说：

"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大有使听此曲的人无所措手足之慨。我想我们从这"熊罴哮吼"四个字除了深深地意味到它的图腾意义之外，还可以确信这一点点材料是有关中国图腾音乐的在文献上惟一的记载。

又《尚书·尧典》（今本在《舜典》）上说舜受尧禅之后，任命二十二臣共治天下，这二十二臣之中有殷的先人契，周的先人后稷，种族既不同，时代亦违异，绝不会这样浑天下面一之，使各族的男祖共处一家。这当然是伪作或后人改易的痕迹。但是这其中也有极可珍贵的资料，如命益为虞官（山泽之官）：

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我以为此"朱虎"即六兽之师之"貙虎"，此"熊罴"，亦即六兽之师之"熊罴"。换言之，亦即柄鼓十曲中之熊罴哮吼。

又《典》云：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益稷》篇亦曰：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

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此鸟兽跄跄，百兽率舞，非棡鼓十曲中之鸟兽，非大傩打鬼时之十二神兽不足以当之。可见《尚书》的这两段记载与大傩之戏，棡鼓之曲、汉代的壁画与石刻同基于一种事实，即晚期的图腾社会的组织与艺术。

因为说到乐正夔，又不禁使我想起黄帝得夔皮以为鼓的故事来。《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以雷兽之骨〔郭注：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撅犹击也〕，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按《庄子·秋水》篇《释文》引李云：

黄帝在位，诸侯于东海流山得奇兽，其状如牛，苍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风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黄帝杀之，取皮以冒鼓，声闻五百里。

即本此经为说。我在《饕餮考》附录一里说传说上之乐正夔，即夏后启，而夔即"句龙"，亦"蚓龙"若"蛟龙"，皆蛇属，所以在一切牧关夔的记载中皆说夔一足，一足即一尾也。我们在这里不要为《山海经》所说的"兽"又说"状如牛"所蒙蔽，便以为夔真是像牛的兽类，须知《山海经》上所说的兽，常统一切动物言之，不一定专指陆兽；若真为陆兽，岂有一足而且能入水之兽呢？我想黄帝为什么以夔（蛇）皮为鼓呢？黄帝的纪功乐舞为什么必得是棡鼓之曲呢？大概是因为鼓是摹仿蛇体盘聚的样子，击鼓即所以击蛇。鼓是用夔皮所做的，在后代的传统中不妨说夔作鼓，而夔在动物性格（即图腾性格上）其状如鼓。《庄子·达生》篇"山有夔"，司马彪注曰：

形如鼓，而一足。

而夔又确乎是蛇，蛇体盘聚，圆圆的一大堆，又很象鼓的样子，所以我说黄帝战胜蚩尤之后，作鼓或鼓吹乐，即所以摹仿敌人图腾物的样

子，更剥蛇皮（夔）冒鼓，再以兽骨击之，击鼓即所以击蛇，亦即击敌人的图腾，与上述黄帝战胜蚩尤以后，对于蛇的虐待，如虎操蛇、巫夹蛇等等，皆基于同一思想，因而这些事实亦必息息相关，甚至就是一事，这样对于敌人图腾的示威，所以在后代误会为黄帝击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我又疑心栎鼓之曲的第一曲惊雷震，即此"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的缩写。惊雷即惊鼓，大约在演奏此曲之时，必先击鼓数通，以壮士气也。这种带有图腾意味和巫术性质的纪功仪式，到后来因为社会的进步，便逐渐失掉这种原始的性质，而仅仅剩下纪功的意义，这就是后代的鼓吹曲或凯旋曲。但是它的宗教的、巫术的一部分意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略予更改，这就是后代的打鬼的游戏——大傩之戏。不用说，大傩时也用鼓吹，大傩时主要的乐器也是鼓。《荆楚岁时记》说：

>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帽〔云案即周礼方相氏所戴之黄金四目的假面具〕，及作金刚力士〔云此为佛教入中国后的误会，此金刚力士即古之方相氏，方相氏四人〕以逐疫。

至今犹有"腊鼓频敲"之语。鼓吹乐为军戏，而大傩也是军戏，鼓吹乐的用意是"以威天下"，而大傩的用意也是"以威天下"，不过前者是威人，后者是威鬼而已。

我们说到这里，然后可以恍悟日本大阪住友氏所藏的有名的"双鸟饕餮纹铜鼓"的形状了。该鼓高二尺四寸，两面饰的蛇皮纹：近边处鳞纹较小，当中纹大，鼓边更饰以钉纹三列。鼓身上踞双鸟，其下以四饕餮（日本人曰兽头）头为足，四足之间为空洞。鼓身两侧各饰一有首有臂有身有足之饕餮纹。此饕餮纹与一般的饕餮纹不殊：有曲角、有双目、有巨口；惟此三者中间嵌置一人形，可以说此三者为一人形的拆散：两角生于人头之上，两目填置于两臂（作上举状）与两足（作蹲踞形）之间，而其巨口则以人之两足蹲踞为之，至饕餮之鼻际，则填以三角形人身。在全体的构图之中，可以说是把人形与饕餮纹混合在一起，可以说拆散了又聚弄起来的饕餮纹。这饕餮纹并非一

般的饕餮纹，而是特殊的饕餮纹，是有人身的饕餮纹，它可以说是像人的饕餮纹，也可以说是像饕餮的人纹。我在《饕餮考》之中说这图像就是蚩尤的图像，饕餮为蛇，为龙，故此人有角〔龙角〕，有爪〔龙爪〕。此人两臂高举，而其手处则作爪形，此爪又常见于饕餮纹中巨口旁之爪，而安阳出土的骨器残片上所刻之饕餮纹，于饕餮头之旁有两手高举，与此铜鼓上之人之手完全一样。又安阳出土的白色陶器上的人形，即我所说的"刑天纹"，亦即蚩尤纹，其两手高举，一似缴械被俘的样子，与此相同，而其手形亦与此全似。质言之，此非手，乃爪也。一方面此人又即饕餮，而饕餮为蚩尤，故此人又必为蚩尤。所以这图像是饕餮与蚩尤的综合图像，是"物"与"人"合一的图像，亦即图腾（饕餮部分）与酋长（蚩尤部分）的浑一图像。它是证明饕餮即蚩尤或蚩尤即饕餮的惟一无二的极可珍贵的资料。

但为什么铸鼓的人又把这图像——半饕餮半蚩尤的图像附着在这鼓身上呢？面且这鼓面上不作平面的皮革形，而特作蛇皮的花纹呢？读者只要一回想我在上文中所引的材料与假设马上就可以明白了。我在上文中说黄帝造鼓是纪念战胜蚩尤的战功，他击鼓一方面是为了打蚩尤的图腾，一方面是为了打蚩尤的本人。《山海经》上说黄帝得夔皮以冒鼓，"橛（击）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就是打蚩尤的图腾，蛇；而黄帝作"咸池乐"就是砍蛇乐；而咸池乐亦即桐鼓曲，则打鼓的别名也可以说就是咸池与砍蛇，则此铜鼓面上所铸的蛇皮花纹，即表示此鼓皮本为蛇皮；而在两旁铸以蚩尤像，就不啻是说铸鼓的目的，或作鼓击鼓的目的，原先就是为打蚩尤，所以在这鼓上又铸以蚩尤像；犹之乎刀兵本为蚩尤所发明，所以有的刀兵上又铸以蚩尤之像一样。此鼓鼓面作蛇皮，鼓则作蚩尤像，这当然是商代的匠人承自往昔的手法，然面这手法这关系几乎隐隐约约地表示太古时代图腾社会的迷信：即蚩尤以蛇为图腾，所以才把二者连合在一起。

我们从这铜鼓的形状、花纹，几乎可以一串地如剥蕉抽茧地寻绎出古书的记载，与古书记载背后的社会现象；它不啻为我的假设作一

铁证，并且惟有从这个假设之中才可以窥知此鼓的奥妙。

这一个鼓是立鼓，从左右方面击的，还有从上面击的铜鼓。《周铜鼓考》著录两个从陕西凤翔府西乡所出的两个铜鼓，此铜鼓状如觚，顶平而底空，遍体饰蟠虺纹，顶上有狭长之空隙，盖磨治之使之中律。器在春秋战国期。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是鼓面作虺纹，而虺也是蛇，除去美术花纹的意义以外，或许有与蛇的关系，即因鼓的制造在原始时代有击蛇的迷信，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过分地推敲，因为有立鸟饕餮纹铜鼓一例已经够了。

（八）鼓、鼗吹、鼗吹图——附说吉慕

鼓是世界乐器中最原始的乐器。格罗斯（E. Grosse）说原始民族的使用乐器，全为配合跳舞的拍子，而鼓是打拍子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鼓可以说是乐器之中最原始的也最早的形式。罗伯三（J. F. Rowbotham）将原始乐器分为三形式，即鼓、笛、弦。并且就其发生的次序来说，也以鼓第一、笛次之，弦最后。并且他说：

> 各种野蛮人间，有时可以单独地使用鼓，而笛弦则永不见单独的使用；如果他们有笛必带有鼓，有弦又必有鼓与笛。

图腾民族的乐器，在乐器发展史上说自然属子原始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用鼓。不但有鼓，他们也必把他的图腾崇拜的意义赋诸鼓上。岑家梧先生《图腾艺术史》关于这一点有极其透辟的见解。他说：

> 印地安人对鼓的崇拜所表现的图腾意义，较任何图腾民族更为显明。阿拉斯加一带土人的鼓上，描写图腾的图像。其中之一，在边缘作大线条，中间画鲸鱼图案，其口张大，背后鱼翅直立。下部作小鱼的头部，与图腾柱的描写全然一致，显系图腾记号无疑。其他尚有鼓的神话传说，以鼓具有特殊的魔力，全与图腾信仰有关。如拉伯兰人（Laplanders）相信部族中的巫人用鼓为产生魔力的渊源，若有鼓的助力，他可随意所之，可使其灵魂跑到遥远的异地或驰游于天上，或潜行于地下，且能预言用何种方法使狩猎获得好果，用何方法可取回一只逃走了的冰鹿。总

之，鼓的能力可以助巫人达到获得部族成员生活所需的一切。路波森尚称北美洲土人所信仰的鼓神，尚可与他们的守护神相提并论，鼓神也与守护神同样地监视人类的生活行为。这不外由于鼓的制造材料之取自图腾动物的骨与皮而引起敬畏的信仰。

岑先生所注意的现象与原则假若能得着详备的中国材料为之疏通证明，该不知如何地有趣。我想这些原则与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完全相合。不过我所说的黄帝作鼓是为了打蚩尤的图腾，鼓上的花纹不是黄帝自己的图腾，而是战败部落蚩尤的图腾罢了。这显示一种什么特征呢？我想它是表示作这鼓的人已非原始的图腾部落，而为晚期的没落的图腾部落，所以他的音乐和跳舞不完全是摹拟图腾物的跳舞，而主要的是表示酋长个人的战胜的纪功跳舞罢了。

黄帝所作的桴鼓曲，在后代一名鼓吹曲即凯旋曲。

在这里我们先说说"鼓"字与"凯"字，略做文字学的考释。

《说文》五上《鼓部》：

> 鼖"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从壴、支，象其手击之也。《周礼》六鼓：雷鼓八面，灵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鼗鼓、晋鼓皆两面。凡鼓之属皆从鼓。

按小篆鼓字从壴，壴即鼓之本字，《说文·壴部》：

> 𡍮，陈乐。立而上见也，从屮从豆。

按壴即鼓的原始象形字，徐锴《说文·系传》曰：

> 豆、树鼓之象。屮，其上羽葆也。象形。

此说最中肯。徐灏《说文笺》

> 《系传》曰……（见上引），戴氏侗曰：壴，乐器类，草木笾豆，非所取象。其中盖象鼓，上象设业崇牙之彤，下象建鼓之虡。伯曰：疑此即鼓字。鼓，击鼓也，故从支。灏按：楚金、仲达说是也。鼓、䜌、彭，皆从壴，是其明证。

可见壴、鼓一字。壴既为"鼓"，我又疑心它就是凯字的本字。《说文》无凯字，其本字即豈字，《说文·豈部》云：

> 豈，还师振旅乐也。一曰欲也登也，从豆，微省声，凡豈之属

皆从豈。

按豈字亦本壹字，屮，其上羽葆，中为鼓体，下为鼓座之虡。豈字古书通作愷。《周礼·乐师》："凡军大献，教愷歌眡瞭"，注云：愷，献，献功；愷，乐也。《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愷乐。"注云："大献，献捷于祖；愷乐，献功之乐。"《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愷乐献于社。"注云："兵乐曰愷。"《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弥，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公羊传》庄八年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左氏《传》曰："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孙毓《东宫鼓吹议》："鼓吹者，盖古人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也。"《唐会要》载太和中太常礼院奏云："谨按，愷乐，鼓吹之歌曲也。"可见豈即鼓，凯乐即鼓吹。

而鼓吹曲是什么呢？最早的鼓吹曲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桐鼓之曲。《旧唐书·唐绍传》：

> 窃闻鼓吹之乐，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桐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

《通考》卷一四七又曰：

> 徽宗政和七年议礼局奏曰：古者王师克捷必奏凯，所以耀武事，旌勋伐。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乐以劝士讽敌，故其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

此亦见《宋史·乐志》十五"鼓吹上"

> 鼓吹者，军乐也。昔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歌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其曲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周官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

可见鼓吹凯歌就是黄帝所作的桐鼓曲。

最后我们略释古器物上的鼓吹图。汉武梁祠画像石上的鼓吹图，是所有这些鼓吹图中最值得珍贵的一个，因为它不但表示它是鼓吹，而且表示它是黄帝所作的鼓吹图。质言之，这幅画就是黄帝所作

的鼓吹图。不特此也，武梁祠画像石的作者把这图画连缀在黄帝伐蚩尤之下，应龙杀蚩尤之右，黄帝作大傩图之上。尤其是在这鼓吹图的直前，应龙杀蚩尤图与鼓吹图引车者的中间，有两个女人持瓶扬手作撒豆状，此豆按即傩豆，即打鬼时惯于打鬼眼睛之豆，这表示鼓吹曲与大傩戏根本就是一回事的。这图面在全图中的前后关系可以说是无遗憾地全表现出来了。至于这鼓车上的鼓有羽葆后扬，且作三旒形，中为建鼓，如文字学上的壹（鼓）字豈（凯）字的上作羽葆之状，中为鼓，下为虡之形完全相合。可以说那形状就是壹字、豈字的具体象形。

这种鼓吹图又见于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室西间屋的石画像。在第二层画像上画一人在车中击鼓，前有四人引绳挽车。惟此人所持之鼓槌为棒形鼓槌，与武梁祠的鼓槌作锤头形者不同。再者武梁祠之雷车以云为轮，前引车者后吹角者皆立云端之上，表示这画像中的人物为神仙而非人间的（按此与黄帝乘龙登天思想有关），而孝堂山的石画像为实事的人间的而已。又有一石画"大王"之车骑仪仗图，榜题曰"大王车"，有华盖，驾四马，前有四骑士，再前有一鼓吹车，中坐四人吹排箫，其上有盖，盖上复有二人击建鼓，鼓有二铃，其上有顶垂二龙首，意甲骨之鼓字有作  （《殷虚书契前编》二卷，十二页、第四片）形者，其上之门，盖即此附有二龙首之鼓顶。又民国十五六年间张中孚、簠彦堂在河南南阳所发现之汉墓画像石，亦有一有乐舞图的画像石（按该石现在南阳石桥镇），其中之建鼓亦有类此顶盖。且鼓之四角系铃，与此大王车前鼓吹车上之鼓上系铃，尤为相似。此鼓吹车前又有六骑士，骑士前又有二人荷戈前驱，在大王车后尾以四骑士。

以上所列举皆是实物上的鼓吹图，颇可与鼓吹的传统及记载互相证明。

在最后，附带地说一点题外的话，就是我在本文第三章第一节《从文字学上证明蚩尤以蛇为图腾》中说商周人把不祥的事叫着它，叫着尤，叫着咎；把无碍的事叫着"无它"、"无尤"、"无咎"，其原因

（即此种名词及心理之成因）就是因为蚩尤之被杀。因为蚩尤被杀，相信蚩尤死后为祟，所以把这些坏事统统归到蚩尤身上，后来就把蚩尤这两个字当做凶恶的总代表，所以说有坏事就叫佳它、有尤、有咎（蚩尤二字之合音），无坏事就叫亡它、亡尤、亡咎。这种把坏事全推到蚩尤身上，把蚩尤二字当做坏事的总代表，犹如在年终大傩时，把一切的坏事全当做蚩尤一样。这二者（吉凶之词与打鬼）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在这里我们更进一步地要问：表示好的贞祥的吉庆的"吉"字是不是也与黄帝蚩尤之战有关系呢？我想这是可能的。把坏的事情安在蚩尤的身上，把好的事情比在自己身上，这是人情之常。因此我想这表示吉庆的总字"吉"字，若求其初义，大概也应该在这地方着眼。

甲骨文吉字，皆为它、尤、咎之反面，其意义确为吉祥之义，其字形如下：



我看这字形当是从士从口，士字的说法很多，郭沫若先生说是像生殖器形，但是为什么生殖器就算吉呢？并且那口字又如何解释呢？而遍观甲骨文的吉字无一不从口者，可见从口之意在全字之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疑心吉字所从之𠂤、𠂇、士、屮乃象征鼓槌的样子，口字像人唱歌，大概是一面击鼓，一面唱歌就是表示吉庆的意思，所以把从鼓槌从口之吉字当做好的意思的总代表。因为鼓、鼓吹是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作的纪功志喜的乐舞，天下最大的吉事殆无过于此者，所以把这鼓吹凯歌一事各取其一点，以造成吉字，来代表吉庆的意思，这样就沿袭下来代表吉字的用法。

还有一点旁证的，就是表示喜庆的"喜"字从壴，从吉，《说文》说是"乐也"。表示美的"嘉"字，从壴、从加，《说文》训为"美也"，无论是喜是嘉，在形、音、义三方面皆与"吉"相通，喜、嘉既从鼓（壴）取义，那么吉字也可能从鼓取义，况且鼓字所从之攴，甲骨文作、、

又与吉字上一边所从之、、又非常相像呢？

吉字之取义既于鼓，于黄帝杀蚩尤后所作之鼓吹，而鼓吹又与大傩之戏为一，无怪乎古人又把傩戏算做嘉礼之一了。像被打者（不管是人是鬼）恶者之为蚩尤，则打者吉者之属于黄帝一方面，正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

（九）蹴鞠——踢蚩尤之头（球）的跳舞

古代之音乐乃与跳舞共同举行者，有跳舞必有音乐，有音乐亦必有跳舞。黄帝所作的伐蚩尤的音乐——《咸池乐》或《桴鼓曲》、《鼓吹曲》，既为表演伐蚩尤的故事，则与此音乐相并而行的跳舞当亦必为表演伐蚩尤的故事，即将伐蚩尤的故事用跳舞的形式表而出之。然则这种伐蚩尤的跳舞是什么呢？我以为即踢球之戏，古名蹴鞠者是也。

球，古谓之"鞠"，《说文·革部》云：

> 鞠，蹋鞠也。从革匊声。

徐锴《说文系传》云：

> 蹋鞠以革为圆囊，实以毛，蹴鞠为戏，亦曰蹋鞠。

《广韵》云："鞠，今通谓之球子。《风俗通义》云：毛丸谓之鞠。《说文新附》云：球，鞠丸也。"可见鞠即古球字，蹴鞠即今之踢球。

踢球这种游戏本来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武戏或军戏，它从上古一直繁衍到中古、近古，但从元、明以后这种游戏便渐趋于湮没了。自从清朝末年，倡导新学，西洋的"足球"也随着欧风美雨而至中国，但殊不知我们中国自有我们自己的老足球，而且这足球的历史是十分古老而离奇的，它可以说是世界上足球的最原始的代表。

中国古书记载踢球的地方太多，今不具引；现在我们仅考查它的起源是怎样。刘向《别录》云：

> 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云：

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骤骑尚穷域蹋鞠。

《索隐》引《别录》云："蹋鞠兵势，所以陈武事。知有才也。"《正义》亦云：

黄帝所作，起战国时，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讲武。

可见中国古书皆云蹴鞠为黄帝所作。这记载乍看起来，使人发生怀疑，以为是犯了把一切发明皆归功于黄帝的老毛病，黄帝在后代成了箭垛上的人物，所以后人把一切的事功都归在他身上，连踢球也不能例外。然而仔细一想却又不然。因为发明踢球这一件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必须归功于黄帝的，它归黄帝发明与否与黄帝本身的伟大无关；古书上既然说它是黄帝所发明，它一定必有所本。我想这传承是十分可靠的，因为促使我们这样相信的并不是因为有书本上的记载，而是这件事情或这种游戏它的本身上所具有的原始性。

踢球在某一点意义上看来是一种跳舞。人们用脚踢起球来，而更番踢之，真是有若谜语上所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一种姿态相当优美的跳舞。黄帝所作的《咸池乐》，既为砍蛇之乐，亦即杀蚩尤之乐，那么和这种音乐相配合的一定有一种代表杀蚩尤意义的跳舞。我以为这种跳舞就是蹴鞠。首先古书上说蹴鞠是黄帝所作，其目的在用以练武；夫黄帝练武必须有用武之地，此不待言。我们统观黄帝一生，只是和蚩尤打了一个大仗，踢球若为黄帝所造，而且用以练武，则此物的制做可能与打蚩尤的战事有关。此就推理上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也。此其一。如黄帝所造之鞠或球，今字从革"匊声"，或从毛、"求声"。这字是形声字，从革从毛所以表示其物为毛革所制，其真正的名字只是"匊"或"求"。但为什么球会有那样一个名字呢？我们知道，中国物件的名字，多就其形或声音以为名；形声既不可象，则或用二字以隐括其义，而为一会义的名字。今球子其形圆，所以它一名为圆，纠合同人结球社的社谓之"圆社"。日本人谓球曰"丸"（wan）其意亦取义于圆（丸 waru）；但照中国人一般的习惯，皆谓"球"为"求"，而不名为圆；可见这球字的得名是无关乎东西本身的形体的；那么，它为为什么做"球"、"鞠"呢？我想这得名一定是别

有缘起，鞠字古读巨六反，高本汉《中文解析字典》假定古音为 kiuk，球（求）则为巨鸠反，我想这两字的读音颇与蚩尤二字的读音的急读相似。换言之，急读之则为匊，为求，缓读之则为蚩尤。此有一旁证足以佐吾说。蚩尤的后人在春秋时代在晋国地方有被隔绝在山谷中的仇由国，这仇由国（一作风氓、仇犹）就是蚩尤国。而仇由国，《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正义引《韩非子》（案见《说林》下）作酋国。是仇由国缓读之则为仇由，急读之则为酋；而蚩尤一名缓读之则为蚩尤，急读之则为"球"、"鞠"也。并且"求"字在中国古书中每与"仇"字通用，《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释文》本一作"好仇"。《礼记·缁衣》、《汉书·匡衡传》、《后汉书·张衡传》、《尔雅》郭璞注及李巡注（《众经音义引》）、《文选》李注、白氏《六帖》十七引俱作"仇"；是求、仇二字互通。求（球）既可通"仇"，而仇由又为蚩尤，是不啻求（球）即等于蚩尤。然则我说球为蚩尤二字之急读益为可信。此其二。又意蹴鞠之蹴字，亦当为蚩尤二字之合音。《庄子·秋水》篇曰："风曰：然！予蓬蓬然起子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鮹我亦胜我。"释文："鮹，本又作蹈。"《荀子·强国》篇曰："大燕鮹吾后"，杨倞注曰："鮹，蹴也，言蹴踏于后也。"蹴既可通于蹈，蹈从舀声，而"酋"国又为仇由之急读，仇由又为蚩尤之音转，则蹴鞠之蹴字之得音，意亦与蚩尤有关，此其三。以上皆为间接推证，兹有一直接材料足以佐吾说。

日本飞鸟时代（相当于隋初）井家门人外郎政光所撰《蹴鞠指南大成》曰：

> 我邦鞠之形制者，以革为圆囊，虚其中而蹴跃之戏矣，又游艺之一也。开地因桓构鞠坊，而植以柳、樱、松、枫之四木，戴乌帽子，被直垂蔦袴，着鸭履，面八人各隔树而立。向者为相手，左右为胁诘，是蹴鞠之八境也。余按蹴鞠者说多端：考中华之所由起。黄帝制之以习兵之势，或比之蚩尤之头，或始于战国之时云。亦按汉霍去病、唐薛蔦造鞠，尔来蹴者不少。我邦则不知起于何时，上世未之闻也（早川纯三郎（Hayakawa Junzaburo）编《杂

艺丛书》卷二、大正四年国书刊行会铅印本)。

又"蹴鞠之目录九十九条"曰:

大唐鞠戏之始,传云鞠为蚩尤之头。蚩尤者,恶魔之大将,灾难之宗主也。暴弱人民,身为铁,刀矢不能伤,横行无道;黄帝无法禁之,乃仰天而祷。天遣至上之相人(占人)为之占卜。据云取蚩尤之头之象为鞠蹴之,即可降服蚩尤。黄帝乃依法制之,造鞠以为戏。无何,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受天之罚,铁身皆烁,于是被黄帝杀于此地。蚩尤出自东方,当其被逐向东逃窜时,东方于四木(树)之外,有木阻之〔译者:按日本鞠戏,城植四木,此在东木之外,别有一木阻之。〕,故名此木曰"逃木"(nigeki)。又逃时拔草 故此木又名为"分木"(wakegi)。黄帝出自西方,待之以战,故西方之木,谓之"待恳"(Machi Kake);又自西方追之,故又名为"追恳"(Oikake),或"追木"(Oiki)。鞠之三拍子,盖象天地人三才也;黄帝乃以蚩尤之头为鞠而蹴之者也。更以蚩尤之目为的而射之,云为治国事也。(见塙保己一(Hanawa Hokiichi)所编《续群书类从》卷五百三十九,蹴鞠部四。参看酒井欣(Sakai Kin):日本游戏史第三章"蹴鞠"。)

人道大纳言为定卿《游庭秘钞》上卷第一条"根源事"云:

《口传集》云:蹴鞠者,起自苍波万里之异域,通于赤县九陌之皇城。若寻其源,据云鞠为黄帝所杀蚩尤之首之形也。亦载之古书。《要略抄》云:"此戏传入本朝,当皇极天皇御宇之时"云云。(《群书类从》卷三页四十六引)

喜多村信节《嬉游笑览》册下卷之六"儿戏"条云:

袖中抄引十节录云:黄帝取蚩尤头球之,今球仗是也。(按此书序纪年为日本仁孝天皇文政十三年,当我清宣宗成丰十年。今本为《日本随笔大成》编辑部重印本,东京成光馆书店出版。)

以上所引日本材料皆说球是黄帝做的,球即代表蚩尤之头。我想日本的球戏既然是从中国传去的,则在日本有关于球的传说一定也是中国的东西;不然,日本人不会毫无根据地造作那种谣言。我们现在

不但不应该以其不经疑及日本材料的真伪，反而更应该藉在日本所保存的中国材料来补中国记载之失传。我想有关球戏的最早的传说是应该像日本书上所说的那样的，中国古书一定是这样记载的；不过因为这传说太不雅驯了，太野蛮了，所以后代的文人学士干脆就把那最野蛮的下一半——以球比蚩尤头删去了，或根本就不敢记载它，但它在民间传说里却好好地保存着。我们得到日本材料为之证明，可以说绝无疑问了。

还有一点旁证的资料，就是如前所述爆杖是因为吓鬼而造的，它本为大傩仪式中之一环，其造作也是因为蚩尤。而日本的爆竹谓之球杖，又谓之散鬼杖，音译作"左义长"，其戏法用球一枚，由甲乙两方投击之。甲乙两人相隔十间乃至十二三间之距离，中划一线，由一方投球，由一方击之，若球越过此线，则投者胜，击者败。又击球之时所用之槌，谓后球杖。这种游戏尤堪注意的是在正月初击之，换句话说，打球的规定日期本应该在旧历正月的；这与我说大傩之戏为打蚩尤之戏，而现在的年节（自腊八至元宵）出于古代的大傩，则现在我们过年其初即因为打蚩尤之事，大概黄帝诛杀蚩尤就在这期间，所以旧历年就是蚩尤的亡命日，黄帝的胜利日，乃以此种因由而存在的。球既是蚩尤之头，则在正月里打球正是当然而又必须的事。《袖中抄》云：

> 黄帝取蚩尤头球（蹴）之，取眼射之，云云；球仗是也，云云。从彼例，汉土年始用凶事，国中无凶事仍〔之〕。日本国学其例，年始打球杖云云。

可见球杖即蚩尤头，打球杖（放爆竹）必在年始。日本人在正月十五这天取门松与司命索合竹于四傍焚之，故此又名爆竹。

我们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我们过年时所贴的门神来。我们现在所贴的门神，在传说上说是秦琼敬德，在画风上表现着十足的唐人味儿，这在门神发展史上说当然是很晚的。但在画上有一个古老的东西，大家谁也不注意的就是两位门神手里所拿的"宝杖"。这两支宝杖是什么呢，前人也绝无解释，但其意义为辟邪是绝无疑问的。我以

为这宝杖就是球杖，上头那个圆椎形物就是打球的槌子，因而更使我想到打鬼时所用的桃茢，或讹化为"钟馗"打鬼的椎，其原形也必是那个样子。换句话说，其先皆为一物，皆为打球而兼打鬼的东西。并且打球就是等于打鬼，也就是等于打蚩尤。

我们从旁证中，不但知道球为象征蚩尤之头之物，更可以知道弄球的日子在年初，与我所说大傩之戏为黄帝打蚩尤之戏完全相合。并由于日本的球杖辗转可以考出中国的球杖。它的原形尚存在于门神像上，此与大傩之义又合。

我们从以上可知黄帝战胜蚩尤以后所作的纪功乐舞，就是咸池（砍蛇）乐，即桐鼓曲、鼓吹曲；其跳舞即蹋球，而归根到底，在时间上都归结于旧历年。所以我说，旧历年就是蚩尤被杀的纪念日，亦即黄帝战胜的纪念日，这日子本为黄帝的纪功节，也就是熊氏族的专节，如我说二月二是蛇社团（后为夏）的社日，上巳是燕社团的社日一样。

（未刊，写作年代在1949年以前）

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

1940年冬天，我的《蚩尤考》的油印本（后在《中和》第二卷第四、五两期刊出）印好之后，分赠师友求教，当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蚩尤考》的主要论证，大体上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论鲧禹为蚩尤之后，给夏的开国史找出一条线索，更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但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假说鲧禹是蚩尤之后，可是蚩尤为黄帝所灭，鲧禹为尧舜时人，从黄帝到尧舜当中还有很长的距离，在时间上如何能联系在一起呢？"这位朋友的批评真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我当时对他说："老兄的疑难甚是，惟我以为黄帝即尧，黄帝与尧初非二人。现在尚无许多证据，一俟证据凑齐之后，我再写一篇小文章，请您批评。"这便是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原因。

第一，我们先看看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我们把黄帝纪和尧纪拿来一比，就知道这两篇文章应该合而为一；换句话说，黄帝即尧。最是一大特点的，就是黄帝纪前半很详细，后半很疏略；尧纪前半是空空如也，后半却堆积着一大摊事实。黄帝纪开头说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其次照例赞美了几句之后，就接着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再后，便说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又采用了一些方士封禅家的俗说（《封禅书》更说黄帝乘龙登天），略事敷衍之后便算完了。可见黄帝一生的大事就是和蚩尤打了一仗，除此以外，在黄帝纪里便没有多少事实。我们再看看尧纪是如何呢？关于尧的先世，《大戴礼》和《史记》一点

也没有记载，只是说：

>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以下就整套地把《尚书·尧典》里所记载的尧的事迹，及尧舜禅让之事全部抄入纪里。其实前头所写的几句赞美词，用在哪一个"大圣人"的身上都行，不管古代和现代。我们很大胆地可以把黄帝纪的前半和尧纪的后半连在一起，使两篇文章成功为一篇文章，使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这样，在文章上说，前后绝无隔阂之处；在事迹上说，也绝无矛盾冲突。单凭这一点，已经使我们可以意识到黄帝与尧为一人了。

第二，还是一个皮相的证据，就是黄帝号有熊，我说有熊就是黄帝之族以熊为族徽（详《蚩尤考》）；而尧名放勋，放勋或许就是有熊的误字。关于放勋的解释，尚书伪孔传曰。

> 勋，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

其实这种解释是十分牵强的。并且除了伪孔传以外，孟子万章篇，大戴礼五帝德，帝系姓及史记各注家，对于这个名称也从来没有解释。我以为古书上"有"字通作"攸"，攸放形近，勋熊形音并近，把这四个字错成一块儿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看黄帝号有熊在《白虎通·号谥》篇上错成"黄自然"，卢文弨校本以"自然"为"有熊"之误，其说甚确。"有熊"可以错成"自然"，由"有熊"错成"放勋"也是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大圣人是孔子，孔子博闻强识，为万世师表。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对于在历史上如黄帝这样重要的人物，不会不知道的。然而在《论语·泰伯》篇中却只说到尧：

>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可见他如何地推崇备至！《论语》书末还有一《尧曰》篇，仿佛是《尚书·尧典》的缩影，后人多有疑之者，以为非《论语》所原有。然而孔子删书，断自尧始，可见《尧曰》篇也许是《论语》的原文。总之，

孔子只言尧舜，而绝不言黄帝，因此儒家也只言尧舜，而不言黄帝。但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赞》里却说：

>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前面说百家言黄帝，后面忽然说到孔子答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之事，而五帝之中则有黄帝，其次序即太史公五帝本纪之所本，可见孔子并不是不知道黄帝的，不过在《论语》上称作尧，在旁的书上称作黄帝罢了。后代儒家，更因百家言黄帝，为立异起见，所以只称述尧舜，其实他们所说的尧，就是百姓所说的黄帝。

第四，太史公作《尧纪》全用《尚书·尧典》之语，而《尚书》中还有一篇穆王时代的作品《吕刑》。《吕刑》是中国第一篇成文法典，它追寻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说是三苗之君为治服其民而设的：

>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究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

有了蚩尤的记载，就应该说黄帝，然而《尚书》中并没有明显的黄帝的记载。我以为《吕刑》中所说的"皇帝"即是黄帝。《国语·楚语》曰："黄帝使重黎司祭天地之职"，而《吕刑》说皇帝使重黎绝地天通。在此以外，《易系辞传》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风俗通·声音》篇曰："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是为皇帝。"梁武梁祠祥瑞图称："皇帝时西南夷贡巨畅"，面《宋书·符瑞志》引此文作"黄帝时西南夷贡巨鬯"。然则，如此说来，《吕刑》所言皇帝遏绝苗民，实即指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之事。但伪孔传说："皇帝，帝尧也。"可见黄帝即尧。

第五，《史记·黄帝纪》里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可是《史记·颛顼纪》的记事，尤为空洞之至：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大戴礼五帝德同）

像这样一篇蜻蜓点水式的记事，除了使我们赞叹作者的文学天才以外，实在没有旁的话说。北京大学同学宿白君对于颛顼曾有一篇详细的考证，据他说颛顼即舜。如此说来，黄帝死了以后继位的是舜，而《尚书》说舜受尧禅，那么，黄帝不是尧还是谁呢？并且《庄子·盗跖》篇说："尧不慈，舜不孝。"《吕氏春秋·当务》篇曰："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我们要问为什么尧有不慈之名呢？我想许是因为尧老之后不传位给他的儿子丹朱而传位给他的女婿舜，所以在后代有"不慈"之名。我们再看看黄帝不也是不传位于其子，而传位给颛顼么？

第六，我在《飞廉考》中说黄帝打蚩尤时于近亲部落六兽之师以外，得应龙为内应，又得力牧神皇之助，遂杀蚩尤于涿鹿之野。我说力牧神皇即风后力牧，亦即太皞或舜。原来，黄帝打蚩尤时得了东方民族大酋长舜的帮助，所以才把他的女儿嫁给舜；而他的太太方雷氏，疑即飞廉氏，也是风姓（凤族）的女儿。大概古时熊族和凤族曾一时互婚，即为图腾社会中的外婚制。恰巧《汉书·地理志》为我们遗留下一点宝贵的记载：

右扶风陈仓有黄帝孙舜妻育冢祠。

云按育乃育字之讹。今本《竹书纪年》沈约注曰："育，娥皇名。"舜妻娥皇为黄帝女（或孙女），那么黄帝更非尧莫属了。

舜妻二女为黄帝之女，所以二女又称为"有娀氏之女"，有娀氏即戎，黄帝为西戎，所以他的女儿叫有娀。有娀的记载见于《诗经·商颂》

有娀方将（壮），帝立子生商。

《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而《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即以简狄为有娀佚女。此说又见于《吕氏春秋·音初》篇,刘向《列女传》等书。我们从尧(=帝喾=帝高辛)妻曰有娀,更可以间接证明黄帝为尧。

第八,《史记·历书》索隐引《世本》曰:

>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六律而著调历。

汉初六家历中有《黄帝历》,《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历谱》中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是黄帝有历。但《尚书·尧典》中言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天象,四时,祭祀,民事之职。《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常仪(羲)占日月,而《尧典》说尧命羲和掌历象日月星辰,可见黄帝即尧。

又考羲和常羲原为女子之名,本舜妻,《山海经·大荒南经》:

>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

又《大荒西经》曰:

>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帝俊即是帝舜,那么帝俊妻的羲和常羲即是舜妻娥皇女英。羲和即是娥皇,(羲从我声),常羲亦即常娥。因为羲和常羲为日月之母,故娥皇女英皆有光明的传说(详拙著《〈九歌〉湘神考》)。我们再一看黄帝的女儿如何呢?史书中从来不言黄帝有女儿,但《山海经·大荒北经》曰: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

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此青衣之女名魃者据说能止雨，故今天旱谓之"旱魃为虐"。止雨为阳，那么止雨的黄帝女魃，和是主日月的尧女羲和常羲不就是一会事么？我们从这里一方面而证明黄帝即尧，一方面证明女魃也就是羲和，常羲。至于为什么叫着"魃"，我想许是"祓"子的假借，原来古代求雨止雨的时候，多用女子来祓祭的。惟此事非本文所应详，兹不赘。

第九，《山海经·大荒东经》：

>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按此夔，即《尧典》（今本在《舜典》）虞廷二十二臣中掌乐之夔。典曰：

>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苑·君道》篇曰："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尧为君，而九子为臣。"）

黄帝得夔以其皮为鼓，与虞廷中掌乐的夔，在我看来是一个人。并且黄帝的夔，一足，而乐正夔亦一足，见《吕氏春秋·察传》篇，《韩非子·外储说》下篇，《论衡·书虚》篇等书。可见《山海经》黄帝所得之夔，即尧臣乐正夔。夔为尧臣，又为黄帝所得，可见黄帝即尧。

第十，我在《蚩尤考》中说熊族战胜蛇族以后，每年有一种纪念行事，在这种式典中，有图腾跳舞，即以革为球，象蚩尤之头而蹴之，此即后代蹴鞠之戏之所始。蹴鞠为舞，与此伴奏者为《咸池》之乐，咸即戚，戚，斫，池即蚩即蛇，《咸池乐》即《斫蛇乐》。而尧乐亦曰"咸池"。《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郑玄注曰："大咸，咸池，尧乐也。"疏引《春秋元命苞》同。《楚辞·远游》篇："张咸池奏承云兮"，王逸注曰："咸池，尧乐也。"一方面咸池是黄

帝之乐，一方面咸池又是尧乐，可见黄帝即尧。

十一，拙著《泰山之礼俗的研究》说“封禅”和“禅让”为一事，封禅是祭祖，后来是祭上帝，禅让是酋长选贤，是政治，古人乃乘着祭泰山之便而举王位禅让，其实二者初为一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禅让是尧和舜禅让的，儒家言尧舜，称述尧舜，就因为尧舜有禅让这一“着儿”，所以觉得了不得！可是方士只知道黄帝封禅，升仙不死。《封禅书》上所载黄帝封禅不死，皆是这些齐国方士神仙家的议论：

> 是时（武帝元光二年），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
> 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
>
> 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
> 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倣），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
>
> 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

总之，方士的嘴里，一说到封禅就说到黄帝。封禅既与禅让为一事，封禅为黄帝事，而禅让为尧事，则黄帝自非尧莫属。方士言“封禅”，儒生言“禅让”，犹之乎方士言黄帝，儒生言尧舜，其实二者是一事，同为泰山传说中之一半也。

十二，末了，再举两条轻松的证据：《汉书·艺文志》道家内有《黄帝铭》六篇，其中之一曰《巾几铭》：

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马骕《绎史》卷五引）

而《淮南子·人间训》中《尧戒》曰：

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迹于山，而迹于垤。

一则曰黄帝，一则曰尧，可见黄帝即是尧。

十三，古书中有径以黄帝为尧，以尧为黄帝者。陆贾《新语·思务》篇：

尧舜（宋翔凤校本一本无"舜"字）承蚩尤之矣，而思钦明之道；君子见恶于外，则知变于内矣。

这里最应注意的是个"承"字，尧与蚩尤既可相承则尧很可能地即是黄帝。（《新语》中无一语及黄帝犹足见汉初儒者之师说，严守不爽。）

《后汉书·张衡传》曰：

凡识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识》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

夫黄帝胜蚩尤，然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纪》语），此应曰"蚩尤败，然后黄帝受命"，而《诗识》则云尧受命，可见尧就是黄帝。北齐时代邢多等造像记曰：

堂尧至圣，尚数阪泉之师。

谁都知道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炎帝即蚩尤，详《蚩尤考》），而此处曰堂（唐）尧，可见黄帝决为尧无疑。

十四，还有黄帝为什么叫着"黄帝"呢？司马贞《索隐》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考此事出自《吕氏春秋·应同》篇：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史记·封禅书》亦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可见黄帝之得名与黄土有关。五行家谓黄帝为土德，见《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书，以黄帝为中央之帝，其神后土。又黄帝之名又曰轩黄，黄神，黄灵（参看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处处不离黄字，意皆与黄土有

关。而尧的名字亦蒙土而言，说文：

> 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𡍮，古文尧。

按尧字所从之垚，《说文》训为土高貌。徐锴《说文系传》曰："累土故高也"。尧从垚得名，垚训土高，则尧之初指当亦为土高。小篆尧字从三土，从兀，兀即人；古文从二土，二人，像二人在土下。三土二土、一人二人，形本不拘，字义则一。我以为尧字像人在土下，即是西北民族住在黄土层里的实相。亦即《诗经·大雅·绵》所谓"陶复陶穴"。因为他们是西北高原的民族，住在黄土层里，所以尧训土高，在英文上可以翻作"High lander"。而黄帝的名字叫着"黄"，传说上说他得土德。后来尧因为变成高世的帝王，所以后人解释尧名的人，只说尧为高，而不说"土高"了。《白虎通·号》篇曰："尧犹峣峣也，至高之貌。"《风俗通·皇霸》篇曰："尧者，高也，饶也。"我们从尧为土高，黄帝土德，更可以证明黄帝即尧。

十五，《淮南子·本经训》曰：

>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

我在《蚩尤考》中证明猰貐为蚩尤，《山海经·海内西经》言窫窳为黄帝所梏，其言曰：

> 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云按贰负即应龙，或鲧），杀窫窳，〔黄〕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通行本"帝"上无"黄"字，此据李善注张协七命引补。）

《淮南子》说尧杀猰貐，而《山海经》言黄帝梏之，猰貐为蚩尤，又为黄帝所杀，可见黄帝与尧是一非二。

十六，最后，还得回到本问题来。就是黄帝和蚩尤打仗，黄帝战胜以后，忽然在历史上没有下文了，我们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知道并不是没有下文，实在是史官们把他的下文安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把人弄胡涂了。在五行说盛行的时候，学者们又故意地凑了五个

名字来作五帝，犹之乎他们把图章的三个字都改成五个字一样，其捉襟见肘之苦，自不可免。大体地说起来，儒家言尧，百家言黄帝，而尤其是道家言黄帝，这其间的参悟，只是学派不同，学说不同罢了。因为黄帝即尧，尧禅舜，所以蚩尤之子鲧（即《山海经》上的"应龙"，亦古书上所说的"共工"）仕尧而为尧治水，九载无绩，被殛羽山。蚩尤的孙子禹，继父之业，率底厥成，以亡国奴隶而推翻了舜的统治，取而代之，是为三代之夏；在时间上既不隔阂，在事迹上也不矛盾。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更可以坚强地证明黄帝即尧。又蚩尤的后人叫着"三苗"，鲧即是三苗的酋长，而古书说尧伐三苗。黄帝伐蚩尤，尧伐三苗，其实即是一事，而《尚书·吕刑》伪孔传曰：

蚩尤，黄帝所灭；三苗，帝尧所诛，言异世而同恶。

其实二事为一事，黄帝亦即帝尧，并不是异世同恶啊！《史记·五帝本纪》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第一篇必读的书，然而这一篇文章却着实不易懂。《五帝本纪》之后就是《夏本纪》，夏有史可征，孔子屡言之，所以其存在绝对不容怀疑。假若把《史记·五帝本纪》读懂了，就是等于把中国夏以前的历史弄清楚了。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自从王国维先生比较了《史记》和《山海经》诸书的记载，知道帝喾即是帝舜，亦即《山海经》的帝俊，五帝之中少了一帝了。我的朋友宿白君说颛顼亦即帝舜，于是乎五帝之中只剩了三帝。经我的研究，黄帝与尧为一，则五帝之中只有二帝，即黄帝（尧），与舜（帝颛顼，帝喾）。黄帝是西方的大酋长，舜是东方的大酋长，太古史中只有东西两大民族的事迹。在这以前还有中原以蛇为图腾的蚩尤，原为中原的大酋长，其势力远驾黄帝，舜而上之，不过因为他被人杀了，所以他的历史被人削去不提；幸而他的孙子禹复国中兴，开三代之夏。此即上古史，特别是夏以前史的轮廓也。

我们从黄帝为土德，尧名为土高，猜想黄帝原是西北高原的民族。现在再从别一方面证明黄帝居西北。

《庄子·至乐》篇曰："昆仑之虚，黄帝所休。"

《天地》篇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

《穆天子传》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高诱注："阮隃，山名，北曰阴。"案《风俗通·声音》篇，《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并作昆仑，或昆伦。阮从元声，与昆音近，隃字与崘形近，故昆仑误作阮隃。

《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郭璞注曰："天帝都是之在下者也"。引《穆天子传》，知此帝之下都，即黄帝升天后之下都也。

以上所引材料，皆言黄帝居昆仑。昆仑据吾师唐立庵（兰）先生的考证，云即甘肃、青海一带的祁连山。唐先生举出九条证据，其中最简单而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说昆仑与祁连为一声之转。其结论曰：

> 秦以前所谓昆仑，就是祁连山和它附近的各山，是毫无疑义的。（见《昆仑所在考》，载在《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二号）

那么黄帝最初的故居大概在现今祁连山脉一带。不过那时候是游牧社会，人民逐水草而居，等到黄帝从西方东下，迁到河南的境界，便和原住在此处的蛇族大酋长蚩尤打了一仗。这位"旅人"（易林称之为旅人）先是战不胜，后来联合西北以野兽为图腾的近亲部落，好容易才把蚩尤打败。因为在战争时，得力牧神皇（舜）助之于东，所以把他的女儿祓，就是羲和，常羲，或娥皇，女英嫁给舜，而且把天下也让给舜了。

知黄帝原居西北又可从神话中得到证明。《山海经·西山经》曰：

> 崇（郭注：音密）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郭注：后稷神所凭，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黄帝乃取崇山之玉荣（谓玉华也），而投之钟山之阳（以为玉种）。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说玉理也），润泽而有光，五色发作（言符彩互映

也），以和柔刚（言玉协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飨（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动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岩山去昆仑山不远，而经言黄帝在此山"是食是飨"，是黄帝以玉为食，以玉为辟邪物。古书多言昆仑山出璆琳琅玕等美玉，汉武帝还根据"玉"以定昆仑山的地望。又《穆天子传》："穆王在群玉之山，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可见昆仑一带原是出玉的"老坑"。《太平寰宇记》引《十三州记》曰："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亦是汉遮虏障也。"所谓玉石障大概就是现在的玉石山，是嘉峪山的别名，在祁连山西北，或许就是《穆天子传》的群玉之山。又日本小川琢治博士《穆天子传考》，据匈俄二国学者调查所得，亦谓祁连山一带产玉甚多，西与和阗产玉地相接。黄帝为什么有食玉的传说，就是因为黄帝原居昆仑，而昆仑山本为产玉之名地，即今祁连山一带山岳也。

因为黄帝居西方，本为昆仑山一带的大酋长，所以中外学者更据此推衍说黄帝是巴比伦巴克族（Bak）的酋长，其后率其族迁居中原。此说发自法人拉克伯里氏（Terrien de Lacouperie）氏撰《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曰：

> 奈亨台（Na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ug ti"；与爱雷米特（Elamlte）历史所称之 Kudur Nakhunte 相同，于底格里士河边有战功，当纪元前 2282 年，率巴克（Bak）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Kashgar），沿塔里木河（Tarym）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此东徙之酋长，以中国古史证之，即黄帝也。又曰：莎公（Sargon）者，于当日民众未知文字，为记事实，用火烙形之符号，是即中国所谓神农也。……巴克（Bak）者，本当时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而西方亚细亚一民族，用以为其自呼之称号。……此民族其后有东徙者，是即中国所谓百姓也。昆仑（Kuenlun）者即"花国"（Flowery Land），以其地之丰饶，示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既达东方，以此自名其国，是即中国所谓中华也。……（蒋智由先生《中国人种考》节译）

牵强附会，无庸辨证。惟此说发表后，风靡一时，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两先生合著之《支那文明史》(1899年)亦宗其说。在中国则有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刘师培之《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篇》，丁谦氏之《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章太炎检论序种姓》，黄节《种源篇》，皆附和此说。黄节更谓巴克即盘古之转音，丁谦谓盘古为最初迁来之祖，章太炎谓"加尔特亚盖古所谓葛天"(见《序种姓》)，以中国语的阴阳对转等音理施之于异域殊方之语，诚为千虑之一失。在我们看来，黄帝仍是土货，不是舶来品，那些奇怪可喜之说敌不过历史上事实的记载。黄帝本和周人一族他的故居应在甘肃青海一带，其后乃由甘入陕，更东迁中原。

(原载《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4年第6期)

中国的第一位战神——蚩尤

一　蚩尤是铜制兵器的发明者

蚩尤虽然在与黄帝的战争上失败了，但他在文化上却是胜利了。这胜利的结果便使他在后代作成中国第一位战神。蚩尤为什么在中国能作成第一位战神呢？第一，因为他是铜制兵器的发明者。《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说：

>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说黄帝是"习用干戈"，可见干戈本非黄帝所发明，他所发明的只是踢蚩尤头的球戏这种野蛮的跳舞。干戈这类武器是谁发明的呢？据中国古书上说是蚩尤。《管子·地数》篇：

> 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

《吕氏春秋·荡兵》篇：

> 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高注：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乱，伐无罪，杀无辜，善用兵，为之无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

《大戴礼·用兵》篇：

> 公曰："蚩尤作兵欤？"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

（旻从王念孙校改，取也，贪也。）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应作兵，从王念孙据《周官肆师》疏及《御览·兵部一》校改。）之能作！（臣瓒《汉书音义》引作《孔子三朝记》，罗苹《路史后纪》注同。）

《吕览》与《大戴礼》驳正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蚩尤作兵之说，更足以看出蚩尤作兵这事实在当时流传得如何地久远。

《龙鱼河图》云：

>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欽命。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降"伏蚩尤，"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龙鱼河图》所载的蚩尤传说更足以看出这传说流传在民间的样式。这传说流传到唐代，又远播于日本，所以日本关于蹴鞠的传说有说蚩尤铜头铁额刀矢不能入的传说。《龙鱼河图》说蚩尤被杀以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伏"云云，可见蚩尤在后代有畏图的作用，这与蚩尤在铜器上的图像——"饕餮"有畏图的作用一样。《左传》宣公三年说夏鼎上的图像。

> 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完全相合。饕餮在《山海经》中作"狍鸮"，亦正在"畏兽图"中。蚩尤为威图，即以蚩尤为战神。

《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引《世本》云：

> 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农臣也。

《春秋元命苞》又曰：

> 蚩尤虎搏，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搏，手也；手文，威字也。

说蚩尤是虎手即虎爪，当然是极度形容蚩尤之可怕；但在这里却不由

得使我们想起殷墟出土的白陶及骨器残片上的饕餮图作人身兽手(爪)之形。日本住友氏所藏的饕餮纹鼓及一般铜器上饕餮纹之附有虎爪者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尤其是前者的虎爪与白陶上的"刑天纹"之爪,更完全相合。饕餮纹与刑天纹皆有"虎"爪,而蚩尤正有虎爪的传说,由此更可以证明饕餮纹与刑天纹必为蚩尤纹。其造作的原因皆可以使人生畏解释之。

宋罗泌《路史后纪》卷四《蚩尤传》注引《世本》曰:

> 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

五兵之名虽各书所载不同,但其数为五,则大可注意。

又《广韵》十二《庚注》引《世本》亦曰:

> 蚩尤以金(铜)作兵器。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引《兵书》云:

>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炼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鼙鼓。

黄帝之世以玉为兵,这是说黄帝这部落在文化上尚未脱离石器时代,他所使用的刀兵还是石刀、石斧、石镞等。可见他在文化上是后起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以征不享是战胜蚩尤以后的事,不是战胜蚩尤以前的事(统观《黄帝纪》及《尧纪》可知);所以他这习用当然是非从战败的部落,亦即蚩尤的部落那里习用不可了。从这里看,也可以看出蚩尤这部落已进入了铜器时代,他是铜制兵器的发明者。

因为蚩尤是铜兵器的发明者,所以在兵器上时常作蚩尤像。《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陶弘景《刀剑录》曰:

> 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即位,至普通中,岁在庚申,命弘景作神剑十三口,用金银铜铁锡五色合为,此剑长短各依剑阴术法……四日"九天",出军行师,君执授将,长五尺,金镂作蚩尤神形。

我想陶弘景这种铸剑法一定是有所承受,他决不会无端的在剑上铸蚩尤神像。这一来因为蚩尤在传说上是战神,二来因为古时刀兵之

上确有蚩尤神像。

我在《饕餮考》论举出这类铜器有三个之多：

（一）黄濬编：《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卷四周"人面兽体刀"，其形于刀脊上作一人形，上下各承一饕餮首。其上首旁出连一环，环作蛇纹，与上饕餮纹相连，可视为有身饕餮，其足下又有一饕餮头。蚩尤为饕餮，故其首兼作饕餮首；饕餮为蛇，故环作蛇身，此种图像可称为饕餮与蚩尤之混合体，由此益足以证明饕餮即蚩尤。

（二）日本原田淑人博士与驹井和爱教授合编之《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图版五，有一铜戚，长九寸，其器有一管状之銎以受木柄，此銎上有一侧身人首像，戚之刃部与内部并有一饕餮纹，此人像即蚩尤像。

（三）李泰棻先生藏有一"蚩尤斧"，长一尺一寸，宽通柄五寸五分，柄与斧间有圆长桶可纳木桿，蚩尤像即抱桶而立，载于所著《癖盦藏金》一书中，并为之说明曰：

"蚩尤首上有龙爪，示制服之意；赤体无衣，示蛮荒之状，口张而齿长，示凶恶之状；两手向后，示抱斧之状，两足似爪，下登兽首，示倒骑猛兽之状。"

我以为此龙爪即《世本》所谓"蚩尤虎搏（爪），戚文立兵。"与我在上面所说的安阳出土白陶残片的蚩尤像（刑天纹）及骨器残片上的有身饕餮纹之手完全相合。而龙爪云者正表示这人（蚩尤）以图腾（龙）的爪为爪，也表示此人即图腾物的化身也。口张而齿长云云，正表示此人之贪婪无厌，其人即蚩尤，亦即图像花纹之饕餮也。

此外有蚩尤神像的铜兵器当亦不少。如国立沈阳博物院古物馆藏有一蚩尤刀，其人形与李革痴先生所藏者十分相似。

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兵器上作有蚩尤神像呢？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铜制兵器相传为蚩尤所发明，而蚩尤又善战，在后代变为战神之故。在兵器上铸蚩尤神像与陶弘景在《刀剑录》上所说的可以互相发明。

除去兵器之外，在汉代带钩中有作蚩尤执五兵之形，这一点意见

是我的朋友在看完我的《蚩尤考》后指示给我的。他在《蚩尤考》跋尾中说：

> 汉器带钩中有作怪兽执五兵之像者，与蚩尤狰狞之状，造五兵之说正合。

感谢我的老友，他不啻为本节找到一个铁证。按此图像见于《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图版第二十八。此铜制带钩长五寸五分，全体为一人形，口衔戈，右手持剑，左手持盾，右足挟斧，左足持剑。我想汉人为什么在带钩上作蚩尤像呢？也是因为蚩尤善战，取其杀伐厌胜之意，与饕餮之为畏图，使民能禁御不若者正同。

因为这个图像的勘定，更可以证明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大傩图，其打鬼的主角方相氏的地位，因蚩尤在后代为战神之故而误作了蚩尤像。此蚩尤像头戴弩，手持刀戟，足操矛盾，与带钩上的蚩尤像同一作风，可见其人必为蚩尤。此人为蚩尤，而此人持五兵，与蚩尤造五兵的传说若合符节。

二　蚩尤善战与蚩尤被祀为战神

因为蚩尤已经发明了铜兵，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在武器上已不复使用木石等笨重武器，所以他能向在文化上落后的四裔民族肆威逞强，所以在后代书上一致地说蚩尤善战。

《尚书·吕刑》曰：

> 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孔颖达疏引郑玄曰：

> 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

《逸周书·尝麦解》：

> 昔天下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摄，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名之曰绝

磐之野。

又《史记集解》曰：

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也说：

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又曰：

三战，然后得其志。

可见黄帝在战争上首先是失利的。

《庄子·盗跖》篇也说：

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贾谊《新书·益壤》篇及《制不定》篇并言：

黄帝伐炎帝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黄帝本行记》曰：

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帝战未克。

罗苹《路史后纪》注引《归藏》曰：

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又引《玄女战经》曰：

黄帝与蚩尤战，九战九不胜。

焦竑《易林》卷七"无妄之大过"：

六龙俱怒，战于阪下，仓黄不胜，旅人难苦。

六龙或指蛇种族之全体而言，"战于阪下"即战于阪泉之野；仓即指黄帝，旅人似亦指黄帝，盖因熊社团为外来分子，故称之曰旅人。因为黄帝九战九不胜，所以黄帝才回去召集所有的西北方而近亲氏族：罴、貔、貅、貙、虎，来和蚩尤作战，更得东方的鸟种族诸部落的帮忙，一同来和蚩尤作战。这鸟部落的首领是谁呢？我以为就是力牧神皇，亦即舜。《艺文类聚》卷十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

又征师诸侯，使九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

我在拙著《飞廉考》中说力牧神皇，即风后力牧，亦即太皞或舜。黄帝伐蚩尤氏，乃合东西鸟兽诸部族之全力始歼灭之。还有一点也可以证明舜在蚩、黄大战中有其地位的，就是我说黄帝即尧，尧传位给舜就等于黄帝传位给舜。黄帝（尧）传位给舜除其部族尚沿行半母系社会的传承法，把王位传给他的女儿娥皇、女英，再传给舜以外，我想恐怕与舜在这次战役中所出的力气不无关系的。

罗泌《路史后纪》卷四蚩尤传综合这些传说曰：

> 有熊于是叠力牧神皇，厉兵称旅，顺杀气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将，熊黑貔貅，以为前行，雕鹖鹰鹖，以为旗帜。

在我们看起来，雕鹖鹰鹖不仅是旗帜之名，实在是图腾的徽号。并且我们知道黄帝所作的战胜纪功曲，桴鼓十曲之中有"鹫鸟击"，"雕鹖争"二曲，这二曲就是表演蚩黄大战时东方鸟种族参加战斗的情形。

因为蚩尤善战所以后人把善战的劲旅比作蚩尤之兵。

《史记·天官书》说：

>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史记·郦生列传》：

> 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擒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

因为他善战，所以后人又把凡有关兵戎之事皆附会于蚩尤。《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蚩尤》二篇，《隋书·经籍志》有《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梁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这些著作假托于蚩尤，皆因蚩尤善战之故。

蚩尤善战所以在他死亡以后被人祀为战神。

我们从上文中所引鱼匕上的铭文：

> 下民无知，参蚩尤命。

已经知道蚩尤在当时是民间崇拜的对象。鱼匕的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间，则据实物上说，蚩尤在那时候已经被人祀为战神。

其正式见于载记者，可以以《周礼·春官·肆师》为第一：

> 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

郑注曰："貉，师祭也。貉读为十百之百，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蚘，或曰黄帝。"贾公彦《疏》云："黄帝以德配类，则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说曰：师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剑、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孙诒让《周礼正义》云："立表之处即教战之地，所立南北四表，《大司马》云：'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是也。'表貉之祭，盖当最南第一表处。"出师之祭既祭蚩尤，则以蚩尤为兵神自不待言。

秦始皇礼八神有兵主蚩尤、汉高崛起田畴，亦祀蚩尤。而秦皇之八神，作之太公，则周初已有蚩尤为战神之祀典。二事俱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高祖本纪》。《封禅书》曰：

>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后四岁，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史记·高祖本纪》亦云：

> （秦二世元年）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

《集解》引应劭曰：

> 《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案在僖公二十五年）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其后汉宣帝以中兴之君主，修古代之群祀，乃下诏曰：

> 祠蚩尤于寿良。

此寿良之蚩尤祠后为成帝所罢免者，京师的蚩尤庙仍祀蚩尤如故。

此寿良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汉属东郡，故《汉书·地理志》载寿良县有蚩尤祠，亦见于郦道元《水经注》。

以上所载皆是朝廷的蚩尤祭，其在民间的情形，除鱼匕所载"下民无知，参蚩尤命"以外，在两汉末年可以拿《龙鱼河图》所载者为代表。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伏。

以蚩尤像威八方，可见蚩尤是战神。

唐朝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古代秘画珍图中有《蚩尤王子兵法营阵图》。

到宋朝在民间有"起禓"之仪，此所起（祭起）之禓（殇）即蚩尤。祭禓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杀人报仇的，而起禓即祭蚩尤。禓即傩，傩即打蚩尤，可见禓与蚩尤有关，不过因为时代的隔离，古义的泯没，"打蚩尤"变成"蚩尤打"而已。后代的起禓，与汉高祖造反时祭祀蚩尤一样。

三 "蚩尤之旗"

在图腾社会中每有旗帜以为社团之标记，尤其是在作战时要用它来号召群众。这种旗帜大多数是画成图腾动物的样式，揭于竿上，以为标识及崇拜的对象。在同一部族的各村落中，皆用同样的旗帜。这事实在现代的印地安人及古代的埃及人、罗马人中皆有表现。

古代的埃及有许多部族，每部族皆有旗帜；在这些不同的部族之中，时时发生战斗；到后来只剩下两个大部族：一个是在 Delta（三角洲）的 Set 族，用一种长耳尖嘴的犬类做图腾；一个是在上部尼罗河的 Honus 族，即鹰部族。再往后便有著名的埃及三十六邦，每邦各有一个图腾的旗帜。

在罗马的情形尤为显著：罗马建国以前也经过一个很长的图腾社会时代；在这些图腾社团里各有其图腾旗帜；以及有关于旗帜的禁

忌及其仪式。后来这些图腾旗帜随着王朝的建立，这些原始的图腾旗帜皆一一渗合而成为一种军旗，即绘有五种动物：狼、马、野猪、鹰、及中头人身怪兽的旗帜。这五种动物其初即代表五个图腾。

关于罗马的军旗，法国倍松（M. Besson）在《图腾主义》（LeTotémisme）上有一段很精辟的议论，他说：

> 泰西德（Tacite）称罗马军队中的雄旗是"真正的神通。"戴尔都里安（Tertullien）则谓旗（Signa）之礼拜为军队的宗教中最重要者。"旗"之威力超于一切神祇之上。在各种军旗中，以"亚奇拉"为一面总旗帜，各军队中皆用之，略等于国旗。……
>
> 此种军旗，其种类极复杂，其数目有一定。考其起源，当在罗马建国的初期以前。据史家娄内尔（Renel）之研究，罗马的军旗以动物作集团的象征，其渊源甚远，当为图腾制度的遗迹。他说："罗马人——一般称为拉丁族——脱离图腾社会的时期，虽已非常久远，然此种图腾时期的遗迹，却多少遗留着，就其对于动物旗帜之礼拜，更可以考见。"娄内尔因此引证北美的图腾部落，常揭其图腾图形于长枪上，有时甚至揭出图腾动物之皮革。又当印加人（Incas）与西班牙军队战争时亦用图腾之旗帜。此外，如本书所述，埃及人与西舍利亚亦用画成兽形之旗，其由于图腾的起源，盖无疑义。最后在凯尔德（Clelts）及斯干狄那维亚（Scandinavia）族中，于出战时，亦用旗帜以作招集部族的信号。亚德鲁克族（Etrueques）、进尼族（Samnites）、甘巴宁族（Gampaniens）、拉丁族应用画成动物图形的旗帜于军队中，此正与埃及人相同，除归之于古代图腾社会的起源外，无别种理由可加以解释。

我想中国古代的图腾社会当亦同此。换句话说，在当时一定有许多不同的图腾旗帜，《周礼·春官·司常》：

>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

旗，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

“交龙为旗”《释名》：

旗，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通以赤色为之，无文彩，诸侯所建也。

这种龙旗的起源，我以为最初当出于蛇社团的图腾旗帜。这种龙旗，从上古一直传到清末，还做了清朝的国旗。

像罗马的图腾旗帜变成了罗马的军旗一样，我国蛇社团的图腾旗帜，即蚩尤之族的图腾旗帜，在蚩尤变为战神之后，它也跟着变成了战旗。这战旗就是军中的大纛、牙旗。牙旗，天子出建之，张衡《东京赋》：

牙旗缤纷。

《注》曰：

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

案牙旗者，有锯齿如牙之旗也，与象牙无干。注误。这种牙旗，在行军之时要祭祀的，晋顾恺之《祭牙文》：

某年某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简扬神武。恭行帝罚，长殲丑虏。维德是依，维人是辅。

柳宗元《祭纛文》云：

汉中蚩尤，亦作雚旗。

《文献通考》：

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太常礼院言：车驾北征，请出宫。前一日，遣官祭蚩尤，及祷牙于地。

据以上材料可见牙旗即蚩尤之旗。牙旗为军旗，蚩尤为战神，故于出师之时一并祭之。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蚩尤之旗叫做牙旗呢？为什么蚩尤之旗做成牙齿的形状呢？我想：这或与蚩尤之为饕餮有关。蚩尤

性贪(其解释详下),故饕餮的图像特大其口,即龙之图像亦于其口部特大之,像是要吃人的样子。兵凶战危,杀人无异于吃人,故于出征前所祭之旗作牙齿状,以示噬敌有功。蚩尤之旗之作牙形,牙旗之义为蚩尤,二者盖兼而有之。

这种人间的蚩尤之旗后来升腾到天上,成为天上的星座。《史记·天官书》:

>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

《开元占经》卷八十五引《春秋纬·运斗枢》:

> 蚩尤之旗,见则山崩,后族擅权。

又曰:

> 蚩尤旗杆,太微法式,灭帝死于野。

又引《春秋纬·考异邮》曰:

> 蚩尤旗见,则王者伐枉逆。

又引《春秋纬·元命苞》曰:

> 蚩尤之旗,五精离芒,天运大兵,垂其彗,后曲而前长。四方并乱,天下灭兵,群猾动帝座。于堂见,则五寇行车,不正纂必有反兵,期五年,天子忧,不以亡,则九年凶,加于斗宿,天子罢罢,出于列位,勉正四方。
>
> 蚩尤伐矜、诛逆、灭患。蚩尤起,天下之兵合祸纷纷。

不用说,天上的"蚩尤之旗"是人间的"蚩尤之旗"的翻版。

这种蚩尤之旗在后代一名"旌夏"的,它在后代犹吓倒了晋悼公。《左传》襄公十年:

> 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罃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

这"旌夏"就是"夏旌",夏旌一动居然能使人生畏,这不禁使我想起铜器花纹上的饕餮,也能使人生畏,更能在后代为祟。而这铜器花纹的饕餮,正是夏人铸鼎时所象之物,换句话说它就是夏人的图腾,则夏旌与之类似,甚至于就是一物,是极有可能的。我想这夏旌上所画的图像一定是一种半人半蛇的怪物,说它是人就是指蚩尤(饕餮)而言,或指蚩尤的部落而言;说它是蛇,不但因为蚩尤以蛇为图腾,而且因为饕餮亦有蛇身。是这样一个离奇古怪的东西,是这样一个狰狞可怖的形像,而且舞起来,翻腾着,摇摆着,在群神监督、众侯会盟的严肃的场面下,它呼呼地响着,动着,无怪乎要把人吓病了。

这是蚩尤之旗在后代的表现,蚩尤之旗而曰"夏旌",更可见夏为蚩尤之后。

四　蚩尤所属的社会

我们在这里再略为推测蚩尤所属的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蚩尤所属的时代是怎样一种时代。换句话说,我们要考察考察蚩尤及蚩尤部族所属的文化阶段。

我们大致地可以说:蚩尤及蚩尤的部族属于晚期图腾社会,初期文明社会,他处于新旧两个文化的交叉口。若以用其来作文化的分期来说,他已经脱离了新石器时代,而到了铜器时代;若以家族来说,他这个社会已经脱离了母系社会,而到了父系社会。若以财产制度来说,他这时期,已经到了私有财产制度确立的时期;因而图腾社会的根基,社团共产社会的经济及制度,都完全解体了;剩下的只是在宗教意识,风俗艺术方面还保存着图腾主义;因此,我说他是属于晚期图腾社会,初期文明社会的人。

我们可以从以下二方面可以判断蚩尤所属的社会。

(一)

他这个部族已经扬弃了石器时代,进人到铜器时代。铜器的发

明固非一朝一夕之事，然而把这种发明从普通的日常工具应用到武器上，据故书所载，则似乎是蚩尤无疑。他这个部族在生产工具上及武器上有了这样的划时代的大改革，这在当时是空前未有的大事，是惊人的奇闻。以后，这个部落及其酋长的诸多事迹，皆由此一发明而发生。

关于蚩尤以铜为兵一事，不特见之于记载，而且见之于实物。我在上章中说蚩尤为中国的战神，举出铜器中许多具有人像的武器，此人像即蚩尤之图像，在铜兵上铸蚩尤像就是因为他是铜兵的发明者；可见蚩尤作铜兵一事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因为在上文中已经说了，所以此处略而不谈。我们现在再看看外国的例子。

莫尔干（Lewis H. Morgan 今译作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说，在中位半开化状态中已经发明了铜器。他说：

> 村落印第安人，还是使用弓矢、长枪、棍棒、燧石刀、手斧以及石制的武器。纵令如此，可是他们同时又具有铜斧及铜凿；这两种东西，基于某种理由，并不是一般地为各部族所使用。……
>
> 自然金属之发现与使用，最初使用作装饰，其后使用以制作器具及器皿，如铜斧铜凿便是；凡此，也都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东西。将这些金属置诸坩埚中，加以熔解时，还使用吹管及木炭，并且将其溶液置于一定的模型之中，这也是属于亚美利加中位半开化状态的东西；其次，如青铜之制造，粗笨的石雕刻，木绵织物，石壁的家屋，记在已死的酋长之墓标上表意文字及象形文字，计算时间的日历，表示冬至及夏至的石柱，独眼巨人的墙壁，美洲驼（llama），特殊的一种犬，七面鸟以及其他鸟类之豢养，凡此，也都是属于亚美利加中位半开化状态的东西。

可见人类制铜技术发达之早。蚩尤的社会，我们从种种方面看都是晚期图腾社会，即莫尔干所谓“高位半开化状态”，那么，到他这时候把造铜技术应用在造铜兵上面并非不可能之事。然则我们从他的制造铜兵这一点更可以意味他所属的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了。

（二）

因为他发明了新武器新技术，所以他能以优秀的武器来“肆虐”于近亲部落和邻近部落。在这些近亲部落或邻近部落之中，文化皆较蚩尤部落为低；换句话说，他们尚属于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用具或武器。在文化的进程上说，西北部落，譬如黄帝的部落还是逗留在石器时代，过着纯游牧的生活。是他从蚩尤部落之中才习得了铜兵，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谓“轩辕乃习用干戈”。至于在蚩尤部落东方的沿海诸部落，则其发展更迟，好像是过着纯渔猎的生活，而蚩尤在这中间却早已进入农业社会了。因为他有新武器、新技术，在文化上又属于农耕文化，私有财产制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所以这族人便用武力向四外侵略，或作财物的掠夺，或作地盘的扩张，这样就造成了蚩尤暴虐，特别是性贪的传说。关于蚩尤利用他的新武器来侵略他国的记载，最显明的见于《吕氏春秋·荡兵》篇：

> 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

换句话说，在蚩尤以前已有兵器，不过不是铜兵而是木兵而已。而且蚩尤更利用这种新武器，来征伐附近的部落。所以高诱注说：

> 蚩尤……始作乱，伐无罪，杀无辜，善用兵，为之无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

“始作乱，为之无道”，正可以看出他利用这种新武器向四裔民族侵伐的现象。

因为这种原因，蚩尤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位“暴君”，《汉书古今人表》上把他归在“下下愚人”之列。《史记·五帝本纪》说：

> 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蚩尤）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

> 蚩尤作兵伐黄帝。

可见他和黄帝的战争也是他先挑衅的。

因为侵占不已，所以在后代造成蚩尤性贪的传说。这种性贪的特征，一方面是新武器的发明的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又是私有财产制度确立的必然的结果。《大戴礼·用兵》篇说：

> 蚩尤，庶人之贪者也，没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

"没利无义"就是性贪，"不顾厥亲"，就是不但他侵占邻近社团的财产土地，并且还侵占了他的近亲社团的财产与土地。我并且根据这"不顾厥亲"四个字，想到这"亲"就是指"应龙"社团而言。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应龙是泥鳅、与蚩尤之以蛇为图腾者为近亲社团，但是蚩尤是被应龙杀死的，看起来应龙之所以杀蚩尤，大概是因为他"没利无义，不顾厥亲"，所以才"以丧厥身"了。按照图腾社会的通例，同一图腾者或近亲图腾者，都有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义务；但应龙不此之图，而竟和异族的黄帝勾结，可见维系图腾社会的习惯的韧带到此时已经崩坏了，这原因就是因为新技术的发明，与私有财产制度的成立。所以蚩尤在这时不得不向内向外侵伐，因侵伐而引起的自己内部联盟的崩溃与外部异族的团结，在内外夹攻之下，他不得不失败，不得不被杀，蛇社团不得不一时地做了亡国奴。

因为蚩尤性贪，所以在后代竟以贪字的另一名词"饕餮"作成他的浑名别号；可见古书上说蚩尤性贪不是漫为之词，正是有事实上的根据。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

> 缙云氏〔云按即黄帝，说见上〕有不才子〔云按：此子即乱臣贼子之子，非亲子之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云按即蚩尤，说见上。〕。

而铜器图像上的饕餮，亦有性贪的传说。《吕氏春秋·先识览》曰：

>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此饕餮图像亦即蚩尤之图像，说见上，可见无论其为人、为传说、为图像，皆有性贪之传说，此不特尤足证明三者必为一，而且更足以确证蚩尤的社会已经到了私有财产制度十分确定的社会。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推测蚩尤的部落已经盛行私有财产制度，那就是蚩尤的后人夏人也像他们的祖先一样，贪叨无厌。《尚书·多方》篇云：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懫"即饕餮也。夏人的贪叨正是他们所属的社会是私有财产确立的社会，所以才有这现象，这是某一种社会必然的色彩，必然的文化相。我们从这里不特可以证明夏人必为蚩尤之后，同时更可以证明古人说蚩尤之贪叨，正有一种事实的根据，乃是私有财产制度确立的必然的现象。

关于这一点，莫尔干论"高位半开化状态中的财产制"也有相同的议论。他说，人类的贪得观念，真正在文明时代才显著地发达起来的，在这以前财产观念十分微末。他说：

将近这个时期之末，财产之成为巨量，其所包含的种类之繁多，其所有权之归诸个人：这些事象便开始普遍起来了；随着这些事象又发生了定居的农业、制造业、内地交易以及外国贸易等；但是，旧有的土地所有法——即土地为共同所有——除部分的情形不论外，却尚来为各别的个人所有所代替。具有组织的奴隶制，也发生于高位半开化状态。奴隶制和财产之发生，二者间有直接的关联。从奴隶制便发生了：希伯来式的父系家长家族制，处于父权下面的而与此相类似的拉丁诸部族的家族制，以及在希腊部族间其形态略有改变而与此相类似的家族制。因为以上所述这些原因，更特殊地是因为藉田野耕作而发生的生活资料之巨量的增加，从而民族这一组织便开始发达起来了。从前不过是一种包含有数千人的集团，到这个时候，数万人便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诸部族之定居于一定的地域之中，及筑有保垒的城市之中。更随着人口之增加，两两相俟而伏斗争——这种斗争，其目的就是在于获得其最所愿望的领土——激烈化。这一事象，同时又使战斗的技术得到进步；并且，其对于个人的武勇的报答，亦随之增加。以上所述这些生活状态与生活样式

之变化，便显示着倾覆氏族的社会，而建立政治的社会的“文明时代”之接近。

好了，我们抄了这一段文章就不啻为蚩尤的社会做一总括的说明。在蚩尤的时代私有财产制度早已确立，其包含种类亦极繁多，其所有权归诸蚩尤个人，所以在后代的口碑中犹说他性“贪”。因为这部族已经达到高度发达的农业，所以其部族亦由流徙而趋于固定，因此我们能考出河南鲁阳滍水流域是蚩尤之族的故地。这与他的四周民族在文化发展上居于不同的阶段，即西北的熊族尚为游牧，东方的鸟族尚为渔猎。在这个时期在家族制度中并确定了父系家长制。所以我们在古书记载中绝对找不出蚩尤的母亲是谁，如我们之能考出殷始祖契的母亲是简逖，周始祖弃的母亲是姜嫄一样。也不能考出蚩尤的太太是谁，如我们之能考出鲧之妻修己，禹之妻涂山氏一样。我们仅能凭推理来推测他的母亲是“蛇女”，如其孙禹之母〔鲧之妻修己〕为蛇女，他的太太为“鳖女”，如其孙禹的太太为〔女娲〕一样。然而，这只是凭推理与想像的，文献上绝无这种记载的。但是我们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来看，则蚩尤与鲧、禹的相传，便完全以父系的身份出现，即使鲧是鳖男，但禹、启则确乎是蛇男了，是蛇氏族到蚩尤以后，虽然不能说确为父系制度，但可以确说他已经有此趋向，而且这趋向很显明。

我在《蚩尤考》初稿里即考出炎帮为“蚩尤”，玄人为“鲧”，鱼即“禹”，则此族世系釐然是一幅男系图。同时，更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是父系家长家族制，所以在他的孙子禹，便能毅然决然地不传位给益而传其子启，开千古传子之局。我们从这一点，不特知道夏人之必为蚩尤之后，而且可以知道蚩尤的社会确已走向父系家长社会。因为从事农业，生产品大量增加，而他的部落也特别增加；从社团而进入于拥有几万人口的民族阶段；更随着人口之增加，贪财欲在人们心理中的强化使他不得不向四外作领土的侵展；因战争之频数，使战斗的技术得到进步，这就是在他的部落之中发明了铜制兵器，因新武器之使用这就使武力得到空前未有的跃进，这样一直到后代犹有蚩尤善

战的传说。因为战争之激烈，遂发生对个人的武勇的重视，这就有了使蚩尤在后代变为战神的根据。但因为贪欲无厌，遂惹起内部的分裂与反抗及外部的联合围攻，结果他失败了，被杀了。我们综观这一切现象，不能不说蚩尤已经快脱离图腾社会的畛域而走向"文明时代"的边涯。这种文明时代之正式地来临是要等待他的孙子禹复国中兴以后才完成的。这便是中国有史时代三代首代之夏。

贪得无厌的观念是到了"文明时代"才显著地发达起来的。莫尔干说：

> 野蛮时代所有的财产，却是不足道的东西。他们关于财产价值之观念，对于财产的希望之观念，关于财产相续之观念，均极其微弱。粗野的武器、制物、器具、衣服、燧石制的石制的及骨制的用具以及个人的装饰品等，便是野蛮生活中的财产之主要项目。因为财产自身之存在殊为稀少，所以在他们的心理上所诱起的对于财产所有之欲情，亦属稀罕。这种欲情，使残留给文明时代这一遥远的后代。文明时代将这种欲情发达为一种充分的活力，所谓所有之贪欲(Studium lucri)，到今日便在人类的心理上，具有支配的势力。

拿这贪欲的强化这一点来说，已经足以窥知蚩尤所属的社会是在图腾社会的末期，文明社会的初期。但是他究竟还去图腾社会不远，他的社会是图腾社会的晚期，除掉经济政治诸方而外，在意识形态方面，他犹保存他的社会许多图腾制度的痕迹。例如他的名号为图腾之号，又为种族之号"蚩尤、蠪蚩"，他的异名"窫窳"又被人说为水虫，他的被黄帝征服，后人犹比之为龙负图，他的诞生神话犹有人说为感龙而生。其在艺术上的表象"蚩尾、饕餮、刑天纹及后代龙在艺术上的表现"又无一不拖着图腾主义的尾巴，即处在建筑装饰上的他为蚩(龙)尾，在陶器上为刑天(龙尾)，在铜器上为饕餮(龙头蛇身)，而他的图腾龙，又至今视为变化莫测神圣不可侵犯的灵物。这些地方在在都意味着他还是去图腾社会不远，还未跳出图腾社会。

因为他接近"文明社会"之边沿，所以他的事迹独为后代文明人

所熟知，其传说犹能在后代人的记忆中，而在他以前的“古人”是一个也不为人所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居五千年后尚能知道一点蚩尤事迹的梗概，甚至于作这种考据的文章，但一方面他又是属于图腾社会的人物的，所以关于他的事迹在后代仅仅保留些奇奇怪怪的传说，而正式的事迹，多不为人所知，以至于使后代的历史家不承认他是实在的人物，而以为是无稽的谰言。

他的处境是两方面的，他踏进了历史之门，却未入历史之室，所以他始终为正史家所摈斥而视为荒诞不经。但由于以上论述，我们深信对于他的考究是了解中国上古史的惟一的一把钥匙，更是了解古代中国文化的不二法门。

（本文未发表，写于 1940 年）

蚩尤、应龙考辨

——中国原始社会蛇、泥鳅氏族之研究

氏族社会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它上接原始人群，下接阶级社会，是二者当中的过渡阶段。

中国的氏族、部落，其组合关系、分布地点，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是不清楚的，所知道的只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一些情况，这是因为残存在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多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之初的一些情况。虽然，这些"残存"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但所遗失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黄河中游，特别是河南地区，有这样许多氏族和部落：蛇、鳖、龟、泥鳅、猪等；

在西北地区有：熊、虎、羊、犬等；

在黄河下游，特别是山东，有凤凰（孔雀）、乌鸦、燕子、野鸡（雉）、鹤、猫头鹰、斑鸠、象、蟾蜍等。

当然，这些氏族和部落是迁徙的，并不是永久居住于一个地区，但大致分布如此。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一些部落的强大，出现了财产多寡不均的分化，从而建立了国家。如中原的蛇氏族和以蛇为中心的部落、部落联盟，在阶级社会的时期建立了夏朝①；以燕子（玄鸟）为图腾的氏族和以燕氏族为中心的部落、部落联盟，在阶级社会时期建立了商朝，

① 孙作云《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文物》1977年第6期.

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①，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在西北地区，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和以熊氏族为中心的部落、部落联盟，建立了周朝②。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上的“三代”，原是由三个氏族发展、扩充而来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氏族到国家，族系这样清楚，恐怕是少见的。

一　说蚩尤的氏族是蛇氏族

关于蛇氏族的来源，即在传说上，他们的“始祖母”如何受了蛇的“感应”，而生下了他们这一氏族，可以说完全不知道。现在所能考知的，是这一氏族后期的，即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军事酋长，或以蛇氏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军事统帅”蚩尤的一些情况和事迹。

我们根据以下各点，证明蚩尤的氏族是蛇氏族。

第一，从蚩尤的得名上，就可以知道他的氏族是蛇氏族③。

蚩尤的“蚩”字，即蛇字。蚩字从虫屮声，虫，就是蛇。《说文解字》说：“虫，一名蝮（蛇）（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校补），博三寸，首大如擘指（按：即拇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羸（裸）、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可见虫的原始意义就是蛇，以后泛指一切虫类。“虫”字实即“它”字，“它”即蛇的原始象形字，后加“虫”偏旁，变成了形声字，从虫，它声。古文字中，这种演化法甚多。《说文》云：

> 它，虫也。从虫而长（即长虫），象冤曲（弯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即蛇），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

---

① 《诗经·商颂·玄鸟》。

② 孙作云《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载《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③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每个部落中（个人的）名字就表明其氏族”，说明氏族人用氏族之名为个人之名。

它或从虫。

商代后期的占卜文字(甲骨文),问有没有灾难之事,曰"亡它?"其已验之词,曰"隹(唯)它。""它"字完全是蛇形。可见它即是蛇。"它"一从止从它(蛇),实即"蚩"字。这样,"亡蚩"就是"亡它",可证"蚩"字就是蛇字。由此可见,蚩尤之得名由于蛇,其氏族为蛇氏族。

卜辞问无灾难之词,亦作亡尤,这大概因为蚩尤是被杀的部落酋长,而且是极有名的部落联盟军事酋长,古人相信不得善终的人,其鬼魂为祟,给人以灾难。因此,问有无灾难之事,即问有无蚩尤,后来简化成为一成语,便问"无它",也就是"亡咎"之意。恐怕连"亡咎"的得称也与蚩尤有关。

在古书上,蚩尤之"尤",也有作"蚘"者,如《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曰"其神盖蚩尤"。宋丁度《集韵·十八龙》亦作"蚘",曰:"蚩尤,古诸侯号,通作'尤'。"可见蚩尤之名,取义于蛇,皆反映蚩尤的氏族是蛇氏族①。

第二,中国古代建筑上有"蚩尾",即在屋脊两端,各作一龙头,两两相对,侧面,张巨口衔房脊,其尾上翘,在比较单调的屋脊上构成极雄壮的一种图案。因为尾上翘,这种建筑装饰,一般地叫"蚩尾";因为张巨口,所以也叫"蚩吻",一般地写作"鸱吻"。

这种民族建筑形式和图案,有其古老的传统,如果不是附会的话,使人马上联想起商代后期铜器上的对称的侧身龙纹(图略),其形式何其相似。

我们有理由说,屋顶上的对称的侧身龙像,就是从这种铜器花纹中发展出来的,至少是出于一源,同流共贯。

这种侧身龙形蚩尾,可以北京故宫的明清建筑作代表。值得注

① 用语源学来考证一词的原意及其演变,从这里看当时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大量运用此方法。

意的是"蚩"字往往因同音的关系借作"鸱",遂使人误会蚩尾为鸱之尾,因此在建筑上作"反羽状",唐朝的"鸱尾"就是这个样子。唐朝末年人苏鹗在《演义》中,对此曾有考说。他说:

> 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殿堂。"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颜之推亦作此鸱。刘孝孙(按为隋唐间人)《事始》作此(按指作"蚩"字)。蚩尾既是水兽,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牛耳,兽之形也,作鸱鸢字,即少意义①。

"鸱尾"之"鸱",本应作"蚩"。而"蚩"又是"海兽",蚩尤又是"水兽",与春秋铜器"鼎匕"铭文以蚩尤与"水虫"并列,皆说明蚩尤是"水虫",即蛇。屋顶上置蚩尾,即取水可以压火,表示祥瑞之意。

第三,蚩尤一名"窫窳",而窫窳人面蛇身。《山海经》中的"窫窳"是蚩尤的音变。《山海经·海内西经》曰:

> 贰负之臣曰危(按:疑即"鲵",鲇鱼),危与贰负杀窫窳,〔黄〕帝(《文选》张协《七命》李善注引此经作黄帝,据补)乃梏之疏属之山(在陕西北部绥德县),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此窫窳为黄帝所战败,所捕获,与蚩尤被黄帝所战败所捕获同。蚩尤为黄帝所败,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为黄帝所捕获,并加以桎梏,见《山海经·大荒南经》:

>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化而为树(按:今本脱此四字,文不成义,据晋郭璞注补。注曰:"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是谓枫木。

由此可见,此窫窳必为蚩尤。

杀蚩尤的贰负,我以为即与蚩尤一起与黄帝作战的应龙(见《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即是泥鳅,即以泥鳅为图腾的泥鳅氏族。

---

① 〔清〕李调元:《函海》辑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应龙(泥鳅氏族)与蚩尤(蛇氏族)本属近亲氏族。按照氏族社会的习惯,近亲氏族、同一胞族或同一部落的人,应该同心协力,互相保护,同御外侮,对外有复血仇的义务。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说:

> 在易洛魁部落以及一般地在印第安人诸部落中,为被杀害的同族人复仇的义务,是全体公认的。

而应龙在与蚩尤一起同黄帝之族(西北以野兽为图腾的诸氏族)作战的时候,居然做了内奸——这在氏族社会中是极反常的现象,这当然也是由于氏族社会末期私有财产制度已经萌芽的情况下,所必然发生的结果——因此,人们(可能是当时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贰负"。"贰负",即二心二意。这个名字很巧,它反映了应龙在这次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反映了在氏族社会末期旧的、几千年的、甚至几万年以来的旧风俗、旧习惯,已失掉了它的约束力,已不能维系氏族的人心。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原始社会末期,是一场牵动各部落、部落联盟,震撼当时"世界"的一次大战,所以,所有这些部落、部落酋长的名字及其赫赫事迹,都得以流传下来。

《山海经·海内西经》曰:

>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注:"皆神医也。"),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郭注:为距却死气,求更生)。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这些巫的名字,我们并不生疏,屡见于典籍,难得的是把这些巫放在氏族社会末期,与酋长、军事酋长一起,成了氏族中的显贵分子,巫彭、巫阳这些人大概就是这类人物。我们知道,蚩尤被杀以后,当时的人们相信他阴魂不散,为祟人间,主要叫人生病,成为疫鬼。据说黄帝作打鬼巫术,即所谓傩戏以驱逐之,与这里的神巫"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完全相合,可见窫窳就是蚩尤。

《山海经·海内南经》又曰:

> 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其状如龙首,食人。(郭注:窫窳,本蛇身人面,为贰负臣所杀,复化成此物也。)

又《海内经》：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黄帝所为〔梏〕（按："为"下疑脱一"梏"字）。有窫窳，龙首，是食人。

窫窳龙首，而蚩尤以蛇（龙）为图腾。又蚩尤即饕餮，而饕餮的图像，其作兽头形者，即是龙头；又饕餮像有作人面蛇身者，或作龙头、人面、蛇尾者，则此人面蛇身或龙头的窫窳，非蚩尤莫属。《山海经》上的窫窳像与铜器花纹的蚩尤像完全相合，这绝不是一件偶合的事，一定基于共同的事实与共同的传说。

关于"窫窳食人"的问题，真把他讹传为猛兽以后，"食人"是不会令人发生疑问的。其实，问题绝不会这样简单。

窫窳既是蚩尤，这窫窳食人的传说，一定要与蚩尤的传说联系起来，并且在蚩尤的传说之中找根据。相传蚩尤性贪，《大戴礼·用兵》篇说："蚩尤，庶人之贪者也。""贪"就是剥削，就是人吃人。蚩尤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所以剥削同氏族人、同部落人，最后落了个被杀，在传说上说他性贪，又名"饕餮"。因此，讹传为窫窳以后，说窫窳食人，而饕餮的形象也作吃人的样子，著名的商代后期铜器"饕餮食人卣"即是①。

第四，蚩尤有一个绰号叫饕餮。饕餮就是贪得无厌的意思。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私有财产制度已经萌芽，因此产生了人们的贪欲。蚩尤是蛇氏族或以蛇氏族为首的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军事首长，地位煊赫，喜欢聚敛，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饕餮"②。

蚩尤以蛇为图腾，而饕餮为蚩尤，故在饕餮图像上，有时候作蛇身。兽头蛇身，即是龙，——龙是图腾化的蛇。又因为蚩尤是人，所

---

① 孙作云《说商代人面方鼎即饕餮纹鼎》，《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

② 孙作云《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的研究》，《中和月刊》1940年第5卷1～3期。

以饕餮纹有时作人面蛇身，与上面所说的窫窳形状完全相合。有时，在某些特定的器物上，饕餮纹又作兽头（即龙头）、人身，两手上举而有尾形，或整体作人像，只是戴角，手足有些不像人，这种半人半兽像，若不从图腾主义这个角度来观察，是永远不会窥知它的底蕴，它的真相的。这些带人身的饕餮纹，实即蚩尤的图像。我们居然在器物花纹中找出蚩尤像，真是一件万幸的事。

饕餮图像，在一般情况下，只表现一个兽头（即龙头），这是大家常见的形象；若表现部位宽裕时，则往往有蛇身，——是完整的一条龙，其例甚多。如商代后期青铜器"鸮尊"底部花纹，上下有两个兽头，即兽面（头）形饕餮纹，当中则有蛇身的饕餮纹：兽头、蛇身（图略）①。

有的饕餮纹，又作人面（有角）、蛇身，与上述的窫窳像完全相合。如商代后期的"饕餮纹卣"，其盖作人面形，有角，其脑后蜿蜒有蛇身，下及器物的主体②。又《西清古鉴》卷十四第十页有一饕餮纹簋，其形制花纹与此相似。更有趣的是商代后期的白陶鬶，有一"怪人"像，兽头、人身（极度图案化）、两手上举，下体有一极度图案化的钩曲纹，像蛇尾。这兽头，即是兽头形饕餮纹，这手，不像人手，极似饕餮纹的爪，实际上也就是龙的爪。从饕餮即蚩尤这一前提出发，这个带人身的饕餮纹，即是蚩尤的画像③。

这种带人身的饕餮纹，从器物口缘下的带纹中的兽头（商代器物中此类花纹极多）作为人头，与下面的人体相联系，构思可谓巧妙。有的人体纹上无头，就完全形成了无人头的躯体纹，我认为这种花纹应叫"刑天纹"。"刑天"，就是无头，——头被砍掉。"天"字的原始意义即指人的脑袋，《说文解字》说："天，颠也。"颠即人头。《山海经》上的刑天传说，即蚩尤传说。蚩尤战败，被人砍掉脑袋，所以蚩尤

---

①②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第816页，图A574.3；第892～896页，图A632.1～6。

③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第17页第8图。

又有一个绰号叫"刑天"。这个无头的怪人像，还有许多类似的图像，都是刑天图像。

人面饕餮像为什么戴角？这是因为蚩尤是酋长（军事酋长）。美洲印第安人的酋长是戴角的。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归纳为两句话："世袭酋长就职时称为戴角，被罢免时称为'摘角'。"从这里可以知道，此戴角人像为酋长，与蚩尤为军事酋长合。

第五，汉代人相信：最早的人类，最先出世的男女二人是人首蛇身，由于他们二人才蕃衍出后代的人类。他们把这两人叫做伏羲女娲，把他们画在墙壁上，或者在石头上雕刻成浅浮雕、或者线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画像石"。作为壁画来看，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初年，鲁恭王刘裕在曲阜所修造的灵光殿中的壁画。经过三百多年之后，到了东汉中期，楚辞专家王逸的儿子王延寿来曲阜参观，还看见这座宫殿，他作《鲁灵光殿赋》说壁画上"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可见殿中的壁画，还有伏羲女娲交尾图。东汉时武梁祠石室上雕刻有伏羲女娲交尾图，可以看做是鲁灵光殿伏羲女娲交尾图的复制品。伏羲女娲交尾图一直到唐代还有所表现，在新疆吐鲁番唐墓发现绢画，是这一传说的最后的表现①。

我们知道：伏羲即太皞。《汉书·古今人表》："太昊（同'皞'）帝宓（音伏）羲氏"。太皞姓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以上四国为伏羲之后代），风姓也，实司（主也）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甲骨文的"风"字即"凤"字，其字形长尾婆娑，大概就是孔雀。我国原始社会东夷诸氏族多以鸟为图腾，太皞的氏族即以凤凰为图腾，太皞之后有少皞，少皞亦风姓。少皞的后裔、春秋时代鲁国的附属国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的国君，自称是少皞之后，他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

①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为鸟师而鸟名。"[1]以下又举了许多官名都是鸟名。其实，不是他们祖先的官名是鸟名，而是他们的氏族是鸟名，即鸟氏族。在这许多鸟氏族之中，以凤氏族这一氏族为最早的氏族，势力最强大，在他们的部落联盟中有这样多鸟部落鸟氏族。古代人不了解这是氏族名，以为是官名，所以才有郯子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我先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与商部族的先祖契之生也"玄鸟适至"，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完全一样，皆是以鸟为图腾。

女娲是禹的配偶，是我们现在所能考出的最早的一夫一妻制中的一对夫妇。一夫一妻制开始于氏族的社会末期，盛行于阶级社会，即所谓文明社会。因为女娲是后代所能追忆的最早的女子，所以后人把她当做最早的女人。

伏羲是东夷鸟部族的酋长，在夷、夏两部族混合之后，人们就把东夷的男酋长伏羲和夏族的先妣（可考的第一位女祖宗）女娲搭配在一起成为夫妇二人，就成了伏羲、女娲交尾图。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或汉代以前的民间传说中，认为最早的人类是人头蛇身，这就反映以蛇为图腾的氏族，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氏族，最强大的氏族。

二　蚩尤的近亲氏族"应龙"——泥鳅氏族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

> 蚩尤作兵（按：作兵器）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按：即旱魃，旱神可以止雨），雨止，遂杀蚩尤。

又《大荒东经》曰：

>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这应龙是谁呢？我以为即是泥鳅氏族，作为个人来说，即是泥鳅

---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

氏族的酋长。

我们从以下几点，可以证明应龙即泥鳅。

第一，“应”有“小”的意思，“应龙”即“小龙”。《礼记·礼器》说：“县鼓在西，应鼓在东”，郑玄注“小鼓谓之应”。由此，知“应”有“小”的意思，应龙即小龙。泥鳅虽然是鱼类，但其形状很像蛇。郭璞《山海经图赞》里有非常形象的描写：

> 锐头无鳞，身青黄色，以涎自润，滑不可握，出水能鸣，性至难死，大者能攻堤岸。

蛇就是神话中的龙，泥鳅跟蛇一样，只是小点儿，所以叫做“应龙”。

第二，东汉班固《答宾戏》说：

> 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

“泥蟠”就是泥鳅，而班固说它是“应龙”。

第三，泥鳅因为长尾委蛇，可以又名“委蛇”。《庄子·达生》篇说：

> 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即把鸟当成鸟来养活它的人），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庄子释文》引司马彪注云：“委蛇，泥鳅。”而同篇又言委蛇神之状：

> 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闻〕（按：应补一“闻”字）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而《山海经·海内经》又说：

> 有人曰苗民（郭注：“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郭注：“大如车毂，泽神也”），左右有首（郭注：“岐头”。按：既为“神”，当然要跟一般的泥鳅不同，不可泥执），衣紫衣，冠旃冠，名曰维延（郭注：“委蛇”），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这泽神“维延”当然就是上文所说的委蛇神。这两条材料讲的是一回事：谁若看见了或吃了泥鳅，谁就能“霸天下”。想不到小小的泥鳅，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泥鳅就是应龙，而应龙曾帮助黄帝杀了蚩尤，使黄帝成为在原始社

会末期最强大的部落酋长，有类于后代的霸主，后代人因缘附会。否则，小小丑陋的泥鳅绝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传说和迷信。

由此可见，“应龙”一定是一个部落，作为个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部落酋长，神话所反映的事实，完全合乎蚩尤、应龙那个时代。

第四，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曾经作过纪念这次胜利的战争跳舞，与此同时，又作打蚩尤鬼魂的巫术，或巫术跳舞，说不定二者本来就是一事。这种打蚩尤鬼魂（人类在氏族社会末期已经有了灵魂观念）的迷信，在后代就演变成为一般的打鬼仪式（主要打疫鬼），在中国古书上叫“傩”。傩，就是打鬼仪式和法术。

傩戏既源于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所作的打蚩尤鬼魂的巫术，所以在后代也还保留了“打蚩尤”的内容形式。其中有十二神兽吃妖魔，这十二神兽，即是黄帝和帮助黄帝伐蚩尤的、同以野兽为图腾的黄帝之族的近亲氏族，最值得注意的是居然有帮助黄帝杀蚩尤的应龙。泥鳅一称为“委蛇”，此称为“委随”。“随”，古音读“蛇（陀）”。

在大傩时，念十二神兽吃鬼魔的咒语，其中有“委随食观”，我认为“观”即“夔”的误字，“夔”正是大傩时被打的鬼。东汉张衡所作的《东京赋》描写当时国都洛阳打鬼的情况道：

> 残夔魖（虚耗鬼）与罔象。

打的鬼有“夔”。西汉末扬雄《甘泉赋》曰：

> 捎（杀也）夔魖而扶（鞭打）猛狂。

“夔”是什么东西呢？“夔”也是蚩尤，在神话传说里，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变化多端，不要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委随既是应龙，夔即是蚩尤，则“委随食观（夔）”这一句咒语，就是应龙杀蚩尤。在这里，“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

第五，应龙为蚩尤的近亲氏族，这可以由大禹治水时，应龙氏族也跟着治水，大禹氏族也是蛇氏族，夏部族是蚩尤之后。

战国时代大文学家、大诗人、大思想家屈原在他的名著《天问》里问及鲧、禹治水的故事，其中说：

> 洪泉极深，何以实（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使地高起

来）之？

应龙何画？河海何历？（从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本校改，今本作“河海应龙，何尽何历”，误。）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曰“……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西汉焦赣《易林·大壮之鼎》曰“长尾蝮蛇，画地成河”。可见，从战国一直到两汉，有应龙佐禹治水的传说，后来还演变成杂技，或很早就有表演这种故事的杂技。梁（公元502～557年）沈约《宋书·乐志》云：“魏晋讫江左……犹有画地成川之乐焉。”可见，这传说源远流长。

夏部族是蚩尤之后，鲧是蚩尤的儿子，禹是蚩尤的孙子，鲧、禹治水就是以蛇氏族为主体的许多部落治水，发展农业，与这一时期——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农业大发展有关。传说上，说禹治水（蛇氏族治水），而应龙助之，就是蛇、泥鳅诸氏族共同治水。从这里可以看出：应龙族是蚩尤族的近亲氏族。

第六，这泥鳅氏族，后来为大禹所灭。不过，这氏族不叫“应龙”、“委蛇”、“委随”，而叫“相柳氏”。《山海经·海外北经》说：

共工之臣（按：“共工”，即鲧。所谓“臣”不是君臣之臣，而指近亲氏族）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郭注：“头，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贪暴难厌”）。相柳之所抵厥（郭注：“抵，触；厥，掘也”），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注：“掘塞之，而土三沮沿（陷），言其血膏浸润坏也”），乃以为众帝之台（郭注：“言地润湿，唯可积土以为台观”）。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这一长段记载，有许多不可晓之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相柳氏“蛇身而青”，其“所抵厥，为泽溪”。而《山海经图赞》说应龙“大者能攻堤岸”，再加上其他特点，可知此相柳氏即泥鳅（应龙）。禹杀相柳，不是杀一条泥鳅，而是杀泥鳅氏族酋长，即当初杀蚩尤的那个家伙。

所谓相柳“九首”，真有九个头吗？我想，这“九”字亦即“𠂤”（虺）字，“九”像蛇，“𠂤”亦像龙，《说文解字》说是“龙之有角者”。龙既是一个“莫须有”的动物，则所谓“龙之有角者”，亦属子虚。总之九、𠂤皆是蛇。相柳“九首”，就是说泥鳅之头像蛇头。由此推论，所谓“九山”，也并不是九个山，而是虺（蛇氏族，或以蛇氏族为首的部落、部落联盟）族所居住的山头。推之“九州”，也不一定是九个州，而是蛇部族或部落联盟所居的“州”；“九鼎”也不一定是九个鼎，只是上面有虺龙纹的鼎。又，夏启乐“九辩”、“九歌”，也不是九篇“辩”、九篇“歌”（屈原所作的《九歌》、宋玉所作的《九辩》，“九”皆为实数，与此毫无关系）。所有这些“九”，有一个共同特点，它皆与蛇氏族、夏部族有关。按照当时的氏族制度，使我们不能不设想，这些“九”字都不是实，而是指着他们的氏族名、部落名；从“物”这个角度来讲，“九”即𠂤，即蛇。

说到相柳九首，又使我们联想起屈原《天问》中所说“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注曰：“虺，蛇别名也；倏忽，电光也（按：即快速之状），言有雄虺，一身九头，速及电光，皆何所在乎？”宋玉《招魂》说南方有“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总之，战国时代有此迷信，后来在汉代画像石，隋唐敦煌佛窟壁画，皆有龙身九头怪物，我以为即此“雄虺九首”，这“雄虺九首”也是相柳氏、应龙。从这里可知，应龙是一个很大的氏族，与当时情况相合。蚩尤和应龙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里的两位军事酋长，这两个军事酋长，应该和衷共济，共同对外，但由于氏族社会末期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发生，旧的风俗习惯已经无法维系，所以应龙杀了蚩尤。因为这是氏族社会极少有的现象，而这次战争又是氏族社会末期极少有的大规模战争——标志着氏族社会行将崩溃，阶级社会即将出现，所以在当时轰动一时，在后代流传甚久，以至于出现这许多奇奇怪怪的、表面上又好像是不相联系的传说。

在这里附带地谈谈“贰负之臣曰危”。这个“危”是什么氏族？蚩尤为蛇氏族，应龙为泥鳅氏族，而这个“贰负之臣曰危”一定也是一

个氏族，这是可以断言的。根据近亲氏族其图腾往往是类似的动物或“物”，则这个“危”，可能就是“鲵”，即鲇鱼，后代许多字书说“鲵”是鲇鱼，或鲇鱼的一种。

东汉武梁祠画像石有一幅极为珍贵、文献价值极高的大幅图，上有黄帝伐蚩尤图，图中黄帝乘车，有女魃挥鞭止淫雨，有应龙杀蚩尤，还有一泥鳅。如此说来，蚩尤的近亲氏族，除泥鳅氏族外，还有鲇鱼氏族。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9 年第 1 期）

蚩尤考

——中国古代蛇氏族之研究·夏史新探

上　篇

论蚩尤与黄帝之战为蛇图腾与熊图腾之战，并泛论中国图腾社会之三大系统。

近百年来西洋社会学家研究初民社会，发现世界现存各野蛮民族中有图腾崇拜之习：彼等以一自然界之动植物或自然现象为其族先之所自出，即以此种动植物之名名其族，更揭为桓表，施以彩绘，名曰图腾柱（Totem Pole），从而礼祀之，学者恒称此种社会为氏族图腾社会。其社会之特征，为同图腾之人不得伤害或杀食其拟为族先所自出之动植物，认此种动植物为与其氏族有血统关系。同图腾之男女不得婚媾，必须群婚于别一图腾。同图腾之人若遇异族之侵略，必须同仇敌忾，将伯互助。其社会之组织乃由无数之小部落以成大族，其人民之生活皆惟渔猎是赖，盖为农耕时代宗法社会以前人类社会必经之阶段也。

现存野蛮部落如此，推之于古代社会当亦然，故美国考古学家穆尔纳（J. de Morgan）、法国埃及古史专家穆莱（A. Moret）及社会学家大卫（G. Davy）诸氏皆在埃及古史方面作如斯观，因知埃及在统一王朝之前亦经过一图腾氏族社会，考之古籍，征之实物，其说遂为定谳。中华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之早为寰宇冠，意我先祖亦必经此图腾社

会之一阶段。首为此说之提示者为严复，严氏译英国甄克斯《社会通诠》(E.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注曰：

> 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画刻鸟兽虫鱼或草木之形，揭之为桓表，而台湾生番亦有牡丹蕉椰诸社名，皆图腾也。由此推之，古书称闽为蛇种，盘瓠犬种，诸此类说，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图腾，而蛮夷之俗，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十口相传不自知其怪诞也(按严书译于光绪二十九年)。

此虽寥寥数语，颇中问题之肯綮。其后郭沫若氏用图腾之说释铜器铭文中时人所认为"文字画"之奇字，曰：

> 我国自来器物款识之性质，凡图形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原始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已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

郭氏之着想诚是矣。顾无专论中国图腾社会之文以餍吾人之望，遂使吾人莫测其高深。以郭氏之博大精通，犹未之及，可见此问题之未能惹起国人注意者矣！于国人之外研究此问题者为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氏(M. Granet 1884～1940)。彼于1926年著《中国古代之舞蹈及传说》(Danc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a Ancienne)，就中国古代之舞蹈，寻求图腾社会之遗迹，又以玄鸟生子姜原履迹等传说为图腾社会之实例。其书诚为名山之作，然以其为法文原著，又无英译本，故国人知之者少，因亦影响甚微。此外治古史者多不措意于古代社会，治社会学者又多不及古史，即或注意之，亦多视宗教迷信及神话传说诸方面为不急之务，遂使中国图腾社会之真相，亘数千年而不见知于人间，此非吾人之遗憾乎？余年来从闻一多先生受教，于神话研究诸方面颇饶兴趣。乃不揣驽钝之资，为此艰深之业。其法以纸上材料，参以古物实证，益以民间传说，分析推引，以求一解。惟兹事体大，钩稽匪易，兹篇所述不过中国图腾社会之一斑而已，若其全豹，则俟诸异日焉。

《史记·五帝本纪》曰：

>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此司马迁参稽诸家著述而写定之传说。史公秉笔，在于求真，凡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者，多在摈弃之列，故史记所载，不足睹传说之本质。《山海经·大荒北经》曰：

> 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又《大荒东经》曰：

>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吾人由以上二说知我国开国之初，黄帝与蚩尤曾有一大规模之战争。蚩尤能纵风雨，黄帝乃使女魃止雨，更使应龙杀蚩尤。夫黄帝所使之应龙果为人耶兽耶？若为人，则人不应有此怪名；若为兽，则黄帝岂能使龙蛇为之战乎？《山海经》郭璞注曰："应龙，龙有翼者也。"《广雅·释虫》亦言有翼曰应龙。按应龙为水中之巨灵，禹治水曾使之画地成川（见篇下《论蚩尤之苗裔》章），则应龙确为水中动物。然《山海经》明言黄帝使应龙杀蚩尤，则应龙又似为人类。此一问题也。《史记》言黄帝伐炎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然《宋书·符瑞志》则以此事属之蚩尤，曰："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前乎此者，焦赣《易林》曰：

白龙赤虎，战斗俱怒，蚩尤败走，死于鱼口（坤之临）。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蚩尤败走，死于鲁首（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

战于阪兆，即史书所谓战于"阪泉之野"，"白龙"意即应龙，"赤虎"即《史记》所言之六兽，此亦并指蚩尤而言。崔述《古史考信录》言炎帝在黄帝之后，未曾与黄帝有战事，可见黄帝教六兽以伐炎帝之事乃为伐蚩尤之讹传。果如是，黄帝伐蚩尤乃动水（应龙畜水）陆（六兽）之师以赴之。然此六兽又为人耶兽耶？前人于此有二说：《太平御览》卷七十七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此以六兽为实在动物。夫中国之有服牛，实始于殷王亥，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世本·作》篇等书，其事甚晚，则前于此者安有扰驯猛兽之事乎？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以猛兽为军队之名亦为后世之事，不足以衡往昔。然则黄帝使熊罴貔貅貙虎及应龙攻蚩尤，果为何物乎？愚以为此种动物皆古代氏族社会之图腾，乃取象于自然界之动物以为族徽者也。换言之，熊即熊图腾部落，应龙为龙图腾部落。熊、罴（如熊，黄白色）、貔（白狐）、貅、貙（似狸）、虎六者，皆以陆上动物为图腾，彼此皆为近亲氏族。其应龙乃水虫部落，与野兽部落原不相通，盖为陆兽部落之内应。黄帝有熊氏，即熊部落，其所伐之蚩尤为蛇部落（说见后），因屡战不胜，乃合全族之众以伐之，又得蛇族之应龙为内应，故乃战胜蚩尤。然则黄帝与蚩尤之战乃熊部落与蛇部落之战争，即中国历史上一幕"龙虎斗"，乃熊部落与蛇部落决定民族命运之战争也。人类社会之进步，先由图腾氏族社会以进入农业宗法社会。黄帝与蚩尤之战争为图腾部落之战争，故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为五帝之首，盖非无由。蛇部落灭亡之后，其人民沦为奴隶，其投降之"应龙"族职司水土之工役，其后人竟以治水之功得以恢复天下，是即为三代之夏。以下先证明蚩尤为蛇族，后证明夏禹即为蚩尤之苗

商。

一　说蚩字为蛇，蚩尤为族徽非人名

蚩，《说文》"虫部"曰："蚩，虫也。从虫𠂤声。"又曰："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飞或毛或羸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愚按虫它为一字，《说文》"它，虫也"可证。它之尾长，虫之尾亦不短，它即蛇之古字。虫它皆为蛇之象形，即蛇之本字。《说文》释虫，是虫字广义的用法，其初本专指蛇，后乃泛及万物，甚至飞禽走兽及万灵之人类亦为虫之一种。卜辞虫它通用，"亡蚩"，亦作"亡虫"（《殷虚书契前编》一卷十六页片六）；"佳它"亦作"佳虫"（《铁云藏龟》四十六、二页）。许君析虫它为二部，非其朔恉。蚩字从𠂤得声，之古音在端纽，与它在透纽音近，是蚩古读如它。不特此也，蚩它古本一字。卜辞它作  、、  、  、  诸形，其字从虫从止，而𠂤止通用，则蚩蚩为一字无疑。蚩蚩（它≈蛇）一字，则蚩尤者蚩尤、它尤即蛇尤也，此就文字学上证明蚩尤之蚩为蛇，其族为蛇族。蚩尤既为蛇，则其名当为蛇族之总称而非君长之专名。至其所以称为蚩尤者，意其先只称蚩（蛇），后人读音各殊，且喜于古人名后附丽一字，或蚩尤即为蚩字之缓读，遂成蚩尤一词矣。

二　论窫窳为蚩尤，窫窳为蛇

《山海经》多窫窳之记载，其字一作猰貐，《海内西经》曰：

> 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文选》刘逵注《吴都赋》引此经作"猰貐"。李善注张协《七命》又作"猰貙"），〔黄〕帝（李善注张协《七命》引此经作"黄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又曰：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同《海内南经》曰：

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郭注：窫窳本蛇身人面，为贰负臣所杀，复化而成此物也。

同《海内经》曰：

有木青叶紫茎玄叶黄实，名曰建木……黄帝所为。有窫窳龙首是食人。郭注：在弱水中。

同《北山经》曰：

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按以上《山海经》所言"窫窳"除最后一条外，皆言蛇身人面，或龙首，居水中食人。《淮南子·本经训》曰："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高诱注曰："猰貐，兽名也。状若龙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按《北山经》所言窫窳与高注或曰一说，乃据《尔雅》、《说文》为训。《尔雅·释兽》曰："猰貐类貙，虎爪，食人，迅走。"《说文》豸部曰："猰貐似貙，虎爪，食人，迅走。"貙似狸故高注或曰似狸。按《尔雅》、《说文》以猰貐似貙者，乃因从豸为训。《山海经》言窫窳居弱水中，若为兽类，岂能居水？故郭璞《山海经图赞》曰："窫窳无罪，见害贰负，帝命群巫，操药夹守。遂沦溺渊，变为龙首。"愚按窫窳即蚩尤之音转，二字声音绝相似。从豸从穴，字本无拘。蚩尤本只曰蚩，而窫窳亦单称曰恕，见《山海经·大荒西经》。窫窳蛇身人面，或曰龙首，龙亦蛇也。蚩尤为蛇是与窫窳为同种。窫窳为黄帝梏于疏属之山，蚩尤亦被黄帝所杀。窫窳为贰负臣所杀，蚩尤为应龙所杀。蛇龙同种，《论衡·讲瑞》篇曰："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是应龙即蚩尤之贰臣。《山海经》虽未明言杀窫窳之贰负臣为何人，由此推断，其人必即应龙。贰臣即内

奸之谓，亦史家所谓“二臣传”中人物。窫窳与蚩尤之事迹如此相同，故窫窳非蚩尤莫属。又古语有“封豕长蛇”（《左传·定公四年》、《后汉书·张纲传》、《说文》“封”字下载之），一作“封豕窫窳”。《汉书·扬雄传》：“秦窫窳其士，封豕其民”，以窫窳与封豕对言，知子云之意，亦以窫窳为修蛇。窫窳为蛇，窫窳又为蚩尤，故蚩尤必为蛇。

三　旬始为蚩尤，旬始亦为蛇

中国天文星座中有旬始星，见《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旬始之状，《史记》以为似雄鸡。愚按《史记·天官书》本自甘氏《星经》，甘公为楚汉间人（见《史记·张耳列传》），其时甚晚，或未得传说之真相。《集解》引徐广曰：“旬始蚩尤也。”旬始之前为“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垂旬始以为幓兮，拖彗星而为髾。”愚按彗星主兵之传说即本于蚩尤为战神之说，其详见篇下。旬始即“旬”犹蚩尤即“蚩”、窫窳即“恕”，其先必仅一字，后为复词。旬字多见于卜辞，其形、、、  ，又作、  、  、  则其繁形。王国维释为“旬”，刘鹗谓象虺形，以与鼎彝虺形相近（《铁云藏龟》序），孙诒让释为“它”（《契文举例·上》）。吾师唐立庵（兰）先生云象龙蛇之属，而非龙或蛇。其字当为螾之象形，螾即《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之地螾。《吕览·应同》篇：“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唐氏说大蝼乃旁注误入正文。《说文》“螾，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或云无角曰螾。”唐说地蝼当是地螾之误，而螾即之假借字，其字更变而为  ，则为云，云之本字也。古人以此能兴云，则当是龙类（见唐氏《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41页）。

愚意勹亦蛇龙之属。古蛇字为te复辅音，读为“蛇龙”。其音读如突变之为团，突郎之为螳，滴宁之为顶，突落之为铎，秃驴之为秃（其详见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见林著《语音学论丛》）。《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又曰：“使

禹治水，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论衡·吉验》篇：“尧使禹治水，驱虵龙，水治东流，虵龙潜处。”蛇龙并言，似二者本为一字之复辅音。螭古读若蛇（古无舌上音），一称螭龙，《荀子·赋》篇：“螭龙为蝘蜓”，蝘蜓即“蜿”字之长读。可知黄帝时所见之蜿即螭龙，螭龙一作“鸵龙”，《广雅·释鱼》“无角曰鸵龙”，《白帖》九十五引《广雅》作“螭龙”可证。蛇之得名为蛇龙者，以其爬行迅速，突落不已，至今俗语中犹有“脱露”（tulu）一词，为形容团结之物其后散离旋转之状，如发辫之散开曰脱露。线制之衣，其线脱亦曰脱露。儿童玩具之陀罗，亦因其旋转不已而得称。蛇本盘聚，其散行亦犹线之脱落，故其物即称“蛇龙”。至后乃以有冠（有角）而雄者为龙，无冠（无角）而雌者为蛇，胥后起之意矣。故说旬为螭可，说旬为龙亦不非。旬既为蛇，而旬始又为蚩尤，故蚩尤必为蛇。又蛇称蛇龙，蚩为蛇，故蚩尤被杀之地曰涿鹿（一作浊鹿）之野，涿鹿之野者，即蛇龙之野也。蚩尤居涿鹿，犹黄帝原居于有熊（河南新郑县），皆因图腾而得名。《世本·居篇》云“黄帝都涿鹿”（《史记》同），盖黄帝杀蚩尤后，遂居有其地也。

尤有进者，吾人由《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一事，益可以证明蚩尤之必为龙蛇。此事出自《吕览·应同》篇，其言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此为战国末年五德终始家之所言，虽多影响之谈，然其事亦必有所本。所本者何？即黄帝蚩尤战争之事，黄龙地螾即指蚩尤而言也。黄帝胜蚩尤，故史书言“黄龙地螾见”，见者即胜之之意。黄龙地螾（＝蚩尤）为水中动物，黄帝胜之，故曰“黄帝得土德”，然则此黄龙地螾又非蚩尤莫属矣。又勹即云（雲），云之取象乃由于龙取水。日文名之曰“龙卷”（Tatsumaki），即海上黑云之竖立者；英文名 Water-spout，世人以为龙取水者即此黑云。原其所以称为云者，乃由勹字之引申。云即勹，勹即龙也。勹为云，云从龙，故龙蛇能致云雨。而蚩尤与黄帝战时亦有纵大风雨兴云雾之传说（见《山海经》），崔豹《古今注》至谓后世之指南车

即昉于此事。蚩尤有此种纵风雨之传说，除蚩尤为龙蛇外，无法解释，由此益可证明蚩尤之必为蛇。

四　铜器铭文中所见之蚩尤亦为水畜

蚩尤之为蛇，不特书本上所见材料如此，征之实物，亦有显据。乡先辈于省吾先生示余民国初年自河南出土一匕，于氏称曰"蚀匕"，罗振玉称为"鱼鼎匕"，为尊古斋主人黄濬所得，其后售于上虞罗振玉氏，罗氏著录于《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下1页十下，铭曰：

> 曰徵有蚀匕，述（于释循也）王鱼颠（鼎）。曰钦哉！出游水虫，下民无知，参蠹蚀命。弗（伯）命入献（庚通簋。《尔雅·释草》："蕢"盛庚，释文庚本又作簋同），藉入藉出（藉当读渭，同扫小，《尔雅》："渭，乱也"），毋处其所（释文及注据于氏《双剑誃吉金文选》上、三，1933年自印本）。

此匕专为取鱼鳖之用，鱼为水虫，《洪范·五行传》曰："时则有鱼孽"，注："鱼，虫之生于水而游于水者也"（于氏考释已引之）。故铭文有"出游水虫"之语，水虫即指鱼。其下忽出"下民无知，参蠹蚀命"，似蠹蚀亦必为水虫之一，否则文义前后不贯。且此蠹蚀二字，皆从虫，知作铭者之心目中，仍以蠹蚀为虫。若依余说蚩尤为蛇，蛇亦得称鱼（《山海经·海外南经》"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郭注："以虫为蛇，以蛇为鱼"），则铭文中水虫与蠹蚀并言，盖非无因。《集韵》十八"尤"："蚩，蚩蚩，古诸侯号，通作尤。"《周礼·春官·肆师》"表貉"郑注："貉，师祭也，其神盖蚩蚩或曰黄帝。"由此可知蠹蚀即蚩尤，蚩尤在古代必为水族，故铭中始有此语。蚩尤既为水族故可能为蛇，又此匕出土于河南，河南为蚩尤部落之故地（说见下论濮水节），其地或有蚩尤之遗族，故铭文中犹有"下民无知，参蠹蚀命"之语。此"下民"殆即指其遗族而言。匕之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间，则此时蚩尤之族犹有遗存者矣。

五　腾远为蛇亦蚩尤之音变

蚩尤音转而为窫窳，前文已言之矣。又音变而为腾远，见司马相如《子虚赋》：

> 其上则有宛雏孔鸾，腾远射干。

《史记索隐》引《汉书音义》曰："司马彪云：腾远，蛇也。"郭璞云："腾蛇，龙属，能兴云雾。"腾远与蚩尤为双声字，是腾远可能即蚩尤。腾远为蛇，考蚩尤亦必为蛇。"腾远"据注云"能兴云雾"，而蚩尤亦能纵风雨，二者之性能又相似，则其间之消息可知。

六　论蚩尤之故墟在河南鲁山县滍水一带

以上论蚩尤为蛇既竟，今再论蚩尤之地望。蚩尤既为蛇图腾，其民族必有一定之地域，以为活动之根据。余考河南鲁山县有滍水，古称泜水，今称沙河，东北至定陵入汝，愚意此即蚩尤族栖至之故地。《汉书·地理志》：

> 南阳郡鲁阳注：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鲁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按今舞阳县）入汝。

王先谦补注引王念孙曰："鲁山当为尧山，此涉上文鲁山而误。《说文》：'滍水出南阳鲁阳尧山。'《水经》：'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皆本《地理志》。今滍水出鲁山县西界之尧山，若鲁山则在县东，非滍水所出。"按王怀祖之说是也，郦道元《水经注》曰："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故张衡《南都赋》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尧山在太和城东北，滍水出焉。"

滍水之得名，古今无说。余以为地名之来源，多由于居斯土之民族而得称。盖先有人居之，后始以为地名。如今乡村之孙庄、王庄，以其有孙、王两姓之人居住，故有此称，否则即为荒野，无名可言。滍

水之得名，想由蚩尤之族而来，蚩尤之族居此流域，故后人称此水曰潍水。潍字从水从蚩，蚩字即为蚩尤之蚩（蛇），固勿论矣。《汉志》言"古鲁县，御龙氏所居，尧山，潍水所出"，似鲁县与潍水之得名，皆由龙起。按《汉志》说鲁县为御龙氏所迁，亦有所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以上传说之可信与否，皆有问题，但以刘累御龙氏迁鲁县则为一事实。《史记·夏本纪》则曰：

>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注：《传》曰：迁于鲁县。）

似鲁县之得名，由豢龙氏刘累所致。鲁、龙、刘三者同纽，则鲁县者或即龙县。鲁县之西为潍水之所出，潍水者，蛇水也。龙蛇同属，则潍水鲁县之得名，俱由于龙蛇。《易林》述黄帝蚩尤之战曰：

> 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蚩尤败走，死于鲁首。（"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坤"之"临"作"蚩尤败走，死于鱼口。"）

按《易林》言蚩尤死于鲁首(鱼鲁易误,自昔已然),而濊水正出于鲁阳,似即蚩尤败亡于此地。史称黄帝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当亦即此。又愚说涿鹿之野即蛇龙之野,而濊水鲁县并一地,则濊鲁亦为蛇龙之音转。由此可知河南鲁县濊水之地,实为蚩尤之故墟,可断言也。

七　泛论中国图腾社会之三系统及黄帝为熊图腾

吾人由前文中知蚩尤为蛇图腾,然蚩尤之族,何必取名为蚩(蛇)乎?盖因中国之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至河南境即入平原水泽之乡,北通冀鲁,南迄苏皖,川泽之多,为全国冠。深川大泽,龙蛇多有,故居其地之民族,因近取譬,乃以龙蛇为其氏族之所自出,因以其物为图腾焉。《说文》"蛮,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蛮闽双声,皆在中国之东南部,又皆为蛇种,可见东南民族多以蛇为图腾者也。西北民族,地居高原,野兽孳多,故以兽为图腾。《说文》"羌"字曰:

> 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

按羌即姜,卜辞羌姜不分,羌为周先妣姜嫄之母家,世与姬族互婚,姜太公即羌太公,《史记》又称太公望。谯周《古史考》释太公之得名曰:"后文王得之渭滨,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史记·齐太公世家》索隐引)。牵强附会,莫此为甚。愚按太公望即太公羊,望羊古语为联绵词,望为羊,亦为羌,即太公羌,皆因族徽以得名。东方为日出之所,居其地者故以太阳为图腾,如高阳,即太阳;太皞少皞,即太皓少皓,皆以日为图腾。东方民族,取象乎天,天空有鸟,故又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

>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

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子所谓鸟师鸟名，皆鸟图腾之名，吾人由其鸟名之多，知东方古代之鸟族，亦为一大部落。《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载殷先妣简狄吞鸟卵而生契，即其本事（又见《天问》、《吕氏春秋》、《列女传》等书），明殷民族以鸟为图腾，与《左传》郯子之对可相发明。盖我国古代之图腾有三大系统，即空中之鸟（太阳附）、地上之兽、水中之虫鱼，乃兼海陆空而有之。惟兹事体大非片言所能解纷，又非本题范围之内，故略而不论，详拙稿《中国图腾社会史》。

以上论蚩尤族毕，今略论黄帝为熊之图腾。

黄帝为有熊氏，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世本·居》篇曰："黄帝居有熊。"《白虎通》："黄帝有天下，号为有熊。"《史记集解》裴骃引徐广曰："号有熊。"《正义》曰："《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谯周《古史考》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愚意黄帝之为有熊氏即以熊为族徽者也。黄帝之为有熊，复有一旁证，可以佐余说。《史记·封禅书》曰：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书·郊祀志》同）。

黄帝既为有熊氏，则此段文字可与《楚辞·天问》并读矣。《天问》曰：

焉有龙虬，负熊以游。

王逸注曰："有角曰龙，无角曰虬，言宁有无角之龙负熊兽以游戏乎？"柳子厚（宗元）《天对》云："有虬蜼蛇，不角不鳞，嬉大玄熊，相待以神。"此其为说与《封禅书》所言黄帝乘龙登天故事内容绝相似，意乘龙之熊即黄帝也。黄帝（熊）乘龙游，犹《吕氏春秋》言黄帝之时天降大螾（螭龙），则所乘之龙与所见之螾，非蚩尤莫属。盖熊族胜蛇族后，即以蛇族之人为牛马，乘之以游。古人于服牛乘马之前，先有一乘人之风俗，乘之者为战胜之民族，被乘者为败亡之奴隶，此等传说背后或有一幕历史之悲剧亦未可知，总之吾人由《史记·封禅书》与《楚辞·天问》知黄帝决为熊族无疑。

读者于此或有一问题以难余，即中国古书上果有以猛兽为图腾之记载乎？余曰有。《史记·赵世家》曰：

>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

此为赵立国、灭代之传说。文中言熊罴为二卿之祖，二卿指范氏（士会食邑于范，因为范氏）、中行氏（本姓荀，自僖将中军，为中行，因姓中行氏），是范氏、荀氏为熊罴之后，翟犬为代之先，此熊罴犬三者皆为三族图腾，是其族先之所自出。而熊罴与有熊（黄帝）名同，或此范荀二者为有熊黄帝之后，而有熊之为氏族图腾，得此可谓有据矣。

中　篇

论蚩尤后为战神，蹴鞠之戏与咸池之乐皆始于黄帝蚩尤之战。

一　论蚩尤为战神

吾人由篇上可知蚩尤为蛇族，乃南方图腾部落，先据中原（此点容后详论之）。黄帝为熊族，乃西方图腾部落，黄帝与蚩尤之战即古代图腾社会之战争。蚩尤之族，十分强大，相传武器为其所发明。此事虽不敢确定，但传说必有所本，足见其文化已有相当进步。黄帝伐蚩尤，屡战不胜，后乃合全族（罴貔貅貙虎）之师以伐之，又得应龙为内应，始败蚩尤。论其文化，或较蛇族为低。《易林》七"无妄"之"大过"：

六龙俱怒，战于阪下，仓黄不胜，旅人难苦。

六龙或指蛇族之全体而言，战于阪下，即战于阪泉之野。仓黄殆指黄帝，旅人似亦指黄帝，盖熊族为外来分子，故称之曰旅人。总之，黄帝战蚩尤，其初败，后乃转败为胜，其事甚明。蚩尤之族虽为熊族所灭，然其余威犹令人谈而色变。因蚩尤善战，又传为兵器之发明者，故蚩尤后变为中国之战神，草泽英雄每起事时，必祀之以求福祐。今缕列材料如下：

1.《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郑玄曰："（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

2.《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以甲兵释怒。"

3.《太平御览》卷二七〇引《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农臣也"。又引《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卷威,文立兵。"

4.《管子·地数》篇:"(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

5.《吕氏春秋·荡兵》篇:"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本以战矣!"高诱注曰:"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乱,伐无罪,杀无辜,善用兵,为之无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

6.《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制)伏蚩尤。(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按此文各本互有详略,参看泷川资言氏《史记会注考证》)

7.《史记·酈生列传》:"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

8.《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魏王象缪袭等撰)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棊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9.《后汉书·张衡传》:"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讖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

以上各条或言蚩尤为九黎之君长,或言为天下之共主,或言为神农时

之诸侯，要皆言其孔武有力，兵势甚强。而《后汉书·张衡传》言“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似则除诗谶之外，必有言蚩尤大胜者，要之其部落强大为无疑。因其善战又传为兵器之发明者，故凡有关兵戎之事，皆附会于蚩尤。《太平御览》卷五二三引《礼记外传》：“军礼者始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蚩尤》二篇。《隋书·经籍志》：“梁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推其极为天上星座之彗星，称曰蚩尤之旗。《史记·天官书》：“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又曰：“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彗星今称曰扫帚星，至今犹有见则刀兵动之传说，可见蚩尤在星座上亦为反动分子。蚩尤之族既强大凶暴，为此族图腾之蛇又凶残能食人，因此种种原因遂造成蚩尤为兵主之神话，以蚩尤为中国之 Mars（罗马神话中之战神）。此在黄帝之世已然。《龙鱼河图》虽为纬书，然所载亦非全无根据，至少可代表西汉末年哀平时代民间之传说。《图》云：

> 帝因使之（蚩尤）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此非以蚩尤为兵主之嚆矢乎？蚩尤之所以得为兵神者，盖以其生前甚有威武，非偶然之附会也。

秦始皇礼八神有兵主蚩尤，汉高崛起田畴，亦祀蚩尤。而秦皇之八神，作之太公，则周初已有蚩尤为战神之祀典矣。二事俱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高祖本纪》。《封禅书》曰：

>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后四岁，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史记·高祖本纪》:"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集解引应劭曰:

> 《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其后汉宣帝以中兴之君主,修古代之群祀,乃于三年下诏"祠蚩尤于寿良"。故《地理志》"东郡寿良县"(按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有蚩尤祠,酈道元《水经注》亦载之。此蚩尤在后代祀为战神之证,乃蚩尤传说中之下一半也。

二 论蹴鞠之戏戚池之乐皆始于黄帝与蚩尤之战

黄帝与蚩尤之战为中华开国史中第一次大战争,历时甚久,规模较大,王嘉《拾遗记》谓黄帝除蚩尤,积血成渊,聚骨成冈,可知其战事甚烈。今兹又有一问题横亘于吾人之前者,即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有无战胜纪念之行事乎?按之后代,其事宜有,如周代大武舞即其类也。

周代大武舞为表演武王伐纣之乐舞。《周礼》"大司乐教园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注:"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武"。又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至鲁观乐,"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又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庄子·天下》篇曰:"武王周公作武。"可见大武舞为周初伐殷后所定之乐舞,其舞据云为武王所定,至其详细内容,见《乐记》曰:

>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复缀返位),天子夷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按此为公孙尼子《乐记》之语,载《礼记·乐记》及《史记·乐书》内)。

此六成皆为表演伐殷之事，故首句言"夫乐者象成"，即象成功而为乐也。而其最后一成，"夹振之而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伐四方，盖有示威兼厌胜之用意。《乐书》所载为舞，其歌词则见于《诗经·周颂》。王国维先生"周大武乐章考"于此发明甚多：以《周颂》中"昊天有成命"相当于大武舞一成之北出，"武"相当于再成灭商，"酌"相当于三成而南，"桓"相当于四成之南国是疆，"赉"相当于五成之分陕周公左、召公右。"般"相当于六成之复缀以崇（见王氏《观堂集林》卷二）。观此知诗与舞同时演奏，合而观之，乃得其全。意黄帝胜蚩尤之后，亦必有同类之宗教仪式以示成功者，愚意后世之蹴鞠，即其遗事也。

蹴鞠今谓之踢球。《说文·革部》："鞠，蹋鞠也。"徐锴曰："踏鞠以革为圜囊，实以毛，蹴蹋为戏。亦曰蹋鞠。"《说文》无"球"字，新附始有之，谓"鞠丸"也。《广韵》："鞠，今通谓之球子。《风俗通志》云，毛丸谓之鞠。"《史记·霍骠骑列传》："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集解引徐广曰："穿地为营域。"《索隐》曰："鞠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蹴蹋为戏也。"《正义》曰："按蹴鞠书有域说篇，即今打球也。"此种游戏，自战国至今弗绝，多见古书中，兹不具录。此戏之始，相传为黄帝所发明。刘向《别录》云：

> 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引，参看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史记·霍骠骑列传》索隐引《别录》曰："蹋鞠兵势，所以陈武事知有材也。"正义亦云："黄帝所作，起战国时，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讲武。"

以上所引皆以鞠戏为黄帝所造，且用以练武者。夫黄帝练武，必有所用，而黄帝曾与蚩尤之族大战，则鞠戏宜或因此而起。愚意鞠戏为黄帝战胜蚩尤之乐舞，其事与周之大武舞同，所蹴之鞠（巨六反）即蚩尤之头也。熊族战胜蛇族后，斩蛇族酋长之头以足蹴之。当时或有庆祝之仪式，置蚩尤之头于祭场内，熊族首领之黄帝，出而举行"开

球式”，为仪式中最重要之项目，亦最热闹之场面。其后以人首易碎，乃以革为头形，中实以毛，以代蚩尤之首。如此轻便坚固，最合实用，遂成今日之球戏。其后年代久远，朔指渐堙，浸假而为军中之游戏，用以陈武事，知有材，犹不失当日战争之性质。故《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犹列之于兵家内，盖非无因。其后再由实用之练习，变为娱乐之游戏，其时代愈久，其本义逾不明。不特鞠戏如此，中土流行其他游戏亦无不然也。

至鞠之所以称为鞠，称为球者，意为“蚩尤”二字之合音：急读之则为鞠，为球，缓读之则为蚩尤。犹黄帝所居之地轩辕（一作轩辕），急读之则为鲧，缓读之则为轩辕也。蚩尤之苗裔曰仇由、仇酋，急读之则为酋（俱详篇下）。此例甚繁，不胜枚举。又古音仇、求二字每互用，《诗经·关雎》“君子好逑”，释文本一作“好仇”。《礼记·缁衣》、《汉书·匡衡传》、《后汉书·张衡传》、《尔雅》郭注及李巡注（《众经音义》引）、《文选·李注》“白氏六帖”十七引俱作“仇”。是仇、求、球、鞠皆蚩尤之合音或急读。故吾谓球为蚩尤之急读，其戏即昉于黄帝与蚩尤之战。其后古史不明，传说失真，学者乃为形声字之球鞠以代之。“球”取其毛以实中空，“革”采其物以为外廓，约定俗成，千载以来遂无人知其原始矣。

鞠戏出于黄帝蚩尤之战，中国书中，仅存其片面之记载而遗其重要之一半即与蚩尤战事。然日本书中则有其记载，如日本飞鸟时代（当隋初）井家门人外郎政光撰《蹴鞠指南大成》，前有佚名氏序曰：

> 我邦鞠之形制者，以革为圆囊，虚其中而蹴跃之戏矣，又游艺之一也。开地因桓构鞠坊，而植以柳、樱、松、枫之四本，戴乌帽子，被直垂葛裤，着鸭履，而八人各隔树而立。向者为相手，左右为肋诘，是蹴鞠之八境也。余按蹴鞠者说多端，考中华之所由起，黄帝制之以习兵之势，或比之蚩尤之头，或始于战国之时云。亦按汉霍去病、唐薛嵩造鞠，尔来蹴者不少。我邦则不知起于何时，上世未之闻也（早川纯三郎编：《杂艺丛书》卷二，大正四年国书刊行会铅印本）。

其戏既为中国所传入，则其说当亦来自中土。彼邦既有此传说，则我国书中定亦有之，不过为后代正统学者视为不经乃削去之耳。蹴鞠之戏既始于黄帝蚩尤之战，则或曰起战国一说不攻自破矣（《史记·苏秦传》："临淄民无不吹竽、鼓瑟、斗鸡、走狗、六博、蹴鞠"。知战国时久已盛行，益足证此戏不始于战国）。

蹴鞠之戏在后世变为弹棋。《西京杂记》云：

>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庾信《象戏赋》注作刘向）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傅玄《弹碁赋序》、庾信《象戏赋》注同）。

《太平御览》卷七五五引《弹棋经序》曰：

> 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习之者多在宫禁中，故时人莫得而传。至王莽末，赤眉凌乱，西京倾覆，此艺因宫人所传，故散落人间。及章帝御宇，好诸技艺，此戏乃盛于当时。

以上所引皆言弹棋出于蹴鞠，至于是否始于武帝或成帝，则为别一问题。世人多以不经之事比附东方朔，则《弹棋经》言东方朔造弹棋一说，其可信程度自不如《西京杂记》。弹棋之事既始于蹴鞠，则凡蹴鞠所有之规则，皆施于弹棋，弹棋与蹴鞠之别者，不过一为手弹，一为足蹴，而其所弹所蹴之物皆为球。故说弹棋出于蹴鞠，理至可能。至其弹法，具见尚秉和先生《历代风俗事物考》卷四十，兹不赘。

读者于此或有一问题以难余，即黄帝战胜后，何必专踢蚩尤之头乎？此盖由于古今人重视首颅之迷信，取其元首，即所以结其性命，制敌人之要害，乃以快吾人之心目。或古人相信头有神力，故斩首即可使其神力涣散，不再作祟。此有二事可以证明。《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纣师倒戈，纣乃自燔于鹿台而死。武王至纣死所，不因其死而置之，乃"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夫人已死而必射之再三，斩其首以悬于旗上，此或因

其首有神力，必斩之而后能灭其神力。旗为自族之表帜，悬旗上亦祭纛示众之意，此与黄帝踢蚩尤之头为同类。

《史记·大宛列传》：

>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与共击之。

《汉书·匈奴传》曰：

> 元帝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与匈奴）共饮血盟。

此皆取敌人之首用为器物之例。史称赵襄子灭智伯，以智伯之头为饮器。文化大启之世犹尚如此，况野蛮之图腾社会乎？则黄帝蹴蚩尤之头，理至可能也。夫鞠戏始于我国图腾社会之战争，下历三代秦汉，亘数千年而未衰。至今西学东渐，又以西洋之足球定为学校之游戏，不知我国固久已有之。其时代之早与意义之怪诞，几令人不敢想像，因知一艺之兴恒与人类以俱来矣。

梁任昉《述异记》又言角抵之戏亦始于黄帝蚩尤之战。

> 秦汉间说蚩尤者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郑樵《通志》卷一、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七引同）。

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以角抵人，皆为后人之想像，盖蚩尤为战神，主杀，故其形状狰狞可怖。至谓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则颇可寻味。后代民间犹有蚩尤之戏，则其先更宜有之，不待言矣。此不但不能摧毁吾说，益足为吾说多一佐证。

与蹴鞠之戏同时举行者为咸池之乐。蹴鞠为舞，咸池为乐，二者乃相辅而行。咸池之乐首见《周礼·大司乐》"大司乐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乐曰云门、大卷。大咸、咸池，尧乐也。"《庄子·天运》篇"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子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欢，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又《天下》篇曰："黄帝有咸池。"《吕

览·古乐》篇:"黄帝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文选·东京赋》:"咸池不齐度于蛙咬。"李善注引《乐律动声仪》"黄帝乐曰咸池"。《白虎通·礼乐》篇:"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礼记·乐记》:"咸池备矣。"郑注云:"咸池,黄帝所作乐名也。"《汉书·礼乐志》:"黄帝乐曰咸池,亦作咸𩵦。"《广韵》五支"𩵦"字注:"咸𩵦,黄帝乐名。一作纤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主天法商而王,用锡舞,舞溢员;主地法夏而王,用纤施舞,舞溢方。"可见咸池二字,字本不拘,总以从也读它为是。"也"字在甲骨文中即它字,池字古亦读它,则咸池即咸它。它、蛇、蛮又为一字,则咸它亦即咸蛇、咸蛮矣。又以近世之音读之,蛮池同音,更无论矣。

池即为它蛮,则咸池之咸必为动词,意咸即斫。《说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训咸为皆为悉,都是借义,王引之《经义述闻》谓咸字从戌,《说文》训灭,故悉也为灭也之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咸字为馅字之古文,本义训馅也。着想诚是,终觉未达一间。余意咸字象斧钺之形,甲骨文作  、,金文作  (咸□鼎),作  、  ,其为刀兵之形尤明。其后由名词而用为动词,即斫字之本字。《尚书·君奭》篇"咸刘厥敌",《周书·世俘解》"咸刘商王纣",《汉书·律历志》"咸刘皆灭",皆用为戕字,意皆斫戮是其证。咸刘亦作虔刘,《左传》成公十三年"虔刘我边陲",杜注:"虔刘皆杀也。"《方言》云:"虔,杀也。"《诗·鲁颂·閟宫》"克咸厥功",克咸亦杀之意。咸字后训为皆,乃因咸金同音致误。逮后系借义约定,本义转失,遂成喧宾夺主之势,于是古书乃别造形声字之戕、戬、戮,以济其穷。《书·西伯戡黎》伪孔传曰:"戡亦胜也。"《说文·戈部》引《书》作"戕黎",解云"杀也"。《尔雅·释诂》"戬,克也。"《说文》"戬,刺也。"《诗·閟宫》"实始翦商",《毛传》"翦,齐也。"郑笺"断也"。《说文·戈部》引作"实始戮商",训为"灭也"。戬、翦、戮皆咸字之形声字,齐、克又咸字之音转,至今口语中引刀切物亦曰"齐"物,

击人曰"克人"，是其证。咸字之本义虽失，然从咸得声之"减"字，犹有少义，减即杀戮之结果也。《左传》文公十七年"克减侯宣多"，即灭绝侯宣多。《汉书·昭帝纪》"户口咸半"，即户口减半也。咸古音在覃部，戡、戟、斫亦皆覃部见纽下，读若 Kam，则其本出一源，殆无问题。咸既训斫，则咸池者，斫蚩也，斫蚩即戡蛇、蓐蛇。《周礼·大司乐》之"大咸"，即"大斫"，大卷又大咸之音转也。由此观之，咸池之乐盖为黄帝表演战胜蚩尤之乐舞，其内容即杀蚩尤事，因谓其乐曰咸池。此乐乃与蹴鞠同时演奏，一为舞踊，一为音乐，为熊族战胜蛇族后最大宗教仪式。降至后世，传说失真，学者徒记诵其乐名，而不知其涵义，遂书作咸池二字，更从而附会之曰：咸，皆也；池，施也，言德施天下无所不及，不知去古义几千里矣。

然则黄帝胜蚩尤之乐，于古书中果有征乎？《初学记》卷九引《归藏》曰：

>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作栒鼓之曲十章。

此十章之名，《初学记》虽未引之，但见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七《乐考》二十，"鼓吹"条下引陈氏《乐书》：

> 隋大驾鼓吹有栒鼓，长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苣文。大业中炀帝宴燕（卷一三六作享）用之。唐开元礼仪罗曰：栒小鼓也。按图鼓上有盖，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犹雅乐之奏柷与金钲相应，皆有曲焉。《律书乐图》云：栒鼓一面（卷一三六作曲）十操（作课）。一曰惊雷震，二曰猛虎骇，三曰鹭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七曰壮士奋怒，八曰熊罴嗥吼，九曰石坠崖，十曰波澜壑。并各有辞，其辞无传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钲鼓，有灵夔、孔雀、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得用之矣。（《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同）

是以"惊雷震"等十曲即栒鼓之曲十章，其曲名载律书乐图，想其先必有最早之来源，而非后人伪造者。《通考》卷一四七又曰：

徽宗政和七年议礼局奏曰：古者王师捷必奏凯所以耀武事，旌勋伐。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乐以劝士讽敌，故其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

此亦见《宋史·乐志》十五"鼓吹上"：

鼓吹者，军乐也。昔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歌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其曲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周官》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

可见十曲之名确为黄帝伐蚩尤所作之桴鼓十曲，故冯惟讷《古诗纪》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之《归藏》，迳以十曲之名列桴鼓之曲十章下。吾人由此知此十曲确为黄帝胜蚩尤所作之乐曲，为后世鼓吹军乐之所本，犹蹴鞠之戏之为军戏，黄帝所以练武，完全相符。更可推知蹴鞠为舞，桴鼓十曲为乐，二者乃相辅而行，殆无疑问。此与周代大武舞之有舞有乐，为纪功旌德之用者如出一辙。至十曲中之"猛虎骇"、"鸷鸟击"、"龙媒蹀"、"灵夔吼"、"雕鹗争"、"熊罴哮吼"，意皆为古代图腾部落之名称，与《史记·黄帝本纪》所言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之事完全相合。其"龙媒蹀"意即指贰负之臣之应龙，灵夔或即为虞典乐之夔，夔即勾龙，皆蛇属。"鸷鸟击"之鸷，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谓"我高祖少皞挚（二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见前引），皆为鸟图腾。少皞挚或即《归藏》"鸷鸟击"之部落。以上黄帝纪功之曲，竟有如此多之鸟兽，可谓洋洋大观，若非为图腾部落，殆无法说明此鸟兽诸名。《尚书·舜典》："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又见《史记·五帝本纪·舜纪》，《吕览·古乐》篇小异）。此即以鸟兽为图腾之诸部落全体跳舞，非舜德能感召异物，使百兽而来舞也。又击石拊石之语，知此时代为石器时代，其乐器亦皆为石器，盖磬类之属，即以其日常之用具以为乐器也。吾人由古代音乐跳舞中往往可以寻求历史之本真，则不仅知黄帝与蚩尤之战为古代图腾社会之战争矣。

下　篇

论蚩尤之苗裔——说夏为蚩尤之后，鲧禹治水为蛇族亡国后被罚之苦役；说鱼龙曼衍之戏及大夏之乐为蛇氏族之图腾乐舞

一　论蚩尤之苗裔，说夏为蚩尤之后

以上论蚩尤与黄帝之战为古代图腾部落之战争，并论蚩尤后为战神，蹴鞠之戏与咸池之乐皆肇于此事。兹又有一极繁难之问题亟需吾人解决者，即蚩尤之氏族问题是也：蚩尤之族见并于黄帝，其民族即由是而被消灭乎？抑尚有其孑遗乎？意蚩尤败亡之后，其后裔决不能荡然无存，此可断言。然则蚩尤之族，在后代为何族乎？在历史上有无复国中兴之事乎？余考蚩尤之后即为三代之夏，鲧禹皆其苗裔，兹有十证足以佐吾说：

1. 从文字学上考知禹为虫。自民国十二年二月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继撰《讨论古史答刘（掞藜）、胡（堇人）二先生》，始对禹之为人与否问题发生怀疑。自此遂发生空前未有的疑古运动，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件大事。顾先生据《说文》训禹为虫，因疑其人为乌有，以禹为"蜥蜴之类"，其言曰：

>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事过二十年，顾先生之言，亦几经修改，吾人无须再事申辩。然以禹为虫之说，则卓确不可易。盖禹为虫，即以虫为图腾，又以虫为人号，非其人为虫也，更不能由此证明禹之无其人。铜器上之爬虫纹，或与禹之为虫有关，然应曰图像之爬虫出自禹，而不得曰禹出自图像，此本末倒置之辩证也。今不揣谫陋，思继顾先生之后，一申禹为虫蛇之

义：《说文》："禹，虫也，从厹，象形。古文禹。"按禹即禸字，《说文》训为"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尔雅》曰："狐狸貙貉丑，其足踕，其迹厹，凡厹之属皆从厹。"按《说文》以厹为兽迹之形则大非，兽迹固无作形者。徐楚金《说文系传》强为之说曰："厶其指也，《尔雅》注曰：禸，指头处"，顾其形亦不类。愚意此字乃蛇之象形，即古它字。甲骨文它字作之形，空首实首，字本无拘；有首无首，义仍一贯。故禸字所从之，实即它字。禹字古文作，两汉犹沿用之，《汉书·艺文志》"大"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颜师古注曰："，古禹字。"丁度《集韵》卷五上声，"禹、、，《说文》：虫也，从厹象形，古作、，一曰夏王之号，亦姓。"按禹古文作，其字与命字形近，故《大戴礼·帝系》篇、《史记·夏本纪》以禹"名曰文命"，《正义》引《帝王纪》同，愚意禹名文命即大禹二字之别体，文与大同，命与禹近也。丁佛言《说文古籀补》又载古钰字，禹作。可见禸禹二字并从它九声。（按禹字之别构作禽，《说文》厹部禽，虫也，从九象行，读与契同，误。）禹字从它，而它虫（蟲）一字，故《说文》训禹为虫。《广韵》引《字林》亦曰："禹，虫名也。"不特此也，意禹、禸二字本只作，其初为象形字，后乃为形声字，犹萬字，本象蝎形，卜辞作，，金文犹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蠆文）、（容庚《金文编》），但多作，小篆始整齐之为从禸；果尔则禸、禹与它、虫，实即一字。盖其先本为象形字，其后乃为从九得声之形声字矣。又考禸字所从得声之九字，亦非毫无用意者，九字卜辞作，金文作，象屈曲究结之形。按九亦即，《说文》："相纠缭也。一曰瓜瓤结起，象形。"按九并为蛇之象形，意为虬蚴之本字。《说文》："虬，龙子有角者，从虫声。"《广雅·释鱼》："有鳞曰蛟龙，有角曰虯龙。"其初亦为象形字，后乃为形声字，即从虫声，更由蛇体盘屈之形，引申为屈曲纠缭之义。禹字从它九声者，它为蛇，九亦为蛇，是为古文字中声中有义之例。禹与九不特在文字学上有形、音、义之沟通，在传说上亦有不可分之关系。《书·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禹贡》曰："禹敷土……奠高山大川……九河既导……九

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洪范》曰："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王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齐侯镈铭》："虩虩成唐，又（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剿（剪）伐夏（夏）司，敗厥灵师，伊小臣隹（唯）辅（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按：禹定九州，九州即禹土（州）（何天行：《禹即九州考》、《夏代诸帝考》）禹铸九鼎，九鼎即禹鼎，九歌即禹歌，九辨即禹辨，九招即禹跳。是禹字无论从形从声，皆为虫蛇之属。则夏王之禹即虫蛇，其物为种族之图腾，亦人王之尊号，殆无疑问。禹（广义的夏民族）即为蛇，与蚩尤之为蛇族同。又禹读为九，而蚩尤之后为仇由，九、仇由其声音与蚩尤之音亦合也。

2. 禹死而为社，而社神曰句龙。《国语·鲁语上》曰：

>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夏后氏）郊鲧而宗禹。

《礼记·祭法》同。按《淮南子·氾论训》："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定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汉书·郊祀志》），是古人以禹为社神，即以禹为后土，盖禹有平治水土之功，故崇祀之以报其德。而社神（即土神，后土）又名句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 魏献子问于蔡墨……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

《汉书·郊祀志》："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应劭曰："欲迁句龙，德莫能继，故作夏社。"《孔子家语·五帝德》："共工氏之子曰句龙。"《吕氏

春秋·季夏记》:"其神后土。"高诱注:"后土〔土〕官,共工氏子句龙,能平水土,死托祀为后土之神。"可知禹即句龙。句龙为禹,又即夏社,故《汉书·郊祀志》云:"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而应劭曰:"欲迁句龙,德莫能继,故作'夏社'。"按禹为后土,为社,亦即《楚辞·招魂》之"土伯",土伯即社伯,古土社一字,司土即司徒,亦即司社。吾人由于战国末年人对于土伯之信仰,亦可间接推知禹之形状。《招魂》曰:

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

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约,屈也。觺觺,犹狺狺,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执卫门户,其身九屈,有角觺觺,主触害人也。"此土伯之身九曲,九曲即象蛇身盘曲之形,有角,与《尔雅》所谓"有角曰虬龙"者,又完全相同。此不啻言禹身九屈,明禹即句龙也。盖禹象蛇形,其字读九。九亦即丩(虯),亦即句,皆象蛇形,"句"字《说文》云:"曲也,从口丩声。"《说文》云:"相纠缭也"。是句即丩,即丩,丩即虬龙,亦即句龙矣。又句龙、虯龙、蛟龙其得声皆为k-l-复辅音,盖像蛇行拘挛之状,至今犹谓蛇之转动曰"拘挛",拘挛亦"佝偻"之意,皆像弯曲滚动之状;拘挛亦即句龙、虬龙、蛟龙之异读。前论"蛇龙"(tulung),乃所以状蛇之疏散,此言句龙(kulung)乃所以状蛇之滚动,异名而同实也。禹名句龙,则禹必为蛇属,与蚩尤为同类矣。

按句龙为姓,至宋犹存。郑樵《通志·氏族略》卷二十八"古人名"下曰:"句龙氏,共工氏之后,句龙为土正,今社神也。御史中丞句龙如渊。"可见此族之源远与流长。

3、禹母脩己,脩己即修己,亦即修蛇。《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

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

按皇甫士安之说出于纬书,《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尚书帝命验》曰: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纪山行,见流星,意感,果然生如戎

文禹。

同上引《孝经纬钩命跌》曰：

> 命（大）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又卷一百三十五引无"修"字，作生禹父。）

《宋书·符瑞志》同。愚意禹母之名修己者，即修蛇也，己与巳形近，巳，古文象蛇形，《说文》十四下："，巳也，四月易（阳）气已出，阴气已藏（藏），万物见，成文（彣）章，故巳为它（大徐本作蛇），象形。"段氏注曰："巳不可象也，故以蛇象之，蛇长而冤曲，垂尾，其字像蛇，则象阳已出，阴已藏矣。"云案："阴气已出，阴气已藏"之说，于本为蛇足，巳字即它字也。巳之为蛇象其长尾冤曲之形。桂馥《说文义证》云："钟鼎文龙字从巳，龙蛇同类"，其言良允，已字之为蛇，不特形近，亦且声同。章炳麟《小学答问》云："古音巳、目，本如'胎'，《说文》言苡苢令人宜子，盖苡苢者得名于胚胎。纬书说禹母吞薏苡生禹，故姓姒氏，意苡亦得名于胎。贾侍中说目为意目实，盖粤此也。"巳字读胎，与它音为双声。《吴越春秋》云："赵在巳地，其位蛇也。"《论衡·物势》篇曰："巳，火也，其禽蛇也。"十二支之中，只巳为蛇象，故云"为蛇象形"。亥字古文作，故云："古文亥为豕，与豕同。"由此可知禹母之名修己者即以蛇为图腾。氏族社会，子从母姓，故母曰修蛇，子曰句龙，又名禹虫也。

吾人由此可以得一意外之收获者，即为夏姓姒之问题也。汉以后皆言禹姓姒氏，《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从薏生；殷姓子氏，祖从玄鸟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从履大人迹生也。"《论衡·奇怪》篇：

> 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离母吞燕卵（子）而生离，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

又《诘术》篇曰：

> 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

按《说文》无姒字，意其本字应作姁，与改形近。《说文》："改，女字也，从女己声，"己与巳又形近易误，则姒字岂即禹母修己之己字乎？今假定姒字本作巳，而巳即蛇，则夏之得姓为姒者，其事如殷之姓子（卜辞作"好"），周之姓姬，皆因感生而为姓，即感龙而生子，此非夏人以龙蛇为图腾之明证乎？知夏人姓己又可以从下列二事为旁证。《诗·商颂·长发》曰："昆吾夏桀。"郑《笺》曰："顾、昆吾皆己姓。"夏桀与昆吾并言，是夏亦以己为姓也。夏姓己，故夏后曰杞，《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周武王封禹后号东楼公也。"后人不知己巳即它，又讹为莒，遂以为祖吞薏苡子而生，真可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也。

4. 禹之母以蛇为图腾，其父鲧则以鳖为图腾。蛇为水陆两栖动物，鳖与龟亦为两栖动物也。盖古代蛇龟两氏族间行族外婚制（Exogamy）。禹之父曰鲧，《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段氏注曰："禹父之字古多作'縣'，作'鲧'，《礼记》及《释文》作'鯀'。《广韵》曰：禹父縣，《尚书》本作'鯀'，按鯀乃鯀讹。"按其字当以从鱼玄声为是，钮玉树《说文解字校录》曰："按《六书故》作鲧，引《说文》鱼也，亦作鯀，则《说文》本从玄声，垂下引《书》鲧堙洪水是也。汉延光二年，开母庙石刻篆文正作鯀，《五经文字》云，鲧或作鯀。"桂馥《说文义证》曰："鱼也者，《玉篇》：鯀，大鱼也。或作鲲，《列子·殷汤》篇'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鲲。'《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今无论其为何鱼，要之其鱼必甚大。禹文之名为鱼，是大可注意者。鱼为水虫，蛇亦得称鱼，禹文名鱼，禹名句龙，明皆以水中动物为图腾也。

按鲧字从鱼玄声，以意求之，鲧为玄鱼。玄鱼者何，即鳖也。至今呼鳖犹谓甲鱼，鳖色黑，故可称为玄鱼。以声求之，玄为见纽字，与互同纽，而《周官·鳖人》掌取互物，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互物即鱼鳖之通名"。互物亦即鲧也，按古代史实多可于后代神话传说及民俗中求其遗痕，故书相传，鲧被殛后，化为三足鳖。《左传》昭公七

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杜注：'在东海祝其县西南。'按：祝其县汉置，属东海郡，今江苏赣榆县西南五十里），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释文》"熊"作"能"，《国语·晋语八》同。《楚辞·天问》："阻穷西征，严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洪兴祖《补注》曰："按熊，兽名，能，奴来切，三足鳖也。说者曰：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一云既为神，何妨是兽。《说文》云：'能，熊属，足似鹿'。然则能既熊属，又为鳖类，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肉及鳖为膳，斯岂鲧化为二物乎？抑亦以《左传》、《国语》不同，兼存之也。"按题王嘉《拾遗记》则谓"黄熊"为"玄鱼"之讹，其言曰：

> 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鬣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数而最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竜鼍而为梁，踰翠岑则神龙而为驭，行遍日月之墟，唯不践羽山之地。……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说流文，鲧字或鱼边玄也，群疑众说，并略记焉。

昧其言亦似以鲧为鱼非熊。则《左传》、《国语》、《楚辞·天问》之黄熊并应作"能"。《尔雅》《释鱼》曰："鳖三足，能。"《山海经·中山经》："从山，从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鳖，"郭注："三足鳖名能，见《尔雅》。"三占从二，吾知鯀所化之物是鳖而非熊矣。洪庆善谓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肉及鳖为膳，盖以鳖为禹父之所化，祭禹庙时恐神见忌，故不以鳖肉为膳乎？吾人由后世之禁忌可以推知其图腾之源渊，更可由后世之迷信，证成古代之图腾信仰也。

中原蛇氏族传播至西夷后，建国为蜀，蜀开国神话有鳖灵之传说，此见于扬雄《蜀王本纪》：

> 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

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而思望帝。

业师闻一多先生及童书业先生皆谓"杜宇"即"社禹"，鳖灵即鲧，鳖灵治水及望帝委国等事，即鲧禹治水及尧舜禅让传说之讹变。其说郅确，则鱉之为鳖，殆无疑问。

又吾人由后代祥瑞之传说亦可推知鱉之为鳖，且可知鱉与修己之交合，即龟蛇两氏族之外婚制，其表现于祥瑞传说者，即汉人玄武致祥之观念。

5. 禹娶涂山氏，《尚书·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吕氏春秋·音律》篇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楚辞·天问》问此事最有趣：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朏[朝]饱？

此涂山氏之女即女娲。《史记·夏本纪·索引》引《世本》曰："涂山氏女名女娲。"吾人于此有两问题亟需解决，一为涂山氏之地望，一为女娲为何许人。论涂山之地望，古人约有二说，一为安徽寿春之东北，即当涂之西南，高诱《吕氏春秋·音律》篇注、皇甫谧《帝王世纪》主之。一云在会稽，许慎《说文解字·山部》曰："涂，会稽山，一曰九江当涂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辵余声。"李玄伯先生云禹取涂山氏之涂山即《逸周书·雒邑解》武王问周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之三涂。又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晋将伐陆浑，"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及昭四年晋司马侯对晋侯之言曰："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云三涂在陆浑县南。顾颉刚先生《九州之戎与戎禹》云："三涂在今河南嵩县。"则禹居嵩山（今河南登封县东北），巡行南土遇涂山氏女者即今河南嵩县一带。《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

玉帛者万国”，亦在嵩县一带。厥后夏民族由河南迁播至东南，其地名亦与之俱迁，故安徽当涂有涂山，浙江会稽亦名涂山，然推厥原始，最初之涂山固在此而不在彼。

关于女娲之传说，古书上皆谓女娲人首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国名曰淑土，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郭注：“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刘永济先生《天问通笺》云：“有”字乃“货”字之讹，货即化也，甚确。（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三卷第二、三、四号）。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女娲蛇躯”，其它古书多载之。徵之实物山东嘉祥县汉武梁祠石刻，其伏羲女娲之象，皆作蛇身交尾之状。降及后代斯坦因在新疆所发现之唐代墓旌，旅顺博物馆所藏之高昌国唐墓彩旌（见森修氏《旅顺博物馆陈列品解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库车二堡古墓中所发现之绢画神象，并有伏羲女娲蛇身交尾之形（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一号）。余前以为女娲蛇身之传说，即因女娲以蛇为图腾，所谓蛇身殆即文身之术，墨涅龙蛇之形于人身，非其人真为蛇身也。然图腾社会，同图腾之男女不得结婚，必须同就婚于外族，且多为某一特定之别族。禹为句龙即蛇，则其妻女娲不应为蛇图腾。且图腾社会每以同类动植物为近亲图腾，鲧为鳖，妻曰修蛇〔已〕，子为句龙〔禹〕，则其妻亦必为鳖。此虽无直接证据，但《天问》中“闵妃”二字则大可寻味。王逸《章句》说“闵妃”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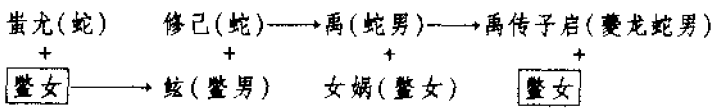
> 闵，忧也。言禹所以忧无妃匹者，欲为身立继嗣也。

又曰：

> 言禹治水道娶者，忧无继嗣耳。

按“闵妃”一词，不能分释，且八句之中共问一事，则此闵妃即上句之涂山女。然涂山女何以又称为闵妃乎？疑闵为鳖之假字，鳖妃者以鳖为图腾之妃，犹修己之女为“修蛇”，即以蛇为图腾，简狄即“翕雉”，即以白雉为图腾者，则涂山氏为女之地望，闵妃为女之图腾也。

且涂山之涂即余，余即蟾蜍，亦黾属，闵妃又名女娲，娲字与蜗疑有关，并为两栖类动物，龟鳖之属，此种消息互通，断非偶合。即与鳖族通婚之蛇，亦为两栖动物，盖因古时龟鳖黾诸部落与龙蛇之族通婚，故在传说上鲧妻名修己，禹妻名女娲。且因二者属异族，嗜欲本不同味（嗜欲同味即指性交而言，参看闻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然禹竟与之婚媾，以快朝饱，此《天问》作者思为可疑，故呵而问之。今假定蛇龟二部落之外婚制度如下：



吾人由此表不特知蚩尤与鲧禹之关系，且可知古鳖蛇二团互婚，更可知鲧以上为母系社会，子从母姓，即子以母亲之图腾为图腾，故禹母修己为蛇，而禹亦为蛇，且子从母居，子与母之关系密切而与父之关系疏，故鲧（二应龙）可伐蚩尤，而禹亦可以伐鲧（说俱详下），至禹传国于子，即由母系更为父系，故启即夔龙，而不名为鳖也。此种变革，非一人之力所能左右，盖有社会制度之变革隐藏于其中焉。

总之，女娲无论其为鳖为蛇，其人自必以水虫为图腾，与蚩尤之以蛇为图腾者，事属同类，故就女娲亦可推知夏为蚩尤之后。

6. 禹子为启，而启即夔，本名为"夔龙"，与禹之名为"句龙"者若合符节。更上推之，则祖为鲧，为玄鱼；曾祖蚩尤为蛇，此种皆以水虫为名者，余意非偶然之雷同，盖其先皆以水虫为图腾也。吾人由此种现象可推知二事，即中原以水虫为图腾之氏族，其社会进步甚速，盖已有父系社会之萌芽，故启名夔龙而不名鳖，且至禹卒时，不禅位与伯益，而传位于启，此种王位之继承，非禹一人之私意所可左右者，盖其社会已发达至父系社会，故可传位于其子也。一方面，禹为"句龙"，子为"夔龙"，故其先亦必为龙蛇之属，若以蚩尤当之，则无一牴牾矣。关于启为夔龙之一端，详见《夔鳌考》附录一，兹从略。

7. 禹凿龙门。龙门之得称如蚩尤所居之地为涿水，禹之神名为句龙同，皆以人名或族名而得称。禹凿龙门之事，见《尚书·禹

贡》、《墨子·兼爱中》、《吕览·古乐》篇、《史记·河渠书》、焦氏《易林》、《尸子》、《淮南子·修务训、泰族训、人间训》、《汉书·沟洫志》等书，为禹治水传说中之名地，故古书中多称引之。意禹本称曰句龙，故其所凿之山谷，称曰龙门，犹蚩尤之族所居之地曰濫水，鲧所居之地曰轩辕。"轩辕"即鲧字之缓读，《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名轩辕"，而《大戴记·帝系》篇又云："黄帝居轩辕之丘"，皇甫谧《帝王世纪》同。《史记·高祖本纪》："因张良遂略韩地辕辕。"《集解》引瓒曰："辕辕，险道名，在缑氏东南。"《索隐》："河南缑氏县，以山为名，一云辕辕凡九十二曲，是险道也。"《山海经》甚多轩辕丘之记载，《淮南子·坠形训》："轩辕丘在西方。"则轩辕为地名，非人号。《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实为望文生训。愚按随巢子有"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辕辕山"之言，辕辕山即轩辕之丘也。考《后汉书·郡国志》河南"缑氏有邬聚，有辕辕关"。刘昭注："瓒曰：险道名，在县东南。"缑氏今为偃师县，山在县东南五十里，与鲧居崇山地望亦合。轩辕辕辕急读则为鲧，则轩辕丘即鲧丘，亦即古书昆吾之墟也。《山海经·大荒北经》有系昆之山，有共工之台，系昆之山即系鲧之山，共工之台即鲧台也。盖其地本为鲧之故国，黄帝灭之乃居有其地，故以轩辕为号，后人不察以轩辕为黄帝名，又以黄帝作轩冕之服而得称，胥失之凿。总之轩辕丘，即鲧丘，乃因所居之民族而得称，如龙门之得名同。吾人由龙门之得称，亦可间接推知禹为蛇族，与蚩尤同。

8. 图腾社会对于氏族所崇拜之图腾物视为神圣，有专人奉祀，不许杀伤，有犯之者科以极刑。此种图腾动物每因与人类接近，为人类所供养，而变为家畜，意古今中外所畜之家畜动物，其先或为各族之图腾，其例甚繁，不便赘述，而执掌此种供奉者，变为某种动物特定的豢养家，所谓豢龙氏、御虎氏即因此而起也。《国语》、《左传》所述夏后氏关子龙的故事甚多，兹举二例。《国语·郑语》曰：

>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

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椟在，櫝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

此龙漦，韦昭曰："龙所吐沫，沫，龙之精气也。"此龙漦经商周二代迄厉王之末，发而观之，化为玄黿，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遭之，无夫而生子，是为褒姒。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事有近于小说，真假未可必，然吾人由此故事，知夏人崇拜龙，且宝其吐沫，椟而藏之，下及二代，大似古代崇拜图腾物之迷信。又此龙沫，化为玄黿，与龟蛇相交，玄武致祥之思想甚相似，或由古代龙龟二图腾互婚之迷信，讹变而来。又夏亡国之时，天降二龙以示警：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刘累）惧而迁去。（《史记·夏本纪》）

此事亦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惟"天降二龙"作"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按史公著书之时未见《左氏传》，其材料当较《左传》为近古。且帝甲德衰，帝又何能赐之乘龙乎？且此帝又为何帝乎？若按《史记》言，则因夏德衰，故天降龙以示警，岂以龙为夏之族徽，故以此为先兆乎？至龙死后，孔甲食之，更使他求，刘累惧而迁去；岂以龙为夏人之图腾，为其族先之所自出，不应食之，帝甲昏暴，居然敢食其族徽之动物，故夏乃亡国乎？此虽不免于穿凿，然其中消息，颇可注意。若然，则夏民族以龙蛇为图腾又得一旁证矣。

9. 就地理上言之，鲧禹所居之地在今河南登封一带，与蚩尤所居之鲁阳县近。鲧居有崇，故号崇伯，《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史记·夏本纪·索引》引《连山易》云："鲧封于崇"。《水经·济水注》一作"崇鲧"。按崇即嵩，王念孙《读书杂志》举证甚夥，《尔雅·释诂》："乔、嵩，崇，高也。"《释山》："山大而高曰崧"，崧即嵩或崇。《说文》："崇，山大而高也，"《释名》："山大而高曰嵩"是其证。故韦昭《国语》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按禹都阳城，见《孟子·万章下》曰："禹避舜之子子阳城。"赵岐《章句》云："阳城，在嵩

山下。"古本《竹书纪年》曰"禹居阳城"。《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易林·噬嗑之井》:"阳城太室,神明所息,仁者之君,独无兵革。"是焦延寿亦以阳城为禹都。金鹗《禹都考》曰:"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登封县是也。"

章炳麟《神权时代居山说》(文录一《官制索隐》)曰:

> 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阳城,即嵩山所在;古无"嵩"字,但以"崇"字为之,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

其《检论》二《辨乐》亦云:

> 《世本》言禹都阳城。赵岐《孟子注》云:"阳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国。

《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水经·颍水注》同。案阳翟在今河南禹县,与阳城近,亦禹之地。故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曰:"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又谓禹都安邑,郦道元《浍水注》因之,世人遂以禹都山西,实误(参看洪颐煊《筠轩文抄·禹都阳城考》及金鹗《求古录礼说四·禹都考》),由此可知禹都在今登封县。又涂山氏女娲庙在登封县嵩高山中,是夏之先族乃以河南嵩山为根据地甚明。嵩山去鲁县不遥,其地望与濊水近,故夏人可能与蚩尤为同族。又古以嵩山为中岳,天子先祀中岳而后及泰山(汉武),亦是中岳为禹之本土,其祀早故其流长。

即就神话观之,亦可推知夏人之所居在河南。《山海经·中山经》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水经·伊水注》云:"禅堵水,水上承陆浑县东禅堵,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饶鱼苇,即《山海经》所谓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所化之地在青要山,而青要山在今新安县,则自神话观之,

河南实为夏人之故墟也。

旧籍又言禹居九州，后人多以《禹贡》九州当之。徐中舒先生著《再论小屯与仰韶》，从夏人所居之九州，即鬼方之所在，亦即陆浑戎所迁之九州，本为一地之专名。徐氏云：

> 《礼记》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是鬼侯即九侯，鬼方即九方。《括地志》说："洛州洛阳城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九侯城在洛阳城西南五十里，其地又名九州，九侯即九州侯的省称。《左传》昭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左传》昭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以纳王于王城。"（杜注："九州戎，陆浑戎。"）《国语·郑语》："谢西之九州"，《礼记·祭法》："共工之霸九州也。"此诸九州，皆指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大室，西至荆山、中南的九州。其地为夏人所居，共工所霸，陆浑所迁，故《左传》说"是不一姓"。

是九州地望大部在河南中部，九既为禹，是九州亦即禹土，盖其地为大禹之所经营，故其地有此名称也。《左传》昭公元年载："天王（周景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雒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雒汭即太康失国，启子五人所领之地也，其后太康迁居斟寻，《史记·正义》引汲郡古文曰："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臣瓒曰："斟寻在河南。"雷学淇《纪年义证》曰："《逸周书·雒邑解》武王问周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远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据《汉书》臣瓒声义引《逸周书》略同。"三涂即涂山，《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涂山即此。

10. 以上直接或间接证明禹为蚩尤之后，今兹有一最直接之材料，而为数千年来未曾道破者，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是也。《经》曰：

> 有互人之国（郭注：人面鱼身），炎帝之孙（炎帝，神农）名曰

灵恝(音如券契之契),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言能乘云雨也)。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颠顼死即复苏(言其人能变化也)。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言泉水得风暴溢出,道,犹从也)。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颠顼死即复苏(《淮南子》曰:后稷陇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盖谓此也)。

云按见《淮南子·地形训》,"陇"作"垄","其中为鱼"作"其半鱼在其间"。此段文字,疑有错简,重"颛顼死即复苏"一句。互人之国者何?余以为即鲧国也。互亘古同字,皆见纽字,"互人"急读之则鲧也,犹地名轩辕,急读之亦为鲧也。互人之国郭注为人面鱼身,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互人即《海内南经》氐人国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罗泌云互人宜作氐人,非也。《周官》'鳖人掌取互物',是互物即鱼鳖之通名。国名互人,岂以其人而鱼身故欤?"按氐人国在《海内南经》窫窳之后:

氐人国(鲭行按:《大荒西经》作"互人")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郭注:"尽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

互人国人面鱼身,互物即鳖物。而鲧,《说文》训鱼,死后复化为三足鳖,与此完全相符。灵恝,意即神恝,契即窫窳之契字。窫窳可单称"契",犹蚩尤可单称"蚩",旬始可单称"旬",仇由可单称"仇"或"酋"(说详下)。契窳之为蚩尤本文篇上第二节中已详言之,兹不复赘。互人即为鲧,则有鱼偏枯之"鱼",非禹莫属,"鱼偏枯"即"禹偏枯"也。《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尸子》曰:"禹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庄子《盗跖》篇曰:"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即谓洪水泛滥之事,禹、鲧又皆为治水者,则此文言鲧禹之事甚明。"蛇化为鱼",知禹父之鲧又为蛇属,且能上下于天,如此则夏之先世可得而数矣。尽契窳(蚩尤)生互人(鲧),互人生鱼(禹),则禹夏为蚩尤之苗裔,可谓定谳。

以上十证,除女娲蛇身有实物可证明外,其他皆为书本上之材料。居今日而欲考史,非有地下材料为之证明不为功,此种两层证明法,为王国维先生所倡导,国内治史家奉之为圭臬者也。今兹所述亦

可取证于地下材料乎？曰可！此即铜器上之饕餮花纹是也。愚考"饕餮纹"即蚩尤之实相，《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之，言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意夏人所象之物即铜器花纹之饕餮，亦即蚩尤之图象也。盖中国铜器为夏人之所发明，夏人铸鼎象其物者，即所以崇拜其图腾，由是可知蚩尤为夏人之先祖，不特古书中有其记载，即考古学上亦有实物为之证明；然则愚说夏为蚩尤之苗裔，诚非无的之矢矣（详见《饕餮考》全文，兹从略）。

二　说鲧禹治水为蛇族亡国后被罚之苦役

中国古史上有两个艳传的故事，一曰尧舜禅让，二曰鲧禹治水。此二故事不但影响于后代之政治，且铸成中国人之思想中心，盖中国人之理想圣人即尧、舜、禹、稷一流人物也。近世治史家或根本否认此二事之存在，或以巴比伦洪水传说影射鲧禹，皆不免方圆凿柄，无一是处。愚考之二事者，一植基于图腾社会王位之传让，一植基于图腾社会氏族之战争。盖黄帝即尧，舜即风后力牧，尧舜禅让犹保存母系社会王位传承之风俗，鲧禹治水乃蛇族亡国后被罚之苦役。此种历史事实无一不与图腾社会有关。禅让之事俱详于《尧舜禅让考》，今先就鲧禹治水之事，试加论述。

余意中国开国之初，南方蛇族为一大部落，先据有中原，武力甚盛，为中国之主人翁。洎自熊族东来，二族遂发生民族战争，后蛇部落一时为熊部落所翦灭，此即黄帝与蚩尤之战也。当其战争之时，历时甚久，蛇族之一部分降于熊族，此即应龙倒戈，降黄帝杀蚩尤之事也。愚考应龙即鲧，此应龙为先禹治水之神物《楚辞·天问》曰："应龙何画，何海何历？"（此据洪兴祖《楚辞考异》改订，今本作"河海应龙，何尽何历"）王逸注引或曰："禹治洪水，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案鲧在禹以前治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书·洪范》语）。此在禹以前治水，等于传说禹治水时，应龙先导，故应龙必为鲧。应龙为蚩尤二臣，而《尚书·尧典》谓

鲧“方命圮族”，伪《孔传》曰：“圮毁族类也。”《史记·夏本纪》作“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夫“方命”即不用帝命，说犹可通；《楚辞·离骚》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殛乎羽之野”，《九章》曰：“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皆为鲧方命之解说。惟“毁族”之事，历代注家从无言及之者。若以鲧为应龙，则此问题之盘结即可应刃而解。盖应龙蛇族，为熊族之内应，是蚩尤之二臣，其事之毁族败类，莫为此甚；故《山经》之言“二臣”与《书》、《史》之言“毁族”者，其一事也。应龙，郭璞注谓龙之有翼者也，按即飞龙，而《山海经·大荒西经》言互人（鲧）能上下于天，能乘云雨，此非应龙而何？同上又曰“蛇乃化为鱼”，吾人既知“鱼”为禹，则其化生之者必为“鲧”，而《山海经》言蛇化鱼，龙蛇同属，故鲧可能为应龙。余前论鲧为鳖，今又云为应龙，难者曰：此非自相矛盾乎？余曰非也，荒古之时，书缺有间，时代不同，传说有异，是亦《孟子》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之意也。总之，蛇族败亡之后，其投降之部落，被命职司水土，执此役者乃举全族之力赴之，非一手一足之烈，盖为亡国奴隶被罚之苦役，鲧禹即为其种族之部落酋长。鲧禹治水传说之背后，即隐此民族兴亡之一段历史悲剧也。治水之事为工役，意掌司水土之共工氏即鲧，共工即司空（工），乃职官之通称，非个人之私名也。此有数证：

1.《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又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遂称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今本《竹书纪年》：“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是皆言共工治水，且其治水方法，堕高堙庳，尤与鲧治水之法同。《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窃息壤以堙洪水，犹共工之堕高土以堙庳也。又《说文·阜部》有“隳”字，训“大阜也”，皆以鲧治水为堤障堵塞之法，与共工同。

2.《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而《淮南子·氾论训》谓：“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土（社神）为禹，其父为共工氏，则此共工氏非鲧莫属。

3.《淮南子·原道训》：“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而《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共工潜渊，鲧亦能潜渊，二者之行事又同。

4.《尚书》言共工为四凶之一，“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尧舜乃流之于幽都；鲧亦为“方命圮族”之人，尧舜殛之于羽山。“静言庸违”即“方命”之意，二者之品德又相同。

5.《淮南子·原道训、天文训》等篇言共工氏与高辛或颛顼争为帝，振滔洪水，故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而《楚辞·天问》并以此事属之鲧。《天问》：“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以下二十句中有两句阙文，皆问鲧禹治水之事，俱见下引）鯀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庸违）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王逸注曰：“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东南倾也。”按康回，即《尚书·尧典》篇所言共工之静言庸违，言不用帝命也。此二十四句皆问鲧禹事，不应忽出一共工，则此问在楚人心目中，当亦指鲧而言；庸违（康回）冯怒，即婞直方命之意。《天问》以天倾地陷事属之鲧，《淮南》属之共工，则共工非鲧莫属。

6.《淮南子·原道训、天文训》等篇言共工与高辛或颛顼争为帝，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及《吕氏春秋·行论》篇并言鲧与舜争为帝（文见下引），是高辛或颛顼即舜，共工即鯀。

7.《逸周书·史记》篇：“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而《吕氏春秋·行论》篇亦言鲧自贤，“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舜于是殛之于羽山。”二者皆自贤，自贤亦婞直方命

之意。

8.《国语·晋语八》言晋平公有疾，梦黄熊入于寝门，以问子产，子产曰："……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而《路史》注引《汲冢琐语》则以此事属于共工之卿。其言道："晋平公梦朱熊窥其屏，恶之而疾，问于子产。对曰：'昔者共工之卿浮游，败于颛顼，自沉于淮。'"《淮南子》则以为与颛顼争帝而沉渊者，非共工之卿浮游，而为共工本身，是二者所化之物又同。

9.《山海经·大荒西经》言"共工氏蛇身朱发"。《淮南子·坠形》篇高注言："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神异经》曰："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鬣，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愚顽，名曰共工。"按共工在后代传说中，有蛇身之记载，是其物与鲧之为龟鳖之属类，即以水虫为图腾也。

10.共工有为禹所伐之传说。《荀子·议兵》篇、《战国策·秦策》并云："禹伐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称西北海之外，有禹攻共工之山，共工与鲧既为一人，则禹伐共工，是子伐其父矣。按鲧殛羽山，《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皆云："东海郡祝其县，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刘昭注引《博物记》云："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羽山为惩父山，则其先当必有禹惩父之传说。禹伐共工，共工即鲧，故禹有惩父之说话，则共工非鲧莫属矣。

综合以上材料，共工即鲧之传说，可以优足成立。《尚书》之先言共工，后言鲧者，乃传闻异词，记载乖牾，古书上一事化为数事，一人化为数人，其例甚多，不足为怪也。兹列一表以示二者之关系：

共　工	鲧
尧臣、治水	尧臣、治水
坠高堙庫	息壤堙水

共　工	鲧
皇天弗福	帝乃震怒
不成、用灭	无绩、被殛
为尧舜所杀	为尧舜所杀
静言庸违	婞直方命
自贤	自贤
与颛顼、高辛争帝	与舜(颛顼)争帝
振滔洪水	作乱惠帝
天倾地陷	《天问》属之鲧
遂潜于渊	入于羽渊
流于幽都	殛之羽山
宗族残灭	圮败族类
子后土为社神	子禹为社神
化熊	化熊
禹伐共工	禹惩父

共工与鲧既为一人，则《尧典》所载“共工方鸠僝功”，及四岳荐鲧治水之事，实为一事之讹传，鲧为共工，犹“禹作司空”(《尚书·尧典》)，皆以治水而得名也。意此种苦役为蛇族亡国后共有之苦役，非一手一足之烈，且历时甚久，艰苦万状。《尚书》言鲧“九载绩用弗成”，为其首领者见人心已死，大计可图，乃振臂一呼，从者响应，其事殆如陈胜吴广之崛起田畴。《管子·揆度》篇云：“共工氏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淮南子·诠言训》云：“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则或用洪水战术以淹其敌人。然则有崇伯鲧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人之陈胜吴广乎？《淮南子》关于共工争帝有如下之记载：

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原道训》）。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天文训》）。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本经训》）。

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诠言训》）。

共工即鲧，故《吕氏春秋·行论》篇云：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恚帝。舜于是殛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

《论衡·率性》篇：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可〕以为旌，奋心盛气，阻战为强。

然则鲧之被殛，非因治水之无绩，实因争帝而不成，《淮南》集南方神话传说之大成，韩子实三晋法家之鼻祖，南北两学派同一其词，盖非偶然也。按鲧治水，据后书所言用堵筑堤埝之法，此法非不可用，至今治河犹用之，则帝之殛鲧，系别有用意，此事在战国末年已有人发生疑问。《楚辞·天问》曰：

鸱龟曳衔，鲧何听（圣）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首二句解释见《论鱼龙曼衍之戏》章，"听"为"圣"字之假借，言鲧师

鸱龟曳衔之智，为堤防以治水，鲧又何圣之足言乎？“顺欲”二字，王逸以为“顺众人之欲”，洪兴祖以为“顺帝之欲”，余以为顺欲乃顺鲧之欲，意谓若能遂其意，用堤堵水，可成厥功，帝又因何而刑之乎？前两句问鲧之所以为圣，后两句问鲧何以被刑，或在南方民间传说中犹有以鲧为大圣者，犹有为鲧鸣不平者，可知鲧之被殛实系别有他故。若以鲧为共工，共工与高辛争为帝，则知鲧之死乃为争帝而失败，因失败而被杀，则《天问》之问，可得一解答矣。

鲧且亦曾一度为舜所放逐，然中国古书中颇少此种记载。余读《天问》问及鲧事曰：

>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按此二句以韵与事考之应在前文“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下，“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前）。王逸章句曰：“（前四句解释从略）‘咸’皆也；‘秬’，黑黍也；‘雚’，草名也；‘营’，耕也。言禹平治水土，万民皆得耕种黑黍于雚蒲之地，尽为良田也。”又曰：“疾，恶也；修，长也；盈，满也；由，用也。言尧不恶鲧而戮杀之，则禹不得嗣兴，民何得投种五谷乎？乃知鲧恶长满天下也。”按：王释“鲧疾修盈”为“鲧恶长满”固是。惟释“并投”为“民得并投五谷”则非。五谷固非可并投也，且谷播种，亦不得曰投。意此“并”字与“咸”字照应，併，并也；“咸”皆也；并咸皆指鲧禹父子二人而言，言鲧禹治水之后，民皆得耕种；鲧禹并被舜所投逐，但禹为圣人，鲧为巨恶，何鲧之恶独长满于后世乎？此问与“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又曰：“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此“并淫”与本文“并投”同，一曰后嗣逢长，一曰鲧疾修盈，句法又同，可知此并字蒙二人同被放逐而言。投即投诸四裔之投，我们从此可知屈原的心中确知禹与鲧曾同被人放逐，即同过其亡国的生活者，《天问》此问真谓本问题之一绝好之铁证。

鲧被殛之后，其子禹仍继续此种亡国奴隶生活，《孟子·滕文公》

篇曰：

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史记·河渠书》则谓：

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

此虽为后儒之言，不免夸大其辞，要其言亦必有所本，非尽无稽。又《尚书·益稷》言禹受命治水之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伪《孔传》曰："辛曰取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又曰："启，禹子也。禹治水过门不人，闻启泣声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意此种婚后生离，有子不视之违反人道之待遇，非奴隶其谁能堪此！禹虽尚公黜私，亦何至若此耶？其述禹之勤苦曰：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篇）

韩子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导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无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皇帝引今本韩子《五蠹》篇与此小异）

其它古书亦多称之，见《吕览·古乐》、《淮南·要略》等篇。夫文化未启之世，族长执政教之大权，生杀予夺，尊严无比，岂有身为君长而执此种贱役，以至父被殛死，婚后生别，在外十三年不得归，子生而不得视，腓无胈，胫无毛，以自劳形体若是哉！揆情度理，天下绝无此事也。若依余说，以夏为蚩尤亡国之后裔，其平治水土即战败奴隶被罚之苦役，合全族之众以赴之，盖有不得不如此之势，则一切疑难皆可涣然冰释，儒家粉饰依托之理想化的古史，经此剥蕉抽茧之法，皆可一一显其原形，而得其近是之解释焉。

禹治水成功之后，帝舜朝，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

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帝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以上并见《尚书·益稷》，《史记·夏本纪》小变其文）

玩其语气，实为禹对帝舜训戒之词，此以人情言之，非小犯上，卑凌尊乎？犯之凌之且不足，终至颠覆其政权，取代其帝位，放帝南夷，使二妃不得从，以使其身尝出尔反尔之待遇。此在后代儒家所修改之历史上虽无征，然古人已有先得我心者，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曰：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推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螺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复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实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滥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戚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浦起龙《史通通释》云当作"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

是刘子之言，直以舜死苍梧，为禹所放逐，则舜禹禅让之事，实有其相当之疑问；而余说鲧禹为亡国之余孽，以治水而复国，其事殆为奴隶革命。得子玄之言，益增其可信程度焉。

三　论三苗为蚩尤之苗裔

前章论夏为蚩尤之苗裔，禹启建国为蚩尤之族之复兴，然虞夏之时又有一作乱之民族，为后代史家所垢病者，当亦为蚩尤之后。此民族为何？即三苗九黎也。

1. 三苗九黎自其字面上观之，即知其为一族。三九乃虚数，所以示其多也。苗黎既为同义语，则此民族，可称苗，亦可称黎，亦可称为苗黎。苗者蠢为闽、蛮之声转，黎者即龙之别字，苗黎即"蛮俚"，为

谜语。《说文》以闽蛮为蛇种，则三苗九黎者，亦奉龙蛇为图腾之民族也。

2. 三苗九黎旧说为蚩尤之后，见《尚书·吕刑》。《吕刑》为中国第一篇成文法典，推寻刑法之始，肇自蚩尤：

>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释文》引马融说："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秦策》高诱注同）。又曰："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蚩尤，黄帝所灭；三苗，帝尧所诛，言异世而同恶。"《吕刑》及《礼记·缁衣》孔疏引《书》郑注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吕览·荡兵》篇："蚩尤作兵。"高注："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前曰蚩尤为九黎君名，后曰三苗习蚩尤之恶，明三苗为蚩尤之后也。又愚论黄帝即尧，则为帝尧所诛之三苗，即黄帝所伐之蚩尤矣。

3.《尚书·尧典》（今本在《舜典》）言舜受终文祖之后，居摄帝位，放四凶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若据愚说"共工"为"鲧"，则四凶之中，只余二凶。又考崇山为鲧之故居，故鲧号崇伯（见《国语·周语》、《竹书纪年》、《史记·索隐》、《水经·济水注》）。三苗，伪《孔传》曰"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杜注："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谓之饕餮。"案"饕餮"愚以为蚩尤（见拙著《饕餮考》），所谓缙云氏之不才子即黄帝之"乱臣贼子"蚩尤也。饕餮为蚩尤，而三苗亦即饕餮，则三苗亦即蚩尤或蚩尤之后。吾人由此不特知古史中由一事可讹化而为数事，更可知此恶族之所以在历史上积恶千载者，即因为战胜者所诬蔑之故。尧舜为圣君，三苗自不得不为凶族也。

4.《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郭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考郭注本之《韩非子·外储说》,《吕览·行论》篇言"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山海经》言三苗之君非之,《韩子》、《吕览》曰鲧非之,可知鲧即三苗之君。据前说三苗为蚩尤或蚩尤之后,据此说则三苗之君为鲧,命词虽殊,事本一贯;而愚说鲧为应龙,为蚩尤之子,则三苗确为蚩尤之后,另一方面更可以证明鳐确为蚩尤之子。

5.《尚书·皋陶谟》等篇皆言禹征有苗,《禹谟》且载征苗之誓词,其词又见于《墨子·兼爱下》:"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群邦诸君〕,以征有苗"(《尚书》与此小异)。其词或系伪撰,然其事则必有所本。三苗之君既为鲧,则禹伐三苗等于禹伐其父鲧,故《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祝其县羽山下,"刘昭注引《博物记》云:"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鲧有为禹所伐之传说,三苗亦有为禹所伐之传说,则三苗或即鲧之部落。盖蚩尤为黄帝翦灭之后,此族外侮内乱,纷至沓来。应龙(鲧)杀蚩尤,句龙(禹)伐鲧,或出于强敌之压迫,或为战胜者所丑诋,其历史真相或不然也。

6.苗民为蚩尤之后,其君为鲧,鲧为应龙,蚩尤即蛇,则苗民当以蛇为神物,即以蛇为图腾也。果于《山海经》中得其证据。《海内经》曰:

> 有人曰苗民(郭注: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注:大如车毂,译神也),左右有首(注:歧头),衣紫衣,冠旃冠,名曰维延(注:委蛇),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按郭注"维延"曰"委蛇",委蛇即蛇也。《庄子·达生》篇云"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闻〕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也"。苗民之神为蛇,即以蛇为图腾,与蚩尤之以蛇为图腾者,完全相似。吾人由其祀典亦可推知三苗为蚩尤之后。

又委蛇亦即大傩中十二神兽之委随，俱详《傩戏考》中，兹不赘。

7. 吾人由"证四"知三苗之君为鲧，由"证六"知三苗之神物为委蛇，且此蛇为双头蛇，经云"左右有首"者是也。由前论共工治水之事知共工即鲧，则《山海经·海外北经》之文可读矣。

>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郭注：共工，霸九州者），九首以食于九山（郭注：头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贪暴难餍），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郭注：抵触；厥，掘也，音撅）。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注：掘塞之，而土三沮陷，言其血膏浸润坏也），乃以为众帝之台（郭注：言地润湿，唯可积土，以为台观。郝懿行《笺疏》曰：《海内北经》云：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在昆仑东北，郭注亦引此经为说）。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此相柳氏（《广雅·释地》作"相繇"）九首，食于九山，"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又言"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与《山海经·海内经》所载苗民之神雒鬼之状正合。且相柳为禹所伐，则此相柳氏即三苗之别称，相柳氏为图腾之名，亦其酋长之尊号也。而此相柳氏为共工氏之臣，共工即鲧，则相柳氏必即三苗。吾人由相柳之形状，亦可推知三苗与蚩尤为一系。《山海经》岐首蛇身之相柳氏，愚意即《楚辞·天问》之雄虺："雄虺九首，倏忽安在？"

王逸《章句》曰："虺，蛇别名也；倏忽，电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头，速及电光，皆何所在乎？"《招魂》曰：

>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王逸曰："言复有雄虺……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心，贼害之甚也。"吾人由此知此九首之雄虺在南方，与蚩尤及三苗之疆域亦合。楚辞时代此种历史故事已僵化而为不可解的神话传说，故《天问》作者问其安在，吾人生两千年后，由于人类学、民俗学之曙光，不但将历史与文学揉合为一，且可知其图腾的来源，此非一大快事乎？

8. 愚论蚩尤为河南之故族，居鲁阳滍水一带，而《战国策·魏策》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钱穆先生《古三苗疆域考》谓衡山在河南南阳雉县，非江湘之衡山。汶山大约在鲁阳境内，汝水、伊水皆出其阴，非蜀西之汶山，故"古三苗疆域，当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坂、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达数百里间也……"近人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谓今之苗古之掣也，与三苗异。然余考《春秋》，河东有茅戎，茅、掣同字，则茅亦在北方。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河南新城县东南有蛮城。"蛮茅一音之转，蛮即茅，亦即苗也。楚人筚路蓝缕以启荆蛮，此所谓蛮者，亦在河南汝水上流一带山中，自属古者三苗遗裔，而掣与三苗，亦未见其必为二也。《尚书·吕刑》言及苗民制刑，亦以吕国河南南阳，其先本苗土，故引以为戒。是由地理上亦可证明三苗为蚩尤之苗裔，综合以上所论，列表如下：

蚩尤	三苗
蛮龙	苗黎
九黎之君	习蚩尤恶
黄帝所灭	帝尧所诛
作五兵	作五刑
号饕餮	号饕餮
其子鲧	其君鲧
禹伐鲧	禹伐三苗
其图腾为蛇	其神维蛇
其图腾为蛇	相柳九首

其图腾为蛇	雄虺九首
地在鲁阳一带	地在鲁阳一带

四　说仇由亦蚩尤之后

蚩尤之族在战国初年为仇由，《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曰：

> 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以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

《集解》引许慎曰："仇犹，夷狄之国。"《索隐》："高诱注《战国策》，以仇酋为岔由。韩子作仇由。《地理志》：临淮有仇酋县也。"《正义》："《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韩子云：智伯欲伐酋国（今本作仇由），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犹大悦，除涂内之。赤章蔓支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内之。蔓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今本作'至于齐七月'）而仇犹亡也。"（云按见《韩非子·说林下》，今本多阙字，与《正义》所引异。）案此事详见《吕氏春秋·权勋》篇：

> 中山之国，有岔县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岔县之君，将斩（俞樾曰斩当为鑿，凿也。）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湮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俞樾曰：顷，衍文；有读为又。）谏之，君曰："大国为权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高注：山中道狭，故断车毂而行去），至卫七日而岔县亡。

《吕览》之㠯縣即《战国策·西周策》之"岔由"，亦《韩子》之"仇由"，《史记》之"仇犹"。按㠯字即《说文》部首之㠯字，训为兽迹，余以为

即禹字，乃象蛇身纠曲之形，二字并从虫九声。仇字从人九声，故亦书作仇。《战国策》禸作"厽"，移九于虫上，仍是禸字，又形讹而为"旮"，《说文·系传》口部有"旮"字，云："《吕氏春秋》有旮犹国，智伯欲伐者也。"郑樵《通志·氏族略》又误为"仇吾氏"，云"《韩非子》云：仇吾国为智伯所灭，因氏焉。或作仇繇。"总之，禸、禹、厽、旮皆为一字，并从虫九声。禸、九即为禹，故仇由亦即禹后，故仇犹为夏禹之后。

仇由之"由"亦作"繇"，古繇尤通用，卜辞亡尤即无繇，是仇由亦可写作"仇尤"。仇由蚩尤一音之转，是仇由亦即蚩尤。蚩尤可单称蚩（蛇），窫窳可单称契，仇由亦可单称单称"仇"（《括地志》）若"酋"（《韩非子·说林下》），缓读之则为蚩尤、窫窳、仇由，急读时则为蚩、契、酋。又蚩尤造五兵，而五兵之中有矛，《说文》"矛，酋矛"，酋矛亦即蚩尤之矛，若仇由亦得称为酋。又仇、逑古字通，《诗·周南·关雎》"君子好逑"，释文作"好仇"，《三家诗》亦作"好仇"。《左传》"怨偶曰仇"，《说文》"怨匹曰逑"。仇由即为蚩尤，而仇亦即求，则前言鞠球即蚩尤之头，缓读之则为蚩尤，急读之则为球，其事正如仇字亦得作逑，可谓多一佐证。由此亦可证明仇由必为蚩尤之后，其国名犹被蚩尤之旧称。

吾人由仇由之作"禸繇"、"厽由"，知仇由为禹后；由仇由之"繇"与单称"酋"，知仇由又为蚩尤之后；其自然之结论，自必谓禹亦为蚩尤之后。盖蚩尤、禹（读九），厽由三者，不特在文字学上之形音义皆通，在历史上犹有一脉相承之痕迹，即三者为一族也。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考《说文》云"闽蛮蛇种"，是越人有为禹后之可能，且越人文身，而文身之俗，取象于蛇，与女娲之为蛇身亦不无关系，则越人果夏禹之后乎？总之，在战国初年，西北之仇由，与东

南之于越，其民族皆为蚩尤或禹之苗裔也。

通观以上所论，可以重建以下之事实：即中国开国之初，中原蛇族为中国之主人翁，先据有其地，其人民以水畜为图腾，支派繁衍，族属甚众。其后熊族东来，与原住之蛇族发生战争，是即黄帝与蚩尤之战。蚩族强大，武器坚利，熊族屡战不胜，乃合全体之兽族以伐之，又得蛇族之应龙为内应，始灭蚩族。蛇族被灭以后，熊族乃居有其地，故黄帝都涿鹿之野又都轩辕之丘。涿鹿之野，即蛇龙之野，轩辕（轅辕）之丘，即鲧丘；其地望前者在河南鲁县滍水一带，后者在登封县嵩山一带。至战败之蛇族，其人民一部分被杀，一部分逃亡，其投降者乃命司水土之役，是即共工氏，亦即鲧。鲧即投降之应龙，亦即治水之共工，鲧、禹治水即为蛇族亡国之后被罚之苦役。鲧治水九年，禹治水十三年，艰苦万状，生离死别，纯然为奴隶之生活。鲧乃反抗于先，禹更继武于后；鲧禹之抗争为民族之复兴与奴隶之革命。后鲧（共工氏）被殛死，禹卒成功，是为三代之夏，而中国有史之"三代"，于以开幕焉。夏亡国以后，其遗族在西北者为仇由，在东南者为于越；其在西北犹高岸深垒，不与外界通，在战国初年始被姬姓民族所灭；在东南者又一度中兴，争霸中原，即是越王勾践，至汉代始完全与他族同化，而为汉族第一次融结中之一分子焉。总计蛇族在中国历史上之活动约计二千五百年，此其兴亡隆替之大较也。

五　论鱼龙曼衍之戏与大夏之乐及水神龙王之祀皆始于鲧禹治水之传说

中国古代之游戏往往保存一部分之历史，盖游戏之初皆为实际之应用，吾人探源烛幽，颇可由此考得一部分历史事实，以与正史相发明，甚至补正史之不足；此于蹴鞠一事已足窥其端倪。鲧禹治水之事于游戏中亦有其遗象乎？愚意后世鱼龙曼衍之戏即为表演鲧禹治水之故事，大夏之乐亦昉于此事：盖曼衍为舞，大夏为乐，犹黄帝胜蚩尤后，蹴鞠为舞，咸池为乐也。意此曼衍之戏乃夏民族复国后纪念其

先人鲧禹治水之事迹，其用如黄帝蹴鞠，周武《大武》之功用同；其后朝代更迭，初旨逐湮，乃由实用的意义，演化而为娱乐的性质，此为历史演进上一般之公例，不独游戏然也。

禹治水之时，相传有鳖龟衔曳，神龙画水，其事见于《楚辞·天问》：

>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
> 鳖（蚩）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伯鲧殷禹），夫何以变化？
>
>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
>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州），何以坟之？
>
> 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
>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鲧违）凭怒，坠何故以东南倾？
>
>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此一段文字，皆就鲧禹治水之事发问，其中有三点可以注意：

1."鳖（蚩）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注曰："言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鲧何能复不听乎？"此以鳖龟为二物，曳衔而食鲧，故萧云从《离骚全图》画一人侧卧海中岩石之上，有二鸟一龟啄而食之，厥状极惨。然洪庆善《楚辞补注》则曰：

> 言鲧违帝命而不听，何为听鳖龟之曳衔也？

其义虽不明析，然非飞鸟水虫啄而食之则明甚。愚意鳖为蚩之假字，鳖之假为蚩，犹鳖尾本作蚩尾。鳖龟即蚩龟，曳衔即缠绕，蚩龟曳衔盖即蛇龟交合之事。尝见汉人陶器石刻，多镌蛇龟交尾之状，以为天地交泰之祥瑞。《天问》之问乃因楚先王庙中之壁画呵而问之，意壁画中有此图，故屈子有斯问。此种图像与传说当基于同一之迷信，盖昔人迷信雄龟不能与雌交，故雌龟与蛇交；遂假而为秽词恶语，以为妇人不贞之恶谥。考此种迷信出于古代同图腾不能结婚之迷信，即龟图腾之男女不能结婚，必须就婚于蛇图腾也。逮图腾制度消灭，此种原始之迷信不为人所知，遂遗留于神话传说与图像口语中。"鲧何

听焉"之"听",刘永济先生云为圣字之假借,揆《天问》作者之意,即言鲧治水之时见鸱(蚩)龟曳衔而为障,鲧因师其智以为堤防,鲧又何圣之足言乎?"顺欲成功,帝何刑焉?"言若能从鲧之欲,以成厥功,帝又为何而刑之乎?

2."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逸注曰:"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焦延寿《易林》曰:

> 长尾委(一作蜼)蛇,画地成河,深不可涉,绝无以北,惆(一作怅)然愤恩。(师之咸、噬嗑之复、大壮之鼎同。)

题王嘉《拾遗记》曰:

> 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其遗象也。

此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为之画地,水泉流出,河乃大治。考《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春秋纬·演孔图》曰:

> 文命之见候期门,灵龟穴处,元龙御云。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礼含文嘉》曰:

> 禹卑宫室,垂意于沟洫,百谷用成,神龙至,灵龟服,玉女敬养天赐。

此灵龟与神龙意与"蚩龟曳衔"及"应龙画地"之事有关,意即蒙此而言也。

3."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王逸注曰:"禹,鲧子也。言鲧愚狠,愎而生禹,禹小见其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也。"洪兴祖《考异》曰:"愎一作腹。"《补注》曰:"《诗》云:出入腹我。腹,怀抱也。"案作"腹"字是。然禹为鲧子,应曰伯鲧腹禹,而不应曰伯禹腹鲧。意古人以禹为伯禹,积习沿用,故将鲧禹二字颠倒,不知鲧为崇伯,散见群书,则伯鲧本为一词,不待引证,此字校勘犹可于神话中校正之。旧说鲧剖腹生禹,《山海经·海内经》郭注引《开筮》曰:

> 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

《初学记》卷二十二引《归藏》:"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吕览·行

论》篇："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剖腹生禹，其事离奇，故《天问》问其何以变化，由此可知，伯禹腹鲧必为伯鲧腹禹之误。且由化为黄龙，一作出禹，更可知禹之为龙。

吾人就以上三事，联系而寻绎之，即可得一事实：即鸱（蚩）龟曳衔，神龙画水，鲧禹变化。鲧，《说文》训为"鱼"，禹为"勾龙"，曳衔即互相牵引，此非鱼龙曼延之谓乎？鲧禹化生，非鱼龙变化之谓乎？由此可知鱼龙曼衍之戏即为表演鲧禹治水之故事也。且《逸周书·世俘解》有"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三定"之文，《崇禹生开》即为舞乐之名，则"伯鲧腹禹"当亦为舞乐之名，此正可与鱼龙曼衍及变化之戏，互相证明也。

鱼龙曼衍之戏，在古代为百戏，隋以后称为散乐，散乐乃对"部伎"而言，即今世之杂耍，其见于载籍者：

（1）《汉书·西域传》赞："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延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二示）之。"师古注曰："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为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

（2）《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正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军大夫百官悉就坐，赐作九宾彻乐。舍利从西方来，戏于庭极毕，化为比目鱼，又化成黄龙。……乐毕，作鱼龙曼延，盖后汉相因，用之正日，惟天角抵耳。"

（3）《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引梁元帝《纂要》云："又有百戏起于秦汉，有鱼龙蔓延（原注：假作兽以戏）……怪兽舍利之戏。"

（4）《宋书·乐志》一曰："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此戏又简称"鱼龙"，或称"鱼龙烂漫"（《晋书·乐志》）。烂漫、蔓延、蔓衍，皆曳衔牵引之意。《西京赋》谓巨兽百寻，正其表象。演此戏时，盖象蚩龟曳衔以为障，神龙摇尾以画水，鱼龙变化以腾跃，凡此皆表演鲧禹治水与鲧禹化生之故事。与此舞踊并行者有乐，其乐盖即"大夏"，《周

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礼记·乐记》云,"韶,继也。夏,大也。"郑注:"禹乐名也。言禹能大尧舜之德,《周礼》曰《大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至鲁观乐,"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按大夏之与曼衍,犹咸池之与蹴鞠,皆为宗庙祭祀,表演祖先事迹之神乐也。盖祭祀之时,必有其子孙以为之尸,类似戏剧之俳优,于尸位飨餐之外,或表演过去之祖先事迹,以示不忘而答神庥,此种乐舞,实为夏人之图腾乐舞。厥后朝代更替,宗教上之神乐,遂沦胥而为一般民众之游戏,此即后世鱼龙曼衍之戏也。至蔓延戏中之龟龙,不待言即夏人之族徽:龟龙治水即鲧禹治水,明鲧禹皆以水虫为图腾,因鲧禹为龟龙,故遂附会治水之时有鳌龟曳衔,应龙画地之传说焉。古书中又言禹治水时,河出图,洛出书,神龟载之,龙马负之,在孔子之时已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昔人皆比为至治之祥瑞。意此传说之来源,亦始于鲧禹治水之传说。此龟龙一如鱼龙曼衍之龟龙,因鲧禹治水,民始安居,故后代言禹治水成功,龟龙献瑞也。神话传说虽演化无方,然往往百变而不离其宗,于兹可睹矣。

鱼龙变化之戏既出于鲧禹治水之传说,后世祈雨用土龙,或祀河海龙王之事,当亦始于鲧禹。前言鲧即应龙,应龙能蓄水,而《山海经·大荒东经》曰:

>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郭注:上无复作雨者故也)。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注:今之土龙本此。)

土龙致雨之术又见《淮南子·说山》篇及《坠形》篇,而最详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繁露》卷十六有《求雨》篇,择要录之:

>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绘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雨幸大澍,即举牲祷,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

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若夏日求雨，则祀蚩尤，为大赤龙一，小龙六；季夏为大黄龙一，小龙四；秋为大白龙一，小龙八；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为大黑龙…，小龙五。"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桓谭《新论》有"刘歆致雨具，作土龙"以记载。王充《论衡·乱龙》篇对董子、刘歆二人用土龙致雨之事，加以疑难。意祈雨之所以用龙者，盖以龙能致雨，故作其象，而郭注直以土龙始于杀蚩尤之应龙；若应龙为鲧，则土龙祈雨之法始于鲧矣（今俗于二月二日用灰布地，委曲作蛇状，谓之"引龙回"，亦始于雩祭用土龙之事）。

且禹为社神，社神曰句龙，即虬龙蛟龙。社即为土，故禹亦可为土龙。又蛇龙水虫，同类感应，可能致雨，故今水神龙王亦为神禹之蜕脱。后人不知，于黄河近处，立龙王庙又立禹王庙，可谓渎神之淫祀。吾人由于祈雨用土龙，河神祠龙王，更可以证明鲧禹必为龙蛇，即以龙蛇为族徽者也。

综合以上所论又可重建一新事实：古代君长战胜敌人之后，每表演其战事以为纪念。其事有祀祖、告天、合众、讲武之用意。其表演之时与地皆有一定，其时于后世为节日，其地或在宗庙神社中举行之。黄帝胜蚩尤之后，其舞为蹴鞠，即踢蚩尤之头，为后代球戏之所昉；其乐为咸池，一称大咸，即巂它（蛇）、大斫之异音，乃与蹴鞠相辅而行。蚩尤被灭以后，其人民沦为奴隶，职司水土。鲧禹卒以治水而复国，其后人乃表演鲧禹治水之事迹；蚩龟曳衔，神龙画地，此即后代鱼龙曼衍之戏，与此相辅而演奏者为大夏之乐。蹴鞠舞、咸池乐；鱼龙曼衍舞、大夏乐，其用意与周武克殷胜纣后所作之大武舞同。

蚩尤为蛇族之大君，武力最强，故虽败亡之后，犹被畏敬，乃演化而为古代之战神，野心之帝王与草泽之英雄皆崇祀之，以祈福佑，禹则因治水土有功，故死后为社神（土神），又为龙王，龙蛇致雨，故又为祈雨之土龙。一方面吾人由咸池（蛇）乐、鱼龙舞、社神句龙、水神龙王，益可以推知蚩尤鲧禹皆以龙蛇水虫为图腾也。

附　录

论女娲炼石补天抟土作人及女娲蛇身之传说

前言蛇族被熊族翦灭以后，其人民一部分投降熊族，被罚治水。鲧治水九载，禹治水十三年，皆为亡国奴隶被罚之苦役。其后鲧以余众倡乱，欲干帝位，乃被诛死，此即《韩子》、《吕览》所谓尧欲传天下于舜，鲧非之，彷徨于野以患帝；亦即《楚辞》、《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或高辛、舜）争帝之事也。《楚辞》、《淮南子》言共工争帝不胜，怒触不周之山，故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愚尝以为此传说可以俗语四字解之，即"天翻地覆"，乃所以形容战争之猛烈也。吾人由此可知当虞夏之交，鲧与高辛（舜）曾有一大规模之战争，此事虽不载于正统派之儒书中，而见于诸子杂说之内，为治中国上古史者不可不三致其意者也。

经此大战之后，舜（颛顼高辛）为禹所逐，南窜苍梧，二妃不从，道死异域。禹乃统一天下，复国中兴，建号曰夏。禹妻涂山氏女娲（见《楚辞·天问》、《吕览·音初》篇等书），佐禹治水，为夏民族之先妣，亦夏民族之高禖；高禖者所以职司婚姻与生子之祀也。《风俗通》："女娲祷祀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罗泌《路史后纪二》据此曰：

> 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因典祀焉。

女娲既为夏先妣及高禖，为蛇族复国后之"女皇"（《易系辞疏》引《世纪》），亦第二代人类之"圣母"，收拾残局，生育人类，是其专责，故在传说上有女娲炼石补天之神话。盖前次之大地因鲧（共工）之作乱，而天翻地覆，第二代之大母须为之补葺修缮，以开新天地焉。《淮南子·览冥训》曰：

>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烈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论衡·谈天》篇：

> 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

又见于《列子·汤问》篇，而小变其文，以女娲先炼石补天，而后共工始触折天柱，故天倾地覆，倒因为果，足征其书之晚出（详见马叙伦先生《列子伪书考》）。总之，女娲炼石补天传说，即基于鲧（共工）与舜（高辛）争位之大战，禹建新朝，故为之妻者须补天立地，以重开新代。

天地再造之后，人类亦须再造。盖此次大战，历时甚久，死亡甚众，故为此民族之先妣须再造人类，以应时需，此即女娲抟土作人传说之所由也。《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和三百六十引《风俗通》曰：

>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绠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绠人也（案不见今本《风俗通》）。

此抟土作人之传说，与炼石补天之传说，盖为对称文章，一言以蔽之，即为大战后之善后工作也。

又古书上多言女娲人首蛇身。《楚辞·天问》："女娲有（货＝化）体，孰制匠之？"王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国名曰淑土，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郭注："古神女而帝者，人而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又见《淮南子·说林》篇等书。武梁祠石刻及汉人画像石凡有"伏羲女娲"之像者，无不作蛇身交尾之形（参看容庚先生《武梁祠画像录》）。女娲之为蛇身，固可以图腾说溯其源，然蛇身之象果如汉代石刻及西陲彩旌之所绘，人其首而蛇其身乎？抑别有所取象乎？凡图腾社会之人民往往戴其拟为族徽之动物于首，如鸟图腾即戴鸟首于人首，羊图腾即戴羊头于人头，此在我国载记中颇有其痕迹。《尚书·禹贡》"鸟夷皮服"（鸟今本作岛，误，见阮元《尚书校勘记》），而《汉书·地理志》上师古曰：

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

按颜说被服容止皆象鸟，是即以鸟为取象，故曰鸟夷。考鸟夷之名亦见于《山海经·海内经》曰：

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氏"本作"民"，见《御览》引。）

郭注："今佛书中有此人，即鸟夷也。"郝懿行《笺疏》曰：

鸟夷者，《史记·夏本记》及《地理志》并云"鸟夷皮服。"《大戴礼·五帝德》篇云："东有鸟夷"是也。又《秦本纪》云："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索隐》云："以仲衍鸟身人言，故为鸟俗氏"，亦斯类也。

按鸟民鸟首，即戴鸟首于人首，而秦为玄鸟图腾，与殷同宗，其鸟身人言，尤为鸟图腾以鸟为服饰之显证。羌为羊种，从羊从儿，儿为人，而其首作羊，或取肖于羊头。鸟兽图腾既如此，意以水虫为图腾之人民，乃取龙蛇之象墨涅于身，此即文身之起源也。前言越人为夏人之后，而越人断发文身，除《史记》外又见于《墨子·公孟》篇、《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外储说》、《淮南子·齐俗训》等。女娲为夏人之先妣，则女娲之蛇体，亦可视为文身之一种，非其下体真作龙蛇之形，如汉画像石之所刻绘者。此种文身法盖有两种意义：一为宗教的迷信，图腾崇拜；一为实际之应用，文身避龙，而二者又互为因果，彼此依附者也。

以龙蛇为图腾之民族，墨涅图腾之象子身，复有一旁证，足以佐余说。《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列传》曰：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壹，《华阳国志》作"壶"，《水经注》作"台"），居于牢山，常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惠栋曰：背一作陪），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

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取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山，山川深阻，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又见《水经注》卷三十七《淹水注》，《文献通考》卷三二九）。

按哀牢夷感龙生子，明其族以龙为图腾。其族以龙为图腾，故"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则为事甚明：斯则文身之象即取法乎图腾，与女娲之蛇身，即以蛇为图腾，又以蛇为文身之象者，全然一致；由此益可证明余说女娲即为文身之术矣。

文身之有图腾意味，由现存蛮族之风俗可得其证明。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刘咸先生于1934年调查海南岛之黎人，归作《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商务印书馆出版）谓：

> 文身有图腾之意味。何以言之？各族之文身图式，各不相同，亦不能假借，由古传今，陈陈相因，无所改变，则某族之图式即为某族之标准，世守勿替。又黎人文身之起源，一说谓生前若不刺涅，特标记号，则死后祖宗不认为子孙，必为野鬼。由此观之，文身实具图腾意味。

又曰：

> 若考文身起源之传说，则有两说：（一）承祖先遗制，依样为之，俾死后祖先易于辨识，收为子孙。（二）古时天灾流行，地球覆灭，仅遗母子二人（一说姊弟），但不得婚媾，于是上帝降旨，命母涅面文身，不复相识，遂相为婚媾，繁衍世界之人类。

吾人由后一段文字，益可推知文身之出于图腾，盖图腾主要元素为祖先崇拜与男女婚媾，二者实为一事之两面，至若避蛟龙，资美饰，胥后起之意矣。果如所云，则女娲蛇身，即以蛇为图腾，又以蛇为文身之象，不特明其源又可推知其所施矣。

本文草成后读李济之博士《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于拙文所述，颇可会通。李氏于殷墟中发现一刻纹石像，论曰：

那满身刻纹的半截石像，无疑的代表那时文身的习惯。这种习惯，到后来只遗留于东南海岸的民族，大概这种习惯的起源，也是由那方来的。这是殷商文化含有南方成分的又一个证据。

又曰：

殷商的文化除了水牛、米，无疑为南方成分外，还有些石器的肩斧及一部分艺术如文身，均是南方的东西。

愚意殷墟之发现文身石像，或此艺术为亡国夏人之作品，犹殷人铜器之制作承自夏人也。且殷墟在大河之北，《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曰：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禹启复国，殷墟亦为夏族之领域，故殷墟中有此文身刻石，正是当然。吾人由李氏之言，益可证明文身之俗为南人特有之文化，蚩尤、鲧、禹、涂山女娲，其始皆为南人，故有此文身之俗也。

1940 年春季属稿，12 月底写成

跋

1940 年 1 月 2 日，雨庵兄出示其《蚩尤考》命读，余即受而恭诵一遍，乃喟然钦慕曰，雨庵兄每持人类学家犀利之观察，整理古代散漫之传说，将之组成极有趣之神话系统，用以说明历史上之事实，皆能洞悉其底蕴，发明其真相，道古人所不能知，而成一代伟业者也。今此《蚩尤考》文中，因蚩尤黄帝之战及鲧禹治水之事，而得考知蹴鞠之戏、咸池之乐、战神兵主之祀皆始于黄帝蚩尤之战；鱼龙曼衍之戏、大夏之乐、及水神龙王之祀皆始于鲧禹治水之传说。是雨庵兄于神话传说之外，更注意于游戏之历史，以为吾人若探索其源，颇可考得一部分历史事实，此又为他人所不能知，而为雨庵兄所独自抉发者也。其因蛇图腾熊图腾之考定，而提出夏史之新说，论及中国图腾社

会之三大系统，成此前古不解之发明，故颇慨于图腾社会史之不为世人所注意，乃振臂激呼，欲钩稽而探烛之，为中国图腾社会史之作，不久又将示我快读，拜受其益矣。

忆昔雨庵兄有《上巳考》之作，而启余为《妒神之小考》，有《傀儡考》之伟文，而启余为《营城子壁画考》之短论。今拜诵此文，又不禁有所触发，颇欲为古代铜器图样之考定。盖汉器带钩有作怪兽持五兵之象者，与蚩尤狰狞之状，造五兵之说正合。更推而上之，安阳出土物中多有与此象合者，此于蚩尤图象可得而考知者也。又古兵中有偃月之大刀，于其背有环，虺龙蟠绕作修蛇噬人之象，正与此文中所论窫窳之象合。更推而广之，可知古兵中每作虺龙文者，盖不仅取辟邪之意，且取杀伐厌胜之旨也，此与古戈内部所做鸟文，取啄杀敌人之象者，意正同也。至文中所引《山海经》关于窫窳传说之诸条中，有以窫窳为赤身牛状，与其他诸条说窫窳为蛇身人面者不合，颇疑乃因饕餮之传说而致误。就此诸点，可进而泛论古代铜器图象之一般，然尚无暇详考，不敢枉论，当别为文，求教于雨庵我兄也。

1940 年 2 月 1 日姚鉴读后敬识于蠡耻斋

（原载《中和月刊》1941 年第二卷第 4、5 期）

后羿传说丛考

——夏初蛇、鸟、猪、鳖四部族之斗争

一　引论提要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中没有再比羿的神话更为复杂分歧而有趣的了。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羿这个"神话",究竟是人间虚构的传说呢?还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呢?我们毫不踌躇地说羿的神话或传说是中国古代真正的事实,他和他有关联的诸人是当时各部落的酋长,他们之间的反复的战争即当时氏族社会各部落间的"蛮触"。这些部落虽进化有早晚之不同,但大抵是晚期氏族社会,他们所侵略的夏且早已进入国家,他们对于夏的侵凌一如其他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战争一样,这些进步稍迟野蛮部落的首君们便用图腾或图腾部落的名字当名字,所以有那些离奇古怪的名字。我们若是对于他们的社会进展加以剖析,则一切神怪离奇的传说皆化为平常的事实。所以对于他们之了解不但于中国图腾社会史乃至于整个的中国上古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对于世界图腾研究,我们用分析归纳的方法至少可以将中国的部分提供一些真确的材料或事实,将使世界图腾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

我们在这里急于陈述的就是当我们考证研究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link)的注意,这是一件颇为繁难的工作,但我相信这种研究对于整个问题的了解有大裨益。我们决不把他当做

一个个分散的事实来处置，我们要把他们在全体的互相关联之中找寻问题的解决，所以本文叫着“丛考”。我们若是把这些关联都发现了，其结果不是某一个单独问题的解决，而是一套事实的解决。从这种整个的、全体的大谐合之中，我们才敢说定这件事实的真实性。换言之，所有与羿有关联的人物在名称、意义、性质、时代、书本材料和民俗学的事实各方面都互相谐合而不矛盾，与历史的前因后果的关系尤不背违，这样我们才敢相信我们的“牛刀”并未解错。

其次，应该说明的就是为什么这些“事实”在后代都变成了“神话”。大体上作为“神话”的一般的概念是“不可解”三字，人们很聪明且很便利地把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统统归在叫着“神话”的一个范畴里，学者们常说那是“神话”不是“人话”，正如现在的政治家辟谣一样，说那是“谣言”不是“事实”。我们现代的人们受了近代政治的训练都会从谣言之中来寻求事实，同样地我们作历史的研究也应该从神话之中找寻人话。我们推求这种谣言的来源，大概是基于社会经济上的变革。从渔猎社会变到农业社会，从不定居的生活变到定居，人们在习惯上在心理上该起着如何重大的变化呀！从前依赖渔猎生活崇拜动物作祖先，现在依赖农耕生活、崇拜保有生产工具与技术的祖宗作祖先（先是先妣，后是先祖），这样便由图腾崇拜变成祖先崇拜。生活一确定，制度一凝固，习惯成自然，于是乎对于前一代就开始茫然了。经过长期的茫然之后，再经过由生活而规定的心理的惰性，人们于是乎开始对于古代事实“不求甚解”，而把它统统归在怪力乱神里而“子不语”了。这样，叫着神话的这个东西便解救了人们知识上的贫困和记忆上的矛盾。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古代的制度和古代的人物有时要像僵尸复活似地出现，这就是在口头传说上，在实物遗迹上，在迷信禁忌上等等活着的古代事物的遗留（Survival）。古人们依着自己的职业和嗜欲之不同对于这些“遗留物”各有所取舍。历史家便把那些稍微像样就是认为“经”的事实，写入他的史书里，集大成的著作便是《史记·五帝本纪》，再如《左传》上所载的关于羿与诸人的故事也

是经过同样的洗炼。文学家们因为这些传闻很可以帮助他们的想像，抑或加重文词上的修整润色，所以便用它们当做"典故"。这些作家们经过一阵子辛苦经营之后，我们的神话便有所附丽而无法淘汰了。你要删去这些不雅驯的谰言么？然而文学作品是无法肆其删削的，一删削这文学就不存在了，所以太史公也只可以删删"百家言"而成他的《五帝本纪》，但无法删《离骚》和《天问》。看起来史家所记载或保存的是传说的"雅"的一方面，文学家所记载的是传说的较"不驯"的方面，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怎样使这些"雅"与"不驯"结合，是怎样使历史的记载和文学上的神话"合拍"。假若"合拍"的话，我们各取其半便能很迅速地恢复历史事实的当初完整的真面目。

今以此方法为绳准对于本问题所得的知识撮要录下，以为读者寻绎的线索。夏初建国时，夏人不断地和东夷鸟族斗争，禹死以后，"益代启作后"，后来益被启杀了。启又和有扈（扈）氏大战于甘，伯益有扈皆是东方的鸟族①。继续这种战争的便是东夷的酋长后羿趁夏内乱时把夏灭了，其时是当夏太康、仲康之时。羿从山东古穷县（今德州）西侵以前，先平定了后方登莱一带的几个近亲部落，后顾无忧，才一心来西侵。作成这种侵略的动机的，大概为历史上所反复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斗争一样，大概夏在中国进化最早，其时是早已进入农业社会。羿到了河南以后，射死居住在今滑县古黎地的河伯，即以猪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后来才到巩县（斟寻）把太康赶走了而居有其地。河伯被羿杀死以后，河伯的近亲部落即也以猪为图腾的寒浞勾结羿的同族逢蒙又把羿杀了，自己便与羿所抢夺河伯的太太洛嫔结婚，洛嫔以鳖为图腾，其居地原在洛水一带，所以生了儿子叫着鳖（浇、豷、敖），鳖把夏后相所依靠的斟灌斟鄩灭了，并且杀死了夏后相。浞又与黑猪族的女子（玄妻）结婚，生了儿子豷。后来，夏的同族靡把浞杀了，少康把鳖杀了，少康的儿子把豷也平定了，这样

① 见孙作云《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族之研究》，载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二卷第三、四期。

又恢复了夏，所谓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更完结了糜烂中国数十年的蛇（夏）、鸟（羿）、猪（河伯及浞）、鳖（鼻）四族的战争①。其后又过数百年，夏始终为东夷所苦，到了桀时夏便被东夷之一的汤灭了，这样算是结束了三代首代的夏，而开始了殷代。兹为便利阅览起见，附表于后以资醒目。

二　后羿传说汇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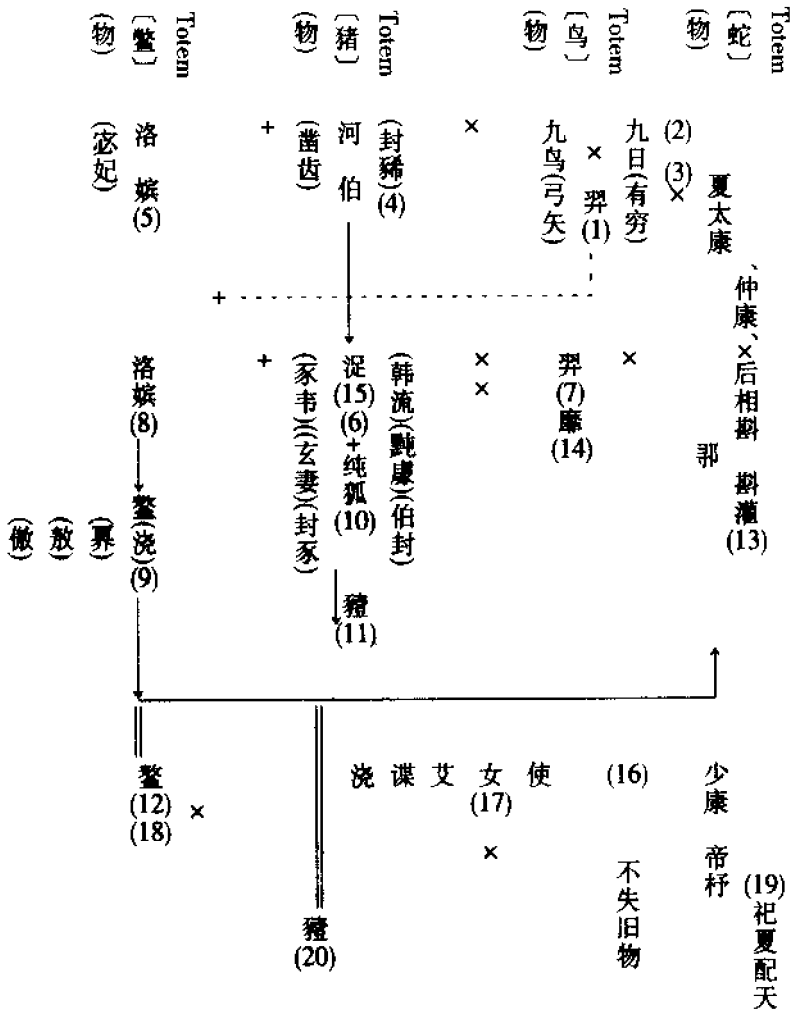
在说到正文之前，我们先将记载后羿传说的主要材料择要汇载于下：

1.《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对晋侯之言曰：

> 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杜预注：夏训，夏书；有穷，国名；羿，有穷君之号）。"公曰："后羿何如？"对曰："若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杜注：鉏，羿本国名）迁于穷谷，因夏民以代夏政（杜注：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伐〔代〕相，号曰有穷），恃其射也（杜注：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因，《汉书古今人表》柏作因，《史记正义》作'伯姻'）、熊髡、尨圉〔杜注：四子皆羿之贤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杜注：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卒。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杜

---

① 四族战争的年限，说者非一。邢昺《论语注疏》云："计太康失邦，至少康绍国，向有百载，乃灭有穷，而《夏本纪》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马迁之疏也。'"梁玉绳《史记志疑》说有百年，其言曰："自太康失河北，夏统中绝，其后少康灭寒浞中兴，乱几百年而始定。故观高贵乡公推尊少康优于汉高祖，则历代中兴之主当以少康为冠，乃《纪》、《表》全逸不言，直叙世次，若守成无事然。《索隐》、《正义》及《左传疏》皆讥史公疏略，信矣！而宋黄震《日钞》谓少康之事迁时已无可考，殊非，岂未检《吴世家》乎？不载《纪》、《表》而别出于《世家》，亦失所史之体"云云。但至少亦六七十年间事，观今本《竹书纪年》所载自太康以迄少康时各帝在位年代可知。



说明：×号表示战争，+号表示婚媾，括弧号表示别名，〔　　〕表示图腾，凡括弧内皆本文考证之资。箭号表示母子关系，数目字表示时间顺序。

注：夷氏），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杜注：内，宫人），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杜注：乐之以游田），树之诐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杜注：杀之于国门）。靡奔有鬲氏（杜注：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生浇（《论语》作'奡'《管子》作'敖'，《汉书人表》亦作'奡'）及豷，恃其谲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鄩氏（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处浇于过，处豷于戈（过、戈皆国名，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杜注：后杼，少康子），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穷之号）。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周武王太史），于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猎）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贪也）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2. 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越王勾践请成，伍员谏曰：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杜注：后缗，相妻）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忌〕浇能戒之。浇使椒（杜注：椒，浇臣）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有虞君也）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虞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载伍子胥之言略同。）

3.《楚辞·离骚》：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豕〕；固乱流其鲜终兮，浞

又贪夫厥家。浇(一作羿)身被服强围〔御〕兮(王逸注:强围,多力也),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王注:自此以上,羿,浇,寒浞之事皆见于左氏传。)

4.《天问》问夏事,首问禹与涂山氏事,次问启与益事,其后即问羿事:

(1)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王逸注:洛嫔水神,谓宓妃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

(2)冯珧利决〔玦〕,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悦〕?

(王注:冯,挟也;珧,弓名也;决。射韝也;封豨,神兽也。言羿不修道德,而挟弓射韝。猎捕神兽以快其情也。后帝,天帝也;言羿猎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犹不顺羿之所为也。)

(3)浞娶纯〔跪〕狐〔雇〕,眩〔玄〕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反〕吞揆〔拔〕之?

(王注:"眩妻"谓浞惑于其妻"纯狐氏女",不以玄妻为一词,误。)

(6)鳖〔鳖〕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

(王注"鳖,大龟也;击手曰抃。"《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鳖,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独何以安之乎?舟释水而陵行,则何能迁徙也。言龟所以能负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龟释水而陵行,则何以能迁徙山乎?"说迂曲。)

(4)惟浇〔鳖〕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王注:言浇无义,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与行淫乱也。言夏少康因田猎放犬逐兽,遂袭杀浇而断其头。)

(5)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王注：女歧，浣嫂也；言女歧与浣淫佚，为之缝裳，于是共舍而宿止也。……言少康夜袭，得女歧头以为浣，因断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

（7）汤〔荡〕谋易（＝夏）旅，何以厚之？覆舟斟邳，何道取之？

（王注：汤，殷王也，旅，众也。言殷汤欲变易夏众使之从己，独何以厚待之乎？误。“言少康灭斟邳氏，奄若覆舟，独以何道取之乎？”亦误。）

云按《天问》文义不次，错简甚多，以事求之，（4）（5）两章当在（6）前，（6）（7）两简及（3）（4）（5）三章事同文同，故应连缀；姑依旧文排列，而上标数字以示区别。

5.《淮南子·本经》篇：

羿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高诱注：猰貐，善名也；状若龙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凿齿，善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衔颔下而持戈盾。九婴，水火之怪为人害。大风，风伯也，能坏人屋舍。〔一曰鸷鸟。〕①封豨，大豕，楚人谓豕为豨也。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类。）羿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高注：畴华，南方泽名），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高注：一曰以缴系矢射杀之，青丘，东方之泽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高注：十日并出，羿射去九），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高注：洞庭，南方泽名；桑林，汤所祷旱桑山之林）。万民皆喜，置羿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

我们在以上引了五条材料，前两条是史传，后两条是俗说，当中一条是文学，在性质上关于羿的说话有善恶不同，在记载上有文野之分，然而这都非我们所措意。因为我们知道《山海经》、《楚辞》、《淮南

① 从俞樾校勘，引见刘文典先生《淮南鸿烈集解》。

子》是东方民族系统的书，而且又接近于民间俗说，故颇能得事实的真相，《左传》是西方系统的书，而且又是官书，故多死板板的记载。虽然，其所记载者亦皆一一有据，我们用民间的俗说来证明或解释《左传》的记载，换句话说，就是使史传与俗说合拍，换言之，就是看看正史记载和民间俗说是否一事，若是史传与神话或俗说完全谐合时，我们可由于这种谐合之中不但对于羿的及其周围人物的事迹可以完全了解，我们且可以更进一步由此钩稽出一种佚传的制度，即图腾制度。

三　本　　论

（一）羿名号解

首先解释羿得名之故，《说文》四上《羽部》曰："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从羽幵声。"又十二下《弓部》曰："𢍏，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从弓幵声。《论语》曰：'𢍏善射'。"二字一曰"射师"，一曰"射官"，又皆为诸侯，故徐锴《说文系传》曰："羿犹鬻也，古有穷之君名羿，一曰帝喾射官。"以羿与𢍏为一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羿与𢍏，古盖同字。"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也说："𢍏羿自是一字，从羽犹从弓也。"

我们在这里要问"𢍏""羿"自宋以后省作"羿"①，𢍏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一字从羽一字从弓呢？我们知道弓与箭为不可分离之物，羿字从羽即是从箭之意，因箭上有羽所以用羽以代箭。古时候善射的人往往中的饮羽，就是把箭竿上的羽翎都射进去了，这从以下的证明可以知道，《说文》说："羿，羽之羿风者。"《增韵》云："羽羿风，谓箭乘风而疾也。"《玉篇》："羿，羽也。"《洪武正

① 郑樵《通志》卷三云："臣按其字从羽从廾，廾即拱字，拱羽为羿，与伊尹之伊相类。伊以人从尹，以其人能尹正天下，伊与羿皆是指其人之名而制字也。"

韵》直谓"羿，从羽从幵，羽，箭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说"羿，羽奢风而上也。"①可见幵字之羽总是以箭为说。箭与弓同类，故其字又从弓，大概羿的本字就是善射之义，所以叫善射的人曰羿，寻至射官亦名之曰羿，人名官名都以善射为训，可见羿是一个公名后来变成一个私名，桂馥《说文义证》说得好：

> 羿字从羽，羽，箭也；古善射者以名其官，子孙世其业皆以为名②。

羿既以弓矢为名，而古书上又说羿善射。

>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卷十四《宪问》篇）

《左传》也说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襄四），《荀子·解蔽》篇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觭，善射"，空石即穷石，觭为羿之坏字，《离骚》、《天问》说他"射封狐"，"射封豨"，"射河伯"，《淮南子·本经》篇又说他为民除害，射死了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十日等等。《修务》篇至谓"羿左臂长而善射"③；《氾论》篇又谓"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孙诒让《札逸》云宗为"祭"字之假借，布为"醮"字之假借。宗布即《周礼》"党正之祭禁，族师之祭酺"，郑注云："禁谓雩禁水旱之神，酺者为人物灾害之神也。"是禁酺并为禳除灾害之祭，羿能除害，故托食于彼。可见羿因善射，死后托为明神。《山海经·海内经》云：

>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郭璞注云"言射杀凿齿封豕之属也"，与《淮南》所传为一事。我们从

---

① 以上参看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

② 《论语》邢昺疏引贾逵曰："羿之先祖世为先王射官，故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帝喾时有羿，尧时亦有羿，则羿是善射之号，非复人之名字。"以愚观之羿为通名，非专名，凡发明弓矢之东夷与羿同部落者皆可称羿。故假定尧时有羿，则此人亦不妨称羿，并无矛盾。

③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同。罗苹《路史注》云又见《随巢子》，但不见孙诒让氏辑佚本。

这里知道二事，一为后羿之系统属于东夷，为帝俊之后，帝俊即帝舜、帝喾、帝颛顼，而舜为东夷之人，孟子已言之。《山海经》说帝俊赐羿以赤弓素矢，即是说羿从他的先人承袭了传国的武器，亦即神器，弓矢。二是"羿以射道除害，扶助下国"〔郭璞注〕与《淮南子·本经训》所说羿为民除害"万民皆喜"，同是说羿是一位了不得的英雄，可见《山经》与《淮南》为一系统的书。这且不去管他。总之羿是善射的人，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墨子》《世本》及《吕氏春秋·勿躬》篇都附会说"夷羿作弓"，以羿为弓矢的发明人。

羿之得名取义乎弓矢，羿之国号亦然。

（二）有穷即有弓

羿国号曰有穷氏，见《左传》襄公四年引夏训曰："有穷后羿。"夏训据杜注说是"夏书"，想即《尚书》"虞夏书"之夏书。伪《古文尚书》夏书中为《五子之歌》当即敷衍旧文而杂以伪撰者。今迻录其序文如下：

>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序）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①。（歌词从略）

此即《离骚》所谓：

>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日〕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

---

① 羿有善恶不同之两种性质，故《淮南子·诠言》篇又云"羿死于桃棓"，高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说山》篇云"羿死桃部不给射"，高注"桃部，地名"，庄逵吉云"桃部即桃棓"，甚是。云案桃棓亦即季冬大傩时方相所秉用以驱鬼的"桃茢"，即"桃木棒"，至今乡里犹有以桃枝击鬼之习。"由是以来，鬼畏桃也"云云，可见中国之鬼多是图腾部落酋长的化身，生为大桃，死为巨鬼，在战胜者眼里观之，此皆不祥之物，非一打不足以使其统治巩固，天下太平，故中国早时所打之鬼多为亡国部落大君之化身，其义详见《傩戏考——中国古代游戏上所见之图腾遗痕》。

子用〔因〕失乎家巷〔閧〕①。

关于启五子内閧之事，说者不一，但观扬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时，大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閧〕"，似乎是说五子之乱是为了二女。这种情形是不是和殷王亥王恒淫于有易氏之女而起的变乱一样呢②？《墨子·非乐》篇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潜夫论·五德志》也说"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谓五观"。大约夏太康之失国，与夷羿之来侵，多少与有仍二女有点关系。又五观后封于今山东曹州府观城县。《左传》昭公元年云"夏有观扈"，杜预注："观国，今顿丘卫县。"卫县即今观城县，亦即夏后相所依之斟观为浇所灭者，说详后。

羿国号有穷，又见《论语·宪问》篇孔注，及《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水经注·巨洋水注》称之曰"穷后"，《路史》卷九注称之曰"穷羿"，可见羿之国号为穷。汉时别制"窮"字以为专名，《说文》六下《邑部》云：

窮，夏后时诸侯，夷羿国也。

段玉裁说："今《左传》作'窮'许所据作'窮'，今古字也"。可是羿的国号为什么叫做穷呢？关于这一点古今人无解说，我以为穷即弓，有穷即有弓，他的国号叫做"弓"（穷）正像他的名字叫做"羿"（箭）"鬻"（弓）一样，合国号与人名正是弓箭二字，这大概是因为这个民族以射见称，所以人名国号统统取义于弓矢。

第一，我们知道窮从躬声，躬又从弓得声，其声母本为弓，所以说有穷即有弓，在声音上是可以通的。恰巧《说文》十二下即以穷训弓：

---

① "夏"为日字之误，说详闻一多先生楚辞讲授笔记，师云："本经下云'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与本章'夏康娱以自纵'，语气文法全然一致，彼章注云：'康，安也'，则此章之康娱，不能注云'夏康，启子太康也。'王注误。且《墨子·非乐》篇云：'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於饮食'，是启本有康乐之传说，则非太康明矣。"又曰："用，因也；失字衍文，巷即閧之假借字。"

② 说详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清华大学研究院讲义，北京来薰阁有石印本行世。

弓，〔穷也〕；以近穷远〔者〕，象形，古者挥作弓。《周礼》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质；夹弓庾弓以射干侯鸟兽；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凡弓之属皆从弓。

段注本补"穷也"与"者"三字，云："补此二字以叠韵为训之例也。"桂馥《说文义证》也说"以近穷远者，弓穷声相近。"我们依赖前儒们的启发，一下子就可以转到有穷氏即有弓氏的结论了。

第二，穷、穹、弓三字古书通假，《说文》六部："穹，穷也，从穴弓声。"刘熙《释名》则谓："弓，穹也，张之穹隆然也。"穹隆为 k-l-复辅音古语，所以形容物之高起浑圆状，故蒙古包古人谓之"穹庐"，《史记·天官书》曰"百夷之气如群畜穷闾"，《索隐》引邹氏云"一作弓闾，《汉书·天文志》作弓字，音穷"，案今本《汉书》正作"弓"字。穷闾一作"穷庐"，最有名的《敕勒川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我们在这里应该补引前人的成言以自重，《说文通正》曰：

《论语》：吾党有直躬者，躬，郑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又"穷庐"，《史记》作"弓庐"，《白虎通》："弓之古言弓（穷）也"又《太邱长陈伸弓碑》弓作躬，是躬弓穷通。

躬、弓、穷、窮既可通用，则有穷当然也可以说是有弓。

第三，古代国君之名往往与国号同义，这是图腾社会部落酋长之名及部落之名皆与所崇拜的图腾为一物的制度所沿袭下来的，图腾社会崇拜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及人工物作图腾。此部落即用图腾之名为名。部落酋长在后期氏族社会中渐渐以其特殊的天才与能力取得了地位，在这时候惟有酋长才足以代表部落，所以他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字，也就是图腾的名字。更向后推，由部落酋长进为王，由渔猎图腾部落社会进为农业宗法统一的王国，这些图腾及部落之名就着实地成了王的姓或氏了，这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很明显，如禹以蛇为图腾，即以蛇为名号，所以《说文》说"禹，虫也。"①帝俊帝喾

① 详见拙著《蚩尤考》，《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

以鸟为图腾，同时又以鸟为名，俊即“鵔”，喾即“鹄”①，启即夔，夔为夔龙，为图腾名又为人名而夔即夏字，又为国号②。羿之得名取义乎弓矢，与羿之国号为穷（弓）而羿又善射，其得名之故正是沿着同一的制度，所以我们在这里姑且假定羿为东夷鸟与日为图腾的大部族中的支族，即兼以弓矢为图腾者，这是图腾社会中联合图腾（Associated Totems）的制度。这种得名，不能叫做姓，应该叫做氏，因为凡中国之姓皆是原始的图腾，而氏则有以职业的分化而得称者，所以有穷后羿，有穷是氏而不是姓③。《帝王世纪》说：

> 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姓何先，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

这话虽是后人的揣猜，但他的怀疑是合乎民俗学的事实的。在我们看来，羿为东夷十夷中之一夷，假若他有姓的话，应该以广泛的夷人的姓为姓。故孙奭《孟子音义》上谓“羿，夷姓”，虽未说明羿究竟姓什么，但这消息是已经可以透露出来了。

（三）说羿为东夷之酋长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证明羿为东夷之君：第一、羿称“夷羿”，见《左传》襄公四年：一则曰“夷羿收之”，再则曰“在帝夷羿”，前称曰夷，后称曰“帝”，知羿为东夷之大君也。《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吕览》曰“夷羿作弓”，又《顺民》篇曰：

> 蚩尤、夷昕〔羿〕，下至周厉、幽王、晋厉、宋康、卫鹤、楚灵之属，皆有灭亡。

夷昕即夷羿之坏字，以羿与蚩尤、周厉比，可见亦以羿为古代的帝王。第二，羿一名仁羿，《山海经·海内西经》：

---

① 详见拙著《飞廉考》。

② 详见拙著《夔夔考——中国铜器花纹中之图腾遗痕的研究》，载《中和月刊》第五卷第一、二、三期。

③ 《左传》襄公四年说“羿，夷氏。”亦不言其姓。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夷〕羿莫能上冈之岩。郭注：非仁人及有才艺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冈岭巉岩也。

郭注以"仁羿"谓"仁人及有才艺者"，实误。"仁羿"即"夷羿"也。金文夷通作𠂤，亦作𠂤见《兮甲盘》南淮夷之夷字。𠂤即人，𠂤即仁，一人二人字本无别也。人亦即尸字，故仁亦作𠂤即古夷字。《说文》"𠂤，古文仁"，《汉书·地理志》颜注"𠂤，古夷字"，《孝经》"仲尼居"，《释文》"居本作𠂤，古夷字也"，《汉书·樊哙传》"与司马𠂤战砀东"，颜注"𠂤读如夷同"，《尚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郭煌写本作"𠂤"。可见仁即夷，仁羿即是夷羿。一方面又因为仁即夷字，故《说文》"羌"字注曰："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这种说解即是基于夷仁一字而发的。夷即仁亦即人，所以甲骨文的人方即夷方，人字是东方民族的专称，并且从声音上说，至今山东人犹读人仁如夷同。第三，羿姓偃，偃即鹞，或燕。《水经·河水注》：

大河故渎，西流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咎繇后。

故《路史后纪》卷十四《国名纪》径以羿为偃姓。按羿为咎繇后是有根据的，我们看《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面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之子启而辟居箕〔嵩〕山之阳"，其后即"启代益作后"（《天问》语），和有扈氏打了一仗把益杀了，等到儿子太康又为羿所逐，看起来皋陶、益、"有扈氏"、羿是一个系统的，皆东夷民族之酋长以与中原夏人为难者。而《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又引《括地志》云："光州固始县本春秋时蓼国，偃姓、皋陶之后也。"又引《太康地志》云："蓼国、先在南阳故县，今豫州鄝县界。"我们从这些地名的迁徙上，可以知道皋陶原为山东曲阜的夷人，后来才荐居中州。皋陶姓偃，偃即鹞字，亦即"燕"字，燕即玄鸟，而东夷之殷以玄鸟

为图腾，《诗经》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①。一方面，《山海经》又说皋陶是孟鸟②，可见咎繇为东夷以鸟为图腾是绝无问题的。后羿为皋陶后，则当亦为东夷，且亦以鸟为图腾。第四，羿的故国据《水经注》说在平原鬲县，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当在今山东济南府德州北”，可见羿确为东夷之人。此处的鬲县或鬲津，即《左传》襄公四年所说羿被家众所杀以后，“靡奔有鬲氏”之鬲，“靡自有鬲氏收二国（斟灌、斟鄩）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看他在羿被杀以后，奔回羿的故国，大约是为羿复仇，所以吕思勉先生说：“靡盖有穷之忠臣，非夏后氏之遗老也。”③羿之由东徂西，其路线与皋陶伯益同，皆由山东以人河南者，这民族到了河南以后，才射河伯，妻洛滨，代夏而有天下。《夏本纪正义》引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既言曰迁，则非其故国矣。第五，羿善射，羿之名与国号又皆取义乎弓矢，而东夷之人自古以来即以善射称，《说文》十下《大部》：“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段注本作：“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大即人，弓者，段注云：“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之类也。”按段注所云本于《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载陈湣公见为楛矢所杀之隼，以问孔子之事，

> 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殷，通道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

其在后世，

> 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

我们虽不敢说后羿也是肃慎氏之族，但弓矢为东夷民族之共同的发

---

① 详见拙著《鸟官考——中国古代鸟族之研究》。

② 详见拙著《皋陶考》。未刊。

③ 参看吕思勉先生《先秦史》第八章第一节，上海开明书店 1941 年版。

明，在器物剑作上及文化阶段上属于同一系统，则无疑问的。第六，在最后我们还想谈一谈羿的问题，以明羿的民族。《左传》襄公四年说羿为其家众杀，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被杀于穷门。《左传》未明说杀羿的家众为何人，但《孟子·离娄》篇：

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於是杀羿。

《荀子·正论》篇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又《王霸》篇"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①逢蒙即蜂门，逢蒙学射于羿当是后人人情的揣测和附会，其实逢蒙即羿的同族，本传所谓"家众"者是也，他杀了羿等于同室操戈，所以本传说"家众杀而烹之"。我们再看据说为羿的贤臣有武罗、伯因、熊髡、龙圉四人，武罗即《山海经》中《山经》之神武罗②。伯因、龙圉、我想即是逢蒙，蜂门的音转，总之是羿的同族是无疑问的。又意逢蒙亦即左襄四年之"伯明氏"，伯明、逢蒙实亦一人。伯明逢蒙与羿同族，当然羿的敌人寒浞，也是伯明氏的共同敌人，所以《左传》说"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谗子即是乱臣，则伯明者夷羿之同族，非寒国之国君，杜注疑误。

（四）说羿射九日即灭九夷

古书上说东夷有九种，《论语·子罕》篇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

① 逢蒙之名《荀子·富国》篇、《庄子·山木》篇作蓬蒙，《吕览·听言》、《史记·龟策传》、《集解》引《七略》作逢门，《汉书·艺文志》作逢门，《人表》作逢门子，《淮南·原道》作逢蒙子，参看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八。罗泌《路史后纪》卷十四《夷羿传》亦以杀羿之家众为逢蒙，云："八年将归自畋，逢蒙以桃格杀之，家众享之。"

② 《中山经》云："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部，是多驾鸟，南望墆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累蒲卢，魋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青要山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三十里，《水经注》云新安青要山今谓的强山。"

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宋邢昺疏曰："案《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又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丽、四曰满饰、五曰鬼夷、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我们可以说前者为狭义的九夷，后者为广义的九夷①。《后汉书·东夷传》曰：

> 夷有九种（李贤注引《竹书纪年》曰：后芬发即位三年，九夷来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李注引《竹书纪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遥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李注引《竹书纪年》曰：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李注：《左传》曰仲尼学鸟〔官〕名于郯子，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信也。）

我们看这段记载大致是可信的，除了畎夷疑为犬戎之误以外，于夷即《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之嵎夷，《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蔡沈注引薛氏曰"今登州之地。"阳夷即以太阳为图腾之夷，若帝颛顼为高阳氏，高阳即太阳也。阳夷亦即太皞少皞之族，太皞（皓）即太阳，少皞（皓）即月亮，所谓日母月母之国。风夷即风夷，《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对昭子曰：

>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我想风夷即郯子所说的风鸟氏；玄夷即玄鸟氏，赤夷即丹鸟氏，黄夷即伯赵氏，伯劳为黄鸟。我们看郯子所说的五鸟之中有四鸟和九夷

① 参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7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的四夷相吻合。只有一个青鸟没有着落。我想青鸟氏即九夷中的于夷，因为于夷在青州，青州之得名殆即因青鸟氏居此之故。他若方夷白夷，当亦与诸鸟氏相同，以羽毛颜色来区别的。我们知道图腾社会的习惯以动植物为图腾，在一个大的部族之下，又用图腾物的颜色羽毛等特征来区别为许多支族，如狗族之中有花狗（槃瓠），红狗（赤狄），白狗（白狄），黄狗（环狗）等是。鸟族在一大的部族之下，又用颜色来分为以上若干支族。一方面，我们可以确知东夷以鸟为图腾。

夷有九种，而古时自羿灭九夷，此虽不明载于史书，但我们从事情的前因后果中可以推测出来的。太康失国以后，羿一时代夏而为共主，所以《左传》襄公四年载虞人之箴称羿为"帝羿"，《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帝王世纪》称之曰"羿帝"，这时候政令皆由羿出，倘有征伐之事，当然也是羿的事而非夏后之事，其理甚明，无待辩证。这种线索我们可以从伪古文尚书《胤征》中得到，《尚书·胤征》曰：

>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序）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这篇文章，文词肤浅，不合古制，是后人的伪托。但这种伪托是有根据的，所根据者何，我以为即是根据羿征九夷之事。我们要牢记，这时代是仲康，是夏为羿所灭时，这时候"羿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杀羿，必是羿握其权"（孔颖达《尚书疏》语），倘有征伐，一定是羿的事

而非仲康之事。我们知道羿为东夷，即人方，羿又姓偃，即燕，则胤侯殆即后羿。胤（一作允）即人，亦即夷或殷字。胤后既然有了着落，则为羿（胤）所伐的羲和必即羿所伐的九夷。果然，我们在下文中证明羲和即《山海经》上生十日的羲和，为东夷十日部落即以日为图腾的部落的共同的先妣，其本身也是一日，亦即一日，而羿伐九夷与羿射九日为一事，则羿（羲）征羲和当然也就是羿伐九夷之一夷了。

《尚书·胤征》一篇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篇的解释真可以说是集讼纷如①②，我们想不到他的出处原在这里。并且左氏昭公十七年传：

> 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

即今《尚书·胤征》篇之片简，可知古文尚书确有此一篇。我们藉着它的帮助，可以考知羿灭九日之事。

羿征九夷除《尚书·胤征》之外，又可于古本《竹书纪年》见之，《纪年》说仲康之子后相居帝邱，"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③ 郑樵《通志》也说"然相之世，政出于羿"，可见这些伐东夷的事也是羿的事。今本《竹书纪年》说"八年，寒浞杀羿"，则夏后相八年以前的事皆是羿的事了。

羿灭九夷又可于神话之中证成之，古书上说古时天有十日，羿射其九，除《淮南子·本经训》所载见前引文之外，又见于《楚辞·天问》：

> 羿焉彃（说文：彃，射也）日，乌焉解羽？（王逸《章句》曰：《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

---

① 参看拙著《禼契考——中国古代狗族之研究》，1941 年 1 月《中原新潮》第一期。

② 详见崔适《夏考信录》卷二见《崔东壁先生遗书》，北京文化学社铅印本。

③ 本文所据之古本《竹书纪年》乃据朱右曾辑录王国维后补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 36 册，上海商务印本。

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山海经·海外东经》郭注引《归藏·郑母经》曰：

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

焦赣《易林》：

十鸟俱飞，羿射九雌。（《履》之十）

郭璞《山海经·图赞》：

十日并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阳乌。

十日之中被羿射掉了九个，所以现在才剩了一个日头。我们用常理来推测，这事情是可能的么？难道说天上真会有十个日头么，疾虚妄的王充便曾致疑过，他在《感虚》篇上说：

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云按'尧'字应作'羿'）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虚也。夫人之射也，不过百步，矢力尽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万里数。尧（羿）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尧之时，天地相近，不过百步，则尧射日，矢能及之，过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射得之，犹不能伤日，伤日何肯去？何则，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从旁射之，盛中，安能灭之？地火不为见射而灭，天火何为见射而去？……则知射日之语，虚非实也①。

这话诚然说得有理，但是我们知道"神话"多是"人话"的反映，"神事"亦即"人事"的伪传，所以羿射九日的神话一定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定是有所有而发的。我想东夷以日为图腾，日即夷，夷亦即日，故羿射九日即羿灭九夷。羿射九日的神话就是羿灭了九个以日

① 参看黄晖氏《论衡校释》，民国二十八年商务刊印本。

为图腾的历史的讹传①。我们在这里很巧妙地把神话和历史合拍，因而知道这种神话虽查无实确，然事出有因了②。

可是为什么又说是十日呢？我想羿所射的九日，即九夷，而他本身也是一日，即一夷，合前九日则为十日。羿之为夷说见上章，十夷，记载亦见于《后汉书·东夷传》："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此蓝夷加上畎夷、于夷等九夷，恰为十夷。夷为十夷，而夷人以日为图腾，又可于羲和生十日之神话证成之。

（五）羲和生十日与羲和之官

《山海经》说羲和是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东经》云：

"东南海之外③，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④。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帝俊就是帝舜，郭璞已言之，《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郭注"水状似土坛，因名舜坛也"。经曰

---

①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说苗民保存许多东方的神话，如苗人言古有十日，后来不知何故，十日并出，禾稼焦枯，"国王十分忧虑，就召集许多聪明的人，商量怎样办理，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请一个有名的弓箭手，将天上的太阳射去。他来了，他成功了，他把九个太阳都射落了。可是他在第十次正弯弓搭箭的时候，那第十个太阳竟飘然逃去，躲在山后。这最后的和仅存的一个太阳，被吓到心胆俱碎，从那天起，不肯再走出来，以后就满天黑暗"，国王请狮子，牛去请，太阳都不出来，最后被公鸡的啼声所诱惑而请了出来，徐氏说："苗人神话中的九日被射，一日逃走，显然是有九个夷王屈服，而一个夷王远逃，或指九个夷王屈服，而中原王室复兴。"按苗人有羿射九日的神话传说，可见此传说之早而有据。这样古书记载在民间传说上给找到了证据。

② 郭璞《山海经注》对于此条的解释颇费苦心，然归结曰："若揆之常情，则无理矣，然推之以数，则无往不通。达观之客宜领其玄致，归之冥会，则逸义无滞，言奇不废矣。"但其解释仍不彻底，故无意见。

③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北堂书钞》一四九引无'南'字。"

④ "六浴日于甘渊"今本作"六日浴于甘渊"，从郝氏《山海经笺疏》校订。

"俊坛",而注曰"舜坛",是以帝俊为帝舜。《大荒南经》:"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郝懿行笺疏云:"三身国姚姓,故知此帝俊是舜矣。是郝兰皋亦见及此。"我们在这里不但知道帝俊即帝舜而且从"帝俊妻娥皇"还知道羲和亦即娥皇,羲娥同音,和皇双声也。羲和是十日之母,我们用常识来判断,难道说女人真能产生十个日头么?这当然是不会有的事。

郭璞注曰:

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日〕数十也。

他的意思是说此十日乃羲和的儿子以日为名,非真生十日。这个解释是有几分道理的。不过这种命名不是后代的命名,而是图腾社会的命名,即以图腾之名为人名。我以为羲和是以日为图腾的部族的先妣,就是那遥远的遥远的日族女老祖宗,她生了十个儿子各以日为图腾,即以日为名。后人不知道这种说话源族古代的图腾信仰乃讹传而曰羲和生十日。这种说话乃是古代图腾信仰的一种蜕壳,我们从这个神话之中可以考出古代日部族的图腾制度。

我们还可以从羲和神话之其他枝节之中,推知此族以日为图腾。《山海经》说羲和"浴日于甘渊",郭璞注说"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也"。此族既以日为图腾,则"浴日"或"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以效其出入之状,就是对于图腾物的一种法术的崇拜。我们知道崇拜图腾的民族对于图腾物皆备致礼敬,其目的在求图腾的繁殖,并使自己与图腾同体化,因为图腾物的繁殖就等于他们自己的繁殖。自己若分得图腾的神力,便可以法力无边,与"物"一体而职司此种祭祀的多是这一族的酋长,羲和为日母之国,即日图腾部落的母后,若有这种祭祀,当然应该由她来主持,久而久之,便成了专门职司天象的羲和之官,郭注说:

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其后世遂为此国,作日月之象而掌

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也，所谓世不失职耳。

郭注用《尚书·尧典》上的羲和之官来释《山海经》上的羲和真是对极了。案《尧典》曰：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乃命羲和钦（敬）若（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敬）宾（导）出日，平秩（序）东作（农事）。日中〔春分〕星鸟（南方朱鸟），以殷（正）仲春。厥民析（分析就功），鸟兽孳尾（交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化），敬致。日永（夏至）星火（苍龙），以正仲夏，厥民因（在田），鸟兽希革（脱毛）。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送）纳（入）日，平秩西成，宵中（秋分）星虚（玄武），以殷仲秋，厥民夷（平），鸟兽毛毨（更生毛）。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改岁），日短（冬至）星昴（白虎），以正仲冬，厥民隩（室处），鸟兽氄（细）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羲和之官，当然是生十日的羲和所演化，不用说在名称上二者全然一致，并且郭璞用《尧典》的羲和来注《山海经》的羲和，当然以二羲和出于一源。这一源是什么呢？我想即日部族的图腾崇拜。我们看《尧典》上说羲和"寅宾出日"，就是先欢迎日头的出来，又说"寅饯人日"，就是欢迎太阳的没落，这种必恭必敬的样子当然就是日母羲和老先妣祭祀图腾物太阳所留下来的规矩。《山海经·海外南经》又说：

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

此司夜之神大约因为恐怕太阳到了夜里再不出来，所以鹄候日出，并且此十六神之所居在羽民东，羽民就是鸟夷，《楚辞》所谓"仍羽人于丹邱兮"，羽人飞仙即此鸟夷羽人的演变。丹邱或即《左传》昭十七年郯子

所谓丹鸟氏所居之地①②③，亦即九夷中的赤夷，总之去嵎夷（礼日之处）药夷（祀月之地）不远，这些都是东方鸟族祭祀图腾物制度在神话上的遗留。这些宗教祭祀官——其先即是女酋长自兼——天天研究日出的早晚，星辰的变化，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专门的知识。等到渔猎社会被农业社会所代替时，这种图腾崇拜着实地变成了专门学术，由亟秋之欢的宗教官掌之，此即羲和主历之官。农业的进行尤仰赖于天时的早晚，气候的寒燠，所以这种学问更加速地发达，这样便成了后代的天文学了，所以我们不妨大胆的说天文学是中国人自创的一种学问，而这种学问的起源便是起于东方鸟夷的图腾崇拜。

羲和之官亦即《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的少皞氏的鸟官。我们由于羲和之官为鸟官这一点，更可以证明天文学是东方鸟夷崇拜图腾物所弄出来的学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山海经》记少皞国的地望在日渊得知。《大荒东经》曰：

> 东海之外大壑（郭注：《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离骚》曰降望大壑），少昊之国（郭注：少昊、金天氏，帝挚之号也），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有甘山者，甘水出焉（郝氏义疏曰：甘水穷于成山见《大荒南经》），生甘渊（郭注：水积则成渊也）。

此甘渊甘水在少昊之国，而羲和浴日于甘渊，可见羲和亦即少皞氏。《尧典》说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嵎夷在登州，而《山海经》此条云甘水穷于成山，成山在登州东北角，可见嵎夷与甘渊一地，则羲和亦必与少皞为一族，此其二。嵎夷即九夷中的于夷，羲和少皞皆居其地，可见皆为东夷之人。并且《山海经》此条又云"有羽民之国，

---

① 王国维、郭沫若、杨宽先生皆以喾、舜、夔为一人，详见杨氏《中国上古史导论》第七篇《舜与帝俊帝喾大皞》所列引，附载《古史辨》第七册上编，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印本。

② 参看拙著《九歌湘神考》，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至四期所载。

③ 见拙著《羽民考》，未刊。

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郭注说生卵即卵生，更可以证明此民族之属于东夷玄鸟生子的系统。（羽民说已见上）此其三。《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礼古代的八神将，八神将创自远古，其中有日主，祀日于成山，想即源于羲和浴日于甘渊的古老的传说，此其四。《尧典》上说羲和之官下有四叔，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以分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大节。编《尧典》的人知道这四分历有专人掌管，但又没有适当的名字，所以把羲和一词，分成四名。其实，这四个官名是有着落的，此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说的玄鸟、伯赵、青鸟、丹鸟。（原文见前引）杜注：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鸽鹬也，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鷩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我想羲仲就是玄鸟氏，羲叔就是伯劳氏，和仲或即青鸟氏，和叔或即丹鸟氏，羲和四叔即此四鸟，明主时之官即鸟官。四叔既有了着落，那么为历正的凤鸟氏，殆即羲和了。羲和为大凤亦即大风，所以《尚书》上有胤（羿）征羲和，《淮南子》上说羿缴大风子青邱之泽。书传上有什么，神话就有什么，二者完全谐合。不用说青邱即古青州，为青鸟氏之所司，与羲和凤鸟所居之地非遥。羲和主时之官下有四叔，少皞凤鸟历正之官下有许多鸟官，犹之乎羲和为日母而生十日。十日、四叔、众鸟官，看来都是一种东西的变相。即东夷之人以日为图腾又以鸟为图腾，因祀其图腾而祀日发展为主历之官，又因以鸟为图腾故又谓之鸟官，此即少皞氏以日为名（皞）而又以鸟名官的原因也。附表如下

鸟官（图腾）	九夷（种族）	历官（祭职）	神　话
凤　鸟	凤　夷（日） 阳　夷（日）	羲和　为历正	大　风
玄鸟（燕）	玄　夷（日）	羲仲　司春分	
黄鸟（伯劳）	黄　夷（日）	羲叔　司夏至	
青　鸟	于　（嵎）夷 日主	和仲　司立春	

丹　　鸟	赤　　夷(日)	和叔　司立秋	羽人丹邱
	白　　夷(日)		
	方夷(?)日		
	蓝夷　羿? 日		
	畎夷(误)日		

东夷之以鸟与日为联合图腾,又可于神话中得其迹象。

(六)"日中有踆乌"为东夷之联合图腾

在中国连小学生也知道"金乌"这个典故,金乌就是日头,所谓"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就是指太阳西下,月亮上升之事。把月亮比着玉兔,许是蟾蜍的一种音误,与本问题无关,且不管他。"金乌"这个典故,我们先在这里考察一下。

《山海经·海外东经》:

>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于乌〕。

《大荒东经》: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蓱摇颛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芣。有谷曰温源谷(郭注:温源即汤谷也),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注:言交会相代也),皆戴〔戴〕于乌(郭注:中有三足乌)。

《淮南子·精神训》云:

> 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云:踆,犹蹲也,谓三足乌。

《初学记》卷三十引《春秋元命苞》云:

> 日中有三足乌者,阳精,其僪呼忽也。魏宋衷注云:"僪乎,温润生长之言。"

传世汉画像石,如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室画像中之日象即画一圈日,中有乌,即是这种神话具体的表现。我们要问日中为什么有三足乌呢?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春秋元命苞》说:"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者,阳精也。"我们看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在这里有两个问题

亟待解决，一即日中为什么有乌，二即此乌为什么有三足？关于第一，日与乌的观念的联合，可以从日与鸟的联合得到解释。古代埃及的太阳神 Ra. 上附鹰头，傅瑞则（Sir G. Frager）说日与鹰之合一，就是因为人们把日头当做飞翔于天空中的鹰。又 Olcott 氏也把此事解释为古人对于日与鸟的同一视之故。在印度圣诗 Rig-Veda 中，呼日为 Patasiga（鸟）Hausa（鸭）等，也是同一的道理。在其他未开化的民族之间也有这种说话。我国古人把日头和鸟联在一起，当也基于同一的心理。《山海经》说十日皆载于乌，好像是说太阳的运行是因为有乌在下面驮着，所以能飞，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不合理似的，但其实甚为合理。因为圆圆的一个太阳，像是一个金盘子一样，又没有翅膀，又没有尾巴，它怎么能飞上天空呢？天空有鸟，在不断的飞翔，并且太阳初出之时，晨鸟乱飞，这种同一在天空中飞行，同时在早晨向天上飞起，思想简单的人便以为这其间之关系一定是有了什么联系。于是乎他们便猜想太阳的运行由于有乌驮着，在其先一定是指普通的鸟而不限于乌，其后不晓得怎样因缘附会便说是乌鸦驮着太阳更说乌鸦蹲在日头里而去了。我在这里之所以喋喋不休，不仅是要解释日中有蹲乌这一问题，而且还要解释崇拜鸟图腾的人为什么又以太阳为图腾，或崇拜太阳图腾的人为什么又以鸟为图腾这一事实。如少皞以日（皞氏）为名，为什么以鸟名官，后羿以鸟为图腾，为什么又射日，而射日之后为什么九乌皆死，从日头突然又拉到乌的身上。原来这种称谓的分歧或神话的纠缠是基于一元的，皆起于东夷民族以鸟与日为共同图腾之故。至于埃及人崇拜太阳，实即崇拜鸟，因为此乃以神鹰 Horus 为图腾，故其所想像的日神有鹰头，与埃及王的雕像背后有鹰头一样，皆基于同一的信仰。第二，这乌为什么三足，我想纬书的解释一定是不可靠的，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但九为阳数（单数）之极，为什么不可以说日中有九足乌呢？我想日中有乌的传说本来是起于图腾信仰，这种乌根本是神鸟不是凡鸟，所以说这乌三只脚，以示其与众鸟不同。或三足乌是三个乌支族，即以乌为图腾的三个支族特别强大，故说日中有三足乌

乎。又《山海经》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疑三身之国或即此三足乌，因为帝俊是东夷民族共同的上帝，娥皇（即羲和）是东夷共同的先妣，不过这事不详不能确指。

到了后来，三足乌成为一种祥瑞，如《东观汉记》所载孝章帝元和二年，“是年凤皇见肥城窳亭槐树上，三足乌集沛国，白鹿白兔九尾狐见”，“三年，代郡高柳乌生子，三足”，又“章帝时，凤凰见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九尾狐，三足乌，……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云云，则与其他图腾动物如龙蛇、龟鳖、凤皇、麒麟同，皆与原始的信仰降为迷信的崇拜，皆由图腾神物变为祥瑞，其发展的路径是取着同一的步骤的。我们从这里，更可以相反地推求它的图腾意义的来源。

（七）羿妻常娥即月娥

羿既为东夷以日为图腾，恰巧，他的太太便以月为图腾，他们俩的结合就是日月两图腾的互婚。《淮南子·览冥》篇：

>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高诱注曰：恒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太平御览》卷四引张衡《灵宪》：

>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李淳风《乙巳占》引《连山易》曰：

> 有冯羿者得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故筮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无怒无惊，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

《文选》卷十三谢希逸《月赋》注引《归藏》曰：

> 昔常娥以不死之药奔月。

我想把羿和西王母联结在一块的是从汉朝西王母的传说特盛时起。其先，羿是东方的大帝，西王母是西方的女皇，二者是各不相谋的，这

是神话传说在后代混杂糅合之一例不足为训的。但羿妻姮娥却有一个古老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在常羲身上。原来，恒娥之作常娥，乃因汉人避文帝讳，所以才改恒为常，犹之乎恒山郡改为常山郡一样。恒既为常，而娥亦羲字，故恒羲改为常羲，又作常娥。然则恒娥就是帝俊之妻的常羲。《山海经·大荒西经》曰：

>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郭璞注曰："义与羲和浴日同。"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曰："按《史记·五帝纪》云'帝喾娶娵訾氏女'，《索隐》引皇甫谧云'女名常羲也'，今按常仪即常羲，羲仪声近。"其说甚是，因为帝喾亦即帝舜，当然常仪，就是常娥。只于恒娥之得名，据刘师盼遂先生的考订，即月娥二字之演变，刘先生说：

> 恒字古止作亘《说文·二部》恒古文作𢎘，从古文月，《木部》𢎘古文桓所从之舟为从月之讹，𢎘亘本一字也。甲骨中有诸字，先师王先生释为恒字，盼遂案：此即古月字也。篆文月字圆匡中有二笔，即此上下之二，而移植之耳。新月残月，皆如挂弓，二者所以表弦，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云："恒，弦也"，实则恒即月也。如月之月，古人自有此复文，金文中《不𡢁敦》之田十田，《乙亥敦》之玉十玉，则此例矣。亘字既明其为月，则亘娥为月娥无疑，月娥即月神矣。后亘字涉下文之娥遂跨女旁，非其朔形然也。谓之娥者，仍古时以月为太阴之意耳。……

愚以为姮娥之得名，固由于月娥，然月中有神女这个思想却是出于古代的图腾信仰。这个神话或传说是由两件事实讹变而成的：第一，就是古代图腾社会有以月为图腾者，相信其先人出自月，对月加以崇拜，故有"浴月"之事，浴月亦如浴日，皆是对于其图腾物的一种宗教祭祀的法术行为。第二，这时期为母权社会，女酋长以月为名，与月为一体，故其先妣之名曰月娥，寻演变而为月中的女神。这种演变，我们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求其迹象，在神话传说及古代制度上也可以得其暗示。如上所说，帝俊妻曰常羲，帝羿妻曰常娥（二常字皆亘

字），而常羲就是常娥，这表示什么呢？这不是说舜的太太就是羿的太太，而是说常羲或常娥是一个共名，凡是以月为图腾的女子皆可以名曰常羲或常娥，这种制度充分地显示人名之为图腾的共名，而月娥之月为图腾由此更可以证实。并且帝俊即帝舜，是东夷的上帝，当然也是羿的祖宗。这与他们的太太皆以月为名，尤其是"合拍"，大概舜（太皞）羿皆以日为图腾者，他们和月图腾的女子结婚，所以在后世才留下这样一个艳传的故事。

常羲又名为女和，《大荒东经》曰：

>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鹓，北方曰鹓，来之风曰狻〔鹓〕，（郭注：言亦有两名也，音刻。）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郭注："言鹓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间错，知影之短长。"

我们看这女和名鹓，即鹓。《说文》虽无"鹓"字，而鹓即"鹓雏"，《庄子·秋水》篇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文选》司马长卿《子虚赋》："鹓鸡孔鸾。"可见女和是以鸟为名的。鹓一名狻，意为"鹓"之误字，《说文》无鹓字，《玉篇》有之，曰："鹓鸡鸟，自为牝牡。"可知鹓是一种怪鸟，总之，月母女和之名无论为鹓为鹓皆取鸟名，犹之乎少皞以月为名而以鸟名官，这充分表示东方民族以月为图腾者，亦以鸟为图腾。我们由于女和之名鹓鹓更可以知道这个部落与十日为近亲部落。

最后。我们略考月图腾部落的地望。《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东游海上，祀八神将，八神将是齐地自古以来相传的俗祀，其"六曰月主，祀之莱山。皆在齐北"。我想这种地方的古俗一定远有所本，即东夷中以月为图腾的民族对于其图腾物的一种礼祀。并且我们由于祀之莱山这一点，知此东夷即后代的莱夷，《尚书·禹贡》说："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营丘，……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春秋》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定公十年书公会齐侯于夹谷，孔丘相，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杀莱人以退其兵，即其人。我们从月主祀

莱山这一点，推想古代月图腾部落人即居此地，更由后代的莱夷推之，可知图腾部落确为东夷，即后世之莱夷，月神常娥的神话，即此莱夷的图腾神话或祖先传说也。

（八）河伯即封豨亦即冯夷

羿射九日之外，又射封狐，射封豨，射河伯，射凿齿；又射猰貐、射九婴、射修蛇。羿射九日为灭九夷之讹传说已见上，羿射封豨河伯等又是怎样的意义呢？我在《蚩尤考》中证明猰貐就是蚩尤，而蚩尤以蛇为图腾，又九亦为蛇虬，则羿射猰貐、射九婴、修蛇为一事，一方面又可以证明蚩尤之必为蛇。但在这里所说的猰貐、九婴、修蛇乃指蚩尤的后裔即夏而言，因为九婴、修蛇为夏人的图腾，则射修蛇射九婴乃指羿与太康、仲康及夏后相构兵之事，换言之，即此种历史事实的讹传也。我们从这里更可以确信夏人之以蛇为图腾，兼为蚩尤之后。然则羿射封狐，与射封豨、河伯，凿齿又是怎样的说话呢？换言之，在这个神话的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一件历史事实呢？我们在这里不用靠其他的证据，即以类推的方法，也可以揣测这个神话的意义。盖羿射九日，与羿射修蛇，既为历史事实的讹传，则羿射封狐、封豨当然也是历史的讹传。在这里的推论正像“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古语，其实，我们的工作只是举三隅而反其一隅罢了。如此说来，羿射封狐、封豨、河伯、凿齿，究竟是代表怎样的历史事实呢？

先说羿射封“狐”，此见于《离骚》（引文见上），王逸的注释说“封狐，大狐也”，把狐字照着字面解释。但洪兴祖的《补注》就用《天问》的“封豨是射”来比况羿射封狐之事。其实，洪兴祖的“比说”算是比对了，因为狐字根本就是豨字的错误。这一点闻先生给我奠下一块巩固的基石。闻师曰：

> 案《天问》说羿事曰“冯利决，封豨是射”，《淮南子·本经训》曰“尧乃使羿……禽封豨于桑林”，其在《左传》则神话变为历史，昭二十八年称乐正后夔之子伯封，“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封豕即封豨也。诸书言羿所射杀者，或称封豨，或称封豕，

> 独不闻封狐，疑此文之"狐"当为"麋"，声之误也。考豕者今之野猪，古亦称麋。《说文》麋下引司马相如曰"麋，封豕之属"，《玉篇》曰："麋，封麋，豕属也。"是封豕古亦称封麋。《离骚》盖本作"封麋"，麋狐音近，浅人多见"封狐"（本书《招魂》"封狐千里"，《文选·西京赋》"探封狐"），少见"封麋"，因改麋为狐耳。扬雄《上林苑令箴》曰："失（佚）田淫游（原作'共田径游'，不成文义。共当为失，径当为淫，并字之误也……'失田淫游'之文，全袭《离骚》），弧矢是尚，而射夫封猪，不顾于怨，卒遘后忧。"此与《离骚》"羿淫游从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语意全同。《箴》曰"射夫封麋"，是雄所见《离骚》不作"狐"之确证。虽然，雄文既有"封猪"之语，何以知《离骚》之不作猪而必作麋乎？曰：言夫义，则"猪""麋"无妨并存，言夫声，则"麋"胜于"猪"。何以明之？猪狐叠韵，麋狐双声兼叠韵，"麋"误作"狐"，自更易于"猪"误作"狐"是以明之①。

"封狐"既为"封麋"之误字，"麋"就是"豨"，则羿射"封狐"与射"封

① 《太平御览》卷十七引《尸子》曰："造历者，羲和之子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曰："羲和作占日，常羲作占月"。扬雄《河东赋》曰："羲和司日。"皆以和为主历之官。在《楚辞》上羲和变为日御，《淮南子·天文训》同。参看拙著《〈九歌〉湘神考》第六章《二女传说的远枝》。

豨"为一事了。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羿射封豨即射大豕，高诱《淮南注》说"楚人谓豕为豨"，本之《方言》"猪，南楚谓之豨"，王逸的《楚辞注》也解说甚明，毫无滞义。据《天问》的本文说羿射死封豨以后，把猪肉献给上帝做牺牲吃，上帝还是不高兴他，不用说这上帝是舜，即东夷人的先上帝即非普通的上帝。羿射封豨以外，又射了河伯，王逸还编了一个故事来解释此文，说是河伯不居神府，化为白龙，所以叫羿射瞎了左眼。削尺木画离骚图，就是依照王叔师的注而依样葫芦的。依我看，封豨与河伯为一，河伯就是封豨，河伯而曰封豨者，明河之伯而以猪为名，即以猪为腾

---

① 见闻师一多先生所撰《天问释天》，载在《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

② 《楚辞·天问》王逸注引"大"作"扶"，又多"皆戴乌"三字。

③ 《春秋元命苞》又曰："元开阳为天，积精为日，散而公布的大辰，天女，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参看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④ 见法国人沙畹《华北考古行旅记》。（E. Chavannes,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utrionale, Planches Ire Partie, Pl. XXX, Chambrette de Hiao Tang chan, No, 53.）

⑤ 参看出石诚彦《论上代中国的日月说话》，辑入《支那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年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

⑥ 有人说把乌鸦比着太阳，又说太阳中腾有三足乌，大概是因为日中有黑点，其黑如乌，其后讹传为日中有乌，更说是三足乌，又说古时人的眼睛比我们现代人好，所以能看见日中黑点。我以为日中有"乌"许是日中有鸟的演化，而且准诸图腾社会的风俗制度，此十鸟当是十种不同的鸟而不是十个相同的鸟。因为原先十夷以不同的鸟为图腾也。

⑦ 关于祥瑞的解释，愚有解说，载在《飞廉考》中，说凤鸟为神鸟的思想出于图腾崇拜，思别为专文以明之。

⑧ 罗泌《路史后纪》卷十四《夷羿传》罗苹注曰："今江宁县北五十〔里〕有射鸟神庙羿记也。……"，按《九域志》"惟有羿庙"。可见羿在古淮夷，今江苏安徽在后代尚有其祭祀。

⑨ 刘先生大作载在《文字音韵学论丛》，1935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⑩ 见闻先生《楚辞斠补》，《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

图者也。说河伯以猪为腾图者，可由以下四事推测之，一、猪性喜水，夏天尤喜欢伏水泽中，所以猪虽为陆上动物，其实亦为龙蛇一样，常居水中，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以鱼与彘并言，可见豕常居水中。《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曰天豕，一曰封豕。"焦赣《易林》"封豕沟渎，灌溃国邑"（旅之蒙）盖以豕为水性，故为沟渎之主星。《玉烛宝典》卷四引《孝经·援神契》曰"彘水伏，故无脉"，注云："彘，太阴之物，闭藏气脉不通，故可无脉。"凡此皆足以证明猪好水居，近河民族多见大猪潜处水中，且其物又唐突难制所谓"豕突"者，又有巨牙长鬣，体貌丰硕，由恐惧而生崇拜，遂以猪为图腾乎？二、因天气热，气压低，故猪伏水中以取凉，后来人们把这事看成将雨之兆，再后人们又把这人间的实相移到天上，说天河近处，有雪气连缀渡河者，谓之"老母猪过河"，即是天雨之兆，此种迷信吾乡犹有之，想不到最早竟见之于《诗经》。《诗·小雅·渐渐之石》篇："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毛传："豕，猪也。蹢，蹄也。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按下文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为将雨之兆，则上两句当亦为将雨之兆。所以《诗正义》云："毛以下经月离于毕雨征类之，则此亦雨征也。"甚是。按桂未谷《札朴》卷九云："吾乡夏夜有黑气如群豕渡河汉云江猪过河，得雨之兆，馥以为沍水气"云云，此江猪过河，即《诗经》之"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我们在这里所最注意的是猪与水的信仰，猪与水既有如此悠久的信仰，则近河居民以豕为图腾，当亦可能。三、《淮南子·本经训》说羿射十日，擒封豨而《俶真训》高诱注，"羿善射，能一日落九乌，射河伯。"以河伯与封豨对言，似乎是说河伯即封豨。四、古人有豕化为河伯的传说，与河伯为豕这一点相类，《初学记》卷二十九及《艺文类聚》卷九引《符子》言大豕化为鲁津伯：

> 邦人献燕昭王以大豕者，曰：于今百二十岁，邦人谓之豕仙。其群臣言于昭王曰："是豕无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见梦

于燕相曰：今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之珍，而欣君之惠，将报子焉。后燕相游于鲁津，有赤龟衔夜光而献之。

《初学记》卷二十九引宋袁淑《大兰王九锡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豢豨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太阴之沉精，标群形于玄质，体肥腯而洪茂，长无心以游逸。资秦养于人生，虽无爵而有秩，此君之絜也。君者封国殷商，号曰豕氏，叶隆当时，名垂千世，此君之义也。白蜡影于周诗，涉波应乎隆象，歌咏垂于人口，经千载而流响，此君之德也。君相与野游，唯君为雄，顾群数百，自西徂东，俯喷沫则成雾，仰奋鬣则生风。猛毒必噬，有敌必攻，长驱突突，阵无全锋，此君之勇也。"

我们看前一段的故事，很有些和河伯与封豨的关系相似，看后一段记载，可以恍悟为什么古人崇拜猪，猪确有应该被崇拜的地方，这种心理在原始氏族社会，就构成了图腾信仰的因素了。

封豕为河伯，而河伯一名冯夷，疑冯夷即封豨之音转也。《竹书纪年·夏纪》："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①。"《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于阳行之山，河伯无夷之所居，是惟河宗氏。"郭璞注："无夷，即冯夷也。"冯夷无夷一作冰夷，《山海经·海内北经》：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郭注：冰夷，冯夷也。《淮南》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传》所谓"河伯无夷"者，《竹书》作冯夷，字或作冰也。）冰夷人面乘两龙。

① 微即上甲微，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即《楚辞·天问》所云："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各本皆作有扈，作者从王国维有扈即有易之说），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自王国维以下说此事者多矣，愚以为有易即有狄，乃以狗为图腾者，河伯为猪图腾族，微、王亥、王恒为殷先王，即为鸟族，此故事可以鸟、狗、猪三族斗争之事释之。姑发其于此。

〔郭注：画四面，各乘灵（云）车，驾二龙。〕一曰忠极之渊。

按《庄子·大宗师》篇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以冯夷与肩吾、黄帝、禺强、西王母并举。在我们看起来，冯夷、无夷、冰夷即封豨，不用说封，禺皆邦纽字，"冯"从仌声，亦读如冰，皆双声字，"无"则在模部明纽下，与邦纽近双声也。"夷"在微部影纽下，豨（希）在微部晓纽下，影晓之别，深喉浅喉之差耳。所以我们从以上论证可以结论说，河伯就是封豨，亦即冯夷。

（九）说凿齿亦封豨

《山海经·海外南经》又说：

>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什么叫着凿齿呢？郭注说："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名云。"凿齿是人当然是不成问题，因为若不是人，羿无从和他打仗。考《淮南子·本经》篇也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高注也说："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衔颌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尧使羿射杀之。"我们看凿齿能持盾，与羿战，当然是人的，但为什么会有那样长的牙齿呢？高注说凿齿，兽名，难道说兽能和羿打仗么？这种矛盾和黄帝所使的应龙与六兽之师，完全相同。应龙与六兽之师既然都是图腾的名字①，凿齿为兽名，又为人，当然也是图腾的名字。换句话说，凿齿也是一个图腾部落的名字。我们再看看在动物之中，什么东西的牙最长呢？一个是象，一个是野猪或河猪，但象为舜弟，古书称他为有鼻之祀，他的特点是鼻子，不是牙，那么这凿齿一定是猪齿獠牙的封豨无疑了。《淮南子·地形》篇记海外三十六国。

> 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謹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豕喙民、凿齿民。注："豕喙民，其喙如豕；凿齿民，吐一齿出口下，长三尺也。"

---

① 说详拙著《蚩尤考》。

以"豕喙民"与"凿齿民"并言，可见二者殆为一物了。我想古书上为什么称他为凿齿民者，大概是因为这一民族的人取象于他们的图腾物的猪嘴；又称他为"凿齿民"者，或因其象在乎猪牙，真是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地形》篇所以两出之者，大概古人著书，根据旧传而两存之，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犹之乎《天问》前言射河伯，而后言射封豨，《本经》篇言凿齿又言封豨，言猰貐又言修蛇，古书中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这不但不是破灭我说，反而更可以为我的说作一积极的证明了。

我们说到这里，可以恍悟以上的事实了。古代靠黄河住的部落，有一个部落用河猪做图腾，构成这种心理的，许是因为野猪和河猪是非常凶恶可怕的动物，所以才用它当着图腾和国名。东方鸟族的后羿，从山东来到河南，和蛇族的夏争夺天下，一时把夏灭了，顺便和豕族打了大仗，羿挟其东方特有武器弓矢，河伯则持戈与盾，与之战，结果羿把河伯杀死了，一时平定了河伯的豕国，并且擒了河伯的太太洛嫔为妻。最后，并且终于被豕部落的另一个酋长寒浞勾结羿的同族逢蒙把羿杀了。

（十）说寒浞即韩流亦豕图腾

我们知道神话和历史是互为表里的，我们可以说神话是历史的伪装，历史是神话的本体，而二者出于一元，皆是对于古代人的生活记录或传承。神话和历史的关系既是如此，我们再看看羿和封豕的神话和羿和封豕的历史有着怎样的对照的关系。

我们从全体上看，在羿的传说中，关于和"封豕"的交涉占了一半。如上所云，羿革孽夏民之后，射河伯，射封豨，射凿齿，而三者本为一事，可见在神话之中，羿和猪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和这个现象相对称的，便是在正史之中羿和寒浞的关系。在《左传》襄公四年和襄公元年所记后羿的历史，其前一半为羿本身的故事，其后一半便是寒浞的故事。说他怎样先和后羿利用，后来怎样"行媚于内"（妻洛嫔）"施赂于外"，（所谓家众）把羿杀了。浞遂娶了羿的太太（洛嫔），

生了儿子浇及豷，浇乃杀夏后相而灭斟灌氏斟鄩氏，其后这两位又被少康和后杼灭了。看起来在羿的历史之中，寒浞的历史占了一大半，和羿的传说平分春色。我们从这里可以急骤地连想，这寒浞的一半大似在神话上羿和封豨的那一半，莫非说寒浞也是封豨么？果然，我们在文献和传说两方面得到了痕迹。

第一，《左传》说寒浞是伯明氏的"谗子弟"，杜注说，"寒国，伯明，其君名。"对于谗子弟三字无释，孔颖达《正义》亦无说。我们在上文中知道伯明，亦即逢蒙，与羿同族，则与浞绝无亲子的关系。浞是伯明氏的谗子弟，犹饕餮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共工是颛顼氏的不才子一样，皆乱臣贼子之谓。饕餮为蚩尤，缙云为黄帝，则其所谓不才子，只不过表示二者的敌对的关系而已，意伯明之与寒浞，当亦同例。然则为什么说是谗子弟呢？谗为谗谤，意亦贪婪，当与馋近，而古来说封豕是贪婪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有仍氏女"生伯封，是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这封豕为羿所灭，性贪，此寒浞与羿为敌性谗（馋）可见在性质上寒浞有为封豕的可能。

第二，寒浞之（寒）亦作"韩"，《汉书·古今人表》卷九"下下愚人"栏里有"韩浞"即寒浞，师古注曰："羿之相也。"《水经注·巨洋水注》亦作"韩浞"。"寒"既可作"韩"，"浞"与"流"字形近，我以为《左传》上的寒（韩）浞即《山海经》的韩流，《山海经·海内经》曰：

> 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郭注：《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乾荒即韩流也，生帝颛顼。）韩流擢首谨耳。（郭注：擢首，长啭，谨耳，未闻。）人面豕喙，麟身渠股（郭注：渠，车辋，言骈胁也。《大传》曰：大如车渠。）豚止，（郭注：止，足。）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我们看韩流"擢首谨耳"，郝氏《笺疏》引《说文》云："擢，引也"，《方言》云"擢，拔也"，云"拔引之则长，故郭训擢为长矣"。在我的看来擢首即是猪头的样子、猪头不是大长脸么？"谨耳"就是猪耳大下垂，与其他动物之耳不同，其形谨拘，故谓云"谨耳"。郭氏注云"未闻"，

盖失之交臂。《经》又云韩流"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分明是一个猪的样子,即以猪为图腾者,恰巧韩流前面有一个"司彘之国",更可以着实地证明韩流之以猪为图腾了。寒(韩)浞既是韩流,而韩流是以猪为图腾,则寒浞当亦以猪为图腾。

第三,从寒浞的得名亦可推知其以豕为图腾,我想"浞"即"豕"字之假借。浞(足)豕二字同在入声屋部,豕在透组下,足在精组下,以高本汉(B. Karlgreu)《中文解析字典》所假定之音值推之——浞(足)为 tsiwOK——豕为 tiOK 其音之近,自不待言。其实豕与足同字,不特义同,即字音亦同,观夫从豕之逐字可知,逐字亦为入声字,古音读 diuk,则寒浞亦即寒豕矣。

第四,《天问》曰"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反)吞揆(拨)之①?"王逸说:"浞娶于纯狐氏女,眩惑爱之。遂与浞谋杀羿也。"以纯狐为"纯狐氏女"。以"眩妻"为"眩惑爱之"。业师闻先生曰《天问》中浞所娶之"纯狐"即《离骚》中羿所射之"封狐"。此狐字皆为"豷"字之假借。豷云猪也②。"纯"字又为"黈"字之借假。《广雅》"黈,黑也。"是纯狐即黈豷。意为黑猪矣。此纯狐亦即下文之眩妻。眩妻即玄妻。亦即《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载。

>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此黑女生伯封即封豕,有豕心。实即以豕为图腾者。此女名玄妻。模仿猪的样子,黑面,黑衣,所以叫着玄妻。杜注囿于前人的见解,以

---

①② 刘永济先生《楚辞·天问校笺》云:"揆乃撥字之误,撥,败也。《诗·大雅》'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撥',《列女传·孽嬖》篇引'撥'作'败',曰撥,除也。本字为登,《说文》'登,以足蹋夷草也'。吞以口言,登以足言,即并吞蹋灭义也。《怀沙》曰'巧倕不斫兮,谁察其撥正',《史记》作'揆正',此揆撥易讹之证。……'交'或'反'误,王念孙《墨子杂志》曰:'隶字交字或作友,与反相似而讹'。"载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为此女发美，发光可鉴，故名玄妻，实不足信。浞所娶之纯（黐）狐（虙）名曰玄妻者，实即此玄妻。浞生子曰豷，即此玄妻所生之子封豕，豷即豕也。不过《左传》说是后羿灭之。我们看襄公四年《左传》说豷为后杼所灭。则此时处之有穷后羿殆为后杼之讹传。古人引事取譬，其记忆固不能完全无误。并且我们以《左传》把这事也说着与羿有关这一点上更可知此封豕之传说为整个传说中之一环了。

我们在这里所欲说明的是浞以猪为图腾，其妻玄妻亦以猪为图腾。揆以图腾社会同图腾不婚的多数例子恐于事实稍嫌矛盾。因而我们的证明将发生动摇。其实，这是无妨碍的。因为虽在整个猪的大图腾部族之下，我们又可以分成许多"支族"。这种分的标准大概以毛皮颜色为制。如上所述东方鸟族以颜色分成玄鸟、青鸟、丹鸟、黄鸟（伯劳）。再如西方狗族以颜色分成花狗（槃瓠）、赤狗（狄）、白狗（狄）、黄狗（环狗）等等，那么我们以浞的太太玄妻，特别指明其黑色可以照人这一点上看来，大概以黑猪为图腾。《易林》上有一卦词说明三豕的故事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颇可发人深省，词曰：

三豕俱走，斗于谷口。白豕不胜，死于坂下。

此中之三豕是那几个豕呢？是不是指河伯、寒浞、豷（封豕）而言呢？或浞与河伯同为白豕乎？或寒浞为翰之假借，其意为白乎？总之。书缺有间，只好存疑。我们以浞之子为猪这一点上可证明寒浞以猪为图腾。

（十一）豕韦及彭祖

我们在以上第八、九、十、十一这四章中说明羿与中原部落猪图腾部族的冲突。把猪族在夏时活动的迹象大致有了一个素描。我们在这里不禁想起古代一个有名的方国豕韦来。我们抛开旁的证据不谈。单就字面上谈。一看这豕韦的豕字，就想到这个方国或者即以豕为图腾，而且与河伯，封豨凿齿等是一非二，果然，我们的猜想有了文献上的佐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鲁如晋，范宣子问"死而不朽"之义，穆叔未对。范宣子曰：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在宣子之意不过是为表彰自己先祖的功烈。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古有豕韦国，此国在夏孔甲时为刘累所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夏孔甲时有刘累者善豢龙，乃"赐氏曰豢龙以更豕韦之后"。其后刘累惧孔甲之豢龙，乃迁于鲁县①，帝皋时，豕韦又复国②。此豕韦之所在，据杜注云，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按此白马县即今河南滑县，亦即后羿所迁之鉏。清同治间姚鼐所修的《滑县志》卷十二"古迹"云：

韦城，即豕韦氏之国，县东南五十里，隋置。

鉏城在濮卫南十五里。《左传》所谓后羿自鉏迁于穷石者。

可见二者为同地。豕韦为猪，而羿射河伯擒封豨，故知豕韦或即河伯与封豨。大概夷羿来此以后，与土著的猪族争国，故在神话上留有羿射封豨的故事。

滑县春秋时为卫地，而卫为营室之分野，故在天文星座上，"营室谓之豕韦"（《广雅·释天》）。我们从天文星座上，亦可以证明豕韦确在滑县。

豕韦在后世与夏同盟，为汤所讨伐，《诗经·商颂·长发》：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害）。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毛传》说"武王，汤也"，《郑笺》云："韦，豕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其实，不但在夏桀时，豕韦与夏为同党，在太康与羿之战时，豕韦（河伯、封豨）或亦党于夏，此可于《逸周书·尝麦解》中见之：

---

① 今本《竹书纪年》以此为帝孔甲元年事，曰："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又云："七年，刘累迁于鲁阳。"则豕韦之被伐者七年。

② 今本《纪年》云："帝皋元年庚辰，帝即位，使豕韦氏复国。"

其在〔启〕①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王，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卑＝俾〕正夏略②。

不用说，此即指五子家巘，太康失国，夷羿来侵之事，而结尾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俾正夏略"，大概是说：上帝可怜禹，怕禹亡了国，绝了后嗣，所以差使彭寿出来救他们的国家，以恢复夏的疆土③。此处的彭寿是什么人呢？我以为即彭祖。因其长寿，故名之曰彭寿，《天问》曰：

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王逸注："彭铿，彭祖也……言彭祖进雉羹于尧，尧飨食之以寿考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不寿，恨枕高而唾远也。"洪兴祖《补注》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引《庄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老者之所好也。"是彭祖有寿老之说，彭祖寿考，故可称之曰彭寿。

彭寿既为彭祖，而豕韦姓彭，《国语·郑语》说祝融八姓，内有大彭豕韦，其言曰：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高注：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

高注虽以大彭豕韦为二国，但又云"豕韦，彭姓之别，封于豕韦者也"，可见亦以豕韦姓彭。《诗经·商颂》郑笺亦以豕韦为彭姓。《世本》作防姓（《夏本纪·索隐》引），《唐书·宰相世系表》作风姓者，皆彭

---

① "启"字，原作"殷"，以形误，此从卢文绍校正。

② 孙诒让《周书斠补》卷三云："案思当作卑，即俾三省，言命彭寿伐武观，使正夏之疆略也。"

③ 今本《竹书纪年》："后启十五年，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十六年帝陟。但愚以为此正夏略之彭寿，非仅征服武观，乃并羿事亦及之者。且五观仅为内乱，其严重不如夷羿之外患也。依前后方事推之，此彭寿实为寒浞。

之音讹。豕韦既姓彭，而《逸周书》云“皇天哀禹，赐以彭寿俾正夏略”，直等于说皇天赐豕韦以复夏土。恰巧，在羿灭夏之时，猪族的寒浞把羿杀了，一方面豕韦亦即猪，这样看起来，彭寿不就是豕韦亦即寒浞了么？我们在这里不但知道彭寿即彭祖，而且知道彭寿亦即豕韦，这样豕韦以猪为图腾这一命题，可以由此确立。

我们在末后有两事可以申述者，一即彭祖何以有长寿之传说，二即彭镗为什么要斟雉。彭祖之长寿，可以图腾部落的年代来解释，即彭祖以猪为图腾，一个图腾部落，自原始时代，以至于有史时代（即普通所说的神话时代），可以有几百年的历史，八百年一千年都不算多，因为这个名字不是一个人的私名，而是图腾部落的共名，后人不知以为一个人之名，见其有如此悠久的年代，遂漫以为长寿，这样就造成了彭祖“历夏经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天问》洪氏《补注》引《神仙传》）的神话了。不用说这图腾部落的酋长因此就误会成神仙人物，一如其图腾物在后世变成了祥瑞物一样。我们在这里要记住神仙是以这种姿态或原因而出现的。

第二，“彭镗斟雉”，犹之乎羿射死封豨之后，“献蒸肉之膏”，这种举动纯是当战争时对于胜利的祈祷。但所可注意者，是羿与河伯封豨打仗时，而杀猪以祭祀上帝，这种举动大似祭祀时对于敌人图腾物的杀害，在那时的人相信图腾物即是部落的代表，亦即该部落酋长的代表，换言之，图腾物与部落及酋长同一体，杀死了敌人的图腾，就等于杀死了敌人部落全体，这种心理的构成，在彼社会是非常合理的，在我们后来人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的。恰与这相反的现象，是“彭镗斟雉”，雉为鸟，为少皞氏鸟官之一，在昭十七年所谓“雉为五工正”，则彭镗杀雉飨帝，当亦非无意识的行动，大约也像羿杀猪一样，同是对于敌人图腾物的危害，则雉或即羿的图腾。我们从这些神话的“附丽物”或“隐藏物”，可以推考图腾的制度也如此。

羿杀猪，而猪不受危害，反把羿杀了，所以《天问》的作者问其“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悦）”？相反地，彭祖杀雉，而果毙敌人（羿），年代绵远，“长无绝兮终古”，所以作者又问“帝何飨”，又问其

“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事本相类，义又一贯，而结果不同，所以我们的大诗人看了这样的壁画才呵而问之也。

（十二）说浇即鳌为鳌图腾

在后羿的“传说丛”之中，最有趣味而且最难解的故事，莫过于浇的传说了。我最初很为这个故事所苦恼，本来想能在附录里随便说说的，但几经思索，始恍悟其中的道理，最要紧的就是发现羿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我们若不在这些关系之中找线索和解释，换句话说，我们若不把它当做“传说丛”之一环来处置，便无法了解其传说的真相的。我深信研究一切的神话，须要找寻全体之中各小组之间的联系，离开互相关联的大系统之中，作孤立的解释时，即使有一二可喜的新解，也多无当于事实。今依次试为说明如下：

第一项应该解释的，就是关于浇的名字。“浇”字谁都知道就是浇水的浇字，所以《说文》训作“薄（沃）也”，可知显非本字，并且浇音五吊切，亦非浇水之浇字音。《论语·宪问》篇“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焉”，字作奡，《汉书·古今人表》同，师古曰：“音五到反，楚辞所谓浇者也。”《说文·亦部》云：“奡，嫚也，读若傲。”今本《尚书·益稷》（古本在《皋陶》篇内）“无若丹朱傲”，字作“傲”，又作“敖”即傲，见《说文》骜字注。究竟奡字的本字本训是什么呢？难道说这个人真如旧训所说骄傲不驯，所以叫着傲、敖、奡么？我以为都不然。我以为奡傲浇皆为鳌字的假借，其本字为鳌即鳌属也。《说文》无鳌字，《说文·新附》云：“海中大鳖也。”《说文·龟部》云：

> 鳖，甲虫也。段玉裁注：“《考工记》注：外骨，龟属，内骨，鳖属。按鳖骨较龟稍内耳，实介属也，故《周易》鳖龟为一属。”

《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高诱注：“鳌，大龟，天废顿，以鳌足柱之也。”奡即鳌，为龟鳖之属。

第二，《离骚》说“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关于“强圉”两个字的解释，王逸说：“强圉，多力也。”洪兴祖《考异》说“一云被于疆圉”。闻一多先生云“强圉即强

御，指龟之甲胄而言”①，云谨按，师说甚是，羿被服甲胄，盖因羿（鳖）以鳖为图腾，其服饰必须模仿龟鳖的样子，所以以一硬壳被在身上，模仿那老鳖的厚甲，久而久之，这种服饰便变成实际的甲胄了。其先也许用藤条或是什么编的，等到人类发明了铜，进入铜器时代，便用铜作甲，这样便成了后世的甲胄了。

事变后，闻师来信云：

> 昨天发现浇是始作甲胄的人，因而楚辞中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吕览·勿躬》篇曰“大挠作甲子”，大挠即浇，“甲子”下衍“子”字，下文“黔如作虞首”，虞即榹字，一作橹，作楯，盾也，甲盾同类，故连举②。

伟哉吾师，其想像力迥非常人所能及者，其知道甲胄的制作是始于鳖族的图腾装饰，当一定同意于我的臆说吧！

总之，我们从浇服强御这一点上可以着实地证明其为鳖。

第三，《天问》问及羿浞浇事时，忽然夹了一句：

“鳖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师曰：“鳖即浇，浇有陆地行舟之传说，故《尚书·益稷》云：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罔水行舟”即《楚辞·天问》之“释舟陵行”，亦即《论语》之“羿荡舟”。释、荡皆惟也，《太玄·太玄冲》注：释，推也。《论语》皇疏：“荡，推也。”下文问羿事，则上文之鳖，亦扑羿属③。谨案《天问》“鳖戴山抃”一

---

① 见闻先生楚辞讲授笔记。

② 今本《尚书·益稷》篇之“勿若丹朱傲”，《释文》云：“傲一作敖”，则丹朱与傲（敖）为二人。伪孔传误以二人为一人，曰：“丹朱，尧子，举以戒之。……丹朱习于无水陆地行舟，言无度，群淫于家，妻妾乱用，是绝其世不得嗣。”孔颖达《正义》同，云：“无荒丹朱之傲，惟慢惢之游，是其所好。”按丹朱即“鹏鳙”，乃以为图腾者，详拙著《丹朱考》，傲即鳌乃以鳌为图腾，二者决非一人。今本《益稷》盖以丹朱与敖之事相同，故连类及之。

③ 见闻先生1938年12月1日致孙作云信，见《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编者补注。

章，下应紧连。

汤（荡）谋易（夏）旅，何以厚之？覆舟斟鄩，何道取之？

一章，今文失次，致中间介以"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三章。盖上章之"释舟陵行"即此章之"覆舟斟鄩"，"覆舟斟鄩"为浇事①，则上文之"释舟陵行"，亦必为浇事，即鏊事也。

我们在这里应该附带一提的，就是"汤谋易旅"几个字的解释，我疑心"汤"为"荡"字之假借②，"易"为"夏"之坏字，"荡谋易旅"即是荡谋夏旅，言以荡舟而与夏众战也。此汤字即《论语》"盼荡舟"之荡，宋本《说文》及《集韵》《类篇》引《论语》"荡"并作"汤"可证。王逸《章句》是曰："汤，殷王也，言殷汤欲变易夏众，使之从己，独何以厚待之乎？"前后皆问夏事，中间忽出一殷汤，《天问》文义虽"不次序"，亦何至如此！故王逸注误。汤之所以能荡舟以与夏战，大概浇是惯于水战的民族，浇灭斟鄩氏，而二斟旧说为夏同姓诸候，殆即夏的近亲部落，故谓之"谋夏"，旅即军旅之旅，亦即《左传》所言少康"有田一乘有众一旅"之"旅"，谋夏旅，即灭夏师，杀夏后相。然浇之自身亦出于篡夺，而天不加诛，故《天问》作者问天独何以厚待之也③。

第四，鏊既为羿，则首句"鏊戴山抃，何以安之"之事亦应该与浇有关。王逸注曰：

鳖，大龟也。击手曰抃。《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鳖，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独何以安之乎？

按《列子·汤问篇》曰：

---

① 王逸以"覆舟斟寻"为少康事，误。洪氏《补注》曰："《左传》云：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然则取斟寻者，乃有过浇，非少康也。"

② 丁宴《楚辞天问笺》亦读"汤"为"荡"。见《广雅丛书》本。

③ 愚意后代跑旱船之游戏，其出处在此。因为我相信许多民间游戏多有一个悠久的传统，且此传统往往可以上溯至图腾社会，即由图腾崇拜及图腾乐舞所演变者，跑旱船或即浇"释舟陵行"之事乎？手头无书，容后再记。

渤海之东有五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乃命禺彊，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

关于"鳌戴山扑"传说的来源，其详细虽不可知，但这传说源于浇的故事却是无疑问的。因为我们知道《离骚》上说"浇身被服强圉兮"，服强圉即服甲，而鳌扑山的传说之中亦有"强圉"的成份在内，因为《列子》说帝命禺强使巨鳌载山，不用说"禺强"即是"强御"，亦即鳌。而《离骚》说为浇事，《天问》说为鳌事，可见浇必是鳌。

第五，我们应该补述的，就是碑下石趺的蚖屭（音敝戏）也是源于浇的故事。《文选·张衡西京赋》："巨灵蚖屭，高掌远蹠。"薛综注："蚖屭作力之貌也。"《文选·左思吴都赋》："巨灵蚖屭，首冠灵山。"刘渊林注："蚖屭，有力壮貌。"《广韵·六至》屭字注："蚖屭，壮士作力貌。"而关于浇的传说，古书亦谓之多力，王逸《离骚注》："浇，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天问注》："浇，古多力者也。"因为相传浇多力，故死后使之负碑，其后演变而为载山的传说。所以我们以浇多力与驮碑的鳌一点观之，亦可证明浇之为鳌。

我们在这里要问为什么鳌有负碑负山的传说呢？我想这是源于古人对于图腾物的一种迷信。大概古时图腾社会战胜的部落往往对于战败部落的图腾作种种的虐待。其虐待图腾物的程度往往比实际上虐待亡国奴隶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们相信图腾物的威灵比人更大，虐待图腾物的意义比虐待人为大。杀死了一个人只不过是那一个人没有生命了，杀死了他们的图腾，则可以使其全体人民丧失生命。这是一件非常合算的事，当时任人皆知①。鳌图腾的浇翦伐夏之同姓国家，诛灭夏的国君（后相），其罪大恶极，在夏人看起来

① 关于图腾物之虐待，详见《蚩尤考·论蹴鞠之舞及威池之乐为黄帝战胜蚩尤后之图腾乐舞》，及《傩戏考——中国古代游戏中所见之图腾遗痕》，未刊。

真是不共戴天。所以一旦杀死了浇以后，他们就用种种的方法来残害浇的图腾鳖，其中之一就是用大石头把鳖压住，使其忍辱负重，永远不得翻身。所以传到现在的驮碑的鳖，我们不妨大胆地说就是那作乱的鳖（浇）。图腾崇拜为祖先崇拜所代替时，那一部分的鳖变成神话，借着社会变革的光，把他们说成"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了"，想不到这负碑的鳖，其背后有这样的历史，隐藏着这样一件可怜的亡国故事。

第六，《左传》说"浞用羿室，生浇及猪"，"羿室"《左传》中虽未明言，但《楚辞·天问》说完了羿射河伯以后，便说"妻彼洛嫔"，显然以洛嫔为河伯之妻。大概羿杀死了河伯以后就把他的太太妻了。河伯为河水之伯，洛嫔当然是洛水之嫔，河伯即临河某一部落的酋长，洛嫔即临洛居民的女子，我们看《水经·洛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曰：

> 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①

可知河伯洛伯为两个并存的部落。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河伯冯夷即封豨，乃以猪为图腾者，然则洛伯是用什么当图腾的呢？我想洛伯或许以鳖为图腾，此可由以下二事得其暗示。一，纬书中多言河出图，洛出书，而洛书为龟所负者。

> 河龙出图，洛龟书，威一赤文绿字，以授轩辕（《尚书中候》）郑玄注"龙衔图而岁也，负龟书而出"。"尧率群臣东沈璧于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龟负书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坛。"（同）"成王观于洛，沈璧礼毕，王退，有元龟青纯苍光背甲刻玉，上跗于坛。"（同）②

洛水既有神龟，则洛伯可能以龟为图腾。并且我们猜想这种祥瑞观念的来源一定是出子古代的图腾信仰，那么洛伯洛嫔大概以龟鳖为图腾。二，洛嫔在后世神话中名宓妃，一作虙妃，我以为宓妃即

---

① 今本《竹书纪年》置于帝芬十六年下。

② 参看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鳌妃，乃以鳌为图腾者，犹之乎《天问》上所说禹的妻子闵妃一样。《天问》说：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

我在《蚩尤考》中说闵妃即是鳌妃，禹为蛇图腾，故其妻涂山氏女妇为鳌图腾，闵妃亦此即处的闵妃，不用说闵，宓双声，声音甚近。我们又知道桀的元妃曰末喜，为洛水女①，则闵妃、宓妃、末喜实皆鳌女②。假若我的证明不误的话，则浞因羿室，即是说浞和洛嫔即鳌女生了儿子豷（浇）当然是不足怪的。何以故呢？因为古代子从母姓，即奉母之图腾为图腾，其母为鳌，她的儿子当然也是鳌，而不会是旁的东西。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相反地，从儿于之为鳌这一点上证明洛嫔宓妃之为鳌嫔鳌妃。

洛嫔既为鳌妃，则她的形状当是鳌头鳌脑的一个大乌龟。从渔猎社会变成农业社会，从图腾崇拜变成祖先崇拜，那些原始的图腾便变成祥瑞（好的方面），或妖孽（坏的方面），那些用图腾之为名的酋长或女王便变成仙者（好人）和魔鬼（恶人）。洛嫔在后代也像西王母一样由人妖变成仙女，王逸说"羿又梦与洛水神嫔妃交接也"，可见洛妃在后世常有与人间交感的浪漫故事，与《诗经·周南·汉广》所说的汉水神女一样。所以陈思王以不羁之材，言归东藩，驾过洛水时，便想入非非地梦见了她，看她的样子是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青松。……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洛神赋》）

这样绰约多姿的一位好女子，想不到从前是一个鳌婆。这人物由丑化美的关键，便是人类文化进步的表现，其原因在农业社会代替了渔猎社会，故图腾社会的先妣变成了神仙美女。我们在这里了解一个神仙的如何构成。

---

① 见今本《竹书纪年·夏桀纪》。

② 假若再许我附会的话，那洛伯用的用字许是龟字古文的错误。

洛嫔变成了洛神，河伯也变成了河神。河伯之妻洛嫔为后世河伯娶妇风俗信仰之所生。《史记·滑稽列传》载魏西门豹治邺禁邺民为河伯娶妇；《楚辞·九歌·河伯》为祀河伯之文，而云"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殆亦为河伯娶妇之事，盖河为伯，自不得不有夫人与之相配也。我们因说到洛嫔的问题，故连类及之。

在这里还应该附带言及的，就是浇与其嫂通淫的问题。王逸《章句》说浇嫂即女岐，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以为女岐即《天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王注："女岐，神女，无夫而生九子也。"此女岐为星名，即尾星，《史记·天官书》"尾为女子"，这故事的变化虽不可知，但我疑心女岐或即少康所差使者，则彼女或夏人之女，因之，女岐亦为夏人之女乎？其详细情形，书阙有间，无从揣测。至浇通于嫂事①，为后人所诋毁，今文《尚书·益稷》言傲"朋淫于家，用殆厥世"。"朋淫于家"即《天问》之"馆同（通）爱止"；用"殆厥世"，即"亲以逢殆"也。案图腾社会之习惯，兄弟同妻，姊妹同夫，如舜与象共娶娥皇女英，二女共有舜与象，亦若王亥王恒共宾于有易氏之女，故《天问》云"眩弟并淫，危害厥兄"，鏊（浇）之通乎其嫂是派定的，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往至其户，佯有所求"。这真是后人以己忖人的心理的表现。但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片鳞，对于传说全体明了不无裨益。

（十三）鉏、穷石、斟灌、斟鄩、过、戈

我们在第三节"羿为东夷之大君"中，论羿的故地在今山东德州北，即《汉书·地理志》所谓"鬲津，故有穷后羿国也"。猜想羿曾经

---

① 《路史后纪》卷十四《寒浞传》："浇恃多力，怂欲不忍，恶虐以逞，朋淫不义，而通于邱嫂岐。日康娱自忘，馆同所止，少康灭之，及女岐。"邱嫂即嘉嫂。关于女岐，女艾在传说中之地位及其真相不详，姑阙疑，但相信决非如旧说之简单。

住过这个地方。其后由山东进入河南滑县，此即在《左传》（襄四）所说之鉏，《后汉书·郡国志》濮阳有鉏城，即此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即今卫辉府滑县东方十五里的鉏城也。《路史·国名纪》亦以鉏在卫南，谓即《左传》襄公十一年城桐之桐。总之，我们知道羿原先是山东东夷，后来进入河南北部。且滑县又为古豕韦之国，（说详后）即猪国，亦即河伯。羿所射之河伯在此，当然羿所迁之地亦在此。

《左传》说羿自鉏又迁于穷石，此穷石之所在，说者纷纭，莫衷一是①。但大致亦河南，《史记正义》引《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而不言究在何处。《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杜注云："周地，不详其处。"杜注又云："刘在缑氏西北，尹则巩县西南，近偃师，穷在刘尹二邑之间。"考洛阳南有通谷，疑即穷石之所在，石谷二字形近，穷通二字义相反而实相成，或后人以穷谷地名不雅始改为通谷②。若然，则通谷之地即穷石之地望矣。曹子建《洛神赋》云"余从京域（洛阳），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辗辕，经通谷，陵景山"，李善注引华延《洛阳记》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旧名通谷。"《河南郡国经》按辗辕山在河南偃师县东南，接巩县、登封二县界，意即今之嵩山山脉，又曰："景山缑氏县南七里。"则穷谷之所在当于洛阳一带求之。且羿射河伯以后"妻彼洛嫔"，其所迁之地自应去洛不远，否则便无法妻彼洛嫔了。

《楚辞·天问》问及"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以后又曰："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历代注家皆以此四句为羿，吾

---

① 罗苹《路史后纪》注云："穷石即有穷之地，今寿之安丰北，有穷谷穷水。"按在今安徽霍丘县。

② ［清］雷学淇《纪年义证》首倡此说，曰："说者谓因其名不美，举相反者易之，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文选·洛神赋注》），即是。"见梁啸氏《雷学淇纪年义证论夏邑邢鄙》，载在《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三期，通卷第二十七期，1935年禹贡学会出版。

师闻先生曰：此四句殆亦非羿事①。《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 海内昆仑之虚……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夷）羿莫能上冈之岩。

云按此昆仑不必指定为祁连山脉。凡高丘之地皆得称昆仑。此山绝高。非羿莫能上。而《山海经》言昆仑，《楚辞》言穷。似乎这穷谷亦即是昆仑之山。观夫洛阳之南有嵩高熊耳之山，岂穷谷即在此处山地乎？

斟灌斟鄩。杜预《左传注》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按寿光县在今山东寿光县。平寿县在今山东潍县。考斟鄩古国名，字本作寻，以为国名，故作鄩。祝融后斟姓居云，故曰斟鄩。斟姓后，夏人以封同姓，故《世本》曰斟鄩氏姒姓。《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地理志》注，《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大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是斟鄩为大康、羿、桀三人之都。而《尚书·五子之歌》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太康所居为近洛水，不应远居山东，且羿自鬲县入居河南，迁于鉏（滑县），正有事于中原，亦不应忽尔引退，远逝山东。则斟鄩之地望当于河南求之，不应该在山东。《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曰"斟寻②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可谓一语破的。但斟鄩究竟在什么地方，臣瓒亦未言明。雷学淇《纪年义证》论夏邑鄩鄙曰：

> 此谓斟寻在河南，即《左传》所谓"郊鄩潰"杜注所谓巩县西南有地名中，《括地志》所谓"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张仪列传正义》）是也。……且太康之长，汉以前无明文，惟《书序》之言，《纪年》与之合。盖洛汭即洛水入河处，须谓处于其地，待其五禹之谓也。鄩即在洛汭西南五十余里，传云"居为近洛"，此

① 罗苹《路史后纪》注云："《天问》云：阻穷西征，岩何越焉"此谓羿也。

② 斟寻之斟又作𠂤，见《玉篇》，钱大昕《史记考异》云："草书甚作𠂤，与土相似，故斟或作𠂤，师古不能辨正，但音𠂤为斟，《广韵》亦兼收二字，盖六书之不讲，隋唐人已然矣。"

之谓也。《帝王世纪》云:"夏太康五弟须于洛汭,在巩县东北三十里"(《汉书·神国志注》)以晋以前之巩县。《水经注》所谓巩县故城者是,在今县西南亦三十里,古时洛汭在今县正北,所谓洛口者是。……郭邑故址在今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在鄫师县东北十三里。

此斟郭之可考者也。

斟灌之初地,据雷氏云在山东曹州府西古观城,

洛地址近斟郭,无所谓观,北海之郭灌,乃自河洛往迁者,无与于此。《战国策》曰:"齐伐魏,取观津",高注云:"故观邑临河津,故曰观津。"《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应劭注云:"夏国也,东汉为卫国县。"《水经》曰:"浪水故渎,又东卫国县故城南,古斟观",《世纪》曰:"斟观,卫地。"臣瓒《汉书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水经·巨洋水注》)晋废东郡立顿邱,改曰卫县,见《晋书·地理志》,后遥因之,隋以后改观城县,今山东曹州属之西古观城是也。

是观地之得名乃因启子武观之故。武观为启子,后为夏同姓诸侯,故夏后相于敉亡之余往依之,后为浇所灭。至于斟灌地名之迁从于寿光者,或为民族之迁播。其初地或在此而不在彼。《左传》说寒浞使用军队灭斟灌及斟鄩氏,处浇于过,盖灭其国而有其地,则过即斟观,并非二地。其"处豷于戈"者,杜注说"戈在宋郑之间",今归德开封二地即宋郑界。雷氏云:

开封之杞县东北,有地名玉帐,或即宋郑隙地之玉畅也,戈当在此不远。

未知然否。

然《史记·夏本纪》斟灌又作斟戈,钱大昕《史记考异》曰:"戈灌

声相近”，疑戈亦即观，与过同，疑未能明也①。

（十四）少康以后夏与鸟夷的斗争

我们从以上所论，知道夏和夷人的斗争即是中原蛇部族和山东鸟部族的斗争，而斗争的最高峰便是羿灭了夏，经太康、仲康、相三世（今本《竹书纪年》云：八年寒浞杀羿）。而其乱始息。代之而起的便是河南省北部的猪部族，他赶走了东方的夷人，把他们的大君羿杀了，又自己想当起天下的共主，把夏后相也杀了。其后寒浞为羿的同党靡所杀，浇和豷被女艾和后杼杀了，这样便作成了蛇、鸟、猪三部族斗争的历史。

我们再一回想夏人和东夷的战争，自启与益战，启与有扈氏战，以至于太康失国，后羿来侵，正是一贯的民族斗争史，因而使我们绝对相信后羿的传说是有根据的。少康虽一时中兴，把东夷赶回山东半岛——这时候大概就是斟观、斟鄩、过、戈诸地名迁徙到山东的时候——但并未完全挡住夷人的西侵，结果还是被夷人灭了。表现在这种事实上的，就是商汤之灭夏，建立殷代的事实。我们可以说终夏之世，夏始终是被东夷所困，这大概因为夏人已进入于农业社会，而夷人还是一个渔牧游猎的民族，所以在神话上表现出那些善射的故事。夏被商所灭，只不过是如一般农业民族被渔猎民族所侵害的一种反复的常见的诸例之一耳。

我们用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及《后汉书·东夷传》三个材料互相参证，可以稍睹夏人和东夷斗争的史实，并且补苴《史记·夏本纪》的不足。

〔少康〕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古本今本《纪年》同，今本作二

---

① 吕思勉氏云戈、斟观，其地亦在河洛，云：“斟观说已见前。（云案与雷学淇说同）斟戈，《索隐》云：‘左氏世本皆作斟灌’，则戈灭一地。窃疑戈斟灌，过即斟鄩，寒浞灭二国后，以分处其二子，地亦在河洛之域也。”（《先秦史》第八章《夏殷西周事迹》，九十七页。）

年）

〔辛芬〕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同上）

〔后荒〕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古本，王国维之九字下或夺夷字，疑谓后芬时来御之九夷。今本作帝芒）。

〔后泄〕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今本古本并同，惟今本阳夷作黄夷）

〔不降〕 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同上，云按九苑或为九夷之误）。（下隔帝扃一世）

〔帝厪〕 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同上，今本作八年，胤甲即帝厪。下隔帝孔甲、帝皋二世）。

〔后发〕 后发（癸？）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人舞。（同上）

〔帝桀〕 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日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古本，今本作十四年，文字稍异）。

二十九年，商师取顾，三日并出，（今本，王国维氏《疏证》云："《开元占经》六引《尚书考灵耀》：黑帝之亡，三日并照。又引《孝经纬》：夏时二日并出，识曰：桀无道，两日照。"）

三十一年，商自隔征夏邑，克昆吾，大雪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获桀于焦内，放之于南巢。（今本）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古本今本并同）

我们看这以上所引材料，都可以看出夏人和夷人的交涉，时而宾服，时而叛离，为害最甚。夏人受东夷的害宛如周人受西戎的危害一样，而结果都被他们各自的宿敌颠覆灭亡了。少康中兴是因为他把东夷一时地打退了，所以史家名之曰中兴，犹之乎周宣王时地把猃狁

打败，而史家把他也叫着中兴一样。《后汉书·东夷传》也说："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东舞。"帝芬、后荒、后泄三世，九夷来宾，后荒更东狩于海，获大鸟，这大鸟疑心是鸟夷的图腾。帝下降时，伐九苑，"九苑"殆即"九夷"之讹；故帝厪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这十日不用说就是羿以前所射过的十日，皆十夷之以日为图腾者。这十日又等于是说十夷又起来作乱。其年帝厪薨，究竟他的死是不是为夷人所杀，都有问题的。"桀为暴虐，诸夷内侵"（《后汉书·东夷传》），观桀伐岷山，得二女，岷山疑为齐之汶山，为东夷之地，二女既为伐岷山所得者，则二女当亦为东夷之二女，这一点我们又可从二女之名琬、琰得知。我们知道《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鹓，来风曰狻（鹍）是处东北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我们说鹓鹍即东方的鸟夷，其人以鸟为名，恰巧，即以鸟为图腾，桀伐东夷所得的二女，亦名琬琰，不用说琬琰即鹓，即鹍，与月母之国二女子之名完全相合。可知桀伐东夷，得其二女以为嫔妃。其元妃妹嬉遂与伊尹通，共同谋夏。我们看古本《竹书纪年》说"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疑末喜为洛伯之女，则末喜之末，或为宓妃之宓之共同的假借字，其故殊未可知也。《楚辞·天问》云：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王逸《章句》说："蒙山，国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国，而得妹嬉也。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汤放之南巢也。"以末喜为桀伐蒙山（即岷山）所得者，说殊混淆，究不若古本《竹书纪年》之说为当。

统观以上，可知终夏之世，夏人始终和东夷不断地斗争，更可知后羿之篡夏，只不过是在这长久的夷夏交争之中的一个高潮，但结果夏还是被东夷之商灭了。我们看《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关于在商代东夷作乱的纪事，仅仲丁六年征蓝夷一次，河亶甲四年征蓝夷（此年号据今本《竹书纪年》），其余四百九十六年之间竟全无记载，这表示商人本为东夷。商汤灭夏，等于夷人灭中国，夷人却作统治者，当然无用其内哄了。等到周灭商以后，这些夷人又联合起来寇

周，有淮夷徐戎等等，后来周公东征，好容易才把这些夷人打平了，《后汉书·东夷传》说："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我们看这些书本上的记载，揣情度理，一一皆有所依据，又不独后羿之传说为然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写成
一九四四年五月改写竟

（原载《中国学报》1944年第二卷第3、4、5期）

饕餮考

——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

提　要

世界古今未开化民族多于器物上雕镂动物花纹，论者谓为各族图腾崇拜（Totem Cult）之表现，盖藉此以达到个体与图腾之间一化（Assimilation of Totem）。我国先秦古器物上多刻绘动物花纹，有作龙鱼之形者，有作鸟兽之形者，虽繁简有殊时代非一，然通乎三代之器物，而迄未见有作植物纹者。此种美术花纹，在昔皆视为考古学所研究之课题，著录考证，代有其人，然于此种花纹造作之由来，殊少得当之解释。愚年来颇治神话学与民俗学，窃思若能由神话学探索此种花纹之神话的意义，由民俗学解释此种花纹之原始的性质，当为极饶兴趣之事。今即以此为线索，由古书上之记载，合之古器上之材料，参以初民社会之风俗，推衍比勘，以求一解，此即本文所采用之方法与目的也。

中国古代器物花纹以蛇纹为最早，此种花纹应用最广，至今弗替。愚意此种蛇纹即中国蛇族——即以蛇为图腾的氏族之族徽。余于1940年撰《蚩尤考》①，论蚩尤之族以蛇为图腾，又论鲧禹为蚩尤

① 当时为读书报告，后刊于《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四、五两期。《蚩尤考》刊印后，续撰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中央亚细亚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鸱尾考》（《留日同学会季刊》第六期），及本篇所论，皆为考证中国古代蛇图腾之文字。

之后，则此种蛇纹当为蚩尤或夏人图腾之遗留。又诸蛇纹之中以“饕餮纹”为最早，今考饕餮即蚩尤之图像，其先原为夏民族之图腾标识，其后递降而为有辟邪意义之美术花纹。考其语源“饕餮”为双声连语，其义为“贪”；论其物象为“蛇”，即亦“蟠螭”若“夔龙”。初作此图之人为夏人，盖所以崇祀其图腾及先祖；由此言之，我国铜器之发明，当肇自有夏。夏亡国后，匠人奉事新朝，依样葫芦，乃失去图腾的宗教原义，泛然降为一般的美术花纹，而兼有厌胜之用意，此即现存商初铜器上所见之饕餮花纹是也。

“饕餮”所象之物为蛇，“夔”亦为蛇，饕餮纹仅存蛇首，间亦有身，夔龙纹则首尾咸具，宛然长蛇；盖一为正面，一为侧视；其形体之变化有殊，而意义之原本无二。他若蟠龙、虺龙、蟠夔、蟠虺，金石学家，区分繁琐，多立名目，其实亦皆为蛇纹之演化：合而观之，可得其演变之迹象，分而观之，则无由明其会通，今兹所述，一并及之。

又禹作“九州”，禹铸“九鼎”，九州实即禹土，九鼎亦为禹鼎，凡此诸名，亦无不出于图腾。更考乐正夔与夏后启为一人，夔击石拊石，启九辩九歌。《九辩》即是禹辩，《九歌》即是禹歌，《九招》亦即禹跳，其初皆为蛇氏族之图腾乐舞。更考“夏”“夔”一字，夔为人名，亦为夏号；夔字取义于长蛇，夏字初恉为图腾。人名国名，初本无别，艺术历史，原为一体。凡此名物，皆由图腾制度所孳生者也。

中国铜器既为夏人之发明，其器物花纹饕餮又为其图腾及先祖之表徵，则中国此时已有灿然美备之文化。器物花纹又与文字为表里，夏人既造此图腾花纹，则中国文字及其他文物制度亦必启于有夏。因之，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为三代礼制之所因，先圣之言，诚不诬也。

一　何谓饕餮纹

我国古器物上应用最早，历时最久之花纹为饕餮纹，凡石器、玉

器、陶器、骨器、蚌器①、象牙器、铜器，无不有其迹象，木器以易朽故，鲜存于人间，揆其先当亦有之②；故饕餮纹实为中国美术史与工业史上最重要之课题，饕餮纹之意义明，则中国古代美术史上诸多问题皆可大明；推而言之，为此种艺术根底之文化生活亦可藉以考知。此吾人所以念兹在兹，于此花纹三致其意者也。

传世铜器其最早之花纹为饕餮纹，其形巨目侈吻，有鼻，有眉，有角，状甚奇傀。自宋以来金石学家即名此种花纹曰饕餮文，宋吕大临《考古图》有"直耳饕餮鼎"，及"饕餮鼎"之目，其卷一"癸鼎"附李氏录曰：

> 又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吕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古书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③。

此种考证殆凭艺术上之直觉，而未作周密之考察，顾其说则诚允，故犹至今沿用。民国以来，考古之学，度越前修，器物出土亦与日俱增，学者遂由文字铭辞之考索，进为图案花纹之研究，此倡彼和，蔚为风气。东莞容希白先生近撰《商周彝器通考》，于此种花纹曾作综合的分析，计分六类：

> 一、有鼻有目，裂口巨眉，纹中多间以雷纹。二、有身如尾下垂，口旁有足。三、两眉直立。四、有首无身，两旁填以夔纹。

---

① 饕餮纹蚌器，各家书著录甚少，惟李济之博士《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纪念论文集》上册，民国二十二年中央研究院出版）谓"殷墟出土有形似蚌壳饕餮头的装饰品"。其他若石器、陶器、骨器、牙器等有此种花纹者，将于下文引论之。

② 木器上雕刻花纹，今虽不存，然颇见于古书，《淮南子·俶真训》："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奇禽，杂之以青黄，华藻鸿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

③ 李氏名辟，字伯时，庐江人。见元大德间陈翼重刊本《考古图》所附"《考古图》所藏姓氏。"后宣和间徽宗命王黼《修博古图》亦以饕餮名器，如"商象形饕餮鼎"，并附案语，知此种命名为当时一般之见解。

五、鼻眉口皆作雷纹。六、两旁填以刀形。七、两旁无纹饰，眉作兽形①。八、眉往下卷。九、眉往上卷②。十、眉鼻口皆作方格，中填雷纹。十一、眉目之间作雷纹而无鼻。十二、身作两歧，下歧上卷。十三、身作三列雷纹。十四、身作三列，上列为刀形，下二列作雷纹。十五、身一脊，上为刀形，下作钩形。十六、身一足，尾上卷。合观之则为饕餮纹，分观之，则成夔纹。此种纹饰通行于商及西周初期，西周后期已不多见，《吕氏春秋》言周鼎著饕餮，不知饕餮纹已盛行于商代矣③。

容氏此书于饕餮纹之形状，可谓条分缕析，曲尽周详，顾限于体例，于此种花纹之来源，及其意义之演变，未能详加考证。民国二十三年乐山郭沫若氏撰《两周金文辞大系》，其《图编序说》曰：

饕餮、夔龙、夔凤、均想像中之奇异动物。《吕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古盖有此神话，而今失传④。

又论开放期（郭氏定为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之纹饰曰：

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则不免粗率。

---

① 按此非兽形，仍是夔纹，观《武英殿彝器图目录》（1934年影印本）五十二页《门且丁簋》及德国人艾克（Gustov Ecke）《使华访古录》（1939年印本）图八"利簋"可知容氏以此图之角形似耳，遂称为"兽"，殊不知此为角之变形，仍是角非耳。

② 就图相之部位言之，此二者仍是角非眉。

③ 《商周彝器通考》凡二册，1941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燕京学报》专号之十七。为继乐山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后之综合的著作，为研究商周彝器之必备书。

④ 郭氏《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原与《考释》为一书，后析分为二，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

一再申述此种花纹之构成，源于古代之神话。着想诚是，终未发其覆①。今不揣谫陋，思继两位先生之后，用神话学及民俗学方法，一探此种花纹之来源，及其意义之演变，其亦博古君子之所乐闻欤？

二　说饕餮字义

吾人欲明饕餮之为何物，须先知饕餮之字义，《说文》《食部》云：

> 饕，贪也。从食号声。叨，饕或从口刀声。𩚨，籀文饕，从兽省。餮，贪也。从食殄省声。《春秋传》曰："谓之饕餮。"

《广雅·释诂》：

> 饕餮，贪也。

按《说文》，《广雅》之训本于《左传》，文公十八年曰：

>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

《淮南子·原道》篇曰：

> 贪饕多欲之人，漠瞑〔滇眠〕于势力，诱慕于名位，冀以过人

---

① 时人或称饕餮为"兽面"或称"兽头"，乃自宋以来相沿之旧称。日本滨田耕作博士据男爵住友吉左卫门所藏"饕餮食人卣"之图像，其饕餮文作人面形，遂以饕餮纹乃人面之表现，见《支那古铜器研究之新资料》——《传为殷墟发见之象牙雕刻及土器破片》（《国华》第三百七十九号）。石田干之助氏《饕餮纹の原义に就いて》（日本《考古学杂志》第十八卷第四号）云饕餮纹为目之表现，其原义为妨邪视之侵害，乃以目制目，以毒攻毒之意，盖世界各民族有邪视招来祟祸之迷信，故中国人在铜器上作巨目饕餮，以为护符或咒物之用。其说又见于《支那に于计百邪视の俗信に就いて》，载在《民俗学》第一卷第二号。德国人夏德《中国上古史》（Friedrich Hirth：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908）谓为西藏猛犬之表象，美国人劳佛《中国古玉考》（B. Laufer，Archaic Chinese Jades 1924）说铜器上饕餮纹之形式多种多样，想为代表不同的神话上的人物或鬼神，而不能一概总称为"饕餮"，如独断的宋代金石学家所言者，顾其论止此，未出新说。以上数说以滨田博士说为近是。石田氏之说虽有趣而无中国书本上或民俗上的材料以为之证。此种思想之可能为有，但为引申意而非本义。若夏德之说则强不知以为知耳。

之智，植高于世。①

又，《兵略》篇：

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

《后汉书·窦武传》：

陛下妄任近习，专树饕餮。

《文选》张平子《东京赋》：

进明德而崇业，滌饕餮之贪欲。

以上各书俱训饕餮为贪，而贾逵、服虔、杜预强分之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顾野王《玉篇》因之，曰："饕，贪财也；餮，贪食也。"可谓一语破的。

饕一作"叨"，谓叨为贪者见于以下各书：

一、《书·多方》篇：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惨忿〕日欽，劓割夏邑。

二、《庄子·渔父》篇：

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

三、《方言》卷二：

叨，惏残也。陈楚曰惏。

四、《后汉书·党锢传·岑晊传》：

父豫为南郡太守，以贪叨诛死。

综合以上诸例，知饕餮二字乃形容人之贪婪无厌，固非一专有名词也②。考饕餮二字为双声连语，二字皆隶端纽下，其用盖如踟躕、蹢躅、拮据、匍匐之类。质言之，饕餮，即贪也。后世因某人贪叨特甚，遂用形容此人之状词，以为此人之名号，若后世之诨名者，此即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是也。此种词性上转移之实例，在口语中不常为吾人习用而不自觉乎？

---

① 从王念孙校改，参看刘文典先生《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又王符《潜夫论·班录》篇："灭典礼而行贪叨。"《后汉书·顺烈梁皇后纪》："贪财曰叨。"

三　说饕餮为蚩尤

（一）何谓缙云氏之不才子

《左传》文公十八年言饕餮为缙云氏之不才子，欲知饕餮为谁，须先明缙云氏为何人。杜预《左传》文公十八年注曰："缙云，黄帝时官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答昭子之问曰：

>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杜注曰："黄帝，轩辕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氏，缙云氏盖其一官也。"是杜氏以缙云为黄帝官名①。愚案黄帝受命有云瑞，则缙云之号自必指黄帝而言。然则黄帝又何以号曰缙云乎？

愚撰《蚩尤考》尝发挥古代祥瑞之义，曰祥瑞者古代杀伐相砍之虚说，其事盖起于图腾崇拜。原古人多以动物为图腾，某族战胜他族后，战败之族恒率其徒众来归，因该族之名为动物，即等于言某某动物来归；如以凤为图腾之氏族投降别一族，自战胜者之民族言之，则曰"凤凰来仪"，"凤凰栖于庭"。以麒麟为图腾之民族来归，则曰："麒麟游于野"，"麒麟至乎郊"。以龟、龙为图腾之部落来归，并因此部落酋长曾治洪水，遂曰河出图、洛出书；神龟负之，龙马载之②。其后人类社会由渔猎，进为农业，初民信仰由图腾崇拜，进为祖先崇拜，社会之大本动摇，则一切隶属物若风俗习惯，宗教迷信，悉随之一变，于是乎古代以动物为图腾诸部落来归之事，遂讹传谓某某动物归；视为灵异，奉为祥瑞，而古代社会之真相自此遂不见知于人间。然则黄帝有云瑞之事，又何说乎？

愚前考蚩尤在天文星座上即"旬始星"，旬字甲骨文作，象龙蛇

---

① 《孔子家语·辨物》篇说同。

② 以祥瑞起于图腾部落之归顺，参看拙著《飞廉考》第四节"说凤为神鸟之思想出于图腾崇拜"。

之形，孙诒让《契文举例》释为"它"，刘鹗谓象虺形，以与鼎彝虺形相近①，王国维先生释为"旬"，唐立庵先生云字即螭龙之象形，龙可兴云，故亦即"云"之本字②。果尔，蚩尤为旬始，实亦即云。然则黄帝得云瑞之传说，盖起于翦灭蚩尤之事。蚩尤以龙蛇为图腾，为黄帝所翦灭而龙亦即云，故黄帝号曰缙云氏也。考《吕氏春秋·应同》篇云：

>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史记·封禅书》亦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愚意此黄龙地螾见之传说，与《左传》所言黄帝得云瑞之传说，皆黄帝翦灭蚩尤一事之演化，同出一源，源远枝分，传闻异辞耳。

云字即指龙蛇，云瑞既指黄帝翦灭蚩尤之事，则缙云氏之"缙"自必为"翦"字之假借无疑。质言之，缙字应为动词，非名词也。《说文》："缙，帛赤色也。《春秋传》曰：缙云氏。礼有缙缘，从系晋声。"《广雅释》："缙，赤缯也。"缙为赤缯，为名词，则"缙云"二字为不词。愚意缙为"戬"之假字，缙云氏者，"戬云氏"也。缙云之缙，训为动词，犹黄帝之乐曰"咸池"，咸字亦为动词。咸即戬、戡，戕，砍之本字，咸池即砍蚩尤若砍蛇。黄帝胜蚩尤造乐曰《咸池》，与黄帝胜蚩尤而号为缙云氏者，其事一也。吾人由咸池之为"砍蛇"，更可以证明缙云原义为戬云若斫蛇矣。

缙云氏之得名既指黄帝灭蚩尤之事，则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必为蚩尤无疑。不才子者，乱臣贼子也。黄帝之乱臣贼子非蚩尤而何？古人多昧于子字之义，疑此子为亲子之"子"，不知臣亦得称子，《大雅·灵台》诗所谓"庶民子来"者是也。

---

① 见《铁云藏龟序》。

② 参看唐先生《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辅仁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版。

（二）饕餮蚩尤俱性贪

饕餮义为贪叨，而缙云氏不才子之饕餮，性亦贪叨。《左传》文公十八年曰：

>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吾人就"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以下八句，知饕餮性贪，此八句不啻为饕餮下一界说。而为铜器图像之饕餮，亦有性贪之传说，《吕氏春秋·先识览》曰：

>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二者俱言饕餮性贪。而蚩尤亦性贪，《大戴礼·用兵》篇曰：

> 公曰：蚩尤作兵欤？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一作没〕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①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臣瓒说，亦谓蚩尤为庶人之贪者。今观蚩尤之罪状，为"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与《左传》所云饕餮"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不分孤寡，不恤穷匮"者，若合符节。而"不顾厥亲，以丧厥身"之词，与《吕览》所言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二语，亦几相似。总之，饕餮性贪，蚩尤亦性贪，故饕餮必为蚩尤。饕餮之字义为贪，蚩尤之性贪，故后人以蚩尤之恶德，为蚩尤之别号；犹黄帝灭蚩灭而号缙云氏者，义正相通。吾人由此三段记载，循环证明，可得如上之结论也。

不特此也，吾人更由蚩尤饕餮俱性贪之一点，可以考知《尚书·多方》篇何以云：

>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

① 参看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光绪五年谦德堂刊本。

"叨憤",《说文》土部引《周书》作"叨憤",叨憤即饕餮也。《淮南子·说山》篇云"大家攻小家则为暴,大国并小国则为贤",高诱注曰:

> 夏世不能上德,苟任劳力,而以辟土斥境,并兼人国为贤也。

是夏以贪叨名,虽在后世,遗风未泯。此虽出于后人之丑诋,然或事出有因。余考夏为蚩尤之后,今就其性贪之一点而言,似亦不无联带关系也。

(三)蚩尤饕餮俱象蛇

饕餮与蚩尤不特性质相同,且二者之取象亦同,所象者何,即蛇也。吾人就其同为蛇之一端而言,已优足证明饕餮即蚩尤。蚩尤之取象乎蛇,即以蛇为图腾者,具详拙著《蚩尤考》中,兹不赘。饕餮文虽变化多端,要其形为"虎头蛇尾"。乃限于器物部位之狭小,只能雕镂首形,无法刻画全身,若施之刀兵或盘盂等器,因部位稍裕,则并及其身,实宛然一条长蛇也。取彼兽头,益此蛇身,则饕餮之真形毕见。不特此也,古代宫廷铸器之大匠,其构图之精巧,有非后人所能想像者,即饕餮文在钟鼎等器只刻兽头者,往往取以下两种方式,透露其为蛇身之意:(一)除有首无身之饕餮纹外,凡有身者,其图皆可视为两个夔文之合体,夔文者何?蛇纹也。夔纹为侧身形,合两夔文,即成一正视形之饕餮纹。如容庚氏《武英殿彝器图录》五十二页"门祖丁簋",十八页"非子孙父乙鼎",二十三页"饕餮纹鼎",五十一页"饕餮纹无耳簋"容氏《颂斋彝器图录》六页之"事父簋",德人艾克(Gustav Ecke)《使华访古录》图九之"利簋"等是。(二)若有首无身,则其两角或作夔纹,如黄濬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上二十九页"饕餮文壶"、又二十一页上"盨方彝"、《使华访古录图》八"大亚方彝"等器。或于腮旁填以夔纹,如《武英殿彝器图录》十四页"饕餮鼎",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父丁鼎",商承祚氏《十二家吉金图录》孙雪园藏"父癸鼎"等器是。吾人由此一方面知古代匠人构图之有据,所谓百变而不离其宗;一方面知我国铜器发达甚早,盖已脱离正面之模写,而为侧视之透露矣。除此间接表现法外,其直接表现饕餮

为蛇者，有如下数器：一见于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图录》卷下"商句兵"四，再见于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下"饕餮文铜柄玉矛"，三见于日本梅原末治博士《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第三十七"嵌石虺龙文古式铜戈"，及图版第三十八"嵌石虺龙文铜柄玉矛"，图版第四十五"嵌石饕餮虺龙文铜钺"等器。戈钺之图像，同于于氏之句兵，玉矛之图像，同于黄氏之玉戈①。又梅原博士《河南安阳遗宝》图版第八十三"饕餮虺龙文雕骨器片"，图版第九十七"虺龙饕餮文骨制品破片"四个，其物亦为有身之饕餮。又容氏《商周彝器通考》下册二十页图版二十"子妥鼎"亦为有身饕餮之例。此数图者，显然皆具蛇身，而金石学家或名之曰"饕餮"，或名之曰"虺龙"，或"虺龙饕餮"，或"饕餮虺龙"，游词臆度，漫无准则，皆惑于旧说饕餮有首无身之言，未能观其会通，失之眉睫矣。

尤有进者，古人于盘中多刻修蛇之形，旧名曰"夔纹"，或"夔龙纹"，此为区分之方便计固为不误，然就其形制观之，亦可名曰饕餮，因其首与饕餮无殊，仅多一蛇身耳。此等图形之代表作品为黄氏《邺中片羽》三集卷下之"舟盘"②，又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中有一"饕餮纹觥"，其形与"舟盘"之夔纹毫无二致，而黄氏名之曰饕餮，可见

① 此种双身饕餮纹又见古玉玦，黄濬氏《衎斋藏见古玉图》下册十三页上有玉玦作镂空双身饕餮纹。又日本《帝国工艺会编辑支那工艺图鉴》（昭和七年出版）二十五图《饕餮蝉纹勺》亦为双身之饕餮纹。由此种双身饕餮纹演变为"双身龙纹"，详见篇下。

② 又日人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著录归安姚氏所藏《父戊卣盘》与《舟盘》形制最似。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上卷二四页《蟠夔纹彝》，此物亦具蛇身，与"舟盘"之有身饕餮无大差异。

饕餮本有蛇身，其无身者乃因势乘便，为简体，非全貌也①。又意中国后代艺术上之"龙"，必怒目侈口，状似兽头，有角伸爪，初不悉此种作风之所承袭，今知饕餮即蛇，饕餮之"真相"为兽首蛇身，而龙之形状适亦为兽首蛇身，其怒目侈吻，鬐角奋爪之状，又与饕餮毫无二致，故在今日艺术家所表现或想像之"龙"，犹不脱饕餮花纹之窠臼。吾人由此一方面审知中国美术各有其悠久之传统，一方面就"龙"与饕餮在意匠上之关系，亦可确信饕餮之原始象形为蛇。蚩尤为蛇，饕餮亦为蛇，故饕餮即蚩尤。

（四）饕餮有刀纹附饰而蚩尤有造五兵之传说

饕餮与蚩尤，不特性质同，取象同，且在传说上亦同。余在《蚩尤考》篇中，论"蚩尤为战神"一节，言蚩尤为黄帝所败后，因其生前为中原蛇氏族之酋长，又传为武器之发明者，故死后被祀为战神，以蚩尤为中国之 Mars。《周礼·春官·肆师》曰：

> 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

郑康成注曰：

> 貉，师祭也。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

贾公彦《疏》引公羊说曰："师出曰祠兵，人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剑、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其后秦始皇祀八神将有兵主蚩尤之祀②。汉高祖起兵丰沛，亦祭蚩尤③。降至后世《龙鱼河

---

① 《商周彝器通考》下册 351～362 页所载《龙鸮纹觥》以下十一器大半皆饕餮纹觥。间有一二变例，乃匠人之独出心裁，其母题（Motif）皆为饕餮。又铜器卣之梁多作饕餮蛇身形，与此饕餮觥之形正同，如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图版三十四"鸟纽盖饕餮夔凤纹方卣"，图版三十五"牺首饕餮纹卣"，牺首即饕餮首也。

② 见《史记·封禅书》。

③ 见《史记》《高祖本纪》及《封禅书》。

图》等纬书更云在黄帝之世，已祀蚩尤为兵主矣①。其以蚩尤造五兵者，俱见以下各书：

（一）《太平御览》二七〇引《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农臣也。"又，宋罗泌《路史后纪》注引《世本》曰："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②

（二）《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三）《管子·地数》篇曰："〔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

（四）《吕氏春秋·荡兵》篇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

（五）《大戴礼·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欤？"子曰："否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

以上材料皆言蚩尤作五兵，其言"非作兵"者，乃故为驳辩之词，由此转足以知其必作兵；是蚩尤造五兵之传说，在古籍上已为定论。而古铜器上于饕餮纹旁多缀以刀兵之形，且其数适为五，如《武英殿》十五页"伯鼎"，《十二家吉金图录》固始张氏藏鼎一，黄氏《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卷一"[illegible]乍父癸鼎"等是。又《武英殿》页四十四"饕餮簋"，其图傍附饰当亦为刀兵之类，惟不审为何物。此种刀纹附饰间有施之于目旁者，如《武英殿》页二十一"[illegible]父丁鼎"，《尊古斋》卷一四六页"亞□敦"是。亦有施之于脊上者，如《十二家》贰十二"邑斝"，孙壮编《澂秋馆·吉金图》册一"卿鼎"等是。此种刀纹附饰或痕迹显明，

① 见《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

② "五兵"又称"五戎"见《吕氏春秋·季秋纪》："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驰马。"高诱注："五戎，五兵，谓刀剑矛戟矢也。"《淮南子·时则》篇同。《尚书·吕刑》谓蚩尤作五刑，意五刑之传说出于五兵也。

一望而知，或与他物相连，漫漶不可识，且此种刀纹附饰又少见于他种花纹中，设其中无神话传说为之底素，则岂能徒然作此蛇足。且饕餮似兽头，刀兵为凶器，古人作器又皆视为吉祥，不应于器上作此凶恶之图。故无论在思想上，习惯上，艺术上，绝无相关之联络，而庙堂铸器之大匠，其所制作又必有悠久之传承，绝非无意之妄作，则可断言。若以饕餮为蚩尤，蚩尤有造五兵之传说，故于饕餮旁丽以五兵附饰，则满天云翳，一扫而光。吾人由铜器花纹证明古书记载之非诬，更由书本记载抉发图像花纹之原旨，此不但足证明饕餮之为蚩尤，更可以推知治古史之方法，舍此莫由也。

（五）饕餮、蚩尤俱为畏图

饕餮在铜器花纹与后世图画中为“畏图”，其用意为厌胜辟邪。《左传》文公十八年言饕餮为舜所放逐，“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孔颖达《疏》曰：

> 螭魅若欲害人，则使此四者当彼螭魅之灾，令代善人受害也。《宣》三年《传》，王孙满说九鼎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也。

案铜器花纹中最早之图像为饕餮，此物能使人“不逢不若”，与传说上以饕餮御魑魅魍魉者，其事为一，自不待言。吾人由此可知饕餮在铜器花纹中之某一时期的用意，为辟邪，为畏图。因此种花纹丑恶可怖，故昔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职斯故也①。

饕餮在《山海经》名“狍鴞”，其物能食人，在“畏兽图”中，《山海

---

① 《隋书》开皇十一年正月丁亥，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禽兽，悉命毁之。又《大金国志》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冯子振序《增广钟鼎篆韵》：“靖康北徙，器亦并迁。金汴季年，钟鼎为祟，宫殿之玩，悉毁无余。”

经》畏图所绘皆食人之凶物也①。《北山经》云：

> 鉤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郭注狍鸮，"为物贪惏，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郭氏《山海经·图赞》曰：

> 狍鸮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还自龁割。图形〔于〕鼎，是谓不若。

此物食人，厥状奇丑，则其为畏图，为辟邪，亦无疑问。今观蚩尤亦有类此之传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龙鱼河图》曰：

>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五兵，仗刀剑大弩。……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帮皆为殄伏。

黄帝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可见蚩尤之像亦为畏图，与饕餮之为畏图者，其事如出一辙。吾人姑勿论画此图者是否即黄帝，蚩尤既有此威图传说，则其事必有所本。意《龙鱼河图》所载蚩尤为畏图之事，即指铜器花纹之饕餮而言，因饕餮即蚩尤，而饕餮纹实狰狞可怖也。

（六）"昔夏之方有德也，铸鼎象物。"

饕餮与蚩尤皆为畏图，则《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之言可知矣。《传》曰：

> 昔夏之方有德也（杜注：禹之世。），远方图物（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贡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贡金），铸鼎象物（象所

---

① 《山海经》一书有图有书，意图当更早于书，经图至晋犹存，故郭璞有《图赞》，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有"浏览山海图"之言。郭璞注经时曰："图一作某形。"而诸图之中有畏图，皆绘食人之凶恶，如《西山经》羭次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其名曰囂。"郭注："亦在畏兽画中。"《北山经》谯明之山，有"兽焉……名曰孟槐，可以御凶。"郭注："辟凶邪也，亦在畏兽画中也。"

图物，著之于鼎），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若，顺也）；螭魅罔两（螭，山神，兽形；魅，怪物；罔两，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此言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不逢不若。《左传》虽未明言所象之物为何，然就现存铜器言之，鼎上最早之花纹为饕餮纹，则禹鼎所象之物，当亦为饕餮。又据《左传》，知所象之物可以禁御不祥，其用为"畏图"，与饕餮之为畏图亦合，则禹鼎所象之物，当为饕餮无疑。然则禹铸九鼎又何必取象乎饕餮，禹鼎上所象之饕餮所代表者又为何物耶？

今欲审知此条文献之性质，非明"德"与"物"二字之意义不为功，德者何？神力也；物者何，图腾也。以德（virtue）为神力，法人葛兰言博士（Marcel Granet 1884～1940）已言之①，闻一多先生亦言之，所谓"五德终始"即五种神力之循环也。所谓"物"，即图腾，傅斯年先生已言之。傅先生之言曰：

《左传》哀元年，"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又庄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王曰："如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此谓一代有一代之色，即一宗有一宗之物。物者，可谓为国色之寄象，后世以五色配五帝德，盖其所由来者远矣。且此之所谓色，不仅以自然物为限，且标识于器品之上，《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又定十年，"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据此，则物为图腾标识更显而易见。……《诗·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

① Marcel Granet（1884～1940）Dances et Legends de la Chine Ancienne 1926。李璜有节译本，名《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德。”盖物者，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之所系，故如此重言之①。

傅氏之言，可谓一语破的。“德”与“物”之义既明，则《左传》此文可读矣。盖当夏民族之神力未衰时，铸鼎象其图腾（物），其图腾有保护氏族之能力，故又为禁御不祥之法物。其后夏德衰败，鼎迁于商；商并于周，鼎迁于洛；因其民族之式微，重器遂为他族所攫有，此即《左传》之文之译解也。夏民族铸鼎所象之物为其图腾，而愚考夏人为蚩尤之后，则其所象之物非蚩尤莫属矣。此非仅凭理论上之推断，徵之载记亦有根据，《文选》卷二张平子《西京赋》曰：

> 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蝄魅魍魉，莫能逢旃。

李善《补注》正用《左传》宣公三年之文以释赋，可知《左传》所云禹鼎所象之物实即蚩尤。一方面，鼎上最初之花纹据现在所考知者为饕餮，而孔颖达《左传疏》又以宣公三年铸鼎象物之事释文公十八年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鼎物既为蚩尤，则此饕餮又非蚩尤莫属矣。表以明之：

（文十八）饕餮═══夏物（孔颖达疏）
　　‖　　‖
（宣　三）夏物═══　蚩尤（东京赋）

蚩尤之为图腾——即以蛇为图腾者，已详《蚩尤考》中，饕餮之为图腾，除由文献上辗转证据即饕餮图象之本身。吾人由北美洲印地安人所崇拜之“图腾柱”（Totem Pole），知其状狰狞可怖，面部层出作侈口唅人状，而饕餮文在器形较长之器上如尊、罍、壶、彝等②，亦作层叠之状。又河南安阳出土大量饕餮文骨器及象牙笄片等，其饕餮纹亦作层叠之状，多至五六不一，其构图颇可与图腾柱相比较，意此

① 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傅先生跋陈槃氏《春秋公矢鱼于棠说》，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见梅原末治博士《河南安阳遗宝》图版八〇、八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皆是。1940年，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

种作风殆由图腾柱所演变者也。

又参以古代埃及雕刻之例，更可以相信铜器上之饕餮文原为图腾崇拜之用意。史前时代埃及人以牛、鳄鱼、鹰为图腾，在埃及史前史第三期阿穆雷期（Amratian Period）之陶器与符录上，多刻画鳄鱼、蝎子、毒蛇等形。又埃及王像石刻，于王首上多刻画神鹰荷鲁士（Horus）之形，皆为图腾之表徵也。此时期人民所着之饰物，其上亦多刻鸟兽之形，学者谓为图腾的表现。此种图腾雕刻在后来变为氏族之徽识，再后变为神的代表物。至第四期吉齐期（Gengean Period）城市兴起，其图腾遂变为各城邦之保护神，各城邦之旗帜上，多描绘图腾之像，与器物上之图腾雕刻出于一源①。此与夏人以蛇为图腾，更于器物上铸"饕餮"之像者，意正同也。至于现存各野蛮民族之图腾雕刻，为例甚多，不胜枚举，然其事则与夏人铸鼎象物之理初无二致。

饕餮一方面作"兽头形"，一方面又作人相。遽视之，二者似不相容，然此为证明饕餮为图腾之最好的材料。何也？图腾者乃以动物或植物为一族之标识，其族仍是人而非物。且据图腾社会进化之公例，当图腾崇拜转为祖先及国王崇拜时，图腾与祖先及国王结合为一，其表现于法物艺术者，即此半人半兽之象。济芳士（Jevons E. B.）谓埃及半人半兽像为由图腾崇拜至氏族祖先崇拜之过渡形式，其言至确。饕餮为蚩尤，故其像又作人形也。日本住友吉左卫门氏所有之"双鸟盖饕餮文鼓"②其饕餮文正作人面人身，两手上举，两足踞蹲，而其首上则有角若饕餮之角者。案人首绝无有角之理。愚意此种奇异之饕餮纹与埃及之半人半兽像同，其初或为晚期图腾社会由图腾崇拜进至祖先或族长、国王崇拜时在艺术上之表现。此器制作之时代或为周初，然因其器为乐器，而乐器又与祀典攸关，与宗教迷

① 本节关于埃及史前史之分期及所论列诸点，参看 V. Gordon Childe: New Lights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② 见住友氏《泉屋清赏》"彝器部"一三〇，滨田耕作编，大正八年国华社出版；又删订本《泉屋清赏》一六〇，1934 年出版。

信不可分，具有保守性质，故此器之时代虽稍稽迟，然此器上所表现之饕餮纹，必具有宗教迷信性质，保存与饕餮有关之较原始的神话传说，在饕餮花纹发展史上代表其初期形态，可断言也，若以此种奇异图像为饕餮纹，而饕餮即蚩尤，蚩尤即蛇氏族之酋长，揆以初民图腾信仰，以某物为图腾者，其部落成员，特别为其酋长，即此物之化身；又因其为人，故一方面仍是人而非物，故在艺术上犹残存此半人半兽之像，此即本图构成之因素也。吾人由此种人首人身饕餮纹益可以证明饕餮即蚩尤。

又考此人首上之两角，或为一种发饰，揆其原始或由图腾装饰变化而成，如北美洲印地安族中之伊哇族（Iowa Clan），其水牛部落编发二簇以象水牛之角。阿穆哈族（Omahas）中之鸟部落，结发额前以象鸟喙，或系脑后以象鸟尾，更于两耳上缀发以象鸟之两翼。海龟部落的男孩于头上结发六簇以象龟之首尾及四足。东非洲之曼幹加（Manganja）族之模拟水牛形的发式亦同①。余撰《蚩尤考》论三苗为蚩尤之后，而《淮南子·齐俗》篇曰"三苗鬘首"，高诱注曰："三苗之国在彭蠡洞庭之野。鬘，以枲束发也。"意铜器上蚩尤之像之所以有角者，或为此种发饰欤②？又容氏《商周彝器通考》下册八十四页，图版一四八"饕餮纹鬲"三，其饕餮纹作人面形，其眼直吾等之蒙古利亚眼相同也。吾人由此等饕餮图，可以推定其原义为图腾之表徵，亦图腾部落酋长之尊像，故其相又作人形也。

综合以上所述，知夏人铸鼎象物，即所以象其图腾，其图腾为蛇，故饕餮即蛇，其图腾后与其祖先、酋长合一，故其物亦即蚩尤，易言之，饕餮亦即蚩尤。余前论夏禹为蚩尤之后，苦无直接证据，今由夏

---

① 参看 J. G.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vol. 1, p. p. 26 ~ 27, Macmillan Co London, 1910。

② 友人孙海波先生《河南吉金图志胜稿》图一"人足鼎"，其人发上卷曲如角形，颇可与鼓上之人像相发明。又滨田耕作博士据此图像说饕餮文为人面之表现，其说诚谛。

人铸鼎象物一端更断定禹启必为蚩尤之后矣①。图以明之：

蛇 { 蚩尤——夏祖先，为夏所崇拜之物 ‖ 饕餮——夏禹铸鼎所象之物 } 图腾

（七）铜器上所见之蚩尤像

吾人由以上所述，知铜器花纹中之饕餮纹本为蚩尤之图像，其初为夏民族之图腾而兼部落酋长之像，其后降为一般的美术花纹，此由于民俗学与神话学所考知者也。顾昔人已有先我而发之者，不可不表而出之，以示不敢掠美。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商著尊说"曰：

> 今此二尊，形模古质，殊无虫镂。第以兽饰腹，以双耳挟肩，比周物为朴，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兽首，若傅翼而飞举，然观古宝器有为蚩尤之象者，皆为飞兽，而附以肉翅。昔人著其状于彝器者，以示贪残之戒；此尊之饰，盖蚩尤也。

此种"以兽附腹，以双耳挟肩，腹之兽首若傅翼而飞举者，"正是饕餮之象；而黄氏谓"此尊之饰，盖蚩尤也"，可谓一语破的。吕大临《考古图》卷二"四足疏盖小敦"附李氏录云：

---

① 中国铜器花纹中大概以蛇文与凤文有图腾的意义，《尚书·皋陶谟》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伪《孔传》曰："华虫，雉也。"《淮南子·本经》篇曰："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纷。"此"华虫"亦即"鹓鹐"，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按即《尔雅》之'鹭雉'，《虞书》之'华虫'，《左昭》十七年之丹鸟也。"按《左昭》十七年郯子对昭子之言，所谓鸟师鸟名，自蔡元培先生以下皆以为鸟图腾，则此条之山龙即指蛇图腾，华虫即指鸟图腾。蛇、鸟为中国古代图腾社会之两大宗族，故亦为铜器纹之两大系统。吾人由此可知器物花纹之与图腾崇拜的关系乃互为表里。降及后世，龙、凤犹为中国花纹图案之主体，盖出于此悠久之传统也。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说以《虞书》上之"山龙"即铜器花纹中之"夔龙"，"华虫"即是"夔凤"，古者鸟亦称虫，其说甚是。

耳为饕餮，足为蚩尤，亦著贪暴之戒。（原注：今画本以飞兽有肉翅者，谓之蚩尤。）《阴符经序引广成子传》云：榆罔蚩尤，炎帝之后。铜头铁石，飞空走险、以旄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尤不能飞走，遂杀之。

可见宋时金石学家通以飞兽有肉翅者，谓之蚩尤。所谓飞兽即饕餮，肉翅即饕餮之角或由目构成之身。《阴符经》引《广成子传》云云乃据《山海经·大荒东经》为言，所谓"以旄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者，即经言黄帝得夔，以其皮为鼓，声振五百里者是也。由是可知夔之传说与蚩尤有密切关系，正犹铜器花纹中之"夔文"与饕餮纹之关系也。（说详篇下）黄氏之后，罗泌著《路史后纪》卷四《蚩尤传》曰：

后代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戒。

罗苹注曰：

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

盖蚩尤性贪，而饕餮为贪，古人于此已有见及者矣。顾、黄、罗等人之结论虽与愚说同，而其所得结论之方法则有殊，因愚说乃由于民俗学与神话学之比勘而推得者，且此结论又为逻辑上自然之推论，与昔人之单凭书本与直觉者不同也①。

以上所论皆就饕餮纹之一端而言，今更进一步一考铜器花纹中有否全体为蚩尤之像者。若有，则不特由此可证饕餮之为蚩尤，且于蚩尤本身之故实，亦可藉铜器花纹而补苴考证。前兹所论，皆以神话传说说明铜器花纹之意义，今再由铜器花纹证明神话传说，二者之取舍虽异，然殊途同归也。

---

① S. W. Bushell's 据中国书亦说饕餮为蚩尤之表相，说见氏所著《古玉之发掘与研究》（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Jade 1902 vol. 11, P. 106），见劳佛（B. Loufer）《古玉考》184～185 页所引，又予之有此意见在读诸书之前，年来执笔为文，每设一义，往往已为古人所道破，深感学植荒疏，见闻寡陋。然古人意见，往往是非参半，其是者乃由学术上之直觉，其误者乃受旧说之束缚也。

铜器花纹中有通体作蚩尤之像者，见于以下九器：1. 黄濬编《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卷四"周人面兽体刀"，其形于刀脊上作一人形，上下各承一饕餮首。其上首旁出连一环，环作蛇纹，与上饕餮纹相连，可视为有身饕餮，其足下又有一饕餮头。愚考此人即蚩尤也。蚩尤为饕餮，故其首兼作饕餮首。饕餮为蛇，故环作蛇身，此种图像可称为饕餮与蚩尤之混合体，由此益足证明饕餮即蚩尤。又意此刀上所以作蚩尤像者，盖以蚩尤为兵器之发明者，其后又为战神故于刀上作其像以铭其功。今所见者则变为纯粹的美术装饰，而失却原有之意义矣。又殷墟出土器物中有"青龙刀"①，于脊上作修蛇形，与刀上作蚩尤形者同一作风，同一思想。

2. 日本原田淑人博士与驹井和爱教授合编之《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图版五，有一铜戚长九寸，其器有一管状之銎以受木柄，此銎上有一侧身人首像，戚之刃部与内部并有一饕餮纹，原田先生谓为战国时代之器。考此人像当亦为蚩尤，蚩尤为兵器之发明者，故于戚上作其像也。其人像旁附饕餮纹者盖以示蚩尤与饕餮为一。

3. 同书图版二十八"怪物持兵像"，为一铜制带鉤，长五寸五分，全体为一人形，口衔戈，右手持剑，左手持盾，右足挟斧，左足持剑，其羽翼及盾上皆嵌以金银，博士谓此器形乃表示汉代之各种武器。吾友贵阳姚茫子（鉴）先生曾为拙著《蚩尤考》作跋曰：

> 汉器带钩有作怪兽持五兵之象者，与蚩尤狰狞之状，造五兵之说正合。更推而上之，安阳出土物中多有与此象合者，此于蚩尤图像可得而考知者也。

姚先生之言不啻为《蚩尤考》作一铁证。又意古人以蚩尤之像为带鉤者，犹古人以饕餮之首为玉佩，皆取其杀伐厌胜之意，与饕餮之为畏图，使民禁御不若者，意正同也。

---

① 见梅原博士《河南安阳遗宝》三十七页，十七图"河南省濬县出土异形铜利器"，愚名为"青龙刀"者从俗称也。又黄氏《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前有"周康侯刀"，与殷墟出土者为同类物，惟铭文作"庚候"，非康候，且为殷器，非周器。

4. 武梁祠后石室，第二石画像，有一怪人头戴胥，手持刀戟，足操矛盾，与带鉤同一形状者，意亦为蚩尤之像。愚更考古代打鬼之傩戏，原为打蚩尤之戏，乃熊族（黄帝）战胜蛇族（蚩尤）后所作之图腾跳舞，此像即傩戏中之蚩尤像。其说详见拙著《大傩考》，兹不赘①。

5. 阳原李泰棻先生藏有一器名"蚩尤斧"，长一尺一寸，宽通柄五寸五分，柄与斧间有圆长桶可纳木桿，蚩尤像即抱桶而立，载于所著《癡盦藏》一书中，其言曰：

> 蚩尤首上有龙爪，示制服之意；赤体无衣，示蛮荒之状，口张而齿长，示凶恶之状，两手向后，示抱斧之状，两足似爪，下登兽首，示倒骑猛兽之状。

按此器与《邺中片羽》及《支那古器图考》所载刀戚上之人形，完全相同。其蚩尤像下有饕餮与刀戚之形亦合，盖为同一作风下之产品也。

6. 潢川孙海波先生《河南吉金图志腾稿》图一有"人足鼎"，鼎之四足作人形。此人有角或发饰蜿曲如饕餮，有身如蛇尾，意亦为蚩尤之图像。今检吕大临《考古图》卷二亦有类此人足之器，称曰"四足疏盖小敦"，李氏录云："耳为饕餮，足为蚩尤，亦著贪暴之戒。"云案此器形状与孙氏书"人足鼎"完全相似，而宋人已谓此图为蚩尤像，可见愚说有据矣。又意鼎足之所以作蚩尤像者，盖以蚩尤为亡国之大君，载鼎其上，所以使其忍辱负重，其用意与刑天无首纹同，说详下。

7. 海城于省吾先生示余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上有一"饕餮文盉"其器盖作人首蛇身，下绕器腹，构想甚奇，盖亦为蚩尤之图像。吾人由于此图之为蛇身可以确实证明蚩尤之以蛇为图腾。又此人首有角，可与饕餮之角相匹，意为蚩尤之族之发饰或面具。吾人由后代蚩尤戏中之有带角假面可以证明此"饕餮文盉"即蚩尤文盉。题任昉《述异记》曰：

> 秦汉间说蚩尤者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

① 未刊，本为拙著《傀儡与傀儡戏》之第一部分。

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唐苏鹗《演义》曰：

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尚不用牛头。

此戏之所以头戴牛角而相觝者，即因蚩尤之像有角也。晋人之所以祭蚩尤神不用牛头者，因牛头有角，蚩尤亦有角，恐神之触类见忌也。意蚩尤戏之头戴牛角，乃由于饕餮之讹传，饕餮即蚩尤，而饕餮有角，故蚩尤戏亦有角也。

8. 殷墟出土白陶中有一种普遍花纹，即无首一足之怪兽文①，其形似人而无首，下有一足，原田淑人先生比之说文中之"夔"字，云夔一足，此物即夔之象形，其说至趣②。愚以为说此为"夔"固不非，（说详下）然就其表象与含义言之，或为蚩尤形相之别一表现，易言之，亦即饕餮之别一表现也。考此种花纹之构图有二种手法：一、无首，其上带文作虺龙。二、有首，于带纹中着饕餮纹，以为其物之首。此二种表现法，虽有小别，然其取义则一贯：即无首者表示此物之被杀戮，一足犹一尾，表示此物之为蛇③。饕餮夔首，其形任安，则二者为一，自不待言。吾人由此诸特点，可以急骤联想，此物殆为蚩尤之表象。盖蚩尤为战败民族之酋长，为人所杀戮，故其像无首；蚩尤以蛇为图腾，故此像则一足；蚩尤即饕餮，故此像间或以饕餮之首为首。又就其以饕餮之首为首一端言之，则此图乃饕餮之引申（Prolonged）相，饕餮即此物之缩写（Condensed）形。合饕餮之首于此无首之身，则饕餮之真像毕现。不特此也，此图之特征为两手上举，今重检梅原

① 此种"怪兽文"由梅原博士介绍于世界，见梅原氏《殷墟出土白色土器之研究》，1932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出版。继见于《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昭和十六年出版，《河南安阳遗宝》1942年出版。

② 见原田淑人博士"说文より观たる夔の形态"，《考古学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十号。

③ 一足之解释，说详附录一及附录二。

氏《河南安阳遗宝》其图版七十三及七十四"骨制饕餮文形卣破片"，其饕餮文之两手亦上举①，且兼具其身，与此怪兽像之构图完全相合，则此白陶上之怪兽纹实饕餮纹之别构也。吾人由铜器上第见饕餮之一首，从未观其全身，今由兹图所昭示知饕餮本为有身，其所以无身者乃因为器物之部位所限。吾人更由饕餮之有手有身，知饕餮是人而非兽。饕餮既为蚩尤，而此白陶花纹又与饕餮相合，则此"怪兽纹"非蚩尤莫属矣。

此图取像之原义既明，今再就神话方面引申之，兼以正其名。梅原博士名此物为"怪兽纹"，原田博士称为"夔纹"，愚以为此图多为无首人像，兹就梅原博士《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九至十六所载者，皆为无首之像，就其无首之一端言之，此图应名曰"刑天纹"，刑天即无首，刑天者，蚩尤传说之别枝也。《山海经·海外西经》：

> 形〔刑〕天与帝至此争神〔位〕，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②。

郭璞《山海经·图赞》曰：

> 争神〔位〕不胜，为帝所戮；逆厥形天〔刑天〕，脐口乳目，仍操干戚，虽化〔死〕不服。

《淮南子·坠形》篇："西方有形残之尸"，高诱注曰：

---

① 铜器花纹中饕餮亦多有爪下垂，如梅原博士《河南安阳遗宝》图版八四、八五、八六、八七所载殷墟出土骨制诸器所刻之饕餮纹皆是。又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图录》所载"光鼎"《尊古斋所见吉金》图"□鼎"，陈宝琛氏《澂秋馆吉金图》"白敔"，商承祚氏《十二家吉金图》录貯之"敔鼎"，及《泉屋清赏》"彝器部"所载诸器皆是。

② "刑天"今本《山海经》误作"形天"，郭氏《图赞》又误为"形天"，此种形误，自宋已然。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读山海经》十三首引曾纮曰："平生酷爱此作，每以世无善本为恨，因《山海经诗》云：'刑天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猛志固常在"相应。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

一说曰：形残之尸，于是以两乳为目，腹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断其手后〔复〕天神断其首也。

刑天又一称"无头鬼"，《淮南子·览冥》篇："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高诱注曰：

神物，即神化之物，谓玄鹤之属来至，无头鬼类操戈舞也。

按《说文》："天，颠也。"刑天即无首，与此图之构像正合。刑天以两乳为目，今观安阳出土大理石鼎上饕餮之像，两目部位向下，正是以乳为目。稽之古书，《左传》文公十八年《正义》引《神异经》曰："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饕餮即蚩尤，而饕餮目在腋下，与刑天传说及此图所示者，完全相合。于此知饕餮、蚩尤、刑天图像四者乃一事而异名。刑天与帝争位，为帝所杀，与蚩尤与黄帝争位，为黄帝所杀，完全相合。刑天虽死不服，蚩尤死后仍为凶恶，刑天操干戚以舞，与蚩尤造五兵之传说又合。不特此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山海经》曰：

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

是宋本《山海经》作"口中好衔干戚而舞。"刑天口衔干戚，与前引汉带钩上蚩尤之像口中衔兵者，若合符节；则宋本《山海经》自较今本为有据。然则，刑天者，蚩尤；帝者，黄帝，刑天传说即蚩尤传说之别一遗存，其表现于美术者，即此安阳出土之断首人像。易言之，此断首人形即蚩尤之图像也。又意古人作此图像，其初或有旌德纪功之用意，如希莱工波利士（Hierakonpolis）所发现之埃及那马王（Narmer）纪功碑，其一面那马王冠红冠前进，有四人执旗先导，其旗杆顶上雕以神鹰，当为昔日图腾旗帜。其前方有馘首之卧尸十具，供血祭之用。此卧尸皆无首，而以首级置两足间，与殷墟白陶之刑天纹极甚似①。不过殷墟器物早已脱离图腾社会阶段，然此种花纹之最初的制作，或

① 参看 H. G. Spearing: The Childhood of Art. P. 215, Fig, 148, 149.

原为图腾社会之纪碑也①。其最初制作者殆熊族乎？

9. 除白陶外，一如梅原及原田博士所言者，此图又见于住友氏所藏"双鸟饕餮文鼓"，其形人面，额生双角，两手上举，两足蹲踞，而旁有刀文。再见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之殷墟出土大理石鼎②。此人像亦巨目，侈口，有两角，亦两手上举，两足蹲踞，就其形制与白陶上所见之"怪兽纹"为同类物自不待言。原田先生皆目为"夔"之象形，其说固不误，然余仍以为皆蚩尤之实相，因蚩尤为人，故其像作人像，蚩尤为饕餮，故其物又似饕餮也。吾人由于此种贯串会通之处，可以将此图像之全体复原，亦可以将其传说之真相复原，不可说执一端以自圆也。

于兹更有一事须一并论及之者，即殷墟出土中之骨器，陶器等杂器。前人于此多弗加注意。愚以为欲穷图案花纹之原委者，对此非予以莫大之注意不为功。吾人由于前述安阳出土之卣形骨制残器中，知饕餮有身，两手上举，与传统的说法，饕餮有首无身之说相违。由白陶中之"刑天纹"，知饕餮亦可无首，以表示其物之被杀戮。凡此具有特殊作风之图像，绝不见于一般铜器中。盖此种杂器或较铜器具有更悠久之传统，无论从艺术上、传说上皆近原始之面目。故由此等杂器之图像，可补铜器花纹之不足，或由此探索神话传说之原委，其有裨于花纹之了解与古史之研究者至深且钜，博古君子，其以愚说为有当乎？

---

① 《山海经》一书本有图有文，故郭璞有《图赞》之文，陶潜有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作。陶氏之诗即《山海经》之《图赞》也。潜诗曰："汎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又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今《山海经》之图久佚，吾人已不复得见，不图于殷墟出土白陶中独残留其遗象，若天诱其衷，以补《山经》之不足者，诚快事也。吾人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之一切传说，多为有据。

② 见 O. Karlbeck: Anyang Marble Sculptures, (Bulletin No. 7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35.)

四　论夔纹与蟠螭文等亦饕餮纹之演进

吾人就篇上所论知饕餮纹原为蚩尤之图像，亦夏民族之图腾，其初期或原始形态原为龙蛇之象征；今再就此点推论，以明其与其他龙蛇花纹之关系①，更就饕餮纹之"保守式"或"堕落式"在后代所遗留之痕迹，一一述其在民间生活中之意义，兼以与饕餮纹之原义相比较。

1."夔"纹，我国考古学家名侧身有角之蛇纹为夔纹，其状据容先生之统计有如下名式：

> 一、张口一角一足，尾上卷如钩，填以雷纹。二、上下唇如钩相向。三、上唇上卷。四、独角，口向下。五、两唇相合。六、身作两歧。七、身折而上绕。八、其身甚短。九、身短而填以雷纹。以上两者皆间以圆涡纹。十、鼻向下卷起象蛇。十一、首大身短，足在首下。十二、回首向后，首有长冠垂于前。十三、尾分两歧，一卷上，一卷下。十四、足形变易如刀。十五、尾向下卷，无复足形。一至十一通行于商及周初，十二至十五通行于西周。

愚意夔纹即饕餮纹之别构，其显明之证据即饕餮纹有时为两个相对的夔纹所拼成。容先生据《武英殿彝器图录》五十二页"门祖丁簋"及《使华访古录》图九"利簋"谓"合观之则为饕餮纹，分观之则为夔纹"，其言诚是。其实，不特此二器为然，一切饕餮几无不可作如是观。第二，饕餮纹旁多施以夔纹，或两角作夔纹，以明饕餮与夔纹为一。第三，饕餮纹身作两歧，下歧上卷，如《武英殿》十八页之"北子舁父乙鼎"，二十三页"饕餮蝉纹鼎"，五十一页"饕餮无耳簋"《颂斋彝器图录》六页"寧父簋"所见者，与《武英殿》之"父父丁簋"（十六页），"文方鼎"（八页）之身作两歧之夔纹，构图完全相似。第四，饕餮纹旁多饰以刀纹，愚说为此本于蚩尤造兵之传说，不图于夔纹中亦

① 本章所论夔文，蟠螭文等多取材于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四章"花纹"，谨此致谢

见之。如《颂斋续图》"履簋"(四十页)盖上之夔纹,足纹作刀形,且头前实以二刀,此点又复相似。第五、夔首形乃饕餮纹之简单化,世人多缘夔纹为侧面形,故不知其真相如何,而妄为区分,今观《武英殿》四十页"亚丑簋"之两头夔纹,一头侧面有角作夔纹,一头正面作饕餮纹,可知二者出于一本。有此诸点,知饕餮纹与夔纹同源于蛇纹也。

2."蕉页饕餮纹",据容先生云:其状(1)作蕉页形,中为倒置之饕餮纹,为三角纹,次裂口,次目,次两重之眉①填以雷纹。(2)中无裂口,三角纹即为口。(3)饕餮纹不若前两者之明显,然有眉有目,则一览而知也。此花纹皆施于觚及尊,通行于商代及周初。愚意此与"三角夔纹"绝相似,二者皆施于饕餮纹之上,皆通行于商代,皆作三角形,知夔纹与饕餮纹为一也。

3."蟠龙文",容先生据艾克《使华访古录》十七图"蟠龙纹盘","父戊酉盘","亚矢盘"三器,特立此名。其图作盘龙之形,巨首有两角,龙之内外,间以兽,鸟,鱼夔等纹作附饰,通行于商代。愚意此蟠龙文亦为夔文或饕餮纹之表现:就其同为龙纹,同有角,有目有耳,知蟠龙即夔;就其首为正视形,则其花纹又似饕餮;以愚观之,实为饕餮与夔纹之中间物,可称之为有身之饕餮或正面之夔纹也。又梅原氏《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七,载一"有盖虺龙雷纹簋",此"虺龙"亦即""蟠龙",所异者虺龙之首为侧视形,蟠龙之首为正视形而已。

4."龙文",此等龙文皆施于鸮之两翼上,下绕至尾,状至逼真。愚意此亦为"夔纹"或"饕餮纹",盖其龙首若为正视形则为饕餮,若

① "两重之眉"应作"次眉,次角。"

为侧视形则为夔纹也。吾人由此更可推知饕餮与夔龙为一①。

5."两尾龙夔",其状(1)一首居中,两尾分列左右,有四足,上下填以雷纹,如《武英殿》七十一页之"天龟簋"。(2)无足,上下填以六点圈纹及雷纹,见《十二家彝器图录》式二之"父乙方鼎"通行于商代及周初。愚意此亦为夔龙文若饕餮纹之演变。又就"父乙方鼎"之龙首观之,与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十五页所载之"饕餮纹铜柄玉矛"之饕餮纹完全相似。矛之上饕餮纹双身,此龙纹亦双身,知二者原为一物。又意后代器物花纹上多作二龙戏珠之形,与此两尾龙纹当不无关系。

6.虺纹,其状(1)角作伞形,鼻作三叉,一足向后。(2)角作戟形,鼻曲向上,一足向前,通行于商代。愚意此种对称的虺纹,亦为饕餮纹之别构,与《武英殿》二十五页之"门祖丁簋"及《使华访古录》图九之"利簋"二器上所见之饕餮纹完全相似。彼二器之饕餮纹由二夔纹合成,此由二虺纹作成,实皆一种花纹也。

他若《商周彝器通考》中所载之"目雷纹"乃有首无身之夔纹,其图或两身共一夔首。或上下二夔身,中共一目。其两身中共一目者,亦见于殷墟出土之白陶,载在《邺中片羽》第三集下卷二十六页。"蟠夔纹"夔形蟠屈,张口高冠。""仰页夔纹"乃三角夔纹之小变。"蛟龙纹"象众蛇蟠绕之状;"窃曲纹"中多"两头蛇纹"与"目雷纹";"两头兽纹"即两头蛇纹,斯图亦是蛇而非兽,其一首侧视如夔,其一首正视如饕餮,亦有作两蛇钩连为一种图案纹者。"蟠蛇纹"则象群蛇丛聚,昂首腾尾,极彼诡云幻之妙。"兽带纹"亦是蛇而非兽。"象首纹","象鼻纹",与"兽带纹"同一作风,皆为群蛇钩连之状。"垂叶兽纹"、"垂叶象鼻纹"与"三角夔纹"及"仰叶夔纹"无殊,亦是蛇非

① 按"夔龙"为k-l复辅音,夔龙亦即"虺龙"若"蛟龙"。凡我国k-l复辅音皆有滚动旋转之意,蛇身滚动故曰夔龙也。《尚书》虞廷群臣中有夔有龙,前人以为二人,以夔掌乐,以龙纳言,意此夔龙当为一人,其所以得此名者,即因夔龙为图腾也。

象。“蟠虺纹”亦与“兽带纹”同，皆变为极度的图案纹，至今匠人犹将此种图案施之窗棂之上。“兽面蟠虺纹”，兽面之上有两螭相背两旁则螭身蟠屈，其兽面则与饕餮相似，此中消息，尤耐人寻味。

以上各种花纹几无一不为蛇纹之表现，皆饕餮夔龙之变形，其时代约当春秋战国，繁缛纤巧，踵事增华，由实物之写生，进为极端的图案花纹，以视商与西周之器以饕餮夔龙为主要花纹者，繁简不一，因革有自。然表面上虽千变万化，然其构图之“母题”（Motiff）仍为蛇纹之表现，此中缘由实有令人不能不再四思索者。以愚考之，中国铜器本为夏人之发明，夏人以蛇为图腾，故铸鼎象物，铜器上皆作蛇形花纹。其后夏政不竞，见灭成汤，“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吕氏春秋·先识览》）①此图法或即其族之图腾花纹，当亡国之时，其铸器大匠乃挟图出走，奉事新朝，一仍旧贯，不加变更，遂以夏人之图腾花纹施于殷器之上，以为纯粹美术装饰势有必至，事有可能，此殷器之所以以饕餮与夔龙为图案花纹之故也。且此时农业进步，父权确立，社会由渔猎时代渐入农业时代，故渔猎社会图腾崇拜之习，遂为祖先崇拜所代替，故虽代移世更，面艺术制作得以依样葫芦，不须改作，职斯故乎？

抑艺术之进展有由简趋繁之“精进式”，亦有由繁趋简或始终保持原始形态之“堕落式”，吾人研究古代美术花纹，盖欲藉此推知古代人之生活文化以及与吾人生活上之关系，故必须兼重，始克窥其全貌。饕餮纹之“进步式”既为上述，今再就其“堕落式”，一述其梗概。

饕餮纹之特为有首无身，宋以下学者又称之曰“兽面”，面中国器物上作兽面之雕饰者不一而足，疑皆由饕餮纹所演化者也。

1.“牺首” 此为铜器花纹中之附饰，铜器中如簋卣形器，往往于口缘下带纹中作一“牺首”之形，两旁各有夔纹一，如《商周彝器通考》下册所见之“申丁簋”（一一〇页、图版一九八）、“俛缶簋”（一一

① 此又见于《淮南子·氾论》篇，“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

一页、图版二二〇)、"亚戉父己簋"(同上,图版二〇一)等皆是。其图又见于殷墟出土之陶器,于雷纹之中,施以"兽首"。愚案此种图形,旧称为"牺首"或"兽首"者,实即饕餮纹之缩写,为具体而微之饕餮纹,不得称之为"兽首"或"牺首"也。何则?此种兽首有于饕餮纹两角之间施之者,如《商周彝器通考》一四〇页、图版二五八"农簋"所见者是;有于饕餮口中施之者,如同书三五八页、图版六八三丙"夔鸟直纹觥盖"是。此种兽首既与饕餮纹混而为一,其本身即饕餮纹之一部分,易言之,即大饕餮内套小饕餮,则其本身之为饕餮,自无疑问。再如《通考》下册三二六页,图版六二五"丁[illegible]卣",其器物花纹通体作三段,下为饕餮,中为夔,上为兽首,遥遥作呼应之势,其构图下为正面,中为侧面,上为以部分代表全体,虽繁简有殊,而原本则一也。吾人由此类兽首可以急骤联想《述异记》中所言之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觝",其所戴之牛角即此类兽首或牺首之伪传,亦即饕餮首也。

2. 玉饰　玉器中有"饕餮玉佩",散见于金石诸书中,其器作饕餮头形,今姑以梅原氏《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所著录者观之,其图版第二十五及二十七已载五具,其中之一与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中之"玉方相"相似,意此等玉饰皆取其辟邪之意,故服御之以辟邪恶也。与此种玉佩相似者又有带钩,亦多作"饕餮头"形,皆为同一意匠同一思想下之产品。①

考玉器之玩好为石器时代使用石器之遗风,其来源有极悠久之历史,故安阳出土石器中亦有此种类似玉佩之器物,如梅原氏《河南安阳遗宝》图版第六十五之"大理石怪兽像","大理石制怪兽头部片",图版第六十六"大理石牺首饰琮片","玉制牺首"等,所谓怪兽,所谓牺首,实皆饕餮纹首也。

3. 铜面　铜器中又有"嵌石兽面饰",见于梅原氏《河南安阳遗

① 关于带钩之研究,近出版有长广敏雄氏:《古代支那工艺史に于ける带钩の研究》,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

宝》图版第二十九，又孙海波先生滑县彝器七十二及七十三页有铜兽面二具，孙氏云："不合面具之用，或即古之腹铠也。"云按今不论此物是否为面具，但其物作饕餮首形，则无疑问，其用亦为厌胜辟邪，与玉饰同。

4. 铺首　古器物上之"牺首"在后代演变为"铺首"，铺首者，衔环之兽首也。铜器中器身较高之器如盂、壶、罍、尊等，多作此像以为两耳，见于《商周彝器通考》下册图版八〇六"国差罐"，八〇七"龙形四耳罐"；又《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二十二"白陶铺首虺龙雷文罍"等，不胜枚举。又邹安编《艺术丛编》中有一器名"古鎏金铜铺首"，额生双角，与饕餮之形更合。此种器物上之兽面其后又变为"门铺"，多见于汉代画像石刻，其形皆作兽首衔环之状。余所见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所藏山东嘉祥县吴家庄观音堂画像石，上有铺首之形，其兽首上并有二角，与饕餮之角尤相类似。此种铺首，以金为之，则曰"金铺"；以银为之，则曰"银铺"，以铜为之，则曰"铜铺"；以青画琐文镂中，则曰"青琐"，罗振玉《金泥石屑附说》曰："铜铺首，乃古人施之门上者，汉人画像石刻，门扉上多施铺首，作兽首衔环之状①。降及近世，事物日趋简易，门环上只作浮沤之形以仿佛其意而已②。"

5. "方相面"　吾人由"玉方相"已足窥知饕餮纹与方相假面之关系，方相者何？古人大傩时打鬼之大巫也，本属军职，《周礼·夏官·司马氏》曰：

>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傩），以索室毆疫。大丧，先匶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毆方良。

方相氏所戴之黄金四目之假面乃用以驱逐邪恶者，其意与饕餮之为畏图，使民不逢不若者，事正相同；然则方相氏所戴之假面亦饕餮之变形矣。其在后代戏剧上则为伶人涂面之所昉，因知后代戏剧源于

---

① 见罗振玉辑《楚雨楼丛书》，及《广仓学窘丛书》。

② 参看曾传韬《铺首》一文，载在广州黄花考古学院《考古学》杂志创刊号。

古代图腾跳舞，更可知此种原始花纹至今犹为吾人所欣赏，所娱乐。惟兹事体大非片言所能详，具见余所著之《傀儡与傀儡戏》中①。

6.“石敢当” 今人于街头巷尾多见“石敢当”之立石，其上端多作虎头形，中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等字，一名“石将军”。前人昧于古义，弗加考据，以为真有姓石名“敢当”其人者，史游《急就篇》有“石敢当”之名，颜师古注曰：

> 敢当，言所当无敌也。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亦以命族，敢当言所向无敌也。

明刘文卿《贤奕编》：

> 石敢当——敢当姓石，五代时人，刘知远为晋祖押衙，建力士石敢当袖铁椎侍晋祖，与愍帝议事。敢当斗死，杀愍帝左右，今人家门外所立之石是也②。

是石敢当并有事迹可考，吾人固不敢云后世人无“石敢当”其人者，然街衢所见之立石，乃镇压物，决非真人，则可断言。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

> 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

吾人就“镇百鬼，压灾殃”六字，可以联想饕餮之禁御不若；况石敢当上有兽头（亦作虎头）与饕餮首形，又相似邪？故吾谓今世之“石敢当”，其用意与“铺首”同，其起源亦与铺首同，皆为饕餮之变形也③。

至其所以名曰“泰山石敢当”者，此盖源于古人以泰山为鬼府，泰

---

① 未刊，大部分皆写成。

②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四十“杂鬼神”部引。

③ 关于石敢当之记载又见宋施青臣《继古丛编》（说郛本）明陶宗仪《辍耕录》等书。又石敢当由中国传入琉球及日本九州等地，参看本山桂州：《日本民俗图志》，第二册《祭祀篇》42～45页。

山可治鬼之迷信，故名之曰"泰山石"，用以恐吓鬼物也。至于泰山何以为鬼府，泰山何以为人魂魄聚游之地，俱详拙著《泰山之礼俗的研究》①，兹不赘。

7. 兽面瓦　古瓦当中有作饕餮面形者，侈口巨目，状至可怖，故考古学家或名之曰"兽头瓦"，或名之曰"鬼瓦"②。其曰"兽头瓦"者，犹称铜器上饕餮纹曰"兽面"或"牺首"者，乃关于饕餮之自古以来相承之误解；其曰"鬼瓦"者，则因其形状狰狞，有似鬼面。二者立名，皆因形似，于其神话上之传统及艺术上之演变，皆未遑深考也。日本故关野贞博士于支那工艺图鉴第四辑上"瓦及砖编"图一、二，载"周饕餮纹半瓦当"二种，为关野氏在河北省易县燕故城中所发现者，实为今存饕餮瓦中最早之记录③。又本书图十载"宋兽面纹瓦"一具，为宋太祖永昌陵及太宗永熙陵之物。关野氏云此种兽面瓦亦沿用于辽金。又图十一载"明兽面纹瓦"一块，为陕西省华岳庙之物。愚以为此种兽面瓦亦饕餮瓦也。关野博士谓之曰："兽面瓦"者，盖氏以饕餮纹不能沿用于宋明，故称之曰"兽面纹"，而不曰"饕餮纹"。不知中国文化自有其因袭的保守的传统，此种邃古花纹沿用及于后代，至不足怪，观本文所举各例可知。又案此种"饕餮瓦"流传于辽东及朝鲜，日本甚多，如朝鲜总督府出版之高句丽时代之遗迹图版上册，五十二页及五十九页所载即有此类瓦凡八器，皆为世人所熟知，故不赘。

8. "持送饕餮"　以上各种器物图像皆为饕餮纹所演化，为饕餮纹之间接的表现，其在后世器物上显作饕餮纹者，为奉天辑安县通沟高句丽古迹"四神冢"玄室南部梯形持送侧面上所绘之饕餮像。④ 此物怒目哆吻，状至可怖，其旁题"噉面不知足"五字，与饕餮之意为贪及"食而未咽，害及其身"者正合。又玄室北部持送上亦有一兽面，皆

① 北京大学文学院讲义，已收入本文集中。

② 参看小杉一雄氏《梦殿》论志第十八《综合古瓦研究》。

③ 《支那工艺图鉴》，帝国工艺会编，昭和八年出版。

④ 参看池内宏博士《奉天辑安县高句丽遗迹》图版二十八。

饕餮纹也。池内宏博士谓此图与斯坦因在新疆省罗布淖尔废墟所发现之兽面锦相似，可称之曰"辟邪锦"①。又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大云寺条曰："东叉手下画辟邪双目，随人物而转盼。"可见屋宇中作此图像者甚夥。今考朝鲜总督府所出版之高句丽时代之遗迹图版上册一九二页、图六〇八天王地神塚玄室西门上部华拱上有一小兽头，与四神塚之饕餮相似，为可互为说明之材料。又按旅顺营城子汉墓南内壁壁画于门左右作县丞廷尉之像，（如汉砖所见者）以为门神，又于门上作怪兽像，圆首巨目，有角，两手张举，状至可怖。又南外壁壁画，门上亦有一怪人，左手持蛇，右手持旗，巨目侈吻，戴冠，两臂生毛。愚意此二图亦为饕餮图，与四神塚之持送饕餮不殊，盖古人对于家屋有种种迷信，故于坟墓中亦绘此图以象生时之家屋，其用意与饕餮之禁御不祥者正合吻合。前论饕餮即蚩尤，则此怪人像与武梁祠石刻上之怪人像同，非蚩尤莫属矣。

9. 长舌　日本奥村伊九良所编《瓜茄》第五号载魏冯邕之妻元氏墓志画像中有一人巨目獠齿，口吐长舌，手足作捉拿奔驰势，两肩有物飞举，四周间以云纹，其左上角题"长舌"二字。愚意此图亦饕餮之变形，其口吐长舌者，盖以示此物能吃鬼怪，与饕餮"贪食不知足"之意正合。吾人可名此物为吐舌饕餮，其用意亦为厌胜也。

10. 其他　他若兵器上盾面之"虎牌"，甲铠上之"虎头"，犹沿武器上作饕餮纹以示杀伐之用意。又北京大学考古学室藏一陶制骆驼，其背上所负之袋犹完全作饕餮纹形，盖示在旅行中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之意。又如南方船头上之虎头，北方小儿所戴之虎头帽，虽名之曰"虎"，而实非虎，其初皆为饕餮纹也。此种图形，随意任安，苟有意义上之会通，无不可施用之，举一反三，无待赘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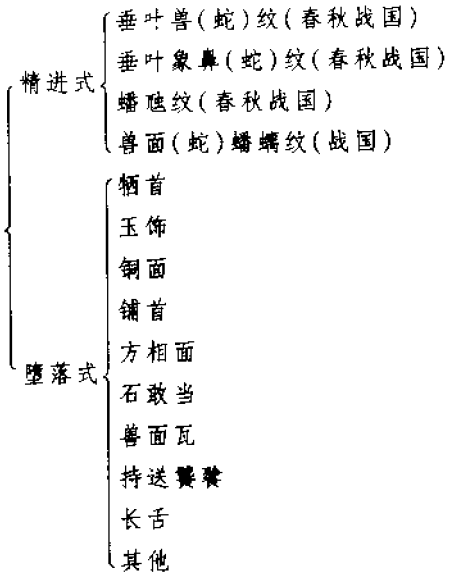
吾人由以上两种演变形式之所表现，知中国古代花纹以饕餮纹最多最广，此种"多"与"广"有非言词所能形容者。吾人由于此种现象可以推知数事：（1）中国古代之图案花纹源于古代图腾崇拜之习，易言

① 见 A. Stein: Innermost Asia, PL. 37

之，中国艺术始于图腾艺术。(2)图案花纹中似以“蛇纹”为最早，故中国图腾社会亦以蛇图腾为最早。(3)蛇图腾即夏，故中国文化始于有夏。(4)中国文化为华夏民族独自之发明，而无关于外力，可知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立性”。(5)此种图腾文化至今犹遗存于诸多器物中，亘数千年而不灭，则可知中国文化自有其悠久、优美，神圣之传统。(6)古代花纹之种类虽不多，但我先民将此种原始图腾花纹，发挥尽致，充分表现了其伟大之艺术天才。(7)由图腾雕刻演变而为器物花纹，由图腾跳舞演变而为民间游戏，由图腾徽号演变而为人名，国名，地名，物名，其间又息息相关，以构成一种整个的图腾文化，为后来中国文化之基础。且此种原始文化又能自然地消融于吾人日常生活中，以构成中国文化之特色。吾人拥有如此悠久神圣之文化传统，诚可谓得天独厚，虽运值蹇屯，终必有否极泰来之一日，言念及此，能不奋然兴起者乎？

综合以上所论，表列如下：

- 蛇图腾—蚩尤＝饕餮
  - 夏有德时
  - 铸鼎象之
  - 精进式
    - 夔纹（商—西周）
    - 蕉叶饕餮纹（商—周初）
    - 三角夔纹（商—周初）
    - 蟠龙纹（商）
    - 龙纹（商—周初）
    - 两尾龙纹（商—周初）
    - 虺纹（商）
    - 目雷（夔）纹（商—周初）
    - 蟠夔纹（西周前期）
    - 蛟龙纹（西周后期）
    - 两头兽（蛇）纹（西周后期—战国）
    - 兽（蛇）带纹（西周后期—战国）
    - 蟠蛇纹（春秋战国）
    - 象首（蛇）纹（春秋战国）
    - 象鼻（蛇）纹（春秋战国）
  - 堕落式



五　由神话上推测中国之铜器时代

以上论中国古今器物中以蛇为图案花纹之事即毕，今再由神话传说推测中国铜器之制作时代，兼以为本文之结束。吾人由《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楚庄王伐周，问九鼎轻重之事，知此九鼎由夏而商而周，世为国宝，为列国国君争致之物，《左传》桓公二年曰：

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

《逸周书·克殷解》曰：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世俘解》："辛亥，荐俘殷王鼎"；而《墨子·非攻》论纣之失德，亦言"九鼎迁止"，与《左传》王孙满之言，前后一揆。是则九鼎之事，或有所据，非尽捏造。《墨子·耕柱》篇则谓启造九鼎：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卜于白若之龟，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

藏，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乡。”卜人言兆之由曰：“绘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周人受之。

则此九鼎直如后代传国玉玺，同为帝王受命之符徵。及至春秋之世，王室不竞，诸侯强大，乃群思攫九鼎为已有，《战国策·东周策》说此事最详，曰：

秦兴师临周（周显王）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齐宣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华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窃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鸿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輓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涂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教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此则辩士驰骋，有类小说，后世学者见其荒诞恣肆，遂疑九鼎为乌有，

更据此否认中国铜器时代始于有夏①。不知古人传闻，事多有据，虽其附丽之故事不无夸饰之嫌，然其故事之根干，则或有所本。以愚考之，九鼎者，禹鼎也。禹铸九鼎之故事，即等于说"禹作鼎"。此九字即禹字，非数字之九。后人昧于九字之义，遂妄自推断，以为其数为九、一鼎九万人铼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始克铼之。或以为九鼎为九州贡金所铸，又曰鼎象九德，故谓之九鼎，皆失之凿矣。知九鼎之为禹鼎者，有以下四证：

1. 余撰《蚩尤考》论禹、夏为蚩尤之后，"禹"字《说文》云："虫也，从内九声。"愚考内字亦即禹字，𠂤字为它字之简体，故此字应云从它九声。禹字所从得声之"九"字，卜辞金文作象蛇身变曲之形，实即虬字。《说文》云："虬，相纠缭也。"按虬即蚴，一作虯，象蛇体纠绕之形，故其后引申而为"蚴缭"之义。是禹字从九得声，亦从九取义，质言之，禹字即九字也。"九"既为禹，是九鼎亦即禹鼎，盖古代传闻此鼎为禹所造，禹即九，故又称此鼎为"九鼎"，后人昧于九字之义，遂以数字释之，遂扞格不入矣。

自广义上言之，九字为蛇，为夏人之图腾，夏人铸鼎象物，即于鼎上作饕餮或夔龙（蚴龙，句龙，蛟龙）之形，因此种鼎文即"九"（蚴），故又称此鼎为九（蚴）鼎也。

2. 愚论《九歌》，《九辩》，《九招》即禹歌，禹辩，禹跳，为夏人之图腾音乐跳舞，皆因其图腾或人王为"九"而得名。然则，九鼎即禹鼎，亦即虯鼎，为蛇族之国鼎也。

3. "九州"即禹迹，余撰《蚩尤考》时已思及此问题，未遑引论，顷见何天行先生《夏代诸帝考》附录一，《禹即九州考》已畅言之，何氏以为金文中如"齐侯钟"铭之禹字其下从土，禹即九字而其下从土，则九土实即九州。后人不达古义，以九为实数，遂造为禹贡九州之说，与拙说九歌、九辩、九招、九鼎不谋而合，兹引其言曰：

---

① 马衡先生《中国之铜器时代》即主此说，见《东亚考古学论丛》第一期所载。

窃谓禹定"九州"之说，出于后世望文生义之误会，其实九州即禹迹（禹迹）之意。古文禹字从九从土，九（𠂤）乃象形，土即《诗》《商颂》《长发》所谓"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土；州字《说文》云："水中尻（居）者曰州。"九州朔谊，即可于禹字见之……禹为九土合文，故九州传说与禹之关系最深，质言之，"九"（𠂤）土与"禹"为一物也。……九字之本义已渐模糊，九宇遂作数字之用。但言其方域弥广……实则禹所居之土，即九所在之州，非分划为九州也。观金文"齐侯钟"铭禹字之形，可知后世所谓禹定九州，盖即自禹之本字误会而来，可无疑矣①。

何氏只措意于文字之形体，而于古代制度，未加申述。愚意禹居之地曰九州者，即因禹以九为图腾，乃以图腾之名为地名，故其地曰九州；九鼎为夏之国鼎，故称为九鼎也。

4. 与夏之九鼎相同者，故书又载有"九龙之鼎"，今本《淮南子·泰族训》曰：

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

按《艺文类聚鼎类》引《淮南子》作"九龙之鼎"，又引高注曰："刻九龙于鼎以为名，言大鼎。"②此大鼎上刻九龙，故曰九龙之鼎，与夏之九鼎上刻蚓龙而号曰"九鼎"者，意正同也。

九鼎既为禹鼎，其铜器花纹又刻画其先人蚩尤（饕餮）之像，则中国铜器之制作当始于有夏。《越绝书》卷十一记胡风子对楚王之言曰：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所记以石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之三阶段，甚合于考古学上之三

① 载在《学林》杂志第五辑，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

② 参看刘叔雅先生《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出版。

事实，则禹夏为中国铜器时代之所始，可无疑问矣①。国内学者对于中国铜器时代之推定与愚持同一之见解者，为唐兰及容庚两先生。十年前，唐氏为容氏《颂斋吉金图录》作序曰：

> 冶金之术，其兴于夏以前乎？《尸子》谓"蚩尤作九冶"，《世本》则谓蚩尤"以金作兵"，《大荒北经》亦谓"蚩尤"作兵伐黄帝，所谓兵者殆干戈也。蚩尤始制而黄帝效之，故《史记》谓"黄帝乃习用干戈"矣。……禹之治水，乘四载而操纂垂，堑龙门而闢伊阙，苟非藉金之利，奚以致功哉②！

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第一章《论铜器之起源》曰：

> 青铜制器其兴于夏后之初乎？

吾人由铜器花纹之图腾的研究知唐容二先生之言是也。李济之博士撰《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分析殷墟出土五种兵器而为结论曰：

> 细察上述的五种铜器，单就它们的形制的演化看，可以说已经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而上，在中国区域以内，追溯它们所蜕化的原形，如格林威尔之于英国的铜矛，穆太尼斯之于欧洲各处的铜斧，是一个很有趣的追求。这种追求将来是否可以得些着落，自然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据殷墟出土器物的总集合论，这种希望似乎是很少；但要说这些武器与用器完全是由他种文化区域内演成后才到中国，又引出好些别的不可解释的现象出来。……
>
> 青铜物形制的来源却很复杂。有的大约完全是西方式，如

---

① 《吕氏春秋·求人》篇："〔禹〕忧其黔首，颜色黎黑，脤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亦以禹之时已有铜器存在。

② 又唐先生为中国参加伦敦大博览会出品中之铜器作解说曰："中国青铜器之发明，最迟当在商初（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当远在其前。以我人就现存之商代铜器观之，其制作之技巧已极进步矣。"见《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二期。

> 空头斧与矛之类，但句兵却是中国的产品，大部分礼器的形制都是中国的发明。殷商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正如仰韶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接受了西方一部分的文化，但加了浓厚的地方色彩。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将来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仰心。

殷墟青铜器文化之前，既有一先存之铜器文化，其时代"等于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而故籍所传蚩尤造兵，昆吾作陶①，《逸周书·大聚解》又谓"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是昆吾为掌冶世官。《尸子》又谓"昆吾之剑，可以切玉"。《山海经·中山经》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拾遗记》言"昆吾山其下多赤金，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愚考昆吾即鲧②，鲧作剑与禹铸鼎，正是一脉相传，可见此种工艺为夏人之所发明，与李氏之假定，不谋而合。一方面吾人更由此种冶金术之传授，更可以证明夏为蚩尤之后矣。

传世铜器皆商周铜器，而夏器不可知，旧日金石学家以鸟虫书为夏人之器者，实皆晚周之器。然吾人不能以其物之不存在遂断定其必无。且商代铜器，瑰玮都丽，无与比伦，此种技术之养成，非经长期间之修练不为功，而殷因夏礼，先圣已言，则此种优美工艺之发达，自必承自有夏。此虽为消极的理由，然揆情度理，事有可能也。又本文

---

① 见《世本·作》篇，《吕览·君守》篇及《太平御览》引《尸子》。

② 愚考昆吾即鲧字之长读，犹蚩尤之为蚩，貔貅之为貔，仇由之为酋，其证皆见《蚩尤考》。又鲧字《说文》训为鱼也，而鲲为大鱼见《庄子》，则鲲（昆吾）鲧为一矣。昆吾亦单称"昆"。《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其下即言蚩尤作兵伐黄帝之事。愚前论共工为鲧，则系昆之山者即系击鲧之山，共工之台者即鲧台也。昆吾在后代为小部落之名，《诗经·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盖如仇由国同，为三苗之余众也。

之主要论证，在于考证饕餮花纹之原义及其演变。饕餮既为蚩尤之图像，为夏人之图腾雕刻，而此种花纹又为三代铜器之所沿用，则谓中国铜器始于有夏，由饕餮花纹一端已可推知其必然矣。

总之，吾人就以上所论，知中国铜器为夏人之所发明，夏人铸鼎象物，即所以崇祀其图腾，其物即饕餮之花纹，亦蚩尤之图像。厥后此种技术，传之商殷，踵事增华，冠绝今古，吾人观夫我国文化之早，宜知有所惕厉，以勿负我先民之手泽也①。

（本文写成于1942年5月，1944年发表于
《中和月刊》第五卷第1、2、3期）

① 中国器物之制造及艺术花纹既承自夏代，其他一切文化亦当始自有夏。特别是与美术花纹有密切关系之文字，当亦为夏人所发明。传世文字以甲骨文为最早，然甲骨文中形声字及假借字甚多，可知此时文字发达已久，故由形象的描画，进为声符的变化，意此种文字与图案花纹一同传入商代。盖商人接受夏文化以前，或为东方的野蛮民族也。中国古史上以夏代为首代，此不特因其时代之早，亦因其文化制度为二代之所因，故特事推崇，因知中国古史上传统的说法，皆事出有因，非尽无据也。

说饕餮

——旧作《饕餮考》的总结及补遗

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博士在北京大学理学院讲演“苏联考古学”，讲演完毕后，有人问他对饕餮花纹的看法。他谦虚了一通后说，这是中国人受了草原民族的文化影响所造作的一种花纹，是兽纹。他的语言虽不直截了当，但意思是说饕餮纹不是中国固有的花纹，而是外来的花纹，又说花纹的本形是兽。我叹服博士的博学，但关于这点则不同意。因为饕餮纹虽然表面上像“兽头”，但其实不是兽头，——它兼有为人像、蛇纹的两层性格，不能一概地称为兽纹。同时，这种花纹是中国本土的，不是外来的，在它的背后有一整套的神话传说，也可以说是一整套的文化传统，它牵连着一系列的问题，也绝不能片言解纷。新出版的《长沙》杂志，封面上有一木偶像：头戴角，口吐长舌。这是个镇压坟墓禁御不祥的“方相”木偶，而它的形式则是不折不扣的饕餮。

在这里，我不得不综合地叙述一下我对饕餮纹的意见。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刊登在1944年的《中和月刊》一、二、三期上。我在此文中认为饕餮纹有两种“意义”和“表现形式”，而这两种意义和形式，是各自相应地关联着的，又是彼此互相关联着的。简言之，它的一种意义和表现是“人”，一种意义和表现是“物”。其表示“人”的成份，我以为就是指“蚩尤”而言，换句话说饕餮纹就是蚩尤的图像；其表示“物”的成份，我以为它就是“龙”。换句话说，饕餮纹就是龙纹。今

逐一分析如下。

我根据什么说表现为人的饕餮纹是蚩尤的图像呢？理由很多，其中最具体的证据就是饕餮纹有许多地方是带人身的，它是不折不扣的一个人，而绝不是什么兽头和兽纹。最显明的证据如日本财阀住友氏所藏的“双鸟饕餮纹鼓”。在这个饕餮纹上，充满了写实的意味，其面孔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面孔，两手上举，两足微蹲。但从什么地方又说它是饕餮纹呢？因为在这个人的头上，又长了两只角。这两只角，使我们无法说它不是饕餮纹，并且中外的著录家也异口同声地称之为饕餮纹。这是一个最出色的例子，是证明饕餮不是兽而是人的铁证。在铜器中类似这样的花纹还有许多，不过它的形式随着器形的本身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稍微有点变化而已。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例子见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一套器物上，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大理石鼎上的饕餮图。这个饕餮图，其上部分饕餮的成份很浓厚，而其下部分，人的成份很浓厚，与上部分恰巧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此下一部分也作两手上举，两足蹲立图案花纹；而脚的部分又特具写实的意味，简直和真人的脚一样（见O. narlfeck：《安阳的大理石雕刻》，载在瑞京《远东古物博物馆汇刊》第七期）。同样的图像又见于安阳殷墟出土的骨制容器，其饕餮纹亦有人身，亦两手上举之形。作为饕餮纹的特征的两个蒙古利亚式的大眼睛，在上面澄澈明朗地瞪着。殷墟出土的白陶于带纹中具一饕餮头，而其下则联缀人身，亦两手上举。还有的白陶在带纹中无饕餮头，但其下面则具人身，其手亦上举（俱见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及《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我给后一种花纹起了一个雅名叫“刑天纹”。“刑天”就是砍头的意思，——这不特因为在形制上它符合了这个名字的涵义，而且我更进一步地证明《山海经》上的刑天传说和《淮南子》上的无头鬼的传说，就是蚩尤传说的演化。蚩尤不正是被人割掉了脑袋吗？我们从以上诸例中可以证明饕餮纹是人像而不是兽纹，并且我以为这个人就是蚩尤。

证明饕餮是蚩尤，有人身的饕餮纹是蚩尤的尊像，并非三言两语

能说明白，它的问题很多，关系很复杂。最主要的证据是饕餮之字义为“贪”，而蚩尤有“性贪”的传说。单凭这一个贪字，还有性贪的传说，就可以证明蚩尤为饕餮。但为什么蚩尤有性贪的传说呢？十九世纪末年的摩尔根（Lavis H. Morgan）和恩格斯（F. Engles）早已给他作好了解释：从他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剥削；从他才开始了阶级社会的萌芽，他是剥削阶级的老祖宗。因此才给他起了这个雅号，叫做饕餮。剥削阶级在性格上惟一的特征就是贪。

还有一点证明，——这问题就牵涉到饕餮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和形式，就是蚩尤以龙（蛇）为图腾，而饕餮花纹之另一种表现正是龙纹。它一方面是人像，一方面又是龙纹，这矛盾我们如何来解释呢？解释的钥匙就是氏族社会的图腾信仰或图腾制度。蚩尤本来是个人，所以它（饕餮）具有人身，就是人像，而蚩尤以蛇（龙）为图腾（神物），而在图腾社会里，人与物是合而为一的，不可分的，氏族成员就是图腾神物的表现（其本义为子孙）或图腾就是氏族成员的表征。因此饕餮虽为蚩尤，但亦得简单的作龙纹，——即具有蛇身。然而不管它怎样地具有蛇身，它的头也还是个带角的人头，我们一看他的蒙古利亚脑袋就可以知道。这表示人像的另一种形态——即其图腾的形态为龙（蛇），但龙（蛇）的真正意义不是指物面是指“人”。这问题若不以“图腾说”说之，实在无法现其会通，而明其真义的。

饕餮之为龙（蛇）纹，几乎是无待证明的。古代器物上凡是有地盘可以施展的地方，则此处的饕餮纹多具蛇身。殷墟出土的器物中，像这样的花纹很多，我们只要一查《邺中片羽》、《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及《商周彝器通考》等书，就可以知道了。

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中间的形式”，即古代器物中有一种饕餮纹，既为人首，又具蛇身，“一身而二任焉”。这例子就是原为黄濬尊古阁所藏现归美国 Freer 美术陈列馆的“饕餮纹盉”。这盉上的饕餮纹，人面（如你我一样）戴角，而具蛇身，其蛇身由盉盖而延及于盉身，即从人之后顶而下，真是一个最别致的东西。我以为这一个图像是三个命题的“总结”，就是它一方面可以证明饕餮既为人，二方面

又可证明饕餮又为蛇，二方面又可以证明人即蛇而蛇即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而蛇不过是人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人的“图腾神物”（Totem）罢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我写《饕餮考》时未及写入者，就是饕餮为什么又戴角呢？特别是表现为人形的饕餮纹为什么长出两只角呢？换句话，饕餮为蚩尤，人无角，蚩尤为人，但为什么他会长出两只角来呢？关于这个问题，摩尔根已经给我们做出解答来了。就是他说北美洲印地安人的氏族酋长，为表示他与众不同起见，乃头戴牛角以示区别。其他非洲各蛮族也有同类似的风俗。被奴役于帝国主义者的非洲土人的洋车夫，还头戴牛角，装扮成他们的酋长，以取悦其殖民地主子，是一十分悲哀的故事。蚩尤既是蛇氏族的军务酋长，所以他才戴了那样的角。饕餮花纹既为蚩尤之图像，自然在其头上画出两只角来。《述异记》上记载说，当时的冀州有蚩尤戏，其戏人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像也”。这话绝不是无的放矢，因为民间的风俗是不能假造的。我们从这里更可以证明此戴角之饕餮必为蚩尤。

但饕餮三又一形象——即其为蛇身的一方面，为什么也长出两角来呢？换句话说，“龙”为什么会有角呢？我以为这与它之“画蛇添足”同，皆为氏族人对于图腾神物想像的表征。

话又说回来，就是长沙楚墓出土的木偶，为什么我也称它为饕餮呢？理由就是因为在形式上它有角，作人面，侈吻，吐长舌，与饕餮之作人面，戴角、侈吻，且有时亦作吐舌之形（如辽东辑安县高句丽古墓壁画上的饕餮图）完全相合。饕餮的字义为贪，有人说是贪食，有人说是贪财，这原本不相干的，但经这种传说，所以使它在艺术表现上有那样的长舌。辑安县高句丽古墓中的饕餮图旁并缀以“噉肉不知足”之语，这不啻为饕餮二字做一注解。

长沙楚墓中的木偶，既然是饕餮，我在《大傩考》中又说蚩尤在后代被人误会为打鬼的方相氏。方相氏本来是黄帝的代表，是打人的，不是被打的，是胜利者不是战败者，所以它绝不应该是蚩尤。但因为

年代久远，传说失真，又因蚩尤本为军务酋长，在后代被人奉祀为军神，军神既能打人，当然也能打鬼，所以又把方相氏错成了蚩尤。我从前以为这个错误是错在汉代，现在由楚出土的戴角木偶，知战国末年就已经如此了。所以此木偶应该叫做"方相木偶"，它是用来保护墓中的死者，禁御鬼域中的不祥的。然而它为什么做成饕餮的形状呢？这其中又有一段文章，也非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约略言之，即后代误把"方相氏"错成了蚩尤（方相氏别有所属，兹从略），而蚩尤为饕餮，所以这类的方相木偶又作饕餮之像。从这里，我们非但不觉其有矛盾，反而更可以证明饕餮之必为蚩尤。至于后人为什么把方相氏错成了蚩尤，那是因为蚩尤本为军务酋长，其人又善战，所以在后代被人奉祀为"军神"。军神既能御人，当然也就能御鬼，所以遂使蚩尤在千百年后，又兼了这样一个美差。

一个问题绝不是那样简单的，孤立地看问题，不但在方法上犯了错误，其必然的结果一定要与事实不相符合。饕餮这个问题虽小，但是它贯串了一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史，又贯串了一部中国图案花纹史。

这个木偶，虽然从意义上、形式上看，说它是饕餮，然而从被用于墓中镇压不祥一点来看，可能它究竟还应该称之为方相木偶。我们从这一个木偶中，不特可以证明蚩尤在后代确实错成方相氏，如武梁祠后石堂第三室的大傩图中方相氏作蚩尤之像者正可以互相证明。而且又就它既为饕餮又为蚩尤（方相氏）一点，更可以证明饕餮必为蚩尤，它是这两种传说、两种艺术的中间的桥梁。

和这个饕餮纹盉的人首蛇身图案相类似的还有甘肃宁定县洮河谷旁半山区所的彩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此处发现三个陶器盖，盖上作人首，而其中有一个器盖于人首之后，自顶自颈附着一条蜿蜒的长蛇。而尤堪注意者，此处蛇之人首，亦有双角，如饕餮纹盉一样。安特生说这个陶器是明器，这个蛇是人们崇拜蛇的象征（见《黄土之子》，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我以为这个土器的形式，也是饕餮纹的鼻祖，在这一个器盖上，更完整地表示人和蛇

图腾崇拜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图腾艺术的表现，造此器的人，不特是蛇氏族的人，而且也许就是蚩尤的后裔，也许就是一部分夏人的土器。它之被用于墓葬中，大概也是为了避邪的，其用与一般的饕餮花纹之辟邪的意义一样。这种原始花纹，经铜器图案花纹到后代的石画像，就是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那许多的人首蛇身图。最有名的武梁祠的人首蛇身图，人尽皆知，无待词费。我以为这种神秘花纹，其最初的形式，就是源于这种图腾艺术的"蛇人纹"。汉代画像石中的图案，其不同于先行的花纹（半山陶器及殷墟铜器）者，只是这些图案受了后代文化的影响而把角省掉了而已。

四月三日抄写于北京历史博物馆

（本文未发表，约写于1950～1952年之间）

饕餮形象与饕餮传说的综合研究

提　纲

纷乱得如同一团乱丝似的饕餮问题，一直困惑了许多人。作者认为：要想了解这个问题，一定要把饕餮形象和饕餮传说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不可；这不但是因为二者同出一源，而且因为有时艺术形象是根据传说来表现的。

饕餮形象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既像是人，又像是兽和蛇。它有时作人面，有时作兽面，有时作人面、有角、人身，有时作兽面人身，有时也作兽面、兽身，但是这个兽身一定作人的姿势，或跪坐、或蹲踞，而绝不作四脚爬行的样子。又有时作人面、有角、蛇身。整体地说起来，人的成分多于其他的成分，可以说是一种有兽和蛇的象征的怪人像。

这是它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主要矛盾。

作者认为：这个怪人像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记载的，相传与黄帝作战、被"应龙"所杀的蚩尤。作者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证明：蚩尤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蛇氏族的大酋长，此族人以蛇为图腾，即是以"龙"为图腾；——"龙"是一种神秘动物，即图腾化了的蛇。蛇氏族人把有角的、象征一种"力量"的兽的头（多半是牛头）和鹰鸟（肉食类鸟）的爪，加在蛇的身上，这样便成为龙了。在古生物中根本无龙，这是古生物专家们一致意见。

原始人崇拜图腾，认为他们这一氏族人出生于图腾，图腾是他们的祖先（动物祖先）——保护者。他们认为：他们死后再还原为图腾。

蚩尤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长，图腾崇拜已经衰退，酋长崇拜已经产生，——"人"的成分压倒了"物"的成分，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进化的结果。因此，蚩尤死了以后，氏族人相信：他再还原为龙。因此，遗留在传说上，说蚩尤龙首，或人面蛇身——"龙"身即是蛇身。

这个传说表现在艺术形象上就是所谓饕餮纹。因为蚩尤是人，所以饕餮的形象，基本上说是人像；因为蚩尤以龙为图腾，而龙头即是兽头，所以饕餮纹多作兽头形；又"龙"身即是蛇身，所以饕餮纹又作人面蛇身之形。

又因为蚩尤以龙作图腾，所以虽然基本上作人形、有人身，但他的手一定作爪形——这爪即是龙的爪；又有时有尾，——这尾，即龙的尾。

所有这些分歧、矛盾的现象，殆无一不可以由饕餮即是蚩尤，而蚩尤以龙为图腾这一点来解释。否则，似乎很难解释清楚。

作者不同意把饕餮纹只限于专指兽头形的那一部分，并且定名为"兽头纹"。因为在这兽头之下，往往有人身；并且即使专就头部来说，又有时作人头（人面），而不作兽头。在器物上只表现兽头部分，一方面由于表现的部位太窄，由部位所限，一方面也有用头来代表全体之意。事实上，饕餮形象是一个整体，以人身形为主，而不是只有一个兽头的。

从原始信仰上看，从传说的系统上看，这个兽头也不是真正的兽的头（即为一真正的兽类的头），而是一个龙头，因为龙头即兽头。商代的龙纹，凡正面形的（如在盘中底部等处所见者），其头无一不与饕餮头完全相似；就可以充分证明此点。

因此，传统的命名——名此种形象为"饕餮"，不但有其传说上的根据，即就此种纹饰的内涵来说，也极为恰当。"兽头纹"有不全面而且易生误解之弊。

以上所论是本文的主要论证。其次，还有许多次要论点，足以证

明：饕餮即蚩尤，饕餮纹的许多形象，是由于蚩尤而起。如有的有人身的饕餮纹，无头（除去无头这一点外，其余和有兽头而有人身的饕餮纹完全相似），此即因蚩尤被杀头之故。无头即“刑天”。“刑天”传说即蚩尤传说，因之，此刑天形象即蚩尤图像。

又在传说上说蚩尤造五兵（五种铜兵器），——这表明在蚩尤的时代已经使用铜兵器，因此，在饕餮面上多附以刀纹装饰。即在饕餮纹的简化体目纹中，也多有此类刀饰。

因为蚩尤的时代是氏族社会末期，在这时候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有了剩余产品，因而产生了剥削；因此蚩尤剥削、压迫同氏族人、同部落人。也因此，在与黄帝之族（以熊氏族为首领的六个以野兽为图腾的部落联盟）作战时，被自己的同盟部落酋长“应龙”所杀。

蚩尤剥削、压迫同族人，所以在后代传说上说蚩尤性贪，并且说：蚩尤“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这“厥亲”，即指其同族人。饕餮也有性贪的传说，并且“饕餮”这个名字的本身即是贪义。因为饕餮有性贪的传说，所以，有的饕餮面作吐舌之形，——吐舌即表示贪馋之意；更有作饕餮食人之相。这“食人”即是从蚩尤剥削同族人之事而来，“食”即是剥削的同义语。因为年代久远，传说失真，所以把它作成真正吃人的样子了。

作者认为饕餮（贪人）是其他部落人给蚩尤所起的一个外号而留到后世。犹如应龙本属蚩尤的同盟部落，不能和蚩尤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反而杀死了蚩尤，所以人们叫他为“贰负”一样。

氏族人崇拜死去的酋长，认为他有保护本氏族的力量。“保护”本身，即含有抵御可见的敌人及不可见的敌人、妖魔鬼怪之意在内。蚩尤是蛇氏族及以蛇氏族为中心的，以爬行动物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又善战（在传说上记载很多），因此这族人认为蚩尤可以避邪（后人又以蚩尤为战神）。

饕餮即蚩尤，故古人认为饕餮之图也可以避邪。

这信仰遗留到后代的最显明的证据，是一直到汉代，——或晚至南北朝，甚至更晚一些，面且这个信仰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把打鬼

典礼(即在书上所谓"傩礼"或"傩戏")中打鬼的大头目,当做蚩尤。古书记载与地下出土材料,并可证明。

从信仰的发生、发展上说,及同类例证上说,最早具有这种信仰的,应该是蚩尤的同族人。即古书上所"三苗"部落。作者认为"三苗"即蛇氏族(其酋长为蚩尤,再晚一点的是禹)、鳖氏族(其酋长今可考知者为鲧)、泥鳅氏族(其酋长即杀蚩尤的应龙)。相传:这族人被西北的以熊氏族大酋长黄帝为首的、以野兽为图腾的六兽部落战败以后,其中有一部分人西迁到甘肃一带。今所见的最早的饕餮像、即蚩尤像,是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地方墓葬中出土的彩陶罐子盖。这盖子作人头像、有角、顶上及颈部附以蛇,与殷墟出土的"饕餮纹盉"盉盖上的饕餮像、人头、有角,头后附一蛇身,可以说基本相同。这不仅仅是对于蛇崇拜的问题,而是以蛇为图腾,并且此像即饕餮像、蚩尤像。与此相同的例子,又可以证明这一假设的,是在青海(原属甘肃省)马厂地方墓葬中出土的彩陶上的怪人像。这怪人像有的有头、有的无头,皆作两臂上举、两腿向外蹲踞之形,与殷墟出土的白陶上的"兽面人身饕餮像",及饕餮纹鼓两侧旁的饕餮像,可以说完全一样。这些无头人像,与白陶上的无头人像,尤其是相合。此即"刑天纹",亦即蚩尤像。

猜想当初使用这种彩陶的人,是把这种形象当做避邪之用的,因为所有有这种形象的器物皆是随葬品,而坟墓中被认为是迷信最多的地方,是鬼怪出入之地。

从传说记载上,主要的是从信仰系统上看,似乎使用这种陶器的人,与蚩尤为一族。

作者认为: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其部族在原始社会时期,是中原的蛇氏族,即尤氏族,即蚩尤的同族人。从信仰系统上、从传说上(古书记载上),知道夏人是崇拜蚩尤的。用蚩尤来避邪、用饕餮图来避邪,应该是始自夏人。古人也有人认为夏代铜器上的花纹是饕餮纹,其用也是为了避邪的。

商人本属沿海地区的夷族,在部族系统上,在原始信仰上,和夏

人不同。但是这族人在夏朝末年建立国家以后，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接受了夏人的文化，特别是继承了夏人的青铜器文化。因为接受了夏人的青铜器文化，所以也接受了夏人的铜器花纹。因此，在很早很早时期，在盘庚迁殷以前的时期，即从公元前 14～前 10 世纪，在器物上已经广泛地使用饕餮纹。他们不但使用典型的饕餮面纹（即"兽头形饕餮纹"），而且还使用了饕餮面的简化形式——目纹、角目纹。从他们使用这种简化的饕餮中，可以看出他们使用这种花纹如何的悠久！

也因此，才在商代后期，即公元前 14～前 11 世纪，在一切器物上广泛地、而且做成种种花样的，如孔雀开屏一样地使用这种古典花纹或艺术造型。

商代是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使人们不能更进一步地控制自然；又因为奴隶主阶级利用迷信作为阶级统治工具，因此迷信之风甚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带有迷信意味，被认为有避邪作用的饕餮纹饰，得到了多方面的表现。

艺术上的带有宗教迷信意味的饕餮纹，和文化上的其他现象，有其共通性。

周代是比商代更进步的社会，因此，从西周开始，这种代表迷信之风的饕餮纹，就呈现出衰退之象；代之而起的，是更接近于实际动物的花纹，或把饕餮纹加以改造，改造成实际动物的形象。

在西周后期，带有地方色彩的穷曲纹——一种极度图案化的上下作成三角形的、或钝角三角形的花纹，风行一时。在这三角形带纹的上下空隙之处，填以饕餮纹的简化体，即"公"字形纹，成为一种新花样。这种简化形的饕餮纹在商代本来已经存在，但作为副纹使用，但在西周后期，都作为主纹使用。更从这里，发展出更为简化的"口舌纹"（许多人认为是"重环纹"或一概称为"鳞纹"）。这意味着：迷信的意义更衰退了，主要地是为了装饰纹样之用。

艺术上的新花样、新倾向，与西周人对于天、神的进步的看法是一致的。

作为饕餮形象的遗存物、从坟墓中出土的"镇墓俑"(避邪偶像)犹保存了古代人(如商代人)使用饕餮纹饰的原意及其表现形式。这种东西被放置在坟墓里,是为了避邪的;它的表现形式,一作人面,一作兽面,犹顽强地保存了饕餮的古传统。从这里也可以反证饕餮的原意,及其最根本的、最古老的形式。

饕餮形象是我国古代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它表现于各方面。表现于日常生活用具,如陶器、铜器、骨器、牙器、木器上;表现于宗教仪仗、服饰、兵器、车马器及建筑装饰上等等。它被使用的时间也最长,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经过奴隶社会的夏商两代,最盛行于商代后期(至少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是如此的);到西周初期,就发生变化,到西周后期及春秋时代,退居于不重要的地位,为其他纹饰所代替。总计,它在历史上所占的时间,前后约计一千几百年之久。这是就它的主流而言。在某些保存迷信最多的地方,则它所占的时间更长,如镇墓俑即出于饕餮,它本身就是饕餮形象之一,它一直延续到唐宋。因此,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精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面,有必要作一详密的研究。

艺术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研究了它,自然不能不触及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古史分期问题,似乎多少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研究饕餮形象必须结合饕餮传说来共同研究不可。因为二者出于一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在后代,形象又多是传说的表现。以考古材料为根据,以传说为线索,作一综合研究,是本文的目的。

若离开传说,孤立地来研究形象,对于这样复杂的形象,很难解释清楚。对于一些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毫无关系的东西,很难发现其中的联系。以上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　矛盾的揭露与问题的解释

（一）饕餮形象的矛盾表现

以饕餮形象的最繁荣期商代后期为例（就今日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其表现形式约有以下五种互相矛盾的表现法①。

1. 最常见的形式是全体作一兽面形，有特大的双目，有眉，有角②，有耳，有鼻，有口，有时露齿吐舌，看样子十分可怕。又有时有爪，其爪似鸟爪。

这种花纹可以称之为“兽面形饕餮纹”。有时，这种形象被缩以半浮雕的形式，突出于器物的表面，或单独存在，或作为其他器物的镶嵌品，学者们称之为“牺首”者，其实也是这种“兽面形饕餮纹”。

从全部饕餮纹饰看起来，这种“兽面形饕餮纹”只是整体的饕餮纹的一个头。整体的饕餮纹多有身体，其中尤以有形的身体为主，因此，这个“兽面形饕餮纹”，只是“整体的饕餮纹”的一个缩写，即用一头来代替全体，并不是饕餮纹只专指这个兽头。

为什么用一个头来代表全体，许是因为头特别重要，所以可以用一个头来作代表。也许为器物的部位所限，只适宜于表现一个头，所以就表现一个头。兽面形饕餮纹多表现在器物的腹部、足部、耳部或兵器的刃部上（“援”与“内”），因为部位狭小，所以只表现一个头。

又“兽面形饕餮纹”从传说的系统上看，从原始信仰上看，应该是

---

① 本文是旧著《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的重写。该文刊于1944年《中和月刊》第五卷第1～3期，新稿“结论”虽同于旧文，仍谓饕餮为蚩尤的图像，但结论的解释大不同；材料也超过旧著数倍，且尽量地利用考古发掘材料。

② 饕餮有角是极明显的一个特征，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00～102页，论饕餮纹部分以角为眉。容先生与张维持先生合编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09～110页，亦以角为眉，可云失之眉睫。《通考》1941年哈佛燕京社出版，《通论》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龙的头，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羊”的头。因为龙的头得带头，后以动物头代龙头。实际上，人是得到头，其故事下。



商代青铜（约公元前17～前14世纪）铜器上的饕餮纹（河南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出土）



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前12世纪）铜器上的饕餮纹（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2. 有的学者把饕餮纹，说成是人面，可以叫做“人面兽纹饕餮纹”，如容庚、张维持两先生所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引张光裕“饕餮纹兽”①，吴镇烽《金文论古句读》二七页“说文以洒鼎大饗姜”即是证。实者只有眼目，后者耳，目、鼻、口、齿、耳俱在，显然是人面。

---

① 文中省略号为《通论》上册原文。下引《考释》第三句云：“自先秦文古典籍，汉晋间出现器量，称器者，皆承存之。”按，说两人面为饕餮纹代表始早出现物，为商周之际，1958年第6期。

② 1923年前后出版，略作云：“此物出土于河南汲县某村古墓，云云；据与下文所述者或同出于河南汲县的‘饕餮鬲人方’（即所谓‘方鼎’），当为同时铸造。又卫地周室主器，铭辞末段，部分残缺，当与此同。

又言若与上列"簋簋设方壶"上的簋器设形似，因此它也是一个簋簋的①。



清代铜器上的"人面形簋簋纹"



商代上"人面形簋簋纹"

作者正在沙录此稿之时，1984年第10期的《文物》封底上有一"人面形簋簋纹"方鼎，标题为"商代人面云雷"，不甚为我的说法增加了一个"佐证"。此人面与上举二例同，仰人面形明显，龙人面上有二角，耳旁羽毛特大，斜折向方线上（至两耳上），以衬此立鼎的报道者高明贵先生认为是"云与纹"②。其实它与一般习簋簋角龙无二致，只是小了一些而已，又在该图分别示以底座方、各饰一龙，与一般的簋簋角兽的爪足毫无二致，因此它一定是簋簋纹，归入饕餮纹簋应。

附带在这里说明的，是这个鼎由土点长约四寸许，其时代虽商代无疑，但报道中不见此类物，至于陶器的时间见之；可见是偏附

---

① 容庚先生的簋簋设计，虽不排除有人面的成分，主要与饕餮人面的设计、定义是统一、一脉相承是没有差异。又簋簋设计有省去龙角的例子，其实角、耳并饰人面，（郭沫若同）第二簋（1157年纪录簋）亦有此例不（单）一，于是"簋簋角"即无角，可注意。总之，古代的饕餮设计"饰物"，系仰人，又与兽设定。

② 高明贵先生《商代人面方鼎》，《文物》1984年第10期，57—58页。

的先王，享有与祝融般高，所谓"有失知灭诸侯"，信然①。



商代后母戊鼎上的"人面形兽吞食纹"（考古学上已）

3. 鸟的繁缛被作人面，有角、蛇身之象，如《殷中片羽》第三集在卜三十页之"繁缛纹鼎"便是②。这个例子虽然不多见，至十分重要，它反映了繁缛阶段真时的一部分。在汉以后的许多人面形兽面，与

① 商代前期，郑州曾经出有《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13页，公元前一千三纪下叶，商代初文化经达到长江边，与湖北盘龙城土的原代始阶制器可证。见曹锦炎《商龙纹铜铙源流简考》（《考古通讯》1958年，第一期，56－58页，对通道总说"编者按语"，及陈大一《商代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考古通讯》1958年，第五期，12－73页所载资料。

② 《殷中片羽》第二集，1943年，龙公尊云雷自部多，此物现为香港秦氏藏器，见大型铜铙。见汉代铜镜的《中国铜镜图说明》，文总作品，胡德煦《商周青铜器通论》，图版九上，图185，题"兽面凸雷纹。"

此小文关系[1]。



商代妇好铜盉上的"人首龙身饕餮纹"

6. 有的饕餮纹作兽面(或兽头)人身，其兽面与"兽面形饕餮纹"略无二致，其人身皆两臂上举，手作爪形。从有"人身"这一点上可以证明，所谓"兽头"不是单之有首无身，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有的有头无足，其头部饕餮头(标明"兽头")，其下有依据形象化的两臂及爪。见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六六图第二八页："骨刻兽形片图校拓影"及图版七三，七四"骨刻饕餮纹鹿形间刻片"[2]。

(2)有的有兽面(兽面解大)总称写实的人身，点饰手上身，手作爪形，如安阳出土骨右版上的饕餮纹，其兽面特大，是典型的"兽面形饕餮形"，而有显著的人身，两足的外侧立，人足之形清晰。见《剑桥文物宝记》记七七九编图三则，"安阳出土骨制鹿纹残片图"及图版第六一"大理石制饕餮纹盾"。[3]

---

① 东汉石阙(画像石)中的比较充实的兽面，其身躯如手足部被兽，皆人首龙身之形，形态种类繁，还有所变。汉代人大多已动，已经不易知道古代的原始，往往网络考虑，只是他们把无体不顾，与原始图腾崇拜人兽相结合的人形创造，并反映了当时原始社会形态及其观念的重要性。

② 《河南安阳遗宝》1940年日都出版。

③ 本物现藏哈佛大学博物馆所公开发表出它的博物馆，参看 O. Karlgren, "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s" (安阳大遗址雕刻), Bulletin No. 7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35。

(3)有的龟背纹变异较多，如其变为引人的姿势，分两臂上举，手作爪形，有的除去前《安邦古钢耕华》五爪四三爪后爪"饰兽纹身躯垂为"脚爪"。这是一个门上的装饰品，人类有关"门"的迷信特别多，故此做最成后。



商代后期青铜上的龟背纹
[注意龟背纹上的之字]

(4)在门两上，还发现纹饰表：有勾卷等头（与春约背部带纹中）及纹度图案化的人鱼，人鱼下游有一鱼，经典工博学认：两端之形分语，不上界，千年几形。东京美术学校藏藏自陶上的花纹，与



商代后期石鼎上有人手的龟背纹

其典型例子是。

① 《立雪古钢耕华》1933年，文物出版。

② 赵万里，许家考古发老之书多有之，如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第一册，图版一二五，1924年有田和编，郭沫若人《两汉通史》图版六，1932年出京都宝雅堂印行，梅原末治《鄂尔多斯之青铜器》图版五八，1933年日都出版，及《河南安阳遗宝》图版六。



商代后期青铜器上的“异形人兽纹饰像”

同安女尊

商代后期青铜器上的兽面像
①角　②爪

有的与此类似，像无首、无肢的人像，即“刖大辟”，其说在解释见下第三章论“刖罪”即被无手事。

(5)有的人像的部分较显，人头、怪有角（如“饕餮纹内‘兽血上的人面像一样），两腿向外翻跪，臣两臂上举，手作爪形。即“商代饕餮纹鼓”两侧旁勾绘人像即是。

从上下种种人身的饕餮像，虽然有的有首（饕餮头），有的无首；有的有身，有的无身（身体部分省略）；有的写实的成分大，有的图案

王　贞治辑释李崇道传记》唐墓志第三册，第一三〇，1974年东京文书书店版。原题为“人面兽形铜铙”。郭沫若为铙形，又云或为表现百戏里缚之囚当祭器，若是则郭氏释义是从中所保存的当无异议上看，应为可信。《三体石门经》记载金乌“脊”，以象皮为鼓，声闻三乡里，置皮于上始建以鼓“鲁”以，王静如著文主，认为唐著《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帛画考》，《人文杂志》1950年第五期（陈梦家编订本《殷墟卜辞综述》附录一六二，1956年订版），《殷周青铜器通论》第78页云：“铙身的两侧各有一人形，像裸形，一臂女形”，下年何天行引云说，《淮论》第六、七期郑州出土的商周铜铙，或主张说代“铙铎以作铙代号名。

化的组合元，不管怎样，其基本的姿势是一致的，就是它皆有人身，两手臂向后上举，手作爪形。我以为认证饕餮形象的完整形式，"两手手臂饕餮纹"是这个变形组合的省略，由此可见，前图不并齐的部。



商代铜鼓上的有人身的饕餮像



河北人像矿大鼎

5. 有的饕餮纹，表首所成分如多，有兽头，张巨口，露齿，似无人状，但是个很干的作人的姿势——蹲坐，臀部坐在脚上的。如安阳侯家庄西北冈 1001 号大墓中已土的石刻饕餮像浮雕[1]。又在河南 1550 号大墓中也出土了一个同类石雕刻。安徽小屯商代宫殿遗址中立鹤一县，无疑即宫龙个《殷墟发掘》[2]。

仅就生殖论，是这类石饕餮像背后皆为凹槽，当是镶嵌装饰。可见商代人崇拜饕餮形象作装饰。

以上五次类饕餮形象，其表现形式是互相矛盾的。饕餮既为兽面

注 见《考古》第 60 页，第 12 期"殷墟妇好墓石雕"及《考古学报》第七期"殷代铜器"，图版三六，1954 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注 见《殷墟发掘》第 50 页，1955 年学习生活书店出版。



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商大墓中出土的蚌塑龙虎北斗图案

特，又与人面符，既为兽头，又为人头即蛇身（如蟠蛇纹）；既为兽头人身（如口衔人形者），又为人头兽身（如"饕餮纹饰"）；又既似兽形，又似人形之态。这是一方面。

即蛇有人身、蜥蜴所最特有的短粗的饕餮形状），至于脊作瓦形，又有的无足，有足（龙特征）的是作人蛇龙身之形。

凡此种种形象不至相矛盾：既似人，又似蛇，又似兽，把人与蛇，兽混合为一，纠结几难分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问题的解释，还要着眼图腾

我以为以上三大类矛盾的饕餮形象，皆是图龙的图像。换言之，饕餮形图龙；饕餮形态即龙尤特质，饕餮形象即龙尤图像。

我在1941年撰《蚩尤考——中国古代原氏族研究·夏史新探》①。说明原始社会末期，炎帝与蚩尤的战争，即部落间的战争。其时以熊罴图腾（totem），故号曰"有熊氏"；他所率领的伐炎帝（炎尤在甲骨文所谓"炎"字的六部之一）的九黎、蚩、蚩、蚩、蚩、龙、蛇六个以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者有熊氏，和这六兽氏族的部落者云。蚩尤以蛇为图腾，即以龙为图腾——龙是通兽能、神秘化的蛇，是综合兽的（特的头（牛头），和鹿（鹿）马爪羊，加在蛇的身上的一种混合体（在生物学

① 见《中山月刊》第二卷第四、五期，1941年出版。又收在东北大学等校"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组"上新近几次。

② 第十四《史记志疑》卷一，第3一4页云："案《通鉴目一·帝纪第》亦作帝，蚩字亦是古假借字，帝与蚩古音相近，故先儒多于字作，或帝代轩辕为之，《云笈》谓甘卫生真经轩辕帝之作，亦假为之。但炎帝之后归轩辕之后，是轩辕称王之辩，蚩帝为帝，而《通鉴外·史记解》称蚩为'轩辕氏'，则为误证。……蚩'与'中同'炎帝'字，即'蚩尤'之误。"乾隆三十二年（1767）付梓。

中无龙，这是古生物学家一致的意见①）。和他同盟的氏族或部落，有以鳖为图腾的“鲧”氏族和以泥鳅为图腾的“应龙”氏族②；蚩尤是这个部落的大酋长，按其地位，很像是军务酋长。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西北地区以野兽为图腾的部落和以蛇鳖等为图腾的部落的部落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侵占地盘，掠夺财富。

关于蚩尤以蛇、龙为图腾的问题，我在此不再重述，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中心问题，为了避免枝蔓，只好从略。但就本文所论的问题——蚩尤在后代的传说及在艺术上所留的痕迹，也可以证明：蚩尤以蛇（龙）为图腾。

图腾主义（Totemism）在漫长的十几万年的氏族社会中，是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而有其不同的特点。最早的图腾崇拜，似乎已经无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它的晚期形态。

“图腾”被认为是氏族的祖先、保护者、标志。氏族人相信：他们出生于图腾，死后再复归于图腾，他们与图腾同一化，他们是图

① 裴文中先生《关于龙骨的一些问题》说：“因为没有‘龙’这种神物，所以我国在历代传说中，不可能描述出‘龙’的一定形象来，在历代的绘画中所描出的‘龙’，也形象各异，只代表了当时通行的传说和画家的想像。”又说：“中生代的爬行动物，多采用了日本的命名，谓之‘恐龙’或某某龙，实际是借用龙字。并非是我国古代传说的龙。”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6 期第 7 页。惟前言“龙”是文人臆造的动物，则非。文人没有这样大的本事能臆造出一种东西叫好几千年的人（此只就阶级社会的人而言）来信仰。依拙说，它原来是蛇氏族的图腾，其理由见上。

② 见《蚩尤考》亦略见《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考古》1960 年第 6 期第 24～34 页

腾的化身①。

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社会发生了男性祖先的崇拜；最早的男性祖先，即该氏族已故的酋长。因为原始人相信：人与图腾动物同一化，死后再复归于图腾，所以他们相信：他们已故的酋长具有其图腾的特征②。这样一来，人就有了动物的特征。苏联人类学家柯斯文（M. O. Косвен）在《原始文化史纲》里说得很扼要："祖先崇拜也有多种形式，并与图腾主义、自然崇拜汇为一流。"（《原始文化史纲》中译本第 180 页）

关于原始社会末期祖先有动物的形态，苏联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也有一段很扼要的叙述。他说："我们常看到绘有各种各样的幻想的动物、人、半人半野兽的图画。在澳大利亚的神话中，祖先被描绘为幻想的、半野兽的动物。……这样地来相信祖先起源于幻想的人、动物、植物等等，叫做图腾主义。"③蚩尤以蛇，即以龙为图腾，饕餮即蚩尤的图像，所以饕餮的形象，有时虽具人面，但

---

① 参看苏联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页 171～174，177，180。196 页云："最早的神话彻头彻尾地为图腾主义所渗透。"1955 年人民出版社。关于氏族成员死后再还原为图腾神物的迷信，参看：Games Gesrge Frazer："Totemism and Exagamy"，Vol·Ⅰ，P34～35；Vol·Ⅱ，P. 391～392，551～552；Macmillan and Co.，London，1910；及法国人 M. Bisson："Totemisme"，据胡愈之先生译本 6、36 页，1932 年开明书店。以上所引译文见拙文《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沈阳博物院汇刊》第 1 期，29～75 页，1947 年沈阳出版。

② 这本来是原始人有关人们死后的共同信仰，到后来发生酋长崇拜时，便把这种信仰集中在酋长身上了。与此可以相参的，是我国古代关于鲧的传说。鲧是以鳖（玄鱼）为图腾的，古人传说：他死了以后入于羽渊，化为三足鳖，即此信仰的具体表现。鲧也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大酋长。详见拙文《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考古》1960 年第 6 期，论玄武部分第 25～27 页。

③ 《原始社会史》第 134 页，1958 年高教出版社。

又有蛇身（如“饕餮纹卣”《山海经·海内西经》说蚩尤“人面蛇身”①）；虽具人的躯干，但两手皆作爪形，又有时有尾——这“爪”即龙的爪，这尾即龙的尾。

又因为龙的头即兽的头（如上所述，蛇氏族人把有角的兽头加在蛇的身上，此即是“龙”），所以饕餮的头，不管是单独存在的，或带有人身的，多作兽头形——实际上即龙头。《山海经·海内南经》和《海内经》皆说蚩尤龙首②，图像与传说相合。

又因为蚩尤究竟是人，所以饕餮形象不管怎样变化，一定有人的形体或姿态。如虽有蛇身，但终有人面；虽有时作兽头（龙头），但亦作人头。又只要有身体，皆两臂上举，其两臂如人的两臂，使任何人看见，皆能认出。又或两腿蹲踞，或作跪坐之形，人的姿势皆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饕餮形象之所以有种种矛盾的表现，即同时像人又像蛇（龙）把人与蛇（龙）、兽混为一体，即因蚩尤以龙为图腾，氏族人把蚩尤的形状与其图腾动物的形状相结合起来的缘故。“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二 “饕餮食人”与蚩尤性贪的问题

（一）饕餮吐舌

有的饕餮形象特别表示它有长舌。这“长舌”，或作为花纹的一部分，或用器物的一部分，自饕餮口中吐出，当做饕餮的舌。这“长舌”牵涉到饕餮的本义，牵涉到饕餮传说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

---

① 《海内西经》云：“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按：“窫窳”即蚩尤，说详《蚩尤考》。经文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本第十一，第六页，嘉庆十四年（1809）刊本。

② 《海内南经》云：“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其状为龙首，食人。”《山海经笺疏》本第十，第四页。又《海内经》云：“有窫窳，龙首，是食人。”《笺疏》本第十八，第四页。

门不能立秽亡。

1.增长吉符管管纹，我们可以举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中吉林出的陵墓出土的白陶壶为例①。此壶的主要花纹是带斜形篦纹纹，在大管管嘴的下面，让一长舌，其形状极显明。





南氏云阳"白陶壶"上的"吐舌篦纹"（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陈列）

《郭中丹羽》所载白陶残片上的"吐舌篦纹"

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中出土一石鸮，云陶残有一"吐舌篦纹"②。施蛰庵的《支那古铜精华》第一辑，图版四十有一铜

① 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陈列目录》，1959年文物出版社。又《郭中丹羽》第二集第下第15页有一白陶残器（标本），现在无处可考。

② 见《考古学报》第七册《殷代铜器》图版三十七，1954年科学出版社。

"鸮尊"，胸前也有此花纹，构图与石鸮同①。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图版二十之六、七，所谓铲形铜器，上有重叠的饕餮纹两道，每一单位四周有线条（郭）作界划，每一个饕餮皆吐舌，极为分明②。

又在"三角形饕餮纹"中，因其表现而有三角，便于表现舌纹，则无不表现之。如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67页插图17铜鬶上的"三角形饕餮纹"，即有舌③。《河南安阳遗宝》图版四一、四二"饕餮纹方鬶"，表现法与李例同，而更清楚。

又在作副纹用的"三角形饕餮纹"，即容庚先生所谓"蕉叶饕餮纹"（《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06页）及所谓"三角夔纹"（《商周彝器通考》上册页111），皆吐舌④。

又简化的三角形饕餮纹，因为简化把眼睛省掉，但其舌最为清楚——后者，许多考古学家误认为"蝉纹"⑤。

2. 以器物的一部分当做饕餮之舌。

最明显的例子，如有些兵器往往以刃部当做饕餮头的舌。如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⑥图版第三八，题"嵌石龙龙纹铜柄玉

---

① 又《河南安阳遗宝》图版第二八，题"饕餮文戟（矛）形铜制品"上有四层饕餮纹，皆吐舌。

② 1949年，商务印书馆。按在兵器上铸这种吐舌的饕餮纹，其风气一直保存到战国。解放后，在四川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铜兵器，其上有饕餮头并吐舌。见《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图版第二〇九，1955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③ 1948年商务印书馆。

④ 此用《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06页，图七七、七八二例。应该注意其中之一，即有省略——此饕餮纹本有双层，为部位所限，一层不表现舌，一层省略"目"，而特别表现舌。简化的、极度图案化的饕餮纹即由此种省略形演成。

⑤ 日本考古学家皆谓此类花纹为"蝉纹"，此图采用《殷墟出土白色土器之研究》。

⑥ 《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1941年京都出版。

子”，其柄为铜制，上有箭镞头，其形状与玉器，以此三式铜箭镞为，好像是箭镞把与头一样。



新石器时代石矛二角形箭镞



由新石器时代演化的箭镞

又同书图版二六有骨玉制刃铜（铭精小刀），马铜矛箭镞头，其云部饰箭镞为齐。又同书图版第二三、二四“子货（刃部）玉”，也有是生动象。但书这种提法以“子口”为最多，说法是一种好的形式。



新石器时代玉矛
（江苏邳县墓葬出土）





新石器时代
（山东胶州墓葬出土）

其次，有许多三足器，如鼎、鬲、甗、簋（有足者）、爵、角、斝等，其足上若有饕餮头，就把器足当做饕餮的舌①。

容庚先生《宝蕴楼彝器图录》上册第11页，"商□□鼎"，系分当鼎腹部有三个饕餮面，皆以其下之足为舌；犹恐其用意不明显，更于每足上突出一三角形装饰以为舌，甚别致②。

又凡有耳之器，如簋；及有鋬之器，如爵、斝、盉等，其耳、鋬上有饕餮头（兽头），以饕餮头之舌为耳或鋬。

《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九八，有两个商代的铜彝，其耳皆以饕餮头之舌为耳，又此两耳之饕餮头皆衔环，在后代演变为铺首衔环之形③。

饕餮形象为什么这样多地表示其长舌呢？其故见下。

（二）饕餮食人

与饕餮吐舌同一传说、同一思想体系的，是有的饕餮作食人之状。如现为日本财阀住友家所僭藏的"饕餮食人卣"便是④。此饕餮像整体作怪兽状，两爪攫一人，作吞食的样子。与此同类的是1958

---

① 容庚先生《海外吉金图录》下册"考释"一"亚□鼎"云："此鼎……饰以饕餮纹，足似从饕餮口中吐出。"按此即以鼎足为饕餮之舌的好例。类此例甚多，不备举。容书1935年出版。

② 1929年北京影印本。

③ 郭宝钧先生《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图版十四，1、2、3、4载有四骨笄，皆上为饕餮头，下为笄针，此以笄针（或杆）为饕餮的舌。1951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④ 此物原为盛昱旧藏，罗振玉《俑庐日札》中已指出是饕餮（《殷周青铜器通论》53～54页引之）。日本考古学家如原田淑人《周汉遗宝》，近著如水野清一《殷周青铜器与玉》（1959，日本经济新闻社版）皆名为"乳虎卣"，并且定为周器，实误。此物为商器无疑。春秋时代楚令尹子文乳于虎故事，与此事不相涉，不应纠缪如此。又此物多家著录之，参看容氏《海外吉金图录》上册图五五；及《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八六，167"饕餮食人卣"。

年在安徽阜南县月儿河出土的“饕餮食人尊”(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商代陈列室中陈列,定名为“龙虎尊”,名稍未安),也作怪兽食人之状①。

抗日战争时期,在安阳武官村吴家坟地中出土一通耳高 133 厘米,横长 110 厘米,重 875 公斤的大“司母戊鼎”,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大的一件铜器(有人说是文丁祀其母戊之器,总之是商代末期物②)。在这个鼎的鼎耳上也铸有两“兽”直立,共啖一人头形,也是饕餮食人之像。

《支那古铜精华》第二册,图版一四三题“饕餮龁龙怪兽形兕觥”,其后两足作人体形,在这上面为饕餮头,更显明地表示它是饕餮食人③。由此图像,更可以证明:以上吃人的怪兽,皆是饕餮。

《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卷四第 42 页,题“人面兽体刀”,其器于刀脊近处,上下各作一饕餮纹(此饕餮头以刀背上的环为蛇身,也可以说是“龙纹”),张巨口吞食一人;此即饕餮食人之像④。此物后售于美国弗利亚美术馆,见梅原末治《支那考古学论考》569 页,第 147 图,题名“浚县出土异形利器”⑤。

梅原末治《冠擘楼吉金图》卷中第 48 页,题“怪人形铜制器”,与上图同,也是饕餮食人之像⑥。

类此形的铜刀大概出土了几个,因此,商人为了谋利,也有作假

---

① 参看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 第 1 期,封面背后消息。

② 图见《考古学报》第七册《殷代铜器》图版肆拾——肆拾贰。

③ 又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七九,154,“鸟兽纹四足觥”。

④ 1936 年尊古斋自印本。

⑤ 1944 年再版本,东京出版。

⑥ 1947 年京都出版。

的[1]。

对这些簠簋贵人像同例别，又见于西周末春秋初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贵族墓葬中出土待车缚走上铸装饰品。这个铜饰实际为一根簠支形，张口，中空一管，在这管的上端作人头形，整个从根以作簠簋贵人之依帝。

又在同一墓地中，出土一"人头形长方形器"，此器上下背作一根竖置突起的簠簋头，长内向，其实一人本，也是簠簋贵人像[2]。

当以上诸例不差，这种形象表现的无疑应[3]，证实此对匜长，可见它在簠簋形象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西周"簠簋贵人像"



西周"簠簋贵人匜"（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原名"无盖尊"）

① 加拿大皮尔生（Max Loehr）将一件"龙文尊"（原子波尔物品，这个簠簋贵人之像的簠簋表现得很明，现在知只外仅本件和簠之外，年代相同，年为1940年当年本。

②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第73页，科学出版社，1959，科学出版社。

③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第73页，图版三一。



饕餮纹青铜斝上著名"饕餮无身"
兽头上的"饕餮食人像"



"饕餮食人
刃"(陆鲁)

(三)问题的解释——饕餮无身与饕餮食人

我以为饕餮吐舌及饕餮食人之像,即饕餮无身与无首传说的传说;饕餮兽面之所以形成,都因远古民族社会未满的大母之亲睐,生殖同荒人之故。

1.饕餮的字义为"贪",饕餮为贪财(婪)之人。

《说文·贪部》曰:

> 婪,贪也。
>
> 饕,贪也。

可见婪、饕一字同为贪意。饕餮是双声通语,与贪为同声同义字。后人分别定则为饕,否食为餮,新增无此义的区。

在《左传》说上,饕餮又为一极度生贪之人。《左传》文公十八年[1]:

>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杜预注:"冒,冒贪也"),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① 王充闾《广雅疏证》卷二上云:"贪财,贪食,总谓之饕餮。饕、餮一声之转,不得分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矣。"说甚是。《说文》段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引本。

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①。

云按：缙云氏即黄帝。《左传》昭公十七年："若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②。《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不才子"即乱臣贼子之父——此"子"并非儿子之"子"。黄帝的"乱臣贼子"，今可考者只有蚩尤（二人皆是部落酋长，并无君臣之分，此是后代人以后代事说原始社会人和原始社会事）。黄帝的敌人为蚩尤，因此黄帝的"不才子"饕餮，也就是蚩尤。

2. 而蚩尤亦有性贪的传说。《尚书·吕刑》说：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言蚩尤的影响及于一般人），罔（无）不寇贼，鸱义（同"傲"，邪也）奸宄，夺攘矫虔（杀也）。苗民（云按：即蚩尤部落）弗用灵（云按："灵"、"令"古通用），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刖）、椓、黥，越兹丽刑并制（与此律刑显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相诈），泯泯棼棼，罔（无）中于信，以覆（反也）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无）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即天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③。

这是说蚩尤贪暴，并制定刑法，压迫同族人。这一段记载是有关蚩尤

---

① 见世界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第161页，通页1863。1934年印。又所谓"四凶"实在是囿于四方观念而造成的传说，其前身或即三苗被黄帝之族战败之事。饕餮即蚩尤，"共工"与"梼杌"即鲧，其传说的真相即此（黄帝即尧，见拙著：《黄帝即尧辨》，已刊）。

② 见世界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第381页，通页2083。按："缙云氏"之得称，即因黄帝伐蚩尤之事，说详《蚩尤考》。古人以"缙云氏"为黄帝之一官，实未达一间。

③ 见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第135页，通页247。

传说的较早的、较真实的记载①。特别它指明了蚩尤的同族人即"苗民",古所谓"三苗",即蚩尤之族。

《大戴礼·用兵》篇说蚩尤性贪,讲的最具体。它说:

> "公曰:'蚩尤作兵欤?'(云按:古人传说蚩尤是铜兵器的发明者。按把兵器的发明归之于一人,当然是荒谬的。但若说蚩尤的时代已经有了铜制兵器,则是正确的,可信的)子(孔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②

难得的是蚩尤性贪的传说,和饕餮性贪的传说,不但内容相同,而且文词也几乎雷同。《吕氏春秋·先识览》说:

> 周鼎若饕餮,有首无身(云按:此指最常见的"兽面形饕餮纹"),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偿也)也③。

与《大戴礼·用兵》篇所说的蚩尤"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其身"内容与措词几乎完全相同。

3. 为什么有这种雷同的传说呢?这是因为饕餮即蚩尤,这两个传说皆基于同一事实。这事实即是蚩尤剥削、压迫同族人。

蚩尤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行将崩溃,阶级社会行将兴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时候,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在氏族中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蚩尤所属的部落,在当时是生产力最为发达,文化最为进步的部落。他身为大酋长,剥削压迫同族人,所以在后代遗留有蚩尤(饕餮)性贪,蚩尤有"不顾厥亲,以丧其身"的传

---

① 《周书·史记》篇说:"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按:阪泉氏即蚩尤,梁玉绳《史记志疑》已言之,而此亦言其"并兼无亲",可见蚩尤性贪。蚩尤剥削同族人,为古代之通说。参看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八《史记》第六十一,第五页,1912年鄂官书处重刊本。

② 参看孔广森《大戴礼补注》光绪五年(1879)谦德堂刊本。

③ 参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六,第三页,1935年清华大学出版。

说。蚩尤即饕餮，故又说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这"食"即是剥削的同义语，并不是真正吃人。饕餮形象是饕餮传说的表现，所以"兽面形的饕餮纹"吐长舌，以示贪叨之义，又作饕餮食人之像。

4. 我并且认为所谓"不顾厥亲，以丧其身"，或所谓"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即是指蚩尤为"应龙"所杀一事，即此历史事实的讹传。《山海经·大荒北经》说：

> 蚩尤作兵（兵器）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雨止，遂杀蚩尤①。

按此事又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

考"应龙"即泥鳅。班固《答宾戏》曰：

> 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②。

"泥蟠"即泥鳅。此泥鳅即以泥鳅为图腾，即泥鳅氏族③。"泥鳅"与蛇（龙）为同类，是蛇氏族的近亲氏族，亦即蚩尤之族"三苗"之一。

按照氏族社会的习惯，凡同一氏族或同部落，必须团结互助，同御外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到美洲印地安人"易洛魁氏族"的风俗习惯时说：

> 同族人也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异族人的欺侮时，要帮助报仇。……因之，从氏族的血缘中便发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亲复仇之义务。假使一个氏族的人员杀害了另一个氏族的人员，那么被害者的氏族必须实行血的复仇④。

氏族是如此，部落也是如此。

因为蚩尤剥削、压迫同族人，蚩尤的部落已经有了阶级的萌芽，

---

① 参看《山海经笺疏》本第十七，第六页；又见《大荒东经》第十四，第七页。

② 见《汉书》卷一百上《叙传》及《文选》卷四十五，第七页，上海大中华图书公司影印胡刻《文选》本。

③ 见拙著《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考古》1960 年第 6 期第 24～34 页。

④ 1954 年，人民出版社第 83 页。

旧的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已经过时，所以在蚩尤之族与黄帝之族作战时，"应龙"不但不帮助蚩尤同御外侮，反而投降了黄帝、杀死了蚩尤。这就是蚩尤"不顾厥亲，以丧其身"以及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传说的真相。

关于这一时期氏族权贵贪婪与叛变的事，恩格斯有一段最好的解释，可以拿来说明蚩尤性贪及应龙杀蚩尤之事。他说：

> 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狂暴的情欲，卑劣的吝啬，对共有财产之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可鄙的手段——偷窃、暴力、狡诈、背叛——毁伤了旧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以至（于）把它引向崩溃。（同上书第94页）

我想再没有比这一段更为扼要、更为中肯的说明了。

5. 最后，我以"饕餮"、"贰负"即蚩尤与应龙的绰号。

"饕餮"即是"贪"义，蚩尤之所以又名"饕餮"，即因蚩尤性贪之故。

"应龙"在《山海经》上又名"贰负"，"贰负"即"贰臣"、"负心汉"之义，此因应龙投敌杀蚩尤，故外族人呼之曰"贰负"①。这种情况，与恩格斯所说的极相吻合：

> 随着时代的进展，往往有这种情形发生：即邻近部落给一个部落取的名字，与该部落给自己所取的名字不同，如克勒特人给德意志人所取的他们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尔曼"人一样。（第87页）

我想蚩尤号"饕餮"，应龙号"贰负"，当与此同类。应该注意：这种名

---

①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遂杀蚩尤"（《山海经笺疏》本第十七，第六页），又《大荒东经》云："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笺疏》本第十四，第七页），而《海内西经》云："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笺疏》云："郑行案：李善注张协'七命'引此经作'黄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笺疏》本第十一，第一页）。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同上，六页）。按上言应龙杀蚩尤，此言应龙杀窫窳；窫窳即蚩尤（尚有他证），则应龙即"贰负"。

称不是后代人妄加的，一定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代代相传而来；因此，这些记载皆有悠久传统，绝不能认为只是后代人随意的命名。

更应该注意的，是“饕餮”和“贰负”正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正是因为有人“饕餮”（贪得），所以才有人“贰负”（反叛）。从这里可以坚信此传说决非后人伪造①。

三　再论饕餮形象与蚩尤的关系

（一）白陶上的“无头人身饕餮纹”即“刑天”纹，亦即蚩尤像

前言殷墟出土的白陶，其有人身的饕餮纹，有的有首——以肩部带纹中突出的“兽面形饕餮纹”（兽头）当作人的头。有的无头，并且无头的例子还不少，如《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第9～16，即其例（无头人身的饕餮纹，除去无头以外，其余完全相同）。有头有人身的饕餮纹既是蚩尤，则此无头的饕餮纹也必是蚩尤。为什么把这种饕餮纹作成无头呢？这是因为蚩尤被杀，蚩尤无头。从这里更可以证明：饕餮即蚩尤。

尤有进者，此无头人像应该称之为“刑天纹”，此源于“刑天”传说。“刑天”即无头，《说文》说：“天，颠也”。——“天”即特别标志人头的原始象形字；“刑”有杀意。所以说“刑天”即“杀头”。“刑天”传说即蚩尤传说。

《山海经·海外西经》曰：

> 刑（云按：今本误作“形”）天与帝（云按：即黄帝）至此争神（云按：“神”字似为“位”字之误），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②。

《淮南子·坠（地）形》篇称之曰“形残之尸”，“形残”亦指断首。

---

① 又意此“应龙”或“贰负”，亦即《尚书·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说之四凶族之一的“穷奇”。

② 见《笺疏》本第七，第二页。

高诱注曰：

> 一说曰：形天之尸于是以两乳为目，臂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帝断其身葬（去掉"使"字与本残馀"根"，又衍"天帝"二字）南岳衡山下。

"形天"又一称"无头鬼"。《淮南子·览冥》称"昔者舜舞干戚之容，而神戒为之下降"，高注曰：

> 神物，形神之处，谓宗庙之属也无头鬼也。

"无头鬼"即"刑天"，亦即白陶上待支人像：



安徽凤上县陶器上的无头人身兽纹，即"形天状"

《山海经》本文是《山海图》的说明，其重点在"图"，而不在经。所以郭璞在《山海经图赞》③，白太守人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长短句"夸父诞宏志，俯视迹有殊。博饮河渭干，未足解余渴。邓林弃其杖，化为桃林。"可见当时尚有存者，古本《山海图》中的"刑天像"早已不见，也不到在白陶之纹中求之，可见此类原本图像通在很久的前便失。

---

① 见刘文典先生《淮南鸿烈集解》卷四，第十五。据庄逵吉校"乃有文作"本。

② 见刘文典先生《淮南鸿烈集解》卷六，第41页。"乃有文作"本误二字。

③ 《图赞》赞"刑天"曰："爰始人类，各有异数，重瞳骈天（元吉，今本讹作"刑天"），断首良苦。徒设干戚，良化（元吉）不觉。"又《晋画》不载图像据《图赞》所引录。

④ 现代白陶，制坯，门户极多，雕有石质上的有人身的兽像纹，但完整的雕塑像，大一个作两臂上举之形，代表山羊两上举之形，静者示刑天（断头）舞干戈的舞蹈的传说。"操"者，作手握持之义；"舞"者，承舞蹈之，这在现代部族之中处处皆上舞之状。主题可见，古今以，自艺术家加强了立体的考虑。

又郝懿行《读山海经十三篇》[1]：

刑天（今本讹作"形天"）帝断，犹志此事也。

郭璞公然笺注《山海经》曰：

刑天，兽名也，口在乳间下成，以乳为目。

我以为"断头"即生充，因为"刑天"即杀头，而生充被杀头；又"刑天"与诸手连，此"舞"舞盾牌，而生充与诸侯作战。又"操天舞干戚"，而帝尧有盖五帝的传说，说见下。又李冶海诗引《山海经》云刑天"口中好指平威扬舞"，而在下文中将论到汉代的盾无缘正作口衔兵器之形，可见"刑天"生充生充无疑。又"操天"也即诸无的异号，与蚩氏之为蚩尤相等同义。

以上各点，无只论其一，不免以偏概全，失之简略；若合而观之，则只能不相信：断头即生充，白海上的生先锋，绝生无疑。

（二）蚩蚩蚊中勾刃蚊与诸无生充传说

蚩蚩形蚩蚩蚊中多刺有"刃蚊"，此点容庚先生已注意及之，《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01页，论"蚩蚩蚊"说略云：

……（六）动步蚊以刃为足，……（十四）象形三兵，上刃为刀形，下二刃并齿蚊。（十五）象一兽，上为牙形，下作蚓形。



蚩蚩蚊中的"三兵"纹饰



蚩蚩蚊中勾刃蚊

其实，有的蚩蚩蚊也用刀纹作蚩蚩的单元，即用两个相背直立的刀纹，作鼻子的形状。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

① 《郝氏遗书·晒书堂》，"四部丛刊"本。

② "刑天"一作"形天"，"刑"字和"形"字之间，又衍写"荆轲之尸"，参看本书后。

报》第三册）图版陆 1、74 所著录的“瓿形器”，在饕餮面旁遍布了“刀纹”。祁延霈《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图版贰之 12 铜盉上的饕餮纹，在两角旁并排着十几个立刀纹①。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图录》卷上页七“𠂤父已鼎”饕餮头两角旁也有同样的纹饰②。上列图 3“人面形饕餮纹”在人面的前额上也遍立刀纹，可与以上二例对照——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知道，这种“人面形饕餮纹”也是饕餮纹的一种（饕餮纹有的作“人面形”，如“饕餮纹卣”及“饕餮纹鼓”两侧上的人面饕餮）。

又在饕餮纹的简化体——“目纹”中，也有施以刀形的，有的四刀，有的八刀，其论详下。

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有的饕餮面上的刀纹竟为五个，如《商周彝器通考》下册第 112 页，图 202“亞□簋”上的饕餮纹，在两角旁各有五刀。又《通考》上册第 102 页，“伯鼎”上的饕餮纹，在两腮旁各有五刀。古代的匠师们是否有意为之，今不可知，但为什么这样巧合，也是不能不注意的。

饕餮纹上有刀饰，又有的为五刀，面古人相传：蚩尤造五兵。

关于蚩尤造五兵，前引材料已不少见。《山海经》说“蚩尤作兵（作兵器）伐黄帝”，《大戴礼·用兵》篇说：“公曰：蚩尤作兵欤？”《山海经》又说“刑天（按即蚩尤，说见上）操干戚以舞”，此外又见于《管

---

① 《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37 年，商务印书馆。此物据作者云：“恐系商末周初之物”。按或为商代物。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在河南上蔡所清理的一批铜器，也有同类花纹，见该队所写的《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1 期，第 67，68 页，特别是图九铜尊的饕餮文，刀饰极显明。一般铜器图录之书，有此类花纹者甚多，皆从略。

② 1934 年北京来薰阁影印本。

子·地数》①篇《世本·作》②篇《吕氏春秋·荡兵》③篇等书。总之，战国秦汉人书中多记载之。

因为蚩尤有造五兵的传说，所以在蚩尤的形象——饕餮纹上有刀形纹饰。这种细末的纹饰也是有根据的，不是无的放矢的。

因为有蚩尤造五兵的传说，所以在汉代的蚩尤像上，其作蚩尤执五兵之形。汉代人把打鬼仪式中的大头目"方相氏"认为是蚩尤④，因此蚩尤执五兵。张衡《西京赋》描写西汉大傩（打鬼典礼）时说"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披）般（斑）"。秉钺即执兵器⑤。山东嘉祥县东汉末年"武氏祠"后石室画像石，刻东汉打鬼图（大傩图），其方相氏执五兵：头戴弓，手脚皆执兵器，其数恰为五⑥。山东沂南古画像石墓前室北壁上的大傩图，亦然⑦。

又汉代带钩也有作蚩尤执五兵之像⑧。凡此，与饕餮纹上有刀饰，皆基于同一传统。

又商代兵器上也有直作蚩尤像者，如原田淑人、驹井和爱《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图版五，有一铜戚，其銎上有一人头像，当即蚩尤⑨。又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第27页，所载"蚩尤纹透雕大铜

---

① 《管子·地数》篇。参看戴望《管子校正》卷二十三，《诸子集成》本第382页。

② 用茆泮林辑本，见《世本八种》第109页，1957年商务印书馆。

③ 参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七第4页。

④ 关于打鬼的问题：愚别有考说，见《中国傩戏史》一文，未刊。

⑤ 见《文选》卷二第8页。

⑥ 参看付惜华先生编《汉代画像全集》二编第91页，图129；第94页，图132。1951年北京出版。

⑦ 见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合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拓片第8幅"前室北壁上横额"画像。1956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

⑧ 见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合编《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图版二八题"怪物持兵像"，1937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

⑨ 原田氏以此物为战国时器，恐误。当为商器。

域”，起那个人当俩副无也是王啊吧。石者一方的单纯简化，一方面又强调立体，可发展简视为抗尤。

说阅供参为涿龙一人罪立明，当然是更源，相较在原始社会末期、龙龙时代，长然人已经掌握了金属冶炼，把之社会与笔史资料，并无不合；无宁说是吉相合。而且这个传说与涿龙的事，涿龙利用妇熊人，涿龙与炎帝之战作战，涿龙为自己的可能英雄身长“完龙”齐杀猪事者相合。这一系列的事实，由于一个原因而产生，即龙时原始社会已经解体，阶级社会行将兴起。这些事实皆可以互相印证，因之，皆可以相信。



上古墓葬出土汉代帛画中的炎龙争斗（龙图）中内容之一（比较自外）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涿龙在兵器的传说，虽于时记载不能说过热闹，个别于商代拳物中得以证明。它

比殷周青铜礼器要早一千多年，因此，它们之间的演变比这些器还简。

（三）被简化的饕餮纹：“目纹”

饕餮纹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双目，古代人用种种办法表现它。一般的情况，是用突出的办法，或左右浮雕的两个来表现它。有时，用阴刻右雷纹表现，使它同样突出，好像人的眼睛一样。如《河南安阳殷宝》图版第93～96表现的。有时，在表现饕餮面的部位，只表现两个眼睛，用这两个眼睛来代表整个的饕餮面。如上列“人面形饕餮纹”的偏瓜鼎足，及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商代“白陶鬲”，在器纹中一般表现着两个饕餮纹的部位，这只作两个眼睛。又有在器身部分，只表现两个纹饰大目，表现神秘与生硬之感。



商代白陶鬲上的“目纹”



殷代铜鼎上有立体感的“目纹”



商代铜器上极度简化的“龙目纹”

这种目纹一定是饕餮纹的简化，由上列诸例中已经可以看出。又西周前期的“己伯鼎”（《通考》下册第105页，图185）及西周后期的“叔硕父方鼎”（《通论》图版20，图38），在鼎足上部，一般地表

---

1. 《殷周文录》第二册卷二第46～48页，“颂骨挑鼎”同1937年北京哈古斋石印本。

现饕餮纹的地方，也只著二目，用二目来代表整个的饕餮面；可知目纹只是饕餮纹的简化。

商代人以及后代人为什么在艺术上对于眼睛特别重视呢？这当然因为人的面部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眼睛，用眼睛可以代表人面。这是最普通的、也是最合理的一种想法。但我们所谈的"目纹"是饕餮纹的简化，这些花纹本身又有其特定的意义，因此，就不能把它过分地简单化。这个问题应该和商代人为什么喜欢表现饕餮纹结合起来看。

我认为商代人喜欢用饕餮纹，一方面为了美观，一方面也为了避邪，其故详下。在这里专谈用眼睛来避邪的问题。

妖魔鬼怪是无法看见的（根本就是莫须有之物，但通过现实的错杂的折光，古人误信为有。其故从略），因此需要特别瞪大了眼睛去看它、打它。饕餮有避邪之用，故特大其双目，或特别表现其双目。

从饕餮形象变化出来的战国时代的木雕"镇墓兽，"把眼睛夸大到极点，几乎整个面部只有两个大眼睛。如信阳楚墓所见的即是（见下文）。吉林省辑安县（今名集安县）通沟地方三国两晋（公元三、四世纪）时代的高句丽古墓，其"四神冢"冢内壁画四隅有四兽头，与《周礼·夏官·方相氏》说方相氏在打鬼时，"以戈击四隅"相合。其中之一以金铜镶嵌双目，特别表示目。又有一兽面，旁边题：

嗽宍（肉）不知足。

充分地表示这些兽面即饕餮面①。在饕餮面中特别表示双目，其做法与商人同。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大云寺"条曰："塔东义手下，画辟邪双目，随人转盼"②，皆同一用意和同一作风。

以上所说，是考古学上的材料。

---

① 见池内宏《安东省辑安县高句丽遗迹》图版第二八，1936年东京出版。（亦见《通沟》，手头无书，无法查对）

② 《津逮秘书》本第七集内，上海博古斋影印本。

汉张衡《东京赋》记东汉时大傩(打鬼戏仪式),立木雕的"神荼"、"郁垒"像于门前,以司扑捉未打尽的鬼。它说:

目察区隅(即用眼睛搜察边隅之处,鬼最容易躲藏的地方),
司执遗鬼(下剩的未打净的鬼)①。

特别谈到了目的作用,给我们以线索。这类木雕的门神像,不用说与木镇墓兽,皆为避邪之物,又皆出自饕餮;可见饕餮及饕餮的简化体目纹,是为了避邪。

在这里要谈谈目纹的附饰"刀纹"的问题。

在商代目纹中,于四角往往附以"刀"形装饰,容先生名此类目纹,为"四瓣花纹"②。我以为此"四瓣"实际上是刀纹。这由容先生的《海外吉金图录》册二第72页的"癸鸟尊"上的目纹可以推测出来。此目纹上下左右各附两把刀纹,合计八刀,这刀纹十分清楚。

又商代花纹往往同类者相配,如饕餮纹与侧身龙纹相配(其故详下)。有的目纹与目纹之间,以并立的二刀纹作界划,如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卷上第16页"商蘧册尊",其腹部有四目纹,在目与目之间各以二刀为界③。物以类聚,因此,目上四出的花纹是刀纹。

前已说明"目纹"是饕餮纹的简化,饕餮纹旁有刀饰,故目纹也有刀饰,由此更可知它一定是刀纹。

至于目纹上为什么附刀纹,其解释与解释饕餮纹旁的刀饰同,皆因蚩尤有造五兵的传说,又因古人相信用兵器可以避邪(此点在民间尤有之),所以它和目纹同时表现。

(四)说简化的饕餮纹——角纹

《商周彝器通考》下册第17页,图14题"鸟首饕餮纹分当鼎",在

① 见《文选》卷三第11页。

② 见《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21页。

③ 1940年自印本。

器物的铁饰饕餮的上、只表现两个考虑的大角，用云雷来代替饕餮面。

在简化的三角形饕餮纹中，其他都特别简著，位于其他可省，则用纹中间省。

立体注意的，没有人的形的饕餮纹中，尽管其人的的特征都为显著，主人头必夸角，如"饕餮纹间"云"饕餮纹饰"上的人面兽的面，人的有角是不合理的，应该解释。

商代的匠师们运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饕餮纹

商代的匠师们运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饕餮纹

商代后期青铜器上来自饕餮纹

商代后期青铜器上来自饕餮纹

商代后期青铜器上来自

为什么对于"角"这样重视,这样多方面地表现它呢①?

我以为在商代是为了避邪的。商代人这样地喜欢它,于装饰之外,也有避邪之意。我们知道:角纹是饕餮纹的简化,饕餮纹有避邪之用,此亦然。"角"是力量的象征,用角可以抵人,当然用角也可以抵鬼——抵御不祥。

这是商代人的用法,但其根源应该由于蚩尤为大酋长,而蚩尤戴角为装饰。人面饕餮纹,不管怎样像人面,但其上必有角,就充分地表示了这个角,原来是人的角。

关于酋长戴角,摩尔根《古代社会》讲"易洛魁氏族"罢免酋长时说:

> 当世袭酋长举行就职的仪式时,在他的头上"戴上角",以作酋长的象征;在被罢免退位时,则"将角摘下"。在分布很广的人类部落间,常常把"角"当做职位及权能的象征。(中译本第77页)②

又说:易洛魁酋长死亡时,

> 当墓筑成后,再由年长的酋长将象征死亡酋长地位的"角",置于墓顶首部之上,一直到继承者就任的日子,才从死亡统治者的墓上取下角来,戴于继承者的头上。(中译本第102页)

在许多地方风俗志一类书中也多这类记载。

因为蚩尤戴角,所以表现蚩尤的饕餮纹也无不戴角。

证明蚩尤戴角,还可以从后代的"蚩尤戏"中得到印证。题任昉《述异记》说:

> 秦汉间说蚩尤者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

---

① 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商代陈列室,有一件石头雕刻的角形物,意即饕餮的双角,或用为建筑装饰。《邺中片羽》第二集第三十二页,也著录了一个,题为"砆玉兕角",当为同类物。

② 杨东蓴、张栗原、冯汉骥译本,1957年三联书店。

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①。

后代的"蚩尤戏"犹戴角，可证古代的蚩尤确曾戴角。饕餮纹为蚩尤的图腾像，故饕餮纹亦有角。

（五）饕餮图和蚩尤像皆有辟邪之用

在这里谈一谈古人为什么那样地爱用饕餮形象（特别是商代的统治阶级），在多方面表现它。他们的用意究竟何在，并且为什么？

我以为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爱用它，主要是为了辟邪的，当然也为了装饰。但可取为装饰之物甚多，又为什么专用那种不伦不类（既像人，又像蛇，又有兽头），形状可怖的饕餮纹呢？当然应该别有原因。

（1）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能更有力地控制自然，因此迷信之风极盛，此即所谓"巫风"。《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

> 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②。

《礼记·表记》曰：

>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③。

可见这个时期的迷信的风气甚盛。更应该注意的是统治阶级拿迷信作统治人民的工具，迷信和提倡迷信，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就在这种矛盾的、并且日趋于尖锐化的生产关系上，迷信之风普遍于整个的文化领域，这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殷墟发掘中可以看出，尤其是从十几万片迷信的甲骨卜辞中可以证实。器物上广用饕

---

① 郑樵《通志》卷一《三皇纪》引。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十通》第三十二页，1937年出版。又见唐苏鹗《演义》卷下引，略同。《演义》又云："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向不用牛头。"见1956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第26～27页。云按：此即因蚩尤戴牛角为装饰之故。

② 参看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八、《非乐上》第三十二，第160页，《诸子集成》本。

③ 见《礼记正义》卷五十四，世界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414页，通页1642。

饕纹，充满了迷信色彩，与整个的文化特征相一致。

(2)以下证明，即使在后代的书中、风俗中，也有以为饕餮和蚩尤可以辟邪的。这不但证明：饕餮即蚩尤，而且可以探索商代人喜欢表现饕餮形象的缘故。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臣尧(云按：尧即黄帝)，流四凶族"，把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①。这句话的意思本来是说，把饕餮驱逐到边远地方，叫他和鬼怪在一起，但这里却无意中透露了饕餮可以"御魑魅"，即辟邪的意思。

饕餮图也有避邪的意思。《左传》宣公三年说：

> 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②。

夏鼎上所象的"物"是什么样子，今不可知，但在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鼎上花纹是饕餮纹。因此推想：夏鼎上的花纹也是饕餮纹。而在这里却明明说"魑魅罔两，莫能逢之"，显系有辟邪之意。

饕餮在《山海经》中写作"狍鸮"——或系自古相传的战国时代的异体字。《山海经·北山经》曰：

> 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云按：此或因为周代器物上的饕餮头，多作羊头形而云然。或系误字)、人面，其目在腋下(云按：此与《山海经》所说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近形)，虎齿，人爪(云按："人"字应误。人手不能称爪，人无爪。应注意凡"人身形饕餮纹"之手皆作"爪"形)……名曰"狍鸮"，是食人③。

---

① 见世界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第161页，通页1863。

② 见世界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第166页，通页1868。

③ 见《山海经笺疏》第三、第十一页。

博学的郭璞注得真好，他说：

> 为物贪惏（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

这是把《吕氏春秋》说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及《左传》文公十八年及宣公三年的话连结在一起的，这个联系十分正确。

郭璞在《山海经图赞》里又说：

> 狍鸮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还自螫割；图形妙鼎，是谓不若①。

这也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联系法。总之，这"狍鸮"是饕餮是毫无疑问的。

郭又注："在畏兽图中。"按《山海经》本是《山海图》的说明，其重点在图而不在经；此"畏兽图"多为辟邪之用。如《北山经》曰：

> 谯明之山……有兽焉，……名曰孟槐，可以御凶。

郭注：

> 辟凶邪气也，亦在畏兽画中也②。

"畏兽图"可以辟凶邪，饕餮为畏兽图，当然也可以辟凶邪（这种思想尤和大傩辟邪是一致的）。

（3）蚩尤也有辟邪的传说。《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龙鱼河图》曰：

>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欹命……
>
>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③。

---

① 见《山海经笺疏》，附录《山海经图赞》第11页。

② 见《山海经笺疏》，第三、第二页。

③ 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黄帝纪》裴骃《集解》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一册第4页，1959年出版。

《龙鱼河图》代表民间信仰，它说民间对于蚩尤是“万民钦命”，犹如春秋时代的“鱼鼎匕”铭文说“下民无知，参揍蚩（蚩尤）命”一样①，这里说“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就是说蚩尤之图能辟邪。

以蚩尤能辟邪、打鬼，具体地表现在古代举行打鬼仪式时，把打鬼的大头目“方相氏”当做蚩尤。这本来是一个讹传，是因为部族融合、文化统一而发生的一个讹传。但讹传既久之后，也就相沿不改，奉为定式了②。汉代人以打鬼的大头目“方相氏”为蚩尤，见张衡《西京赋》：

> 于是蚩尤秉钺，奋鬓披般（班），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罔两，莫能逢旃。

很明显的是以蚩尤打鬼，这是以蚩尤能避邪的最主要的证据。更应该注意的，是张衡用《左传》宣公三年说夏铸鼎象物的话，来说大傩打鬼的。由此可见，鼎上的图画确有避邪之意。

在大傩仪式中用蚩尤打鬼，最具体的形象见于山东嘉祥县东汉末年武氏祠后石室的大傩图，以及山东沂南县古画像石墓前石室北壁上的大傩图。这图中的“方相氏”皆执五兵，即蚩尤造五兵传说的表现，是以此人即蚩尤，以蚩尤打鬼。

饕餮图能避邪，蚩尤像也能辟邪，由此可见饕餮即蚩尤。更由此可见在古器物中，特别在商代，为什么那样多用饕餮形象，一方面是为了美观，一方面也为了避邪。

（4）以蚩尤能避邪，最初当然是蚩尤之族的纹饰。他们相信：死去的酋长能保护同族人，保护本身就包括可以抵御外界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敌人。

这种信仰的最初形式，是对于图腾神物的迷信。他们相信：图腾可以保护自己的氏族。等到氏族社会末期，发生酋长崇拜之时，就把

---

① 原载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一第16页。释文参看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上二第30页，1933年自印本。

② 详见拙著《中国傩戏史》，兹从略。

这种迷信集中在酋长个人身上了。

商人属于东夷，决非蚩尤之后，按一般道理讲，是不应该用蚩尤的图像——饕餮纹来作自己的纹饰，也不应该用饕餮形象来辟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部落的区别已经泯灭；又商人承继了夏人的文化而有所损益，夏人铸鼎象物，表现饕餮（夏人是蚩尤之族，详说下），所以商代的匠师们也就依样葫芦地表现饕餮。饕餮有避邪之用，此合于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关系，所以就大量地表现它，于美观之外，兼有避邪之用。

四　余论及结论

（一）说龙纹与饕餮纹的关系

商代器物中的龙纹和饕餮纹有区别，但又有联系。说它是有区别的，是因为它是单独存在的一个花纹或形象。

1. 商代的龙纹有正面龙纹和侧面龙纹之别。其正面龙纹，如《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 114 页，图 107“要盘”，盘底内部龙纹，及《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 129“舟盘”及 130“蟠龙纹盘”即是。

商代“鸮尊”的底部也有正面龙纹，并与饕餮面相配，以着重表现饕餮与龙的密切关系①。

有时把这种正面视的龙形立体化，或作为铜器的器盖，或作为铜器的器梁，其完整的龙形尤显。

有的作侧身龙纹，如殷墟出土“白陶簋”簋盖上，及“铜方卣”卣盖上的侧身龙即是②。

---

① 见弗利亚美术馆之《中国铜器》图录。图版 13～14。

② 见《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第六、七，题“有盖虺龙雷纹簋，俯瞰”，及《河南安阳遗宝》图版第五二，题“饕餮夔凤纹方卣盖”。



西汉铜盆底部的"三羽龙纹"



清代陶罐底部的"三羽龙纹"
（注意龙纹与器物纹饰配合，并让两翼夹两龙头）



唐代盘腹的正面龙形
（《形神诗词》第二集第二十二页，原题"缠枝纹盘"）



现代仿商时正面龙形
（《河北印刷博物》封底三四，原题"马纹盘簋第，两只位方向"）

有的学者学者，因为这种侧身龙纹是于前后都长，往往只画一只脚，的《说文》及许多古书主又说"夔，一足"，因此，把把这种侧身龙纹称为"夔纹"，其实是不正确的。任何一种东西都有正常和反，为什么对于龙就不能这样看呢？并且，"龙"之为物，体形细长，不适宜于作正视形，因此，表现其侧视形为最多。又如果说夔纹不行，"有人身的蟠螭纹"才是夔纹，"夔"在传说上即指龙①。



商饕餮主题"古离基"青铜上的侧身龙纹

侧身龙纹往往与正面视的龙纹区别甚微，仅表现它们是一个东西。如商代"兽尊"上的饰翼，有时是正面的龙纹作装饰，有时是侧身的龙纹作花纹，可见二者为一类。

有的铁质图案龙的龙纹，有两头，一头作正视形，一头作侧视形，可见二者是一物。如《武英殿彝器图录》收同□"□□簋"上的图案即是②。

2."龙纹"和"蟠蜷纹"的关系非常密切。蟠蜷头就是龙头——这是因为蟠蜷螭龙尤，龙尤又为图腾，东夷人和人与图腾神始同一祖，所以蟠蜷为兵，有时作人头，有时作人头。"龙头"即兽的头，所以蟠蜷头就是龙头和兽头。

又有时用两个侧身龙纹，以组成一个蟠蜷面，玉珏三纹此蟠蜷纹（只在春秋中古三类等位，与兰蔡花纹），龙斜纹的蟠蜷纹，如"三角形蟠蜷纹"等等。这表示：蟠蜷纹和龙纹的关系至为密切，有时实际一致。

---

① 关庚麟《长沙战国时代漆器以上海博考》，载《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

② 见《殷周青铜器通论》附录七下，370～437，及图版七一、136。

③ 《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④ 郭宝钧生前称"三角蟠纹"，见《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11页。

又或用龙纹与蛙蜥装饰的角，存在蜥蜴自外向内卧身龙纹。

史前匠蜥蜴纹为什么认作蜥蜴呢？我以为：这是因为蜥蜴为断龙，断肢飞以龙为图腾，古人把人与图腾同一化，所以在艺术上留有这类痕迹。

因此说，它们有区别又有联系。

现代器物花纹中，凡同类者相近，蜥蜴纹与龙纹往往放在一起，由此亦可见二者的关系。

（二）陶面上的"蜥蜴象"与"鱼天纹"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蜥蜴形象，也就是变形，我以为可以追溯到甘肃"半山期"及"马厂期"的彩陶上。

1. 在甘肃省永靖宁定县张家坪的"半山"地方，发现了"氐羌人"的墓葬区。在这墓葬区里，发现了有人头形的罐子盖。其中之一，在人头顶上有完整的"匠角"。在两角之间发人头上部有一个只说条的了长蛇，张口，斜着平人头顶上，下及颈部及肩部。无锡美人类学会《黄土之子》（J. G. Andersson: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P328, Fig. 144, London, 1934）及比尔博特伦《甘肃半山期和马厂期的陶器》（Nils Palmgren: 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shan and Ma-chang Groups, Peking, 1934）：



甘肃宁定半山出土的彩陶罐子盖　　同上分图形

这个人头像和前代匠蜥"蜥蜴纹"在"卣盖上"的人头像可以说基本相同（见上图）。二人皆有角，皆有蛇，不过蜥蜴上的蛇，突出其令身；罐盖上的蛇只露人头的后部及颈部，仅此不同而已。罐盖上的"有角

人头衔"鱼"等等假设，此彩陶上的人都，由于没有鱼等特征，则其上的鱼纹就是鱼尤的，此彩陶上的人类也应该是鱼尤的。

这段特别注意它们的思想内容有何不同。他先认定为图腾，把人头顶上鱼纹，都是以鱼为图腾，还发挥生出认为这些鱼象与吃鱼有关，我们不应该那它，有它应该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任务的脸个头扣一起，这个陶瓶人头，其前额有突起更远，从构造上看来，似乎像一个面具，与打猎时"方相氏"戴面具，都手执司类似东西。又它是这类中的题材物，而这类中物多与祭祀活动有关，可见它也有研究意味在内。凡此皆与蒙昧可以研究此点相通①。

2. 南京市博物馆《河南安阳出土白色上器画论》（载于《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中已经指出陶瓶由上台两中所谓"鱼纹"（即我们这论的"有人身的蒙蒙纹"）与马厂城彩陶龙纹可归的这一点②。他虽然没有什么解释，但他能指出这一点，就是与那先的。



我认为这些有头或无头人像，即有"人身的蒙蒙纹"；无头者，即"鸟云纹"。如上所说，"鱼头纹"即断头像，因为蚩尤是被杀头的，甲骨文的"因"像以俘虏头像。这种人形花纹，与上述彩陶罐子底上的人头器，在宗教理论上有用的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已现于随葬物器中，用意，它也是为了降死用的。二者应该联系起来看。

---

① 1955 年我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时，从事原始社会的研究，对此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 期上。

② 见《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第 23—24 页。

彩陶上的"人形纹"和白陶上的"人形纹"有许多相同之点：一、二者皆有时有头，有时无头；二、其身体姿势亦完全相同，皆两腿向外蹲踞，两臂上举。这种相同绝不会是偶然的，一定有共同的传说、共同的信仰为之紧地。

又彩陶上的人形纹比白陶上的人形纹更为简化，它把躯干和四肢只画成了几根棍子，但非常有力。当中的躯干有的一下子通到底，把两只腿画在躯干的上面，使人一见之下，几乎分辨不清。但有的躯干则至腿而止，蹲立的姿势很明显。又有的把四肢拆散，在人体中间夹以"田"字形方格纹或"双圈纹"。但它的肘部及膝部皆缀以"个"形纹饰，似乎是保存了原始人在这些地方附以装饰的习惯，因此，它仍然铙有原始色彩。

"马厂期"随葬陶器中有这种人形花纹的颇不少，除见于巴尔姆格伦（N. Palmgren）的书以外，吴金鼎先生的《中国史前期陶器》（G. D. Wu：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London，1938）图版页 43 也载入了不少。吴氏称这种形象叫做"半人半兽花纹"（Anthropomorphic Pattern）。

解放以后，同类图像的彩陶也出土了不少①。

3. 为什么甘肃青海地区会有这种艺术表现，面商代后期也有这种艺术表现呢？这问题颇不容易一下子解决，我只提出我的粗浅的看法。

我考证出：蚩尤、三苗之族原住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这一族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是最先进的部落，他们的文化远远比黄帝之族及东方的"鸟夷"为高。他们已经快走出了原始社会的大门，而踏入阶级社会的门坎。正因为这个道理，氏族内部不能团结，被黄帝之族所打败。

打败以后，这个部落的一部分人迁徙到西北，这就是《尚书·尧

① 见《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图版九七，甘肃永登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罐"，1955 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典》上所说的"窜三苗于三危"①。其经过，伪《孔传》注曰："三苗，国名；……号饕餮；三危，西裔。"伪《孔传》是用《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其中有饕餮）的话以注此文的。注得很对。三危山在敦煌，由此可见确有一部分蚩尤之族迁徙到西北，即今半山文化地区。

部族迁徙，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跟着迁移。因此，这一部分人把他们所崇拜的大酋长蚩尤的形象，图之于彩陶上，或作为彩陶罐子盖，以表示崇拜他，当然也用他来辟邪，这就是为什么在彩陶上有蚩尤像（即饕餮像）的缘故。

其次是商代人为什么因袭了这种迷信，承用这种艺术形式。

前已说过，在商代离开原始社会末期，已经有一千年之久了（夏约五百年，商约六百年），这时候部族的区别已经泯灭，文化已渐统一；又夏人为蚩尤之后，夏人一定有这类艺术表现，"殷因于夏礼"，所以商代的器物也有这种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二者距离甚远，而有相同的艺术表现的缘故。

（三）夏及商代前期的饕餮纹

1. 前言蚩尤时代已经有了铜兵器，而古书上说，禹启之世就有了铜鼎，一见于《左传》宣公三年，一见于《墨子·耕柱》篇②，这是铜器文化的一脉相承。

《左传》宣公三年说：

> 昔夏之方有德也（杜预注：禹之世），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夏鼎上所象之物不可见，但夏人的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与蚩尤为一族③，以龙为图腾，即以龙为"物"，则夏人鼎上的花纹应该有龙纹。

---

① 见世界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第16页，通页128。

② 见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十一，《诸子集成》本第255页。

③ 说详拙著《蚩尤考》。

又原始社会末期，崇拜已故酋长，这种风俗一定遗留到夏代，在器物上应该有其表现，所以夏鼎上应该有饕餮纹，即蚩尤像。

今所见的铜器花纹，最早的而又数量最多的无过于饕餮纹，因此夏鼎上的花纹也应该有饕餮纹。

这是我们的推理。

似乎晋代的郭璞也看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推理的出发点和他不同。他在注《山海经·北山经》的"狍鸮"（即饕餮，说见上）曰：

> 为物贪惏（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①。

就"像在夏鼎"这一句话上，可见郭璞以为夏鼎上花纹是饕餮纹。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在洛阳西郊东干沟发掘出带有铜器的古文化遗存②，其中曾出土了一片陶片，蒙同志们见示，我以为它就是饕餮纹。假若那个遗址是夏代遗址，则由此陶片可证：夏人用饕餮纹做花纹。

我们在上节中已经说到：甘肃半山期及马厂期彩陶已有饕餮形象，则夏代器物中有饕餮形象，一点不足为奇。

2. 商代前期的饕餮纹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或可称为烂熟的地步。

1955 年在郑州市白家庄清理了四座商代前期的墓葬，其中有两座墓出土了十五件铜器③。在这十五件铜器中广泛地使用兽面形饕餮纹，使用得这样纯熟，以至于和商代后期的饕餮纹并无显著的区别。在表现形式上虽然稍嫌草率，但并无幼稚或不成熟之感。如两个铜罍上的饕餮纹，即其代表作。

---

① 见《笺疏》本第三第 11 页。

② 见该队《1958 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59 年第 10 期第 537～540 页。

③ 见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0 期第 24～42 页。

这说明倒置也好，是一个横着上的蟠管纹，因为左眼部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蟠管纹，所以在这上部（背面部），用粗扩有力线条表现蟠管的鼻、鼻、口，把眼睛省掉，把它设计为简化的蟠管纹了。这种"省之的蟠管纹"与下面完整的蟠管纹相配，反映出匠们伟大的智慧和运用这两方这二组图形取达到了神奇的表示！

这种简化的蟠管纹朱于是商代后期的习见的纹饰。



郑州商代白家庄期墓中出土陶器上的"简化的蟠管纹"

商代后期的白陶器上，往往在单位中，在蟠管头的两旁（此蟠管头与下单位合成一个完整的"人兽形蟠管纹"，说见上），有极度简化的蟠管纹，一正一倒，其正者有"目"，蟠管为形象较显，反倒者难去辨，不容易看见，与商代前期的简化的蟠管纹相似。从此可以看出商代前期人如何悠久地使用蟠管纹，特以才有这种表现法。



殷墟出土白陶簋足上的简化的蟠管纹

（商代后期的龙纹，三角形的蟠管纹，考古学家曾误会为"蝉纹"，其实蝉纹与此绝不同。）

蟠管纹与龙纹为一系，从运用龙纹的技巧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运用这类花纹的熟练程度。如铜盉腹下的龙身龙纹（图案文图版十三），由连续的龙身龙纹组成一个图案，表现得极为生动、流畅，毫无拘束处整除段之感。

始于先把这种龙纹运用在陶器上，如今陶器上龙纹运用得很好的，如河南省文

---

① 关于商文化二期和第一期（郑州白家庄期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0 期第 23 页。图版为铜爵底部龙纹拓本。

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市二里冈》[1]中所记一
些有关的篦纹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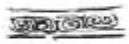
郑州商代白家庄墓葬出土陶器上的篦纹

郑州商代白家庄墓葬出土的陶片上有“目纹”。如上所论，这是简化的篦纹。在这个目纹上，以目为中心，上下各横竖二刀，共四刀，刀尖皆向外，与商代铜鼎腹部上的目纹，几乎完全相同。

又在该图版小件 3 的陶片上又有简化的篦纹——鱼与目纹，由鱼与目纹构成一个图案。



郑州商代白家庄墓出土的“目纹”



同上“目纹”及“鱼纹”

简化的篦纹，表现使用篦纹已经达到很熟的程度，由此可见篦纹，包括篦齿传说，已经有如何悠久的历史了。

正因为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所以到商代后期，因为实际应用之需要，这种先民智慧如孔雀开屏一样地表现于各种器物上，而且有种种不同的形式。

（四）西周时代的篦纹

1. 在周初年的铜器，上述殷墟标本中所见篦纹为标准者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商代的不尽相同。

在器形方面，已经有人指出，这里从两点：在纹饰方面，有四个主要特点。

（1）西周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以新生者先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

---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市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

释》所载的武、成、康三王有图的器，凡32器①，其中素面器竟占了十一个，达到了三分之一的程度。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其实，这只是就郭先生所著录的而言，实际的数目和比例绝不只这些②。素面器摆脱了夏商以来的富于宗教神秘思想的花纹的羁绊，应该说是一个进步，而不是一个倒退。(2)其次是饕餮纹较少，凤纹较多。以此32器而论，其中有一器同时有饕餮纹，同时有凤，因此有饕餮纹的和有凤纹的各占七器，二者平分春色。实际的数目，是用凤纹的多于用饕餮纹。西周人极爱凤凰，成王时铜器"中鼎"记"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呼归生凤于王"(见郭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六册，17页)，以"凤"为实际生物。《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皆以凤为实际的动物③。(3)周初人即使用饕餮纹，也不像商代人用得那样多，那样繁复，一层又一层的，多作一道饕餮纹；并且有的饕餮纹作得也极不像饕餮，如辽宁西端凌源县海岛营子村所发现的周初"匽(燕)侯器"群，其中有一瓿，瓿足上的饕餮纹作得简直不成样子④。(4)由饕餮纹或饕餮头发展出来的小兽头(一般地称为"牺首")，在商代还带饕餮的形状，在西周初年就作得像实际的动物，特别是像羊头的不少。如成王时铜器"鬲卣"(《通考》348页，图六六八)，全体

① 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8年科学出版社。参看第一册《图编》及第六册第1145页。

② 河南浚县辛村早期卫墓多出土素面铜器；如墓二九，即出土素鼎一、素簋二；墓五一乃一完整墓葬，出素盉一；墓六十，出素簋一、素瓿一、素斧一。参看郭宝钧先生《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第167～200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及《河南通志文物志吉金编上》，《浚县彝器》1937年出版。

③ 见世界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十七，第277～279页，通页545～547。

④ 见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八期第16～27页，图版二"饕餮纹瓿"。

作素面，只在器当中，一般地表现饕餮头（所谓“牺首”）的地方，突出一个小羊头。又同页的“盂作父丁卣，”全体亦作素面，在提梁的两头上，在商器中表现饕餮头的地方，作羊头形。又次页图六七〇所载“貉子卣”，其两耳亦作羊头。又商代的“饕餮纹觥”，其器盖上多作饕餮头，到了西周初年多作兕牛头形。《豳风·七月》称这类觥曰“兕觥”，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但这个名词却代表着器物的一种新风格。古籍所言与器物相合。(5)如商代的布满了饕餮纹、龙纹等极为繁复花纹的“鸟兽尊”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素面的、更接近于实际动物的素面“鸟兽尊”。如全体作一鸡形的“大保卣”，是召公器，写真之像特显（见《河南安阳遗宝》图版三六“鸡卣”①）。辽宁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周初匽侯器群中出土一“鸭尊”，也极生动逼真②。这种用鸡鸭作酒器，与商代酒器不同，代表一种新风格。(6)商代统治阶级喜欢鸮鸟，所以在酒器中有“鸮卣”、“鸮尊”，在铜器花纹中有“鸮纹”，在建筑装饰中有石鸮，在陶器中有陶鸮。周人似与商人不同，把鸮当成一种恶鸟，在器物上很少或不表现之。《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通‘勿’）毁我室！恩斯勤斯，鬻（育）子之闵（怜）斯！”③很明显地把鸱鸮当成一种恶鸟，这种思想与在器物上不表现鸮似有关。(7)商代铜器多在带纹中或在副纹中表现“侧身龙纹”（即考古学家所谓“夔纹”或“夔龙纹”），很少用侧身龙纹作主要花纹。而周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无论在器身、器座皆作向内蜷曲，近似“回”字形的侧身龙纹。二龙相对，占据了商代表现饕餮纹的地方，形式极为特别④。又《通考》下册第9页

① 梅原误以为商器，应订正。

② 见403页注④图版十二“鸭形尊”及《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1958年文物出版社。

③ 见世界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八第126页，通页394。

④ “天亡簋”旧称“大丰簋”，图见《商周彝器通考》第九册第160页，图二九八；及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一册“图编”30页，图二五四。

图一五的“令簋”，及156页图290的“仲禹簋”，其器身上也有此种龙纹，而此种龙纹不见于商器①。

以上所说，只是一个大概，未做严格的统计。但整个的趋势，是神秘的，有着强烈宗教迷信意味的、窒息人们生活气息的饕餮纹过时了、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现实的动物。这应该是一个大进步。

这种变化并不是从西周后期开始，在西周初期已然，这是应该注意的。这种宗教迷信色彩的衰退，与周初人对于天，对于上帝信仰的动摇，说“天棐忱（天不可信），辞（我）其考我民！②”（《尚书·大诰》）“天畏（威）棐忱（非信），民情大可见！”“惟命（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③等等，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表现。

2. 在西周后期，一直到春秋时代，有一种新式的花纹出现，此即所谓“窃曲纹”，加上简化型的饕餮纹、“公”字形纹。

这种“窃曲纹”是一种上下弯曲的长条带纹④。“窃曲纹”的名称，首见于《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篇：

> 周鼎有窃（今本误作“窍”）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⑤。

“窃”也有“曲”的意思，《说文》说：“窃，弓也”。弓有曲意，故“窃曲”皆为曲意，亦即曲曲的意思。

---

① 《尊古斋所见古金图》卷二第9页，题“凤纹敦”，其龙纹与上举诸例同，1936年自印本。

② 见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87页，通页199。

③ 见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四第91页，通页203；及第93页，通页205。

④ 《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32～135页。所谓“窃曲纹”，有的是角纹，多作上下对称之形；有的是“角目纹”，即于角纹中夹一目；有的是极度图案化了的侧面龙纹，皆不是“窃曲纹”。《殷周青铜器通论》觉得定名不当，取消之；但又谓上下曲折的“窃曲纹”为“波纹”，亦可商。

⑤ 见《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九第20页。

法冲压条带纹，多见于西周后期的陶器[①]。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后期遗址中发掘的陶器多有之[②]。其形像：如环相连，是尽量简之势。大概这种形状是西北地区的地方特点。

铜器本身保存相对比陶器多，因为是贵人使用，质比陶强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保存形式保存了不少。因此，在环带纹底上下交叠之处，或以铁度成化形的繁褥纹，譬如'会'字形的走纹，作成"突起纹"加上铁度简化形的繁褥纹[③]。

典型的"窃曲纹"加上简化形的繁褥纹，可以举甘肃多的周宣王时代为宝器"虢季子白盘"为例[④]。此盘的主要花饰二下之形，



西周宣酒"虢季子白盘"之的"窃曲纹"显著化的"繁褥纹"

此简化的繁褥纹，看似，每口，口中有舌，只是花繁褥的形两只大眼睛省掉了，形式更为简单化了，然而仔细一观察，它还是一个繁褥。

这种简化形的繁褥纹在商代不是没有的，算了光滑事，其形作：

---

① 见考古研究所生西发掘队(1955－1957年)：陕西长安斗门镇发掘报告，《考古》1958年第10期521页。

② 见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4－11页，图版六，八，十，十一，十二。

③ 在铜器装饰上把"窃曲纹"的曲拉"象"合"字形兄繁褥纹底纹为一，我认为是不应该是，应是个别而已。"窃曲纹"和"饕餮纹"在，如商器二期兄者即是。

④ "虢季子白盘"现在于民族宫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室陈列，其图见《文参》图版八关图152页《通论》图版一一四。



也是有角、有口、口中有舌，上下对称，有时上面的那个比较繁复一些，下面的，即倒的纹比较简略一些，但都是饕餮纹。

不过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商代人使用这种简化的饕餮纹，是当做一种副纹使用，即多在器物的不重要之处，如颈部或肩部的带纹中，或是足上的装饰，绝不做主纹使用；而西周后期用这种花纹做主要花纹使用，这标志着饕餮的迷信（辟邪）意味已经大大地衰退了，装饰、美观的意图成为主要的意图。这应该是一个大进步，这个进步与上述写实纹战胜了神秘的饕餮纹一样，是进步的社会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例。

其次是"克鼎"一组铜器①，其鼎身腹部主纹皆作穷曲纹加上简化形的饕餮纹。应该注意的，此简化形的饕餮纹，其舌在口下，特别突出其舌：



这个舌太明显了，实在不能不惹人注意（在这些鼎的口缘下的带纹中，即副纹中，皆作上下对称的"角纹"，或有目，则成为"角目纹"，此角与目亦即饕餮之角与目。铜器花纹之例，多同类者相配，如龙纹多与饕餮纹相配，此角纹与下面的主纹穷曲纹加上饕餮纹相配，亦然。许多考古学者把上面的角纹当成穷曲纹，实误）。

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第388页图七三三"□侯壶"及图七三四"环带纹壶"皆是典型的穷曲纹加上简化形的饕餮纹。其吐舌之形特显。更应该注意的，是"□侯壶"圈足上的花纹，即简化的饕餮头。在穷曲纹加饕餮纹下，表现饕餮头，也是"物以类聚"——同性质

① 见《大系》图编2页图一六至3页图二〇。





《殷墟青铜器通考》下册，页 388，第"口饕者"之"饕餮纹"，上为"百由氏"点"公"字形笔之讹变的兽面纹，这类纹在此等处



这种在圆弧底饰足上并排着的若干组简化的饕餮头中纹，又见于《文系》图编 18 页，图一五二"座架盒"盖面上的环纹中，其形作：

水野清一《殷周之青铜器与玉》图版一〇八第"饕餮纹盖，"其形作：

---

① 见《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二四、二五。其上有角，有舌，下只有口与牙，系色首角一，较上加采以之，角方平展，两角相向上翘若之形，是一种简化形态。



仰韶晚期甚至龙窝前期化三来的，不是"婚过"生。

在前段有用兽纹，流物目纹作装饰纹，这种角纹或兽目纹作成主纹。这种角纹各两两相对，上下勾连，本容易被当它是"角"，自若知道在重开的"旁曲纹"下的"公"字形花纹即蟹纹，而其角有尖端较当的样子，就不难认出：这都上下对称的，夹嘴起出的花纹即角纹。如《大系》图编 11 页，图八的"安徽蚌埠双墩"口缘上的角纹，及同书 12 页，图九七"不发掘"出口缘上的角纹图案。

河南渑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出的铜器，其装饰也有同类形式，并有在二角中间夹一目者，即"角目纹"，见《上村岭虢国墓地》14 页，图四，五，原题作"窃曲纹"，失当。



蟹类头鳌其钳之上下联倒角纹



角目纹

在殷周铭刻，又有一种最简化的蟹蟹纹，即用蟹蟹纹之足，特别是"公"字形简化体蟹蟹纹的爪，来代表蟹蟹纹。这种花纹可以名为"爪纹"，新郑发现后期为新垂出，不见于商代及两周初期。

注：①"夔龙纹"的简化的蟹蟹纹，始得到武氏时代。如河北藁城县商下层所出土器物，有中实"旁曲纹"，上下各配合一二角形符，简化的蟹蟹纹，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室说明书中，称为"由于形变式"，实在是可商的。商代确实有一种角形加上足为简化的蟹蟹纹子表，两形并存。参看安志敏先生《试论古唐仁新型各体发展问题》，《考古学报》第六册第 97 页附录图，1955 年中国科学院。

用繁简对应关系来代表繁简论，就容易把繁简论为"日"与"旦"表代表繁简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并且，用"舌"来代表繁简，从学术上看，从艺术上讲，皆有其悠久的传统。

从物质上讲，繁简之区为"舌"，繁简这个环人是"饮人"，就无生饮，为了表示他的表，不以马嘴表现生饮舌头，这是与传说统相符合的。

从艺术形象上说，商周的繁简说（繁简表）就有特别突出其舌部者，郑振铎说的"吐舌形的繁简表"。又有在兽物的耳部，在上增饰一繁简表，在下幅作三舌形以为马龙，这例子是非常多的。又还有器足，或器物的立脚以兽舌，这例子皆见上。由此可见，表现繁简的舌，以示其含繁，正是这传说和艺术的主要特点。

在下文中将表到"镇墓兽"面长繁简，在殷商时代的墓葬内，无论其作兽面形，或人面形，皆吐长舌，至今人的领着。

又学先人以打鬼戏武（天雄）中的大头目"方相氏"为主艺，在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内从墓元氏墓志画像，其大脑图"方相氏"让位舌，势动开翻"长舌"二字①，可见突出地表现繁简戏主艺的"舌"，如何强达到极长！

总之，西周后期人用"舌"来代表繁简论，正无互悟。

典型的这类"舌纹"，可以拿海名的"毛公鼎"上的花纹作代表②，在这个像饰口缘上，连续作大小相同的"舌纹"，排比成一道带纹，其形如下：



或只作一种形式，以组成一条带纹，如《大系》图编6 9，图三一"周组无鼎"纹龙，其形如下：

或在一格之中，分别作两种形式，如《大系》图编12 61，图九三，

① 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北魏元氏墓志》，《考古》1980年第五期；《论考古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物为现代化》，《考古》1983(4)，增补版文物出版社。

② 见《大系》图编二录，图二二，及《通论》图版八，图一四。

九四"师旅旌"，环器表与器身之口沿等宽大小相同的"吞纹"，至晚期足上只作一种形式，其形如下：



"师旅旌"上的吞纹，注意其两足上及足上的吞纹

《大系》图编 13，图一一〇"师旅旌"一器盖作双线吞纹，器身口沿下及侧足饰分作三层线吞纹。这样做是为了通身有线，好看。可见艺术家的苦心！

证明这种带纹一定是饕餮的吞，不须笔录，就在这"师旅旌"上就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个器的两耳上，其上部有作兽头，即饕餮头，其下部皆以饕餮之吞为卷耳——这个来源传统的做法，自商代已然，但他们又煞费心裁地在这以吞为耳之上，又饰上吞纹，以突重显示这卷耳即饕餮之吞。

又在这件器及"师旅旌"二的圈足上，皆作三个小兽头，即饕餮头，底极简省流匠施造，可以在饕餮口中衍吞为装饰，所以免得足点跑足之下，作三立足。而在这足上又饰吞纹。它充分地证明了这种只以线条三层线与勾出的兽头纹一定是"吞纹"，即饕餮之吞。

又古代兽纹，其主纹与副纹，往往即在改相互相配，如以饕餮纹为主纹，往往以龙纹（侧面龙纹）相配，这是因为饕餮与龙在容庫上共有眼睛——即饕餮或龙以光为图腾；古代的艺术家当然不会知道这种说法，但作为传说，在美艺术传统保留着，所以他们就这样因袭地表现了。"吞纹"本来是饕餮之吞，特别是简化的饕餮纹，"公"字原来就之吞（是简化的简化），所以在两周彝器，往往用穷虫纹加"公"字形饕餮纹与这种吞纹相配。如《大系》图编 9 页"牧簋"，只器身，盖座皆为窃曲纹加上"公"字形虫纹——虫上为"公"字形饕餮纹口吞之形完备，而器身的简式部分，足作大小相间吞纹。

《大系》图编 18，图一五八"宰兽簋"（刘体智先生藏商末周初方彝之器），无盖器，颈足作兽吞纹加"公"字形饕餮纹，前后口缘皆两耳

上作大小相间的舌纹。按同类者相及的道理，这种双线或勾勒的大小花纹，一定是“舌纹”，而且一定是饕餮之舌。

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谓此种花纹为“重环纹”（上册第130页），改订本的《通论》，又名为“方形纹”（107页）。其实环形不环（圆），方形不方，这种定名，似乎有问题。

简化的饕餮纹，如三角形饕餮面纹（所谓“蕉叶饕餮纹”及所谓“蝉纹”——后者定名尤误）、目纹、角纹、角目纹，在商代只当做副纹看待，表现在器物之中的不重要的地方；而把正规的饕餮纹（即饕餮面及有人身及兽身，但又作人的姿态的饕餮纹）当做主纹。在西周后期，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把简化的饕餮纹——穷曲纹加“公”字形饕餮纹以及新创造的“舌纹”当做主纹，传统的饕餮纹退后于极不重要的地方，或残留在器耳上，或残留在器足上，又表现得极不像饕餮，像真正的兽头的成分比西周初年更加甚了。这种变化皆与整个的社会变化、整个的文化变化有关。西周后期，特别从宣王开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形成中。似乎就从这花纹的演变之中也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影子姗姗而来。

（五）说后代的镇墓兽出于古代的饕餮，并由此推论饕餮的原始意义及基本形象

饕餮形象在宗教迷信较多的地方，作为前时代的“遗存物”（Survival），犹保存其古老的形态与较原始的意义。如后代的镇墓俑出自古代的饕餮像（说见下），它就保存了饕餮的较古老的形象与辟邪的意义。

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时代的楚墓中，出土一大镇墓兽，木制、兽头、有鹿角（安阳殷墟也有同类鹿角出土，见《河南安阳遗宝》图版第六九）、特大其双目，张大口、吐长舌，其舌上施朱彩，有刻纹，下垂至胸部，像现代人的领带似的。整体形状似兽身而人跪坐，胸部有描绘的双乳，亦两臂上举，手作爪形（一身握木雕蛇自口中穿过）。身下有

双尾，左右歧出，附身而上①。这个镇墓兽，一见即知其出自饕餮，其本身即一饕餮。

饕餮兽头，此亦然。饕餮有角，有巨目，张大口，有的吐舌，此亦然。饕餮有的有兽形身，但作人的姿态，此亦然。饕餮两手上举，手作爪形，此亦然。又此物用彩绘描出乳部（人乳），更证明它的身体实是人身。又饕餮有尾，此亦有尾。凡此种种无一不与饕餮相合，知所谓镇墓兽即饕餮像。以上所论，见拙文《我国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信阳楚墓介绍——兼论大镇墓及其他》（《史学月刊》1957 年 12 月）

在信阳长台关第 2 号楚墓中，也有同类的镇墓兽出土，惟较第 1 号楚墓出土者较小②。

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前不久，在长沙战国时代的楚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镇墓兽，为美、日帝国主义者所攫走，见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揭露美帝一贯劫夺我国文物的罪行》，图版柒之一，"长沙出土战国楚彩绘木雕镇墓兽"③及梅原末治"传长沙出土的木雕怪兽像"④。这些木雕镇墓兽，可以说和河南信阳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有鹿角，特大其双目，吐长舌，亦两臂上举，手作爪形。惟自胸部以下作木桩形，插入木台座内，算是一种简化形式。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蒋玄伯《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第一册中，载有一长沙楚墓出土的木制怪像，作人面，戴鹿角，口吐长舌，蒋氏称之为"饰角吐舌木刻神像"，云为"楚民族信仰之神或祖先崇拜

---

① 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报告消息，《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九期第 21～22 页，图版壹。及该队所编的《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图版九七至一〇〇，1959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② 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信阳长台关第 2 号楚墓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 年第 11 月期第 79 页及图版五、六。

③ 见《考古》1950 年第 4 期，图版七之一。

④ 后辑入《支那考古学论考》442～452 页，1944 年京都出版。

渔场"①。而此墓出有墓中，其形与镇墓兽对（有角、吐舌），唯私人呈，龙是"人的权为镇墓物"。



河南信阳战国时代楚墓出土"木雕镇墓兽"（录宝钧）



湖南长沙杨家湾M6号墓出土"木雕镇墓兽"（人面形）

和睡虎地秦简为变命题同的例子，又见于陈仁涛《金匮论古初编》第10页所著录的所谓"十种生物盘龙"。此像本木制，兽人头形，口吐长舌，上唇仁卷，头上生龙两支形角。据陈氏云：据南长沙料理，发现"楚王者之墓又十余，中皆供龙等一"。陈氏所著录者，系发现十龙墓墓中，有大棺内，木板内有木俑一，木桩一。桩大小如桩，中供龙像。其他"许多私人如形镇墓物，就是长沙

① 1949年上海古今出版社，图见此期封面。

墓葬中，多供此物。

长沙楚墓中差别形镇墓兽，又有人面形镇墓兽，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镇墓兽也含蓄着（见前述），都蓄有神鬼与人鬼的区分。镇墓兽亦然，可见楚墓造形蓄意。又可见在蓄意形象之中，"人面形蓄意"与"兽面形蓄意"是蓄意形象最基本的两态①。

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镇墓俑以假扩蓄意为两个系统：即一作人面，一作兽面。又都使作兽面——有口兽之头，戴角，但仍有人的躯干，系两脚在手作爪形，说明也保存了蓄意形象的旧传统。此类镇墓兽（或称为"镇"邪之小可），考古学家多著录之，今不备举。今只举郭沫若所提二例。西安基建局小女李静调墓中出土了四个镇墓兽，一作人面，一作兽面等。安徽安阳隋李通墓也已出土了四个镇墓兽，"分立于墓室口的两侧，人面的在西，兽面的在东，高约 0.5 米，身上涂着红绿色彩"②。



（《考古》1959 年 10 月号插图上）

唐代兽面形镇墓俑和人面形镇墓俑

① 东汉墓葬中常见的石刻，镇墓兽同样上一作东汉墓，在近京区置标本之室，有一石雕作"兽"，亦跨臂十形，即镇墓兽，又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合作中所有之。

② 东南文化（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4 期 171－175 页。李静训死亡仅十岁，即镇墓兽，又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

③ 无锡市博物馆和文物队《宋新塘东晋墓发掘记》，《考古》1965 年第 10 期 501 页。

又西安独孤思贞墓也出土了两个镇墓兽，一作人面，一作兽面（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

镇墓兽为什么这样顽强地保存饕餮的古传统呢？这是因为饕餮形象的最基本的特征是既是人，又是怪物，所以作为饕餮的遗留物——镇墓俑，是既作人面、又作兽面。我们从镇墓俑中，也可以考知饕餮的原始意义及其基本形式。

（六）结论

综合以上所说，可得结论如下：

1. 饕餮即蚩尤：无论从“传说”上说，或从“形象”上说，皆是如此。“传说”与“形象”出于一源，在后代，形象又是传说的表现——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形象；因此，二者应该综合起来研究。

2. 蚩尤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社会中原（河南）蛇氏族（即龙氏族）的大酋长。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人有崇拜其已故酋长之习。他们认为：他们的已故酋长有其图腾形象——这本来是由于氏族人相信：人死后再还原为图腾的缘故。因此，蛇（龙）氏族人相信：他们的已故酋长蚩尤，有其图腾即“龙”的形状。这个信仰流传到后代，便成为蚩尤“龙首”或“人面蛇身”的传说。表现在形象上，便成为饕餮的种种怪相。换言之，饕餮为什么有时作兽头（即龙头），有时又作人头，有时又作“人面蛇身”（“饕餮纹卣”），或虽有人身，而又有爪与尾，即因蚩尤有其图腾（龙）的象征。饕餮形象的一切矛盾表现，皆由此而起。

3. 在生物界中根本无龙，龙是一种神秘化、想像化的动物。龙是蛇氏族人对于他们的图腾——蛇的一种加工：他们把有角的兽的头（大概最初即为牛头）和鸷鸟的爪（凡龙爪皆作鸟爪形）加在蛇的身上，这样便成为神秘动物的龙。

4. 蚩尤以龙为图腾，所以在传说上，说蚩尤“龙首”，又说“人面蛇身”。龙首即兽头，所以饕餮的头似兽头，但实际上是龙头。我们

不能把它过于简单化，以为它是真正的野兽的头。我们应该从图腾信仰上，从传说上，加以比定。

在商代，兽头形的饕餮纹（因为还有人头形的饕餮头）与正面的龙纹的头，完全一样。因此，单凭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兽头形的饕餮纹原来是龙头。

5. 因为蚩尤以龙为图腾，蚩尤有龙的形状，蚩尤与龙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兽面形饕餮纹，往往由两个侧身龙纹组成；又或用两个侧身龙纹当做饕餮的角；又或在饕餮面两旁附以侧身龙纹。

6. 完整的饕餮形象，应该作龙首（即兽头）或人首（但有角），人身，两臂上举，手作爪形或有时有尾。这“爪”即龙的爪，这“尾”即龙的尾，是把人形（主要的）和龙形混合为一体的表现。这种半人半怪物的形象，是我国古代艺术中所保存的原始艺术的一部分。

有时为表现部位的狭窄所限，或有时为了简化，只表现头部（饕餮头）。因为龙头即是兽头，所以从表面上看（即单从这一点上看），作兽头形，但实际上是龙头。

7. 因为龙头即兽头，又因为年代久远，传说失真，所以有的饕餮像也有兽身，不过这兽身一定作人体的姿势，或如人的跪坐，或如人的蹲踞。但后代的这类怪兽像，又在身上画二乳（人乳），仍保存其原为人身的痕迹。

8. 因为蚩尤被杀，所以有人身的饕餮纹往往无首，“无首饕餮像”即因蚩尤被杀之故。

无首即“刑天”——“刑天”即杀头之意，所以这种花纹也可以叫做“刑天纹”。“刑天”传说即蚩尤传说，“刑天”图像即蚩尤图像。

9. 蚩尤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大酋长，此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有了私有财产制度的萌芽，他剥削、压迫同族人，所以在后代传说上，还遗留有蚩尤“性贪”及“不顾厥亲，以丧其身”的记载。饕餮即蚩尤，所以饕餮也有“性贪”及“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传说。饕餮和蚩尤不但同有性“贪”的传说，而且连文词也相同。

在艺术形象上，饕餮皆侈口，有时吐长舌（表现部位较宽裕时即

表现之。又在“三角形的饕餮纹”中，因三角之角便于表现舌，所以无不表现之），皆与贪馋之义有关。

又有所谓“饕餮食人”之像（饕餮食人卣、尊等），也由此传说而来。这“食”最早的来源，即指蚩尤剥削同族人。“食”是剥削的同义语。

10. 饕餮的字义为贪。“饕餮”即蚩尤的绰号，犹如“贰负”为杀蚩尤的“应龙”的绰号一样。“应龙”是泥鳅氏族酋长，与蚩尤为同盟部落，在与黄帝之族作战时，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互助，反而投降了敌人，杀死了蚩尤，所以被人们称为“贰负”。

蚩尤剥削压迫同族人（同氏族、同部落），应龙杀蚩尤为“贰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皆反映原始社会行将崩溃，旧的风俗习惯无法维系的情况。

11. 已故酋长，又被氏族人认为有保护其氏族的能力，由此产生他能辟邪的信念。这本来是氏族人对于其图腾的迷信，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发生酋长崇拜时，便把这种迷信集中在酋长身上，认为已故的酋长有辟邪（即保护氏族人）的能力。

蚩尤是蛇氏族的大酋长——可能是军务酋长，又因其善战，使用铜兵器，所以蚩尤之族也把蚩尤认为可以辟邪。

这种原始信仰，遗留在后代，便是相传蚩尤可以辟邪：蚩尤之图可以慑服天下，打鬼的大头目“方相氏”为蚩尤。

饕餮即蚩尤，所以饕餮也有能辟邪的传说。饕餮的形象也被人认为可以辟邪。

12. 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阻止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不能更有效地控制自然；更由于统治阶级利用迷信当做统治工具，所以迷信之风甚盛。这就是商代人为什么这样广泛地、频繁地使用饕餮形象的缘故。他们使用这种形象于装饰之中，兼有迷信（辟邪）之意。这种艺术表现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是与整个的商代文化特点相一致的。

13. 简化的饕餮纹——“目纹”、“角纹”，是因为过度频繁地使用

饕餮纹所产生的一种简化体，是用一点来代表其全体，是一种花样翻新。

因为它们是饕餮纹的简化，饕餮纹有辟邪的作用，所以它们也有辟邪的作用。

就是舌纹也有这种作用。艺术形象的用意，有许多不是单一的。原义和发展之义有时混杂在一起，纠结而不可分。

14. 蚩尤有造五兵的传说，所以饕餮纹旁多附有刀饰。目纹是饕餮纹的简化，所以也附有刀饰。

刀纹的产生与蚩尤造五兵的传说有关，但刀纹如同整个的饕餮纹一样，也有辟邪的作用。

从蚩尤造五兵的传说可以相信，在蚩尤时代，中国人已经发明了铜兵器，进入铜器时代。

15. 蚩尤被黄帝战败以后，其部落人有一部分迁徙到西北。他们把有关蚩尤的迷信也带到西北去。因此，在甘肃青海地区半山期和马厂期的墓葬里，有蚩尤形象，或塑其像为彩陶罐子盖，或彩绘其像成为人形花纹。其无首的人形花纹，即"刑天纹"。

这些形象，皆是后代饕餮形象的前身。

16. 夏族是蚩尤的同族，夏人以龙为神物（把龙当做样瑞，但不是图腾，"样瑞"的概念是从图腾信仰产生的）。因此，在夏代器物上，应该有"龙"及代表蚩尤的"饕餮纹"。

以蚩尤可以辟邪，以蚩尤打鬼，也应该是夏人的信仰。到后来，因为年代久远，部族融合，文化交流，特别在铜器制造上，商周人皆承继夏人的文化，所以原来是夏人的迷信和艺术，又变成了商周人的信仰和艺术。这就是为什么从部族系统上说，商人与蚩尤无关（商人在原始社会时期，以燕子与雉为图腾，属于东夷的一部分），而在迷信与艺术上又有蚩尤的表现。

17. 商代前期已经广泛地、娴熟地使用饕餮纹，不但有极其完整的"兽面形饕餮纹"，而且有这种饕餮纹的简化，即"目纹"和"角目纹"。

18. 周初即不甚使用饕餮纹。完整的饕餮纹，即“有人身的饕餮纹”，绝不多见；代饕餮纹而起的是实际动物的形象。

西周后期，把商代简化的三角形饕餮纹，即做副纹用的饕餮纹，当成了主纹，与“窃曲纹”相缭绕，成为一种新风格；装饰的意义掩盖了迷信的意义。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与西周人对于天、对于上帝的进步的思想相一致的。

19. “窃曲纹”专指上下曲折的长条带纹，这种花纹是西周的带有地方性质的花纹。西周人又创造了一种新花纹，即“舌纹”，即饕餮的舌——是用“舌”来代表饕餮纹的整体。用舌来代表饕餮纹的整体，犹如用目和角来代表饕餮纹的整体一样。

20. 一部分饕餮形象作为前代的遗存物在各地方残存着，特别在迷信思想保存最多的地方保存着。如后代的“镇墓俑”出自饕餮，它本身就是饕餮。它一直到唐代还保存一方面作人面、一方面又作兽面的基本形式。这既作人面又作兽面，保存了饕餮的最基本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因为饕餮即蚩尤，而蚩尤为人，但又被其同族人认为有图腾动物（龙）的象征。把它作成兽面，或怪物面，是龙的一种变形，由龙头——兽头，发展成为兽身。我们从这里可以考知饕餮的原始意义及其原始形态。

（本文写于 1960 年 10 月，未发表）

盘瓠考

——中国古代狗氏族之研究

一　说夸父为狗父

我在1940年的春天作了《蚩尤考》的读书报告之后，接着就写《〈九歌〉东君考》。这两篇文章都和本问题有关。因为故事内容的曲折，彼此关系的复杂，当时苦于没有法子解决。经过一年来思想上的酝酿，又幸而碰见几条有用的材料，我才对这问题摸着了一点边际。现在把它写出来，以求正于当世的同好之士。

在说到本文之前，我先约略地谈谈我个人对于古史的见解。我对于古史是一无所知，而且仅接触过几个问题，但我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或看法，都大致有了一定。这方法就是从社会制度的研究，来判断古史的真伪，用考古学上的实物来证明制度的有无，用文字学音韵学的方法来考证一个名词的得名之故，用民间的俗说、迷信以补文献的不足。我所用的方法不是限于一隅的，是综合的。我的态度，是"疑"了之后再"释"，"释"了之后再"信"。我不是徒然地疑古，也不是盲目地信古，我的方法是二者之合。再用具体的话来说，就是我以为古史的事实，大致可信，古书并非尽伪。我们要在神话之中求"人话"，疑史之中找"信史"。

我以上所述的方法是由几个问题实验得来的，在其中以蚩尤的

问题，鲧禹的问题，泰山崇拜的问题，上巳礼俗的问题，及本篇小考为主要的根干，现在且以本题为例，略述拙见：

先说夸父逐日的故事。《山海经·海外北经》曰：

>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郭璞注曰："言及于日将入也。"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曰《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卷、李善注《西京赋》、《鹦鹉赋》及张协《七命》引此经并作"与日竞走"。《初学记》一卷引此经作"逐日"。《史记·礼书》裴骃《集解》引此经作"与日逐走，日入"。并与今本异）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又《大荒北经》曰：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郭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杨慎《山海经补注》曰：禺谷即虞渊。古人用字例以同音相借。虞渊又作昊泉。云按禺谷虞渊见《淮南子·天文训》："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暗于蒙谷之浦。"）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以上两条材料皆说夸父有逐日之事。魏晋时代作品的《列子》（参看马叙伦先生《列子伪书考》，在《天马山房丛书》内）载其说于《汤问》篇：

>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张湛注：隅谷，虞渊也。日所入）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列子·汤问》篇所记，除了最后一句"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可以说没有加入新的附会。我们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夸父是人呢，还是兽呢？夸父逐日的传说，又是根据何种迷信而来呢？先说夸父，郭璞《海外北经·注》曰：

> 夸父者，盖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倾河渭，岂以走饮

哉，寄用于走饮耳！几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体为万殊，存亡代谢；寄邓林而遁形，恶得寻其灵化哉！

郭璞《山海经图赞》曰：

神哉夸父，难以理寻。倾河及日，遁形邓林。触类而化，应无常心。

郭景纯一则曰"恶得寻其灵化"，再则曰"难以理寻"，可见他对于夸父是莫名其妙！我以为"夸父"就是"狗父"，夸父逐日的传说，就是后代天狗吃日的传说之所本。

原始人对于自然变易的现象，每每不得其解，他看见太阳忽然缺了一块，他不明白这是月亮把太阳遮住了，所以才有这种日蚀的现象。他们于是乎就猜想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他们的思想是质朴的，他们便想既是太阳缺了一个边，一定是被什么大物所食。他想那太阳缺了的一半，或许就是天上的大狗吃了。他们于是乎打鼓敲锣，放爆竹，把吃日的大狗惊走。这种原始的迷信是直到现在还残存着。现在中国各处的人民对于日食还有这种迷信。

一个神话或迷信是不容易死掉的。它有很早很早的来源，其早常常使人不能想像。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于日食既有这种迷信，它一定也有一个很早的根源。可是我遍检古书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但我却找到另外关于日食的材料。《淮南子·天文训》曰："麒麟斗而日月食。"刘文典先生《淮南鸿烈集解》曰：

陶方琦云：《初学记》一《事类赋·日部》引许注曰："麒麟大角之兽，故与日月相动。"《御览》四引"日月相动"作"相符"，……《春秋元命苞》："麒麟斗，日无光。"宋均曰："麒麟少阳之精，斗于地则日月亦将争于上。"《抱朴清鉴》："日月蚀则识麒麟之共斗。"《初学记》二十九及张华《博物志》并引作"麒麟斗则日月蚀"，皆同徐注本。

王充《论衡·说日》篇亦曰：

日昼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昼夜亦行千里，然则日行舒疾与麒麟之步相似类也。

这两条材料皆说麒麟斗则日月食，而后一条似乎又说是麒麟逐日的样子。我猜想麒麟斗则日月食的传说就是天狗食日传说的前身。麒麟就是天狗。我在《〈九歌〉东君考》（《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六期）中用复辅音的方法证明麒麟是k-l-的复辅音，而狗字古音亦读作"狗狼"，亦k-l-之复辅音。因而明白《九歌·东君》篇：

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

所说的天狼也就是天狗。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晋书·天文志》曰："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皆与本题不相干。因为东君是祀日神的歌，篇中有这两句大概是在祭祀时用箭射狼，以示将来可免日蚀之灾。这种举动可以说是厌胜的巫术。由此可知现在所流行的天狗食日的传说，一直可以由两汉（麒麟斗而日食的传说）追溯到先秦。但在《楚辞·九歌》之外关于日食的传说是不是还有别的说法呢？我以为《山海经》夸父逐日的传说就是天狗食日传说最早的记载。

先说夸父。狗既为"狗狼"（k-l-）之复辅音，夸字亦为k-l-之复辅音。从夸得声之字有"瓠"字，而瓠字一称"瓠瓟"。《广韵·十一模》"瓠"字注："瓠瓟，瓢也。"瓠瓟今语作葫芦，剖其半而为瓢，至今乡人犹用之。而葫芦亦为k-l-之复辅音。葫芦二字见于唐冯贽《云仙杂记》，曰："王筠好弄葫芦，每吟咏，则注水于葫芦。倾已复注，若掷之干地，则诗成矣。"其见于三百篇者则为"果蠃"。《豳风·东山》曰："果蠃之实，亦施于宇。"《毛传》："果蠃，括楼也。"果蠃亦葫芦之类。总之从夸得声之字可读如瓠瓟，是夸字亦为复辅音字。夸庐、狗狼，一声之转。所以夸父就是狗狼。这是从音韵学方面证明的。《山海经》记各山怪兽，多说其状如夸父：《东山经》豺山"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西山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云豹虎字有误。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愚谓或有脱误。云按虎疑尾字之讹）而善投，名曰举父。"郭注："或作夸父。"总之皆以夸父为兽非人，这一点颇可注意。夸父既是兽则有是狗的可能，我在下文之中更证明夸父就是盘瓠，面盘瓠则确乎是狗，那么夸

父一定必是狗。恰巧关于日食的神话，又有天狗吃日的传说，而《山海经》又说夸父逐日，这逐日或与日竞走，又很像《论衡》所说的“日昼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昼夜亦行千里”的样子，而麟麟亦为狗，名称同，事迹又同，则夸父之为狗父可以说是确乎无疑了。

二　说夸父即盘瓠

在说到正文之前，我们得先知道盘瓠传说的大概。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列传》曰：

>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云按《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五引作“视”）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积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御览》作“服裁皆有犬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御览》作“谷”），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御览》作“迁”）。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姆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范蔚宗这篇文章，自己很得意。《宋书》本传说他被收之后，在狱中给他的甥侄去信说：“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杜佑作《通

典》就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是“怪诞不经”。《通典》卷一百八十七《南蛮上》曰：

> 按范晔《后汉史·蛮夷传》皆怪诞不经，大抵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类。未详其本出，且因而商略之。晔云：高辛募能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晔皆以高辛之代，何不详之甚！

又曰：

> 按班贾序事，岂复语怪！而晔妣缪如此，又何不诫不愧之有乎？

一言以蔽之范蔚宗的挨骂，在于“语怪”！唐代的大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书事》篇里也说：

>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廉君、盘瓠，言惟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女之靦、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

最有史学见解的刘子玄也脱不了常识的论断和唯理的批评，可见治古史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在我们看来，范蔚宗之所以值得佩服，就是在他能看到民间的传说，把他笔之于书，为我们后人保存许多原始的传说。至于“黄金千镒”、“邑万家”、“吴将军”云云，那必是当时的口传，加上文人文字上的渲染，才有那样的记载，也不能单怪范蔚宗一人。大体说来，《后汉书·南蛮传》所记盘瓠之事，尚称详确。我们从旁的记载和民间现在还流行的俗说互相证明，知道这篇“语怪”之文，仍是“信史”。

我们从以上所引材料就可以意识到夸父和盘瓠的关系：

第一，单就字面上看，夸父之夸和盘瓠之瓠就有些形似，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字。古书上通假的范围是非常之大的。一个名词只标其音，不注其义，后人若单从标音的字中，刻求其义，那没有不弄错了的。盘瓠之瓠绝没有瓠瓢（葫芦）之意，盘字也不是盘，我在下文中证明盘字就是斑字，意为斑烂五色，此处的瓠字和夸父的夸字一样，皆

即狗字。所以说盘瓠之瓠即夸父之夸。

第二，夸父即是狗父，而盘瓠又为高辛帝的“畜狗”，其毛五采，换句话说是高辛帝的大花狗。夸父盘瓠皆为狗，是其物又同。

第三，夸父为国名，即狗国。《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海外自东北隅至西北隅者有“无启之国”、“一目国”、“柔利国”（一作牛黎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深目国”、“无肠之国”、“聂耳之国”，再下就是夸父。夸父之西又有“博父国”、“拘缨之国”、“跂踵国”等等。这些国名疑皆古代的部落，而夸父在其中，可见夸父也是一个小国。这个部落的所在大约在河南的西北部，也许在陕西。古昔渔猎社会时代的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定，不能指出它们一定的故居。总之大约是西北高原的民族，后来才分散各地。这等以后还要详细论证。夸父为一部落之名，而盘瓠也是一个部落，后代书中称它为狗种。《山海经》称之为犬封国，又称犬戎国。《海内北经》海内西北隅以东者：

>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
>
> 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柽食。

郭璞在犬封国下就用《后汉书·南蛮传》盘瓠的故事来解释。可见盘瓠之为国名在《山海经》之中已经有了，不仅见于《后汉书》。很可能夸父国就是盘瓠国。

第四，《山海经》说夸父是被应龙杀死的。《大荒东经》说：

>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又《大荒北经》曰：

>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我们在这里要明白应龙是什么东西，应龙怎样把蚩尤杀了。此事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

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把这段故事译成白话就是当黄帝与蚩尤大战时，蚩尤孔武多力，能纵风雨。黄帝令应龙攻之，遂杀蚩尤。黄帝伐蚩尤的故事又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纪。《史记》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我在《蚩尤考》中证明炎帝也就是蚩尤，阪泉之野也就是与蚩尤战的涿鹿之野。我又证明黄帝有熊氏为熊部落，即以熊为图腾者，所以他所率领的部属，有熊、罴、貔、貅、貙、虎，这六兽皆是黄帝有熊氏的近亲图腾部落。蚩尤即蛇（它），即以蛇为图腾的部落。黄帝与蚩尤之战即我国开国时熊蛇两部落之战。可是这里的应龙又是属于那一部落呢？应龙，郭璞《山海经》注曰"龙有翼者"。龙蛇同种，当然是属于蚩尤（蛇）部落的。我又证明《山海经》的窫窳就是蚩尤，而《山海经·海内西经》曰：

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

又曰：

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窫窳既是蚩尤，则杀窫窳的贰负臣当然就是杀蚩尤的应龙。龙蛇本来是一个部族，他不能和蚩族同心合力，抵抗熊族的侵略，反而自相残杀，所以给它起个名字叫着贰负。贰负就是历史上贰臣传中的人物。应龙杀了蚩尤又杀夸父。《山海经·海内北经》：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

夸父被应龙杀了，应龙我们知道就是贰负。犬封国就是盘瓠国，而犬封国有贰负之尸，看来贰负又和犬封国有最重要的关系。照我的说法夸父就是盘瓠，杀夸父的应龙即贰负之臣，也就是在犬封国旁的贰负。也许盘瓠也有被应龙所杀的传说，不过故事久湮，不见于载记罢了。如此说来，盘瓠就是夸父了！

第五，夸父和盘瓠的地域相同，也可以证明二者为一。我们就《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知道盘瓠之族顶晚在两汉时代栖息于湖

南的武岭山。武岭山在今湖南慈利、大庸、沅陵三县一带之地，在湖南省的西北部。沅陵唐改为辰州，属江南道。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九曰："辰州蛮戎所居，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今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东南熊溪。其熊朗二溪与郦道元《水经注》虽不同，推其次第相当，则五溪尽在今辰州界也。"而辰州却有夸父的遗迹，南宋初无名氏的《绀珠集》卷三引张鷟的《朝野佥载》曰：

> 夸父支鼎石——辰州东有三〔石〕山，高数十丈。古语云：昔夸父与日争，至此煮食，此支鼎石也。（按今本《朝野佥载》无此条）

按辰州为盘瓠族的居住之地，而恰巧夸父的故址也在此地，地望相同、名号为一，可见夸父一定就是盘瓠。

第六，我们从《朝野佥载》上所载的夸父支鼎石，很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考古学上一种名物，就是 Dolmen。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喜欢用巨石建造坟墓，其形式往往用三块或四块巨石砌成。上一石为盖，下三石为壁，形如小屋，又像一个石桌，所以在考古学上的名词叫着 Dolmen。这个字是由 Dol(= table)和 Men(Stone)作成的，我们可译为桌石坟。这种遗迹是全世界皆有的。在中国山东省、辽东半岛、朝鲜北部、西南到四川省皆有这种遗迹。或见诸实物，或载之典籍，总之这种遗迹的存在是绝无可疑的。我在另外一篇论文——《泰山之礼俗的研究》中详述陈说，恕我不在这里赘词。我想辰州的夸父支鼎石，当即此种遗物。鼎多半为三足，很和桌石坟的"三石为之足"相似，其形似鼎，故俗名为支鼎石。又此条原作"三山"，我从下文"此支鼎石也"一句补一石字，这是我的师心自用。我为什么要将"三山"改成"三石山"呢？因为中国古书上常有"三石山"这种记载，又作"三户山"，而详细考察多是桌石坟的遗址。山名三石，因桌石坟而得名，犹村名柱子村因立石(Menhir)而得名一样。我们在这里先举一个例子。《汉书·郊祀志》载元封五年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三户山《汉书·地理志》作"三石山祠"，三石山即辰州的三石山之

类，言桌石由三石而支成者。夸父在本篇的用法是指夸父族即狗族而言，他们在辰州有桌石坟的遗迹，恰巧盘瓠也有石器的遗迹。《后汉书·南蛮传》：

> 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

章怀太子李贤注引黄闵《武陵记》曰：

> 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

此处的石室，因为太大了，我们可以说是石穴，但石穴也是石器时代人的住所，与桌石坟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产物。我们知道行图腾制度的社会组织是渔猎和游牧的社会。那时所用的生产工具及武器多是石器。我在下文中证明夸父盘瓠即狗图腾，它们的社会是图腾社会，而且有图腾石柱，那么夸父有"支鼎石"，盘瓠有石室，也是势所必然的事了。

总之，我们就以上六端，推知夸父即盘瓠。一般人谈盘瓠的问题，顶早是引《后汉书》的材料，更有人喜欢用三国时代徐整的《三五历记》及题为任昉撰的《述异记》，把开天辟地的神话归在盘古身上。这种考据法是材料越晚而推论越早，显然是靠不住的。我在《后汉书》以前给他找出一个更早的根源，这根源就是《山海经》上的夸父。（罗泌《路史》以《南蛮传》之语本应劭《风俗通》，按不见今本《风俗通》）在文献的早晚上讲，在故事的内容上讲，总是给盘瓠找到一个较早的前身。

三　说夸父盘瓠为狗图腾

盘瓠的材料除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外，又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干宝是一位史学家。《晋书》卷八十二本传称："晋中兴后，置史官。实始以著作郎领国史。实著《晋纪》，时称良史。"故《搜神记》所载非尽为小说家言。《记》曰：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篱，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谟而从之，命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於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积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雨。衣服斑斓，言语侏儒，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卢江郡夷是也。用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髁横裙盘瓠子孙。（《后汉书》李贤注引干宝《晋纪》，与《搜神记》同）

《搜神记》所载是盘瓠传说最早而且是最详细的记载。这里有老妇人得耳疾，而出盘瓠，有群臣驳难之言，有少女自荐之词，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之事。干宝是晋人，范晔是宋人，依我看来是范氏取《搜神记》之言而加以剪裁润色的。不过《后汉书》是正史，《搜神记》是小说，所以后人引书也多引《后汉书》而不引《搜神记》，同时范氏之为人诟病也在乎此。这是题外的话暂且不谈。

康熙初年闽侯人陈梦雷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引《搜神记》，

其文与今本不同，而且内容亦稍有出入，录之以备参考：

> 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名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见犬衔房首大悦，厚与肉糜饲之，竟不食。经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为何不食，呼又不来？莫是恨朕不赏乎？今当依召募赏汝物，得否？"盘瓠闻帝此言，即起跳跃。帝乃封盘瓠为桂林侯，美女五人，食桂林郡一千户。后生三男六女。其男当生之时，虽似人形，犹有犬尾。其后子孙昌益，只（云按只疑为至字之讹）今土番，乃盘瓠之孚也。（见《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一百十六。但《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千二百六十七《辰州府部汇考》五引《搜神记》与今本同，与此异）

此处不说戎吴作乱，而说房王作乱，不说妻以少女，而说分赏美女。又记盘瓠到房王处后如何咬房王首而还。其中最富于小说的趣味者，为帝问盘瓠的话。总之此条记载可以代表盘瓠传说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们看文中有桂林的字样，猜想这传说或许是桂林盘瓠族的说话。

故事的演变有一条路径，就是时代越往后，故事的内容也越丰富，同时也越人情化，合理化。这种改造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智慧，乃是出于一大群人的苦心经验。他们把没有姓名的古人说成有名有姓，把一件看着好像是不合理的事，说得原原本本，有声有色。盘瓠的故事在后代也是如此，我们且看看它在现代所传述的情形。

公元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一本《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Die Hsia-Min vom Tse-Mu-schan）是德国人史图博（H. Stübel）和李化民作的，其八十七页转载有《汝南郡蓝元田祖房谱序》。蓝氏是盘瓠族，他的记载可以代表现在一部分盘瓠族关于

盘瓠的传说：

帝喾高辛皇后刘氏有一老妇，患耳疾，请医师调治，取出一虫如异茧，以瓠载之，将盘覆之，须臾化作一龙，身有一百二十斑点花色，故名盘瓠。爱虑抛弃。殿前将军，外面见得，遂奏皇旨勅出令人收回养育。长一丈二尺八寸，龙鳞火珠，花色青黄，左右见之，曰："是贤龙也！"大唐皇帝治国为霸，燕王召集英勇，吴将军流党作乱，侵害国界。勅召烈士收伏者，分国共治，及赐第三宫女为妻。众臣皆不敢奉会，惟有一龙游来殿前，欲作人语形，七日不食。帝问："此龙何意不食？"群臣奏明。奉勅出朝，龙犬摇头摆尾，口称："我去必然收伏番王。"群臣口呼万岁。有〔又〕云："有人能助国安邦，便勅将朕第三宫女为妻。"盘瓠游自殿前，跳跌三次，长叫三声，即乱奔而去。高辛皇帝遂给洪兵八万四千，战鼓百面，舰船八百。盘瓠至半江，即化黄龙，飞过洋海，七日七夜逐浪随浪，直至燕王殿前。会集百僚，欢乐饮宴。迨王沉醉，被盘瓠口咬断燕王头，复奔回本国呈上皇帝，龙颜大悦。

帝自思曰：今万民安乐，此龙之功也不少，愿仿假妆成一女称为宫女。与龙宿为妻。龙唧唧不愿，直奔宫殿前认识，将口咬定第三宫女裙脚，就为婚姻。龙宿忽然大呵大笑。皇帝问曰："今朕女与龙宿相配何如？"群臣纂然，奏曰："蛮兵侵界，他七日七夜之功，遂致万民皆安，百官尽乐，宜乎结亲！"众卿又奏曰："我皇宫女与龙宿配，合当归何处共享安乐？"皇上奏谕曰："三公九卿会议，合遂诸会稽山七贤洞幽岩自适之所，巢居鸟宿之方。自供身口，招集兵马三千并锣鼓差点，左右文武官员邓从成等，即便送入广东会稽山七贤洞。支备国家钱粮，收买铜瓦，遮盖创立都殿，一同助皇治国安民，赐邑三千七百户口，不使纳粮税。"

盘瓠一十八载，以宫女配亲，共生三男一女，尽皆眉貌端正。长大生死，同葬在会稽山七贤洞，幽岩石壁之处，永免杂役。抚

乐自安，代代不使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只望青山之中，刀耕火种，自供口腹，及木弩捕猎为生。……天定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盘瓠因为游猎，不料皇天降祸，命值凶星，跳过大树，被株尖所伤而终。速家中知之，寻访不见，幸得闻鸦鸟之声喧闹，遂往寻之，得其尸骸。皇帝宫女旦暮悲哀，具表奏闻圣旨。天子悲哀，心怀纷乱。长嗟叹曰："奈何天终！"便集诸臣具理其事，诸臣皆泣。便令左右将军随宫女回山，主理其丧事，殡后有长笛短吹，男女连声唱歌，窈窈窕窕，跳踢舞弄。……及三年后方可将公之骸骨葬在七贤洞石孔中，西南向。是吾盘家之祖宗也。

诗曰：上祖高公应郊深，盘王之子聚山林。
出语常与唐国别，时人不用笑休嗔。
久住山中仁义浅，猿啼鸟叫客伤心。
自终皇赐恩怜悯，永裔儿孙受祖安。

这篇妙文和妙诗，真是盘瓠传说中顶有趣的材料了。这篇故事说得更活现。高辛皇后姓刘，盘瓠身上的花点竟有实数可稽，又长一丈二尺八寸。作者故意把他的祖先神圣化，不叫着狗，叫着"龙"。又称"龙犬"。忽然出来大唐皇帝，忽然又出来燕王！之外，兵数有八万四千，战争有七日七夜；又盘瓠还有天定年号，死日是六月二十七。假若有想像力伟大的诗人，摭拾这些材料，加上自己的想像，用更美的"翰藻"把它表现出来，一定能写出一篇很伟大的史诗（Epic）。我们看现在畲民所唱的《狗皇歌》（见《浙江畲民调查记》）共五十六章，凡二百二十四句，洋洋洒洒，极民间文学生动活泼之妙，很可以认为它是畲民史诗的雏形。史诗在其初多是口传的俗唱，代代相传，最后经一个或几个大诗人来写定便成为固定的形式。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地赛》（Odyssey）便是这样写成的。我们从这里可以明了一种文体的来源。

在这以外，凡有盘瓠遗族居住的地方皆有这种传说，不过详略有异。如清陆次云的《峒谿纤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时人刘介

的《苗荒小纪》,《岭表纪蛮》(题刘锡藩撰,即刘介),庞新民的《两广瑶山调查》,及西人著述等甚多,恕不引列。我们从以上古今人的记载之中可以知道盘瓠传说的大概。我们再从这些传说之中寻求一种事实,即古代社会中的图腾崇拜。

原始时代的人民往往采取一种动植物或无生物作为他们的祖先。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是从某个动植物生下来的。于是对这种动植物加以崇敬,不许杀害和食用,若犯之者有时处以极刑。他们把这种动植物用为自己的族名,更用它为标识。这种动植物就叫着 totem,严复在《社会通诠》中译作"图腾"。凡同一图腾的人不许结婚,但有时也有例外。崇奉同一图腾的人为一个共同体,彼此必须互相帮助,同御外侮。在他们的服饰上、用具上、居屋上,往往刻画图腾,以为文饰而兼有迷信的用处。凡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叫着图腾社会。

以上很简略的把图腾制度说个大概。我们再看看夸父盘瓠之族是不是也行这种制度。

第一,夸父盘瓠皆是狗,凭这一点就知道此族是崇奉狗为图腾的。夸父既是狗父,盘瓠之瓠亦即夸父,倒也说得通。那么盘瓠的盘字又应该怎样解释呢?古今人为这个盘字不知费了多少的心思,连盘瓠族的子孙云仍也不明其所以。他们乃编造一个神话来解释,就是盘瓠生下来的时候,不是一条狗,是一个"耳蛹",盛之以瓠,覆之以盘,因曰盘瓠。

1.《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鱼豢《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2.《搜神记》:"……妇人去后,置以瓠簋,覆之以盘。俄尔顷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3.浙江畲民族的传说:"……以瓠载之,将盘覆之,须臾化作一龙,身有一百二十斑点花色,故名盘瓠。"

以上三种记载,解释全同。他们所念念不忘就是一个盘字。这问题也困了我许多日子,后来我才想通了。盘瓠的瓠即是狗,则这个盘字

无论如何不能解为用具的盘字。我看了以上的材料处处皆说此狗其毛五色，畲民族甚至说有一百二十斑点花色，于是乎我忧然大悟，这个盘字就是斑字。盘瓠就是斑狗，即俗说“大花狗”，我们从盘瓠族的衣饰上可以推测出来。凡是崇奉某一个图腾的人民，往往取此图腾之像，以为服饰。盘瓠族人的衣服总是喜欢穿花衣裳，《后汉书·南蛮传》：

> 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积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水经注·沅水注》同）

又曰：

> 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

《隋书·地理志下》曰：

> 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

又曰：

> 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傜。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傜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裨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履。

宋朱辅《溪蛮丛笑》：

> 犵狫裙幅，两头缝断。自足而入。斓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范史所谓独力衣，恐是也。盖裸袒以裙代裤，虽盛暑不去，去则犯鬼。（《续百川学海》本）

我想盘瓠族为什么穿五色衣，斑斓服，就是因为他们的老祖盘瓠是一条花狗，其毛五色，故后人作服象之。在此以外，衣服后还要拖一条狗尾巴，以蓄实证明他们是狗族。我们从他们的服饰上证明他们得名之故，是再可靠也没有的。因为是他们的老祖是斑狗，后书作盘瓠，所以他们多姓盘。又因为作书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社会组织，所以随便写成盘字，从而加以附会，便说是“盛之以瓠，覆之以盘，因名盘

瓠”。至于现在的盘瓠族也这样云云者，许是他们懂得了一点《汉书》，上了《汉书》的当便以讹传讹的相信不疑了。

读者也许要反问我一句，盘瓠族的言语与汉语同源吗？难道他们也把五色的东西叫着斑斓么？这个问题却难住了我，因为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不知道此族的言语。但我记得刘锡藩先生在他的《岭表纪蛮》上有一章特别证明这一点，就是他们的言语是古代的汉语。鸟居龙藏博士《苗族调查报告》也说苗猺之语是单音系。读者有意研究的话，可以直读原书。若能在语言学方面下工夫，对于古史的研究一定能有不少的发现，这是一条有成就的路子。我现在只引一条证据，来回护我的臆说。《溪蛮丛笑》“不闌带”条曰：

> 蛮女发织带束发，状如经带。不闌者，班也，盖反切语。俚俗谓团为突栾，孔为窟笼，亦此意也。

至于班闌之为汉语，且为复辅音的汉语，是绝无疑问的。那么他们本族之中既有以五色为班之语，无怪乎相传为他们祖宗的大花狗，叫着斑狗（盘瓠）了。

我们还可以从别一方面证明盘瓠即是斑狗，就是我国古书上有叫狗为盘的记载么？我在这里找到一条证据，就是《广韵·二十六桓》字内曰：

> 獌，獌狐，犬也。

我疑心“獌狐”就是“盘瓠”，不用说字音字形并同，獌即盘，狐即瓠，狐狸也就是狗狼，也是狗的一种。原来我们古语叫某一类的狗，就叫獌狗——这类狗大概就是现在俗语所说的“花狗”。獌狐为犬，则说盘瓠为犬，可谓得一铁证了。一方面，中国古书上般班二字又通用，公输般一作公输班，所以又将斑狗写作盘瓠。

第二，崇拜图腾的民族，每有一种图腾柱（Totem Pole）树于家屋之前，用为标识。北美洲的印地安族的图腾柱，所在多有，学人多知之者，盘瓠族亦然。《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曰：

> 今槃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是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

宋罗泌《路史·发挥》云：

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半，其崇千仞，遥望山坪，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盘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里有盘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

又罗苹《路史注》引《辰州图经》曰：

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像。

此石既是遥遥可见，想必甚高，而上有狗头之形，则决为图腾柱无疑。《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也说"有武溪源出武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此石当亦指此而言。

公元1936年国立中山教育馆所编辑之《民族学研究》季刊第一期上载有何联奎氏《畲民的图腾崇拜》，附图一二作木雕狗头之形，又载畲民的家谱四幅，上附解说，记载盘瓠的神话，大致与以上所述盘瓠神话不甚悬殊。这种木雕狗头杆是畲民图腾崇拜的实物，很值得注意的。何氏曰：

祭祖为畲民最敬重的宗教生活。他们每一姓始祖，刻一龙犬的头（原注：即盘瓠的首像）。每逢子孙祭祖，则供龙犬头祭拜之。遇有红白事，亦悬此祖像于堂中，大家围着歌拜。畲民图腾崇拜的实迹，是民族学研究上新发现的材料。

这种木雕的狗头杆，即是从图腾柱直接传下来的。我们从这些地方，在在都可以证明盘瓠族是以狗为图腾的。

第三，图腾社会的人民对于他们所奉为图腾的动植物必须加以保护，不敢杀害。倘若这个图腾物死了，全族之人有时为之服丧，或各分其一体，以为崇拜的偶像，或用为世代相传的法物。我们一看盘瓠族的风俗，也有同样的记载。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记盘瓠的故事，内容与《后汉书·南蛮传》同，惟下有"其狗皮毛，嫡孙世宝录之"一句。这一句在盘瓠记载中却是顶重要的一句。恰巧《太平御览》卷七八五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

《唐书》曰：黄国公册安昌者，盘瓠之苗裔也，世为巴东蛮帅，

与田、李、向、邓，各分盘瓠一体。世传其皮，盛以金函，四时致祭。

两条记载几乎所说全同，可见盘瓠族确有这种风俗。我们把这风俗拿来和现在图腾蛮族来比较，一看就知道他们的风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方面可以证明盘瓠确为狗图腾。

第四，从神话民俗的比较上，可以证明盘瓠是狗图腾。我们知道凡是崇拜某一图腾的人，往往用其图腾之像为冠，羌（姜）是以羊为图腾，故姜羌二字，从羊从人，或即人戴羊头冠之象。帝高辛的辛字与凤鸟的头相似，甲骨文凤（即凤）字上有辛字，或即凤（孔雀）冠之形，即高辛即是高凤，即东方的鸟图腾。此族之人或戴鸟冠，《汉书·地理志》说鸟夷"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即是这种风俗的实例。（参看拙著《蚩尤考》）图腾崇拜的民族既有这种风俗，盘瓠族又有狗头帽，而浙江畲妇，其髻如狗头，故温州人称之为狗头公主。而表现在神话上更有一条有趣的记载。

据畲民族的传说，说盘瓠杀死燕王之后，因为是一条狗，无法妻以公主，皇帝有悔婚之意。盘瓠就伏在金钟里变人，约好七日七夜不许人看。变到第六天，身子都变成人形，只是头还未变好。不巧刘皇后在第六天的夜里，偷偷去看，这一看就看破了，狗头再也不能变成人头。所以畲民族所唱的歌中有这样的几句：

收复番王是呆人，爱讨皇帝女结亲。第三宫女心怀愿，金钟心里去变身。

金钟心里去变身，订成七日变成人。六日皇后开看来，奈是头变未成人。

所以畲民的家谱，画盘瓠作狗头人身之形。这种故事的来源，一看就知道是古代图腾崇拜，戴图腾帽或图腾面具的蜕变，或其说明。

第五，从盘瓠族的祀典上知道此族以狗为图腾。《路史·发挥》："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零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庙祀。"又引《元丰九域志》谓广陵有盘古冢庙。我们不知道在宋朝这些盘古庙里所供的神像是什么样子。但现在的畲民却供奉狗头

柱，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刘锡藩先生的《岭表纪蛮》还有一条有趣的记载：

> 盘古为一般猺族所虔祀，称之为盘王。猺人以为人之生死寿夭贫贱，皆盘王主之，故家家供其木主。片肉卮酒，必享王而后食。天旱，祷盘王，舁王游田间，视禾稼，虽烈日如火，不敢御伞盖，冀王之怜而降雨也。《昭平县志》云："猺人祀盘古，三年一醮会，招族类设道场，行七献之礼。男女歌舞，称盛一时，数日而后散。三年内所蓄鸡犬，尽于此会。"由此以观，其热烈可知矣。……狗王，惟狗猺祀之。每值正朔，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

刘氏所记的猺是广西猺，亦皆盘瓠族，与湖南的武陵蛮同族，想系从湖南移殖过去的。此族既奉信盘瓠为盘王，而正月初一要背着狗环行炉灶三匝，又要向狗膜拜，十足地表现尚未脱离原始图腾崇拜的风俗。

以上就盘瓠传说的记载，略事引证。我们从这些材料里可以看出一个故事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地域而演变。它变化的花样虽然繁多，但故事的骨架和"真髓"却是不变的。我们要分别品味，哪些成分是细枝末节，哪些部分是主要根干。我们要研究神话对于这些地方非特别注意不可。其次说明盘瓠神话如何是一个古代事实的反映——即图腾制度的反映。我举出五条极明显的证据，使神话背后的事实呈现于吾人之前。这是现在研究神话的人必须有的观点。若不从人类学民俗学方面去研究神话，则任凭您怎样搜罗美备，也是无济于事。任凭您怎样说得有趣，也跳不出谈狐说鬼的"聊斋式"的研究了！

四　说犬封犬戎赤狄白狄亦狗族（夸父史实补记）

研究古代历史有两条道路：一是从民族方面下手，一是从地理方

面下手。若是民族和地理的问题都解决了，则上古史的云翳必能豁然开朗，真相大白。研究民族的同异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体质人类学，即是人体的测量，解剖。可是古代人都成了云泥石屑，使我们无法作这种科学的研究。其次是从文化人类学方面下手。从考古学上的实物，或古代社会的风俗制度，去探索古代民族的来源同异，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我以为要从神话方面去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或将几个民族的神话互相比较，一定可以发现若干新的事实。因为神话是原始人的生活的反映，是原始人的宗教、迷信、哲学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原始人的"不成文的历史"。我们从这种不成文的历史之中，推阐比较，则一个民族的来源和几个民族的同异，皆可以由此得到线索。只要将各地方的神话联系起来，比较其同异，也可以知道传布这个神话的民族的迁徙的痕迹，因而地理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可以叫这种方法为"神话学的民族溯源论"。不用说，这方法也可以施用于本问题。

我从几方面的证据，知道古代民族中的犬戎（犬封）、赤狄、白狄、都是盘瓠族，即狗族。我国狗族先住地大约在西北，即山西、陕西、甘肃一带。其后由西东下，至河南、河北、山东和中原民族的夏、东方民族的殷接触。后来由河南而两湖，更南至西南的黔桂、东南的闽粤。因为山居不与外人交通，以致文化奄迟，遂成今日南方半开化的猺民的状态。今先说明犬戎犬封为狗族。

《山海经·海内北经》：

>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引郭氏《玄中记》与此注略同）

郭璞用《风俗通》及《后汉书》盘瓠的传说来注犬封，知犬封即盘瓠。犬言其图腾，封言其封国也。犬封国即犬戎国，故经下即曰：

> 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郭注：黄帝之后下明生白犬二

头，自相牝牡，遂为此国，言狗国也。郝懿行曰：犬封犬戎声相近，）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郭注：与酒（明藏本酒作狗）食也。）

犬封即犬戎，这样一来盘瓠、犬封、犬戎三者就连接起来了，盖三者实为一族，即狗族是也。我们知道狗族是用狗作图腾的，盘瓠是一条花狗，所以他的后人穿五色衣。又说盘瓠变人，至第六日被人窃视，故身体都变成人，只是头还是狗头。这表示古代的狗族的衣饰的样子，而犬戎国也是人面兽身。《大荒北经》曰：

有国名曰赖丘，有犬戎国。有神，（郝懿行曰：犬戎，黄帝之玄孙，已见上文，是犬戎亦人也。神字疑讹。《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此经正作人字。）人面兽身，名曰犬戎。

此种人面兽身即是狗图腾民族的服饰。《山海经·海内北经》记犬封国，犬戎国之后，又有环狗国，无疑的也是狗族之一。《经》曰：

环狗，其为人兽首人身。一曰猲，状如狗，黄色。（郝懿行曰：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仑，狗国。《易林》云："穿胸狗邦"即此也。《淮南·地形训》有狗国。）

按此狗黄色，又称环狗，疑环字是黄字之讹。环黄同音，且环狗二字不词，疑此族以黄狗为图腾也。在春秋战国时代更有所谓赤狄白狄者，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说此族"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我们看《诗经·小雅》中《采薇》、《出车》、《杕杜》、《六月》、《车攻》，皆是叙述对此族的战争。在春秋之世，这些狄人更不时也"虐我伯姬"（《左传》宣公十三年），我们一翻《左传》、《国语》，真是触目皆是。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有所论及，其大略如是：

狄之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长狄。长狄兄弟三人，无种类。而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潞为上党之潞县，处晋腹心。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明年并灭甲氏、留吁、铎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

广平，铎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种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藁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鲜虞最强，与晋数斗争；而肥，鼓，俱为晋所灭。盖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种族，潞氏为最。

到战国时代这些狄人在黄河流域所建的小国，都被姬姓民族所灭了。可是这民族为什么叫着狄，旧说皆以为轻视四裔的民族，故字从犬从火，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其实这是误会了我们先人制字的意思。闽蛮是奉蛇为图腾的，羌是奉羊为图腾的，狄是奉犬为图腾的。《说文·犬部》："狄，北狄也。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初学记》引《说文》："狄，赤犬也。"我们从这些地方就知道狄也是犬种之一，与盘瓠为同族。恰巧《山海经》为我们保存一条极有价值的材料。《大荒北经》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郭注：言自相配合也，郝懿行曰：《史记·周本纪》正义、《汉书·匈奴传》注引此经并作白犬有二，牝牡，盖谓所生二人，相为牝牡也。）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郭注：犬戎之神名也。）

这里叙述犬戎的谱系甚明，说它是出于黄帝。黄帝之后有白犬，是为犬戎。此处的白犬疑即白狄，不用说狄即犬种。"有赤兽，名曰戎宣王尸"，博学多识的郝懿行就用《说文》云"赤狄本犬种"来注"赤兽"，可以说是先得我心了。我们再回顾上文知道盘瓠即犬封、犬戎、而犬戎亦即白狄（白犬）、赤狄（赤犬），可见以上数族原皆狗种。盘瓠（斑狗）就是奉花狗为图腾，白狄就是奉白狗为图腾，赤狄就是奉红毛狗为图腾，而环（黄）狗就是奉黄狗为图腾。

在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狄为狗种。《史记·赵世家》曰：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论衡·纪

妖》篇作靡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去，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子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子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子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又见《史记·扁鹊传》、《论衡·纪妖》篇、《奇怪》篇）

这是赵立国灭代的传说。二卿指范氏和中行氏，而二卿之祖是熊罴。"翟（狄）犬者，代之先也"，翟、代与狄同音，翟即狄。《国语·周语》"自窜于戎翟之间"，注："翟或作狄。"《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曰："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内圜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殷先妣的简狄，《淮南子·地形训》作"简翟"可证。所以翟犬即狄犬，可见狄代之族奉犬为图腾。范氏中行氏即奉熊罴为图腾者。翟之先既为犬，可见狄以犬为图腾。总之这些狗族，本属同宗。盘瓠的神话似乎是狗族中花狗图腾专有的神话。狗族的先住地本在西北高原，后来为周民族所灭，一部分被人同化，原始的神话便归湮灭，只剩了在名称上所残留的一点点痕迹，和传说上一点点的影子，如战国时人尚知"翟犬者，代之先也"一类的琐语。但神话的详细的内容已不为人所知，因而也无人记载下来。不过有一部分狗族因战败的关系逐次南

徙，他们不和外人交通，又因为山川的阻塞，所以还存原始的神话传说，这就是南方湖广以至闽越的盘瓠的传说。

五　狗族的地望

在最后，略为证明狗族的地望。狗族犬戎据《山海经》说是黄帝之后。黄帝有熊氏，我在《蚩尤考》中证明此族以熊为图腾，乃西北诸兽部落的大君，则犬戎原为熊族的近亲，理有可能。所以《山海经》说犬戎是黄帝之后不是无稽的。《山海经》记这些部落，皆在《海内北经》，或《大荒北经》，表示这些民族皆在西北。除《山海经》以外其他各书亦皆记狗国在西北：

1.《逸周书·王会》篇："正西昆仑狗国。"

2.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篇："是故尧教化……北至幽都及狗国。"

3.《淮南子·地形训》："洛棠武人在西北陬（高诱注：皆日所入之山名也。）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

4. 又曰："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流黄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国在其东。"

以上所引材料在在皆足以证明狗国在西北陬。《淮南子》一方面说夸父，一方面又说狗国，可见夸父与狗国相近，其实二者本是同族。《吕氏春秋·求人》篇：

> 〔禹〕北至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邮堕。

这里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相提并论，又可证明二者为一族，其地望在西北高原，可见夸父即为狗国。因为狗国在西北陬，日所入之处，故世人附会说夸父与日竞走，日头从东往西，日头走得快，夸父不至，道渴而死。这就等于说在狗国之西更有大西，夸父（狗）如何能追得上呢？夸父本来是人间的野蛮部落，因在西方，为日所入之处，故附会说它逐日。年代久远，传说失真，后人遂以夸父为天上逐日的神兽

了。

狗族的先住地虽在西北陬，但到后来，因为战争或某种原因，渐渐迁徙到中原的河南，所以就《山海经》来看，夸父的地域又似乎在河南。《山海经·中山经》曰："缟羝之山之首曰平缝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从这山往西十里、又西十里、又西三十里、又西三十里、又西四十里、又西五十里、又西七十二里、又西百里、又西一百四十里、又西五十里、又西九十里、又西九十里有一个夸父之山。此夸父之山当然是从夸父得名的。我们且看此山的情形：

> 其木多棕楠，多竹箭，其兽多牰牛，羬羊；其鸟多鸓；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珚玉。

郝懿行注夸父山曰："山一名秦山，与太华相连，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水经注》云："盘涧水出湖县夸父山。"又曰："《水经注》云：河水又东径湖县故城北，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又北迳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灵宝在今河南西北境，湖县在今河南省阌乡县东，可见夸父之族有一时期是在河南境内居住。

又《山海经·海外北经》言夸父死后，其杖化为邓林，毕沅《山海经注》云即《中山经》之桃林。按毕氏说是，邓林二字无义，邓桃一声之转，邓林即桃林也。郭璞于桃林下注曰："桃林，今宏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郝懿行疏曰：

> 《郡国志》宏农郡湖有閺乡，閺，俗字也。《水经注》引《三秦记》曰：桃林塞在长安东四百里。又引《春秋》文公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处此以备秦。《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陕洲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又《留侯世家》索隐引应劭《十三州记》：宏农有桃丘聚，古桃林也。亦见《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曰：在湖县休与之山。

据此则桃林塞在今河南阌乡县以西至潼关一带之山地，这是桃林地望之可考者。至于为什么叫着桃林，为什么夸父之杖化为桃林，也许是古人以桃木为神木，如后代之桃符，桃弧，及世俗上用桃技来厌胜

辟邪之意。或者狗族的酋长，曾持此神木以为手杖，因缘附会，遂说桃林之野为夸父之杖所化者乎？或者在此以外，还有别的来源也未可知，总之我们在这些地方，还是以阙疑为是。

假若读者还允许我来冥想的话，我再谈谈狗族为什么缘故而南迁。这个问题却实在是荒茫无稽了，但也并非全无线索可寻。我们知道在中国开国史上第一次的大战，是黄帝（熊族）和蚩尤（蛇族）之战，当时的战争是两个总部落交战的。即以动物为图腾的全体兽族（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六部族）来和蛇族（蚩尤族）大战。这次战争最先是蛇族得胜，最后熊族得全体兽族之助，又得蚩尤的"儿子"应龙为内应，里应外合，好容易才把蛇族的大酋长（蚩尤）杀死，总算是侥幸地打胜了仗。熊族逐代蛇族而为天下的共主。这次战争因为规模太大，时间较长，又是决定两个民族命运的战争，所以留下来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差不多古代的神话都多多少少的和这次战争有关系：如洪水传说，女娲补天再造第二代人类的传说，蚩尤变为战神的传说，鲧禹治水的传说，都是从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战争中所演化。我在《蚩尤考》中已经详细证明了。这次战争之骤烈我们从古书上可以找到痕迹。《庄子·盗跖》篇：

> 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贾子·益壤》篇云：

>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又《制不定》篇曰：

> 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炎帝即蚩尤，阪泉涿鹿之战即一役，可见这次战争杀人之多，战祸之烈。在这里有个疑窦，我们不能放松，就是狗族也是兽族，而且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上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知道狗族确与熊族为亲近部落。照图腾社会的习惯上说，同族有外侮，全族皆有共同抵御的义务，那么熊族和蚩尤之战有没有狗族参加在内呢？我们一看《史记》所举熊、

羆、貔、貅、黑、虎、六族中竟无犬族，也许在这次大战中狗族临阵脱逃，也许从战不胜，负战败的责任，总之在这次大战中狗族所占的地位甚低，所以在熊族大君黄帝战胜蚩尤之后，便要惩罚狗族。从哪里知道这个消息呢？《山海经》有两处说到应龙杀蚩尤与夸父，一见《大荒东经》，一见《大荒北经》，文词几乎全同，俱见前引。又《海内北经》犬封国旁有贰负之尸，而贰负亦即应龙，从这一切可知狗族大概是被应龙征服了，狗族的酋长夸父，大概是被应龙杀了。应龙杀夸父与杀蚩尤之事并言，杀蚩尤确乎是熊族大君黄帝的指唆，则杀夸父或亦由黄帝所授意。总之，夸父族在熊蛇大战的结束之后受到了惩罚。我想夸父族被应龙族征服之后，其遗族由河南南徙，经湖北而至湖南，即《后汉书》所记的武陵蛮的盘瓠族。因为此族即夸父族，所以夸父的传说和实物在湖南也有，此即《朝野佥载》所说的辰州有三石山，相传为夸父之支鼎石也。

六　盘瓠传说在后代的演化

一个传说的传播，往往因为外来的新成分的加入而变质。这个传说本来是原有的，后来因为人文交通的关系，外国的传说来了，在表面上又和原有的传说有些类似，于是两个传说便揉合为一，以成一个新传说。凡是这类传说必有一个特点，就是故事的人名是旧有的，而故事的内容和精神却变了。最后一大憾事的就是旧故事的原始分子被淘汰，使这故事的本来面目更不为后人所知了。这类传说的变化可以用"貌合神离"四个字来比况作批评。我们研究神话的人就是要怎样辨别外来的成分和固有的成分，怎样把"外貌"提出而追求他的"离魂"。我们再用本问题为例，以发其凡：

三国时吴人徐整《五运历年记》曰：

> 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

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马骕《绎史》卷一引）

题任昉《述异记》曰：

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汉魏丛书》本）

《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曰：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又见《御览》卷二引）

此处所记的盘古不用说即盘瓠。槃盤一字，瓠古同音，这是绝无问题的。照这两条的记载，盘古是古代的巨人，即是宇宙的本身，他死了以后，天地万物便从他身上变化出来。我以为这传说不是中国的传说，吴地临海，或由外教所传入者。

印度佛经有《厄泰梨雅优婆尼沙曇》（Aitareya upanishab）说：

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后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风。此人有目，始有视；有视，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听；有听，乃有空。此人有肤，始有毛发；有毛发，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脐，始有出气；有出气，乃有死。此人有阴阳，始有精；有精，乃有水。

《外道小乘涅槃论》云：

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

《摩登伽经》(mātanga Sūtan)云：

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山便利为海。

此外印度最古之圣诗《黎俱伏陀》(The Rig Veda)有牺牲崩化的神话，由牺牲变化出天地万物人类。这种化生的思想，与以上所说大致相同，我们把这些故事拿来和《五运历年纪》、《述异记》、《三五历记》相比，就知道中国的盘古故事是用盘瓠的旧名加上印度故事才成功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的新成份，是从外国传来的，不是盘瓠传说的本来面目。盘瓠传说是狗图腾的开国传说，和这盘瓠大人的传说，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清朝的考据学大家宋翔凤在《过庭录》卷十二有"盘古为国名，盘瓠为盘古之讹"一篇很长的考据。他的结论说：

盖盘古盘瓠声相近，当时鄙弃蛮夷，故相传以盘瓠为言。吴楚间多蛮夷，欲自尊大，遂以盘古为天地万物之祖。二者皆不可信，要之盘瓠即盘古之讹。南海之一国，是蛮夷之先祖，当不外乎人类也。

宋代说二者皆不可信，可是他叫我们信什么呢？他并未说出。"要之盘瓠即盘古之讹"，在我们看起来是本末倒置，实在是不得要领了。

因为盘瓠传说新加入外来的成分，换成另外一种面目，所以盘瓠的传说变成天地开辟的传说。并且把盘瓠写成盘古，一个古字跟着，好看字面的中国人，越发在这"古"字上发挥。现在的人一提起开天辟地的神话，就想到盘古。其实开天辟地的传说，另有着落，和盘瓠的传说是不相干的。但传说之兴，后来居上，往往原有的传说被后来的传说所压倒或吞并。后代的史家，不明所以，不考本原，便采取后代现成的传说以为古先的事实，而笔之于书，以讹传讹，遂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北宋时代帮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刘恕，取其所辑材料作《资治通鉴外纪》，其第一篇第一节即为《盘古纪》，把《三五历记》和《述异记》所载盘古之事，参合为一，变成历史上实在的人物

了。南宋的胡宏作《皇王大纪》卷一《三皇纪》，即以盘古氏为首。又发出许多妙论，真是不胜其荒唐，今节录其文：

> 大和涵动静之性：一动一静，交天地之道也。动则为阳，阳极则阴生。一阴一阳，交天地之用也。静则为柔，柔极则刚生，一刚一柔，交地之用也。动之大者为太阳太刚，小者为少阳少刚。静之大者为太阴太柔，小者为少阴少柔。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天之礼也。日月星辰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交天之变也。变乎情性，形质者也。水火石土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交地之化也。……盘古氏生于大荒，莫知其始，仰观天倪，俯察地轴，明天地之道，达阴阳之变，为三才首君，于是宇宙光辉而混茫开矣。
>
> 论曰：鸿荒文明，天行也。鸿荒之世，结绳而治。理则昭然，其事不可详矣。世传天地之初为鸡子，盘古氏以身变化天地日月山河草木于其中，所谓讹失其真。而盘姓为万姓之先，则不可没者也。

云云了一大套，我们仍然是莫名其妙。明陈桱撰《通鉴续编》卷一也以盘古氏为首君。他说

> 盘古氏又曰浑敦氏。盘古，犹磐固也；浑敦，未昭晰之谓也。

他凭空又给盘古添上一个名字，叫着浑沌氏，大概是看见《三五历记》上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遂把浑敦和盘古混为一谈。至于释盘古为磐固更是望文生意，不足为训了。

在历史之外道士们又利用这些故事编入他们的道书里，把盘古变成老君之后的真人。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内有一篇《天尊老君名号历劫经略》，记老君的教化故事：

> 老君至开皇贤劫之时，……号曰无极太上大道君，亦号曰最上至真正一真人，亦号曰无上虚皇元始天尊。……尔时盘古真人因立功德，见召于天中。盘古乃稽首元始虚皇道君，请受《灵宝内经》三百七十五卷。时高上虚皇太上道君则授以《三皇内经》三十六卷，而盘古真人乃法则斯经，运行功用，成立天地，化

造万物。……遂有五亿五千五百五十亿万重天地焉。十方俱行道德之化后，天皇氏始皇焉。

我们看盘古真人因立功德，见召于天中，这和盘瓠因立功德得尚帝女是一个故事的改头换面。其"运行功用，成立天地，化造万物"，便完全抄袭徐整的《五浑历年纪》和《三五历记》。但在这位天开辟地的盘古之后，又有一个盘古：

神人氏出生，其状神异，若盘古真人而亦号盘古，即是无劫苍生万物之所承也。以己形状类象分别天、地、日、月、星辰、阴阳、四时、五行、九宫、八卦、六甲、山川、河海，不能决定。故从天中元景元年七月一日上登太极天上，上启元始太上天尊，更授《神宝三皇内经》，并《灵宝五符经》，老君下降授神人氏，得斯经下世，则按经图，分划天地，名前劫高上真人，更新开平造化时事，故昧前皇圣人功用，所以于此而为更始。

这位神人氏因为貌似盘古真人所以也叫盘古。我们看他"从己形状类象分别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海"，知道这位盘古也是钞《三五历记》和《述异记》。到元朝道士杜道坚作《玄经元旨发挥》（在《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便整篇钞《三五历记》和《述异记》到他的书里。他又说盘古是玄、元、始三种气相凝合而成的，不知和盘古传说的真相相去有几千里了。

历史书和宗教书上所载的盘瓠既是将后来的附会当着原初的事实，近人研究神话的，也把盘古的传说当着天地开辟的神话。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皆是本末倒置，不曾详考。我们要用人类学、民俗学来作滤清的工具，把这些混沌给它一些光明，才能不为后代的传说所迷惑，更能在神话之中寻绎出古代的史实。

附　录

本文印成后，余因校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校至史部地理类三明陈士元《江汉丛谈》，又得一盘瓠材料。其中论盘瓠出于《山

海经》之白犬，实先得我心，兹择要录于下。就余所知昔人汇集盘瓠材料最多者，莫过于是书及宋翔凤《过庭录》。雁二书论断并误，此盖为时代所局限，吾人由此转得窥昔人对于神话之观念焉。

三十年十一月一日识。

《江汉丛谈》卷二：

仁卿问蛮祖盘瓠，答曰：此鄙语也。始于《山海经》下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之说。而应仲远《风俗通》即谓高辛氏之犬名盘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妇，是为南蛮。范蔚宗《后汉书》遂袭其说，又增饰之。至于郭景纯、张茂先、干令升、李延寿、乐子正等，各述于简册，其辞益繁，而信之者益众矣。余谓高辛之代，本无犬戎之患。高辛都亳，即今河南偃师。而犬戎在西陲，蛮土在南陲，去亳各数千里。荒服之外，以一犬之力，既能西走数千里，衔吴将军之首归致阙下，而又能负帝女南走数千里，飞渡洞庭，栖宿于武陵之石窟，不饿死哉！此其理悖矣。……夫下明乃黄帝曾孙，而白犬为下明之子，如后世名子为於菟、犬子、豹奴、虎狗之类，非真犬也。……韩伯晖（道昭）《五音集韵》云：獒狐，犬名也。盖方外称号不一，如狄、猰、獯鬻、狨狨、獩貊、貙、獞、狫狑、獠獽之类，文皆从犬，亦称号若此尔。后人附会，遂有怪谈焉。马贵与《四裔考》云：匈奴单于生二女，貌美。单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与天，而今狼来，是天处我。"乃下为狼妻，而产子，是为高车之祖。又云："匈奴别种，其先国于西海上，为邻国所灭。男女尽杀之。有一儿，年十岁，怜其幼不杀，乃刖足断臂，弃大泽中。有牝狼每衔肉饲儿，得不死。儿长遂与狼交。狼有孕，负至山洞，其后狼生十男，各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是为突厥之祖。此或因狼子野心之语，而有是说也。云云"

按陈士元以盘瓠为小儿之小名，意如"狗儿"，语虽趣而无当于原始之风俗。其引马端临《通考》两条，意亦为由图腾所演化之传说。惟其

是否与盘瓠为同族，则未敢断定。盖图腾之名，各族皆可取用，而诸族之间不一定有血缘之关系也。

（原文题目是《夸父盘瓠犬戎考》，发表于《中原思潮》1942 年第一卷第 1 期。后改写为《盘瓠考——中国古代狗氏族研究》，原稿寄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教授，十年动乱中该稿佚失。）